

中国近代教育史資料

下 册

舒 新 城 編



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







中国近代教育史資料

下 册

舒 新 誠 編



人民教育出版社



第六章 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体系的 形成和演变(下)

第九节 女子教育

梁启超：倡設女学堂启
(附女学堂試办略章)

光緒二十三年(1897)

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遠可善种。妇道既昌，千室良善，岂不然哉？岂不然哉？是以三百五篇之訓，勤勤于母仪；七十后学之記，眷眷于胎教。宮中宗室，古經厘其規綱；德言容工，昏义程其課目。必待傅姆，《阳秋》之賢伯姬；言告师氏，《周南》之歌淑女。圣人之教，男女平等，施教劝学，匪有歧矣。去圣弥远，古义浸墜，勿道学问，惟議酒食。等此同类之体，智男而愚妇；犹是天倫之爱，戚子而膜女。悠悠千年，芸芸亿室，曾不一事生人之业，一被古圣之教！宁惟不业不教而已，且又戕其支体，蔽其耳目，黜其聰慧，絕其学业。閨闈禁錮，例俗束縛，惰为游民，頑若土番。烏乎！聚二万万之游民土番，国几何而不弊也？泰西女学，駢闐都鄙，业医課蒙，专于女师，虽在絕域之俗，邈若先王之遺，女学之功，盛于时矣。彼士来游，憫吾窘溺，倡建义学，求我童蒙。教会所至，女塾接軌。夫他人方拯我之窘溺，而吾人乃自加其桎压，譬犹有子弗鞠，乃仰

哺于邻室；有田弗芸，乃假手于比耦。匪惟先民之恫，抑亦中国之羞也！甲午受創，漸知兴学，学校之議，騰于朝廡；学堂之趾，踵于都会。然中朝大議，弗及庶媛；衿纓良規，靡逮巾幗，非曰力有不逮，未遑暇此瑣屑之事邪？无亦守扶阳抑阴之旧习，昧育才善种之远图耶。同志之士，悼心斯弊，糾众程課，共襄美举。建堂海上，为天下倡。区区一学，万不裨一，独掌堙河，吾亦知其难矣，然振二千年之頽风，拯二兆人之吁命，力虽孤微，烏可以已。夫男女平权，美国斯盛。女学布濩，日本以强。兴国智民，靡不始此。三代女学之盛，宁必逊于美日哉？遺制綿綿，流风未沫，复前代之遺規，采泰西之美制，仅先圣之明訓，急保种之远謀。海内魁杰，岂无恫游民土番之害者歟？愧儡窘溺，宁忍張目坐視而不一援手歟？仁而种族，私而孙子，其亦仁人之所乐为有事者也！天下兴亡，匹夫有責，昌而明之！推而广之！烏乎！是在吾党也矣！

(附)女学堂試办略章

一、立学大意一条 一学堂之設，悉遵吾儒圣教，堂中亦供奉至圣先师神位。办理宗旨，欲复三代妇学宏規，为大开民智張本；必使妇人各得其自有之权，然后风气可开，名实相副。故堂中一切捐助創始，及提調教习，皆取材于閨閣之中，借除内言出柵之戒。

一、办事人員章程五条 一、堂中暫設教习四人，中文西文各半，皆延請華妇主之。大率每学生二十人，而設中西文教习各一人。此后經費漸充，学生漸增，教习亦漸增。二、堂中設提調二人，華妇西妇各一，皆常川駐学，照料学生出入，管束堂中女仆人等，酌奉薪水。三、堂中設內董事十二人，皆以曾經捐款之妇人为之；主輪日到学稽察功課，并助提調照料管束一切，不領薪水。四、堂中設外董事十二人，皆以曾經捐款之人之子若夫若兄弟为之，主在外提

倡集款，延聘教习提調，商定功課，稽察用度等事，不領薪水。五、堂中設司事二人，以男子为之；主管銀錢出入及堂內外瑣務，由外董事公擇老成謹愨能會計者为之，酌給薪水。

一、招选学生章程五条 一、堂中暫招学生四十人，以后經費漸充，随时增广。二、学生年限，幼不过八岁，长不过十五岁。三、凡学生年在八岁至十一岁者，必識字方許入学，十二岁至十五岁者，必略識文法，能閱淺近之信札者乃許入学，俟有定期，即刊日报以广招徠，以示大信。四、纏足为中国妇女陋习，既講求學問，中人亟宜互相劝改，惟創辦之始，风气未开，茲暫拟有志来学者，無論已纏足未纏足一律俱收，待数年以后，始画定界限，凡纏足者皆不收入学。五、立学之意，义主平等，虽不必严分流品，然此堂之設，为风气之先，为他日师范所自出，故必擇良家閨秀，始足仪型海內，凡奴婢娼妓一切不收。

一、学規五条 一、堂中功課，中文西文各半；皆先識字，次文法，次讀各門學問启蒙粗淺之书，次讀史志艺术治法性理之书。二、堂中設顯門之學三科：一算學，二醫學，三法學，学生每人必自占一門，惟习医学法学者，于粗淺之算理亦必須通曉。三、于三科之外，別設师范科，专講求教育童蒙之法。凡自認此科者，于各种學問，皆須略知本末，則不必于三科之中自占顯門。四、紡織繪画等事，妇學所必需，俟經費扩充，陸續延請教习教以中外艺事。五、堂中每月設課一次，由教习命題，評定甲乙，每季設大課一次，課卷送通人評定，列等第，設獎賞，惟初办之始，或学生未能应課，則此項俟数月以后始行举办。

一、堂規四条 一、凡堂中執事，上自教习提調，下至服役人等，一切皆用妇人。严別內外，自堂門以內，永远不准男子闖入，其司事人所居在門外，別辟一院，不得与堂內毗連。其外董事等或有

商榷，亦只得在外院集議。二、學堂初設，租界地貴，圖成不易，擬設于滬南桂墅里，惟去城及租界過遠，必預備各人住宿之所，方為妥便。三、學生學費，仿照西國書院章程略為減收，第一、二、三三年每月每生收銀一元，膳在外，駐堂不計房費，每節每生賞仆佣五角。將來辦有成效，來者漸眾，乃議加收，若捐費既裕，亦可仍舊，或多開數堂以廣教育，隨時相度情形，妥為商定；如遇醴泉芝草，當不拘常例，酌籌培植之道。四、堂中雇潔淨誠懇之仆婦等，學生來學者，一切侍奉均須周到；若或不遵使令，應告提調更換。各生不得自帶仆婦來堂，至滋別事。如有隨行仆婦，當另設一房屋，因婦女出入必有隨行者。以上云云，是各生仆婦不與其住宿之謂，若隨行者亦宜設法安置。

一、學成出學規例二條 一、凡學生習一事，或師範科及藝事等，學成者由堂中給以文憑，他日即可以充當醫生律師教習等任。二、滬濱鄭卫之風向盛，而租界中桑濮穢迹，尤彰明昭著。今創設女學各得自有之權，不先从本根上講究起，恐流弊較男學外孔內楊者更烈。公議凡真正苦節之女，即非醴泉芝草，亦宜破格栽培，畀以專詠師範一門，秉貞母之賦畀，先覺覺後覺，或冀形端表正，防微杜漸，其庶幾乎！（下略）

（《飲冰室合集》，文集第二冊，上海中華書局 1941 年版，第 19—20 頁；《女學堂試辦略章》見《近代中國教育史料》第二冊，上海中華書局 1928 年版，第 162—164 頁）

學部奏定女子小學堂章程

光緒三十三年（1907）

立學總義章第一

第一節 女子小學堂以養成女子之德操與必須之知識技能并

留意使身体发育为宗旨。

第二节 女子小学堂与男子小学堂分别設立不得混合。

第三节 女子小学堂分为女子初等小学堂女子高等小学堂，两等并設者名为女子两等小学堂。

第四节 女子初等小学堂使七岁至十岁者入之；女子高等小学堂使十一岁至十四岁者入之。

第五节 凡設立女子小学堂須先将办法情形稟經地方官核准方許开办，該地方官并应随时將办法情形稟申本省提学使以备查核。

第六节 开办之后倘有劣紳地棍造謠誣蔑、借端生事者，地方官有保护之責。如該学堂办理有未合者，地方官应随时糾正。

学科程度章第二

第一节 女子初等小学堂之教科凡五科：曰修身、国文、算术、女紅、体操；外音乐图画二科为随意科，得斟酌加入。

第二节 女子高等小学堂之教科凡九科：曰修身、国文、算术、中国历史、地理、格致、图画、女紅、体操；外音乐一科为随意科，得斟酌加入。

第三节 女子初等高等小学堂修业年限均为四年；每星期授业钟点，在女子初等小学堂至少以二十四点钟为率，多不得过二十八点钟；在女子高等小学堂至少以二十八点钟为率，多不得过三十点钟。但依地方情形，有只教半日者，則年限钟点可酌量变通。

第四节 女子初等高等小学堂教育总要如下：

1. 中国女德，历代崇重，今教育女儿，首当注重于此，总期不悖中国懿範之礼教，不染末俗放縱之僻习。

2. 无论何种学科，苟有与道德教育国民教育相关之事理，各

教习均当留意指授之。

3. 教授知識技能須选适于日用生計者使之反复練習，应用自如。

4. 童年身体期于发达健全；凡教授各种学科，須合女子心身发达之程度，勿得逾量增課，致有耗伤。

5. 女子纏足最为殘害肢体，有乖体育之道，各学堂务一律禁除，力矯弊习。

6. 女子性質及将来之生計，多与男子殊异；凡教女子者，务注重辨別，施以适当之教育。

7. 凡教授学科，期无誤其旨趣及法則，尤务使各学科互相聯絡，以謀补益。

第五节 女子初等高等小学堂各教科要旨程度如下：

一、修身 其要旨在涵养女子德性，使知高其品位，固其志操。其教課程度，在女子初等小学堂，初則授以孝弟慈爱、端敬貞淑、信实勤儉諸美德，并就平常切近事項，指导其实踐躬行，漸进則授以对于倫类及国家之責任；在女子高等小学堂，則扩充前項之旨趣，而益加陶冶之功，使之志行更为坚实。授修身者务援引古今名人及良媛淑女嘉言懿行，以示劝戒，常使服膺勿忘。

二、国文 其要旨在使知普通言語日用必須之文字，能行文自达其意，且启发其智慧。其教課程度，在女子初等小学堂，初則正其发音，使知字之讀法、书法、綴法，漸进則及于日用必須之文字及淺易之普通文，又使之練習言語；在女子高等小学堂，其程度稍进，則宜从其程度，授以日用必須之文字及普通文之讀法、书法、綴法，又使之練習言語。讀法书法綴法可区别时刻教授，但須注意使相聯絡。讀本之文章須平易純正，且足为国文之模范，又足令儿童之性情愉快者，其材料可取关于修身、历史、地理、理科、家事及凡生

計所必須之事項富于趣味者。綴文章之法，則使記述其讀法及他種教科目所授事項與生徒平日見聞之事及處世所必須之道；且須行文平易，旨趣明了。書法須用楷書、行書二種。授國文之際，務當使明了其意義，且使就已學之文字，隨意書寫通常之人名、地名、物名等，使知文字應用之法，又使默書單語短句短文，或使改作，期于習熟字句之用法。授各種教科目之際，亦須注意練習言語；其書寫文字時，須使正其字形，整其行數。

三、算術 其要旨在使習熟計算，适于日用生計，且練習其心思，使進于細密精確。其教課程度，在女子初等小學堂，初則授以十位以下之數法書法及加減乘除，漸進及于百以下之數，更進授通常之加減乘除，漸次授本國貨幣度量衡及時曆計算之大要；在女子高等小學堂，初則擴充女子初等小學堂所授之算術，使學習之，漸進授分數及步合算，更進授比例及日用簿記之大要。算術當用筆算并珠算，授算術者務使生徒理會精確，習熟運算，應用自如，尤宜使生徒確實說明運算之法則及其理由，且使習熟暗算。算術命題，當斟酌他種教科中所授之事項及地方情形，選其適切日用者。

四、中國歷史 其要旨在使知中國歷代重要事實，兼養成國民之志操。其教課程度則授歷代帝王之盛業，忠良賢哲之事迹，及國民文化之由來，并本國與外國之關係。授中國歷史者，務授以圖畫地圖標本，使生徒易想象當時之實狀，尤須使與修身所教授事項互相聯絡。

五、地理 其要旨在使知地球表面及人類生存之情狀，并本國國勢之大要，兼養成其愛國心。其教課程度，先授以本國地勢氣候區畫都府產物交通等，并地球形狀運動等，更進使知各大洲地勢氣候區畫交通之概略；并使知各與本國有重要關係諸外國之都會交通產物等，且可援本國政治財用生計之大勢，比較于外國所處之地

位。授地理者務本諸實地之觀察，并示以地球儀地圖標本寫真等類，使得確實之知識，尤須與歷史及格致所教授事項互相聯絡。

六、格致 其要旨在使知天然物質及自然形象之大略，并使理會其相互之關係，及對於人生之關係。其教課程度，初授以植物、動物、礦物及自然形象。就兒童所得目擊者指示之，且使知重要植物動物之名稱、形狀、效用及發育之大要，更進授物理化學上之通常形象及其重要之元質與化合物，并授簡易器械之構造作用，及生理衛生之大要。凡教授格致，務切於農事、水產、工業、家事等項。如授動植物務就人工制成之重要品說明其制法效用。授格致者務本諸實地之觀察，或示以標本模型圖畫等類，或施簡易之試驗，總期理會明了。

七、圖畫 其要旨在使觀察通常形体，能確實畫出，兼養成其尚美之心性。其教課程度，在女子初等小學堂，始畫單形，漸及於簡單形体，或令其以直綫曲綫想象諸形而畫之；在女子高等小學堂，先准前項教授，漸進則從其程度，使就實物臨本模畫，或時以己意畫之，并可授以簡易幾何畫。授圖畫者務就他教科中所授之物体及生徒日常目擊之物体而畫之，兼養成其好清潔尚密致之品性。

八、女紅 其要旨在使習熟通常衣類之縫法裁法，并學習凡女子所能為之各種手藝，以期裨補家計，兼養成其節約利用好勤勉之常度。其教課程度，在女子初等小學堂，初則授以簡易之縫紉，以練習其手指，使習熟運針之法，漸進授以簡易衣類之縫法，通常衣類之繕法；在女子高等小學堂，則進授通常衣類之縫法、裁法、繕法，兼授編織組絲囊盒刺綉造花等各項手藝，但此等手藝亦可依地方情形酌擇一項或數項授之。凡女紅所用之材料須取日常所用者。教授之際，宜示以用具之使用法及各種物類之圖樣，材料之品類性質，并教以各種物類之保存法、洗濯法、染彩法等項。

九、体操 其要旨在使身体各部发育均齐，四肢动作机敏，咸知守规律、尚协同之公义。其教课程度，在女子初等小学堂，初则授以适宜之游戏，时或与音乐结合授之，渐进授普通体操；在女子高等小学堂则授普通体操或游戏。凡教授游戏，虽当使之活泼愉快，但须注意使之不蹈放纵之行为。又依体操所习成之姿势，务常使之保持勿失。

十、音乐 其要旨在使学习平易雅正之乐歌，凡选用或编制歌词，必择其切于伦常日用有裨风教者，俾足感发其性情，涵养其德行。其教课程度，在女子初等小学堂，宜不用表谱，授以平易之单音乐歌；在女子高等小学堂，先准前项教授，渐进则用表谱授以单音乐歌。

第六节 女子初等小学堂各学科四年間每星期教授时刻如下表：

第一年

学 科	程 度	每星期钟点
修身	道德要旨	2
国文	发音 字及浅易普通文之讀法书法綴法	12
算术	20 以下数之数法书法及加減乘除	6
体操	游戏	4
音乐	平易单音乐歌	
合 計		24

第二年

学 科	程 度	每星期钟点
修身	道德要旨	2
国文	字及日用必須之文字及浅易普通文之讀法书法綴法	12
算术	百以下之数之数法书法及加減乘除	6
体操	游戏 普通体操	4
图画	单形	

音乐 平易单音乐歌

合 計 24

第三年

学 科	程 度	每星期钟点
修身	道德要旨	2
国文	日用必須之文字及淺易普通文之讀法书法綴法	14
算术	通常之加減乘除	6
女紅	簡易之縫紉及通常衣类之縫法	2
体操	游戏 普通体操	4
图画	簡易形体	
音乐	平易单音乐歌	
合 計		28

第四年

学 科	程 度	每星期钟点
修身	道德要旨	2
国文	日用必須之文字及淺易普通文之讀法书法綴法	14
算术	通常之加減乘除及小数之称法书法 并簡易加減乘除 珠算加減	6
女紅	通常衣类之縫法繕法	2
体操	游戏 普通体操	4
图画	簡易形体	
音乐	平易单音乐歌	
合 計		28

第七节 女子高等小学堂各学科四年間每星期教授时刻如下表:

第一年

学 科	程 度	每星期钟点
修身	道德要旨	2
国文	日用必須之文字及普通讀法书法綴法	9
算术	整数小数諸等数 珠算加減	4

历史	中国历史大要	2
地理	中国地理大要	2
格致	植物动物矿物及自然之形象	2
图画	简单形体	1
女紅	通常衣类之縫法裁法繕法 并酌授各項手艺	5
体操	普通体操 游戏	3
音乐	单音歌	
合 計		30

第二年

学 科	程 度	每星期钟点
修身	道德要旨	2
国文	日用必須之文字及普通文之讀法书法綴法	9
算术	分数 步合算 比例 珠算加减乘除	4
历史	續前学年	2
地理	續前学年	2
格致	植物动物矿物及自然之形象	2
图画	简单形体	1
女紅	通常衣类之縫法裁法繕法 并酌授各項手艺	5
体操	普通体操 游戏	3
音乐	单音歌	
合 計		30

第三年

学 科	程 度	每星期钟点
修身	道德要旨	2
国文	日用必須之文字及普通文之讀法书法綴法	9
算术	分数 步合算 比例 珠算加减乘除	4
历史	补习中国历史	1
地理	外国地理大要	2
格致	通常物理化学上之形象元質及化合物 簡易器械 之构造作用 人身生理卫生之大要	2
图画	諸般形体	1

女紅	通常衣類之縫法裁法繕法并酌授各項手藝	6
体操	普通体操 游戏	3
音乐	单音歌	
合 計		30

第四年

学 科	程 度	每星期钟点
修身	道德要旨	2
国文	日用必須之文字及普通文之讀法书法綴法	9
算術	比例 日用簿記 珠算加減乘除	4
历史	續前学年	1
地理	补习中国地理及外国地理	2
格致	通常物理化学上之形象元質及化合物 簡易器械之构造作用 植物动物矿物相互之关系及对于人生之关系 人身生理卫生之大要	2
图画	諸般形体簡易几何画	
女紅	通常衣類之縫法裁法繕法 并酌授各項手藝	6
体操	普通体操 游戏	3
音乐	单音歌	
合 計		30

第八节 女子初等小学堂之图画音乐二随意科，如加課其一，可就他教科之每星期教授钟点中酌减一点或二点钟充之，如加課其二，可酌减三点或四点钟充之。女子高等小学堂之音乐随意科如加課时，可就他教科之每星期教授钟点中酌减二点钟充之。

第九节 女子小学堂可于本科外設置补习科，使已毕业女子初高等小学堂及有与之同等以上之学力者入学，以补足其学力。

第十节 女子小学堂所用教科书須經学部所檢定有著作权者。如同一教科之图书受檢定有数种者，可呈明提学司采用之。

編制設備章第三

第一节 女子小学堂每一学級至多以六十人为限，初等或高等小学堂，每堂学級各以六学級为限，两等小学堂以十二学級为限。

第二节 凡女子小学堂建設之地，及各种堂室体操場用具均須适应学堂之規模，建設之地須选于道德卫生上均无妨害，且便利儿童通学之所，各种堂室亦須便于教授管理，适于卫生，且須以質朴堅牢为主，不可涉于华靡。

第三节 女子小学堂本无庸設置寄宿舍，但在女子高等小学堂暂时可听其設置。

第四节 依地方情形可酌設教习住宅。

教习管理員章第四

第一节 女子小学堂設堂长一員，統理全学教育事宜，其学生在四級以內者以正教习兼充，逾四級者自当另置。

第二节 每学堂設立正教习、副教习若干人，均照男子小学堂章程，以学級多寡配置之。

第三节 女紅、图画、音乐、体操等科，可置专科教习。

第四节 女子初等高等学堂堂长教习均須以女子年岁較长、素有学識、在学堂有經驗者充之。

第五节 女子小学堂可置經理一人，管理学堂一切規画措置及公文书件收支等項，并学堂外一切交涉事务，若在六学級以上之学堂，尚可酌添書記、庶务員。

第六节 經理書記庶务員均以篤行端品、留心学务、年在五十以上之男子充之，且須于学堂旁近別建公务室，办理事务，不得与

学堂混合。

(《大清光緒新法令》第十三冊，商務印書館版，第40—47頁)

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折(附章程)

光緒三十三年(1907)

窃維中国女学，本于經訓。故《周南》《召南》，首言文王后妃之德，一时諸侯夫人大夫妻，莫不恪秉后妃之教，风化所被，普及民間。《江汉》諸篇，言之尤备。孔子曰：“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牆面而立也与！”盖言王化始于正家，倘使女教不立，妇德不修，則是有妻而不能相夫，有母而不能訓子，家庭之教不講，蒙养之本不端，教育所关，实非淺鮮，此先圣先王化民成俗所由，必以学为先务也。方今朝廷銳意兴学，兼采日本欧美規則。京外臣工条奏請办女学堂者，不止一人一次。而主張緩办者，亦复有人。臣等每念中外礼俗各异，利弊务宜兼权。自欽派学务大臣，以至設学部以来，歷經往复筹商，亦复审慎退回，未敢輕于一試。故前年奏定学堂章程，將女学归入家庭教育法，以为先时之筹备。上年明定官制，將女学列入职掌，以待后日之推行。惟近日臣等詳征古籍，博訪通人，益知开办女学，在时政固为必要之图，在古制亦实有吻合之据。且近来京外官商士民創立女学堂，所在多有。臣等职任攸关，若不預定章程，則实事求是者既苦于无所率循，而徒驚虛名者或不免轉滋流弊。臣等用是夙夜思維，悉心商酌，謹拟《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三十九条，《女子小学堂章程》二十六条。凡东西各国成法，有合乎中国礼俗，裨于教育实际者則仿之；其于礼俗实不相宜者則罢之；不能遽行者則姑緩之。現在京外各地方，如一时女教习难得，不能开办者，务須遵照前章，实行家庭教育之法，以資補助。

其已开办各女学堂，务須遵照此次奏定章程以示准繩。倘有不守定章，漸滋流弊者，管理學務人員及地方官，均當實力糾正。總以启发知識，保存禮教，兩不相妨為宗旨，以期仰副聖朝端本正俗之至意。如蒙俞允，即由臣部督飭京師督學局，並通行各省將軍督撫一體遵照辦理。……光緒三十三年正月二十四日具奏。

奉旨：“依議。”欽此。

(附)女子師範學堂章程

立學總義章第一

第一節 女子師範學堂，以養成女子小學堂教習，並講習保育幼兒方法，期于裨補家計，有益家庭教育為宗旨。

第二節 女子師範學堂，須限定每州縣必設一所。惟此時初辦，可暫于省城及府城由官籌設一所，余俟隨時酌量地方情形逐漸添設。

第三節 女子師範學堂由官設立者，其經費當就各地籌款備用，女子師範生無庸繳納學費。

第四節 女子師範學堂，亦許民間設立。惟須由地方官查明，確系公正紳董經理者，方許設立，並須先將詳細辦法稟經提學使批准，與章程符合方許開辦。

第五節 開辦之后，倘有劣紳地棍，造謠誣蔑，借端生事者，地方官有保護之責。如該學堂辦理有未合者，地方官應隨時糾正。

學科程度章第二

第一節 女子師範學堂之學科為修身、教育、國文、歷史、地理、算術、格致、圖畫、家事、裁縫、手藝、音樂、体操。其音樂一科，

生徒中察有实在学习困难者，可不課之。

第二节 修业年限为四年。教授日数，每年四十五星期。教授时刻，每星期三十四点钟。

第三节 女子师范学堂教育总要如下：

一、中国女德，历代崇重。凡为女、为妇、为母之道，征諸經典史册，先儒著述，历历可据。今教女子师范生，首宜注重于此，务时勉以貞靜、順良、慈淑、端儉諸美德。总期不背中国向来之礼教，与懿嫩之风俗。其一切放縱自由之僻說（如不謹男女之辨，及自行擇配，或为政治上之集会演說等事），务須严切屏除，以維风化（中国男子間有視女子太卑賤，或待之失平允者，此亦一弊风。但須于男子教育中注意矯正改良之。至于女子之对父母夫婿，总以服从为主）。

二、家国关系至为密切。故家政修明，国风自然昌盛。而修明家政，首在女子普受教育，知守礼法。又女子教育，为国民教育之根基。故凡学堂教育，必有最良善之家庭教育，以为补助，始臻完美。而欲家庭教育之良善，端賴賢母。欲求賢母，須有完全之女学。凡为女子师范教习者，务于此旨体認真切，教导不怠。

三、无论男女，均須各有职业，家計始裕。凡各种科学之有关日用生計及女子技艺者，务注意講授練習，力祛坐食交謫之弊。

四、女子必身体强健，斯勉学持家，能耐劳瘁。凡司女子教育者，須常使留意卫生，勉习体操，以强固其精力。至女子纏足，尤为殘害肢体，有乖体育之道，务劝令逐渐解除，一洗积习。

五、教授女师范生，須副女子小学堂教科蒙养院保育科之旨趣，使适合将来充当教习保姆之用。

六、教授各学科，当体認各学科之性质要旨，于今日世界情形之适宜者用意教导。

七、講堂教授，固貴解本題之事理，尤貴使學生于受業之際領會教授之次序法則。

八、言語明了正確，為教習者最宜加意，凡當教授之際，宜時使學生演述所學以練習言語。

九、學習之法，不可但凭教授，尤當勗勉學生，使其深造學識，研精技藝。

十、各種科學，務以官定之教科書為講授之本。

第四節 女子師範學堂各學科要旨程度如下：

一、修身 其要旨在涵養女子之德性，期于實踐躬行。其教課程度，首宜征引嘉言懿行，就生徒日用常習之故，示以道德之要領；次教以言容動作諸禮儀；次教以修己治家及對於倫類國家當盡之責任；次授以教授修身之次序法則。凡教修身之課本，務根據經訓并薈萃《列女傳》（漢劉向撰），《女誡》（漢曹大家撰），《女訓》（漢蔡邕撰），《女孝經》（唐侯莫陳邈妻鄭氏撰），《家範》（宋司馬光撰），《內訓》（明仁孝文皇后撰），《閨范》（明呂坤撰），《溫氏母訓》（明溫璜錄其母陸氏訓語），《女教經傳通纂》（任昉撰），《教女遺規》（陳宏謀撰），《女學》（藍鼎元撰），《婦學》（章學誠撰）等書，及外國女子修身書之不悖中國風教者，擷其精要，融會編成；且須分別淺深次序，附圖解說，令其易于明曉。

二、教育 其要旨在使理會女子小學堂教育、蒙養院保育及家庭教育之旨趣法則，并修養為教育者之精神。其教課程度，先教以教育原理，使知心理學之大要，及男性女性之別，并使明解德育智育體育之理；次教以家庭教育之法；次教以蒙養院保育之法；次教以小學堂一切教授管理訓練之法；并使知家庭教育與學堂教育之關係，及家庭教育與國家之關係；次使于附屬女子小學堂及蒙養院实地練習教授生徒及保育幼兒之法則。

三、国文 其要旨在使能解普通之言語及文字，更能以文字自达其意，期于涵养趣味，有裨身心。其教課程度，先講讀近时平易之文，再进講讀經史子集中雅馴之文，又时使作簡易而有实用之文，兼授文法之大要及习字，并授以教授国文之次序法則。

四、历史 其要旨在使知历史上重要之事迹，省悟群治之变迁，文化之由来，及强弱兴亡之故，正邪忠佞之分。其教課程度，授中国古代至本朝之大事及外国历史之大要，并授以教授历史之次序法則。

五、地理 其要旨在使知地球形状运动，并地球表面及人类生存之情状，且使理会本国及外国之国势。其教課程度，授地理总論、中国地理及与中国有重要关系之外国地理；兼授地文学大意，并授以教授地理之次序法則。

六、算学 其要旨在使习熟計算，适于日用生計，且練習其心思使进于細密精确。其教課程度，授算术兼授珠算，次授代数初步及平面几何初步，并授以教授算学之次序法則。

七、格致 其要旨在使知各种物質天然之形状，交互之关系，及物質对于人生之关系，俾适于日用生計，有益于技艺职业。其教課程度，授以普通动植物之知識及生理卫生之大要，次授以普通物理化学，并授以教授格致之次序法則。

八、图画 其要旨在使精密观察物体，能肖其形象神情，兼养成其尚美之心性。其教課程度，授写生画，随加授临本画，且使时以己意画之；更进授几何画之初步，并授以教授图画之次序法則。

九、家事 其要旨在使能得整理家事之要領，兼养成其尚勤勉，务节儉，重秩序，喜周密，爱清洁之德性。其教課程度，授衣食居处、看病育儿、家計簿記及关于整理家政之一切事項，并授以教授家事之次序法則。

十、裁縫 其要旨在使习得关于裁縫之知識技能，兼使之節約利用。其教課程度，授普通衣类之裁法縫法及修繕之法，并授以教授裁縫之次序法則。

十一、手工艺 其要旨在使学习适切于女子之手工艺，并使其手指习于巧致，性情习于勤勉，得補助家庭生計。其教課程度，可就編織、組絲、囊盒、刺綉、造花等項酌擇其一項或數項授之。此外各种图样，凡有适切于女子之技艺者，均可酌量授之，并授以教授手工艺之次序法則。

十二、音乐 其要旨在使感发其心志，涵养其德性，凡选用或編制歌詞，必擇其有裨风教者。其教課程度，授单音歌复音歌及乐器之用法，并授以教授音乐之次序法則。

十三、体操 其要旨在使身体各部均齐发育，动作机敏，举止严肃，使知尚协同、守規律之有益。其教課程度，授普通体操及游戏，并授以教授体操之次序法則。

第五节 各学科四年間，每星期教授时刻如下表：

学科	第一年 每星期钟点	第二年 每星期钟点	第三年 每星期钟点	第四年 每星期钟点
修身	2	2	2	2
教育	3	3	3	15
国文	4	4	4	
历史	2	2	2	
地理	2	2	2	
算学	4	4	3	2
格致	2	2	2	2
图画	2	2	2	1
家事	2	2	2	2
裁縫	4	4	4	3
手工艺	4	4	4	3

音乐	1	1	2	2
体操	2	2	2	2
合 計	34	34	34	34

第六节 女子师范学堂可酌設預备科，使欲入师范科而学力未足之女生补习各种科学；其科目可斟酌女子高等小学堂第三四年程度定之。

考录入学章第三

第一节 学生入学，以毕业女子高等小学堂第四年級、年十五岁以上者为合格。其毕业女子高等小学堂第二年級年十三岁以上者，亦可入学，惟当令其先入預备科补习一年，再升入女子师范科。至現時創辦，可暫以与毕业高等小学堂学力相等者充之。

第二节 选女子师范生入学之定格，須取身家清白、品行端淑、身体健全，且有切实公正紳民及家族为之保証，方收入学。

編制設備章第四

第一节 每一班之学生以四十人为限，每学堂不得过二百人。

第二节 学堂建設之地，其位置及規模必須与学堂相称，且須擇其邻近人家之风俗，于道德卫生均无妨碍者。

第三节 学堂内当按学科之門类备設諸室如下：

一、通用講堂；二、格致图画等专用講堂；三、家事裁縫手工艺等各实习室；四、图书室、器具室；五、礼堂；六、管理員室及其余必需諸室。

第四节 学堂内另設体操場，分为屋内屋外二式。

第五节 学堂内应分設学生自习室寢室，以便于管理稽察为准；监学室、会食堂、盥所、浴所、养病所、廁所、应接所，均宜全备，

惟均須注意适合于女子之应用。

第六节 学堂应备几案椅凳黑板，必須取深合法度者。

第七节 凡教授格致、历史、地理、算学、图画、家事、裁縫、手藝、音乐、体操等所用图画器具标本模型等，均宜全备，且須合于教授女子师范学科之程度者。

第八节 图画当备可供教科用者，兼須备可供参考用者。

第九节 女子师范学堂当設附属女子小学堂及蒙养院一所，以便师范生实地練習。

监督教习管理員章第五

第一节 女子师范学堂，应置各科教习管理員如下：监督、教习、副教习、监学、附属小学堂堂长、蒙养院院长。

第二节 监督統轄各員主持全学内部事务。

第三节 教习掌教育学生，副教习助教习之职务。

第四节 监学以教习或副教习兼充，掌学生斋舍事务。

第五节 女子小学堂堂长、蒙养院院长，以教习兼充，管理附属女子小学堂蒙养院事务。

第六节 以上各員，均以品端学优，于教育确有經驗之妇人充之。

第七节 学堂教习，許聘用外国女教习充之，惟須选聘在女子高等师范毕业，品学优良者；且須明定应与中国女教习研究教法，其研究时限由該学堂自行酌定。

第八节 学堂仆役亦須用端正守礼之妇女，若其平日于名节有损者不許充当。

第九节 以上各員外，可置总理一人，书记一人，庶务員一人；总理管理学堂一切規画措置，及学堂外一切交涉事务；书记掌公文

书件，庶务員掌收支一切庶务，均归总理統轄。

第十节 总理書記庶务員，均以篤行端品，究心学务，年在五十以上之男子充之，且須于学堂旁近別建公务室，办理一切事务，不得与学堂混合。

第十一节 凡外客来觀覽学堂考察教育者，無論中外人，非由公正官紳介紹，且經总理監督認可者，不得入堂觀覽。

第十二节 教习管理員及学生之亲族，有因事来堂者，須先經总理監督察驗属实，始准在外面客厅接見；若非亲族，一概不准在学堂接見。虽外国女教习亦应守此規則。

第十三节 学堂既有寢室，女师范生皆須住堂，不得任意外出。其星期及因事請假者，必須家人来接方令其行。

第十四节 学堂教員及学生，当一律布素（用天青或藍色长布褂最宜），不御執綺，不近脂粉，尤不宜規撫西装，徒存形式，貽譏大雅；女子小学堂亦当一律遵守。

教职义务章第六

第一节 女子师范学堂毕业生，自領毕业文照之日起，三年以內，有充当女子小学堂教习或蒙养院保姆之义务。

第二节 女子师范学堂毕业生，如有不得已事故，实不能尽教职义务者，由地方官查明稟奉提学使允准，量繳学费，可豁免其教职义务。

第三节 女子师范学堂毕业生，如有不肯尽教职之义务，或因事撤銷教习凭照者，当勒繳在学时所給学费，其数多少临时酌定。

（《大清光緒新法令》第十三册，商务印书館版，第35—40頁）

第十节 社会教育

教育部公布半日学校規程

1914 年 2 月

第一条 半日学校为幼年失学便于半日或夜間补学者設之。

第二条 专教女子之半日学校称女子半日学校。

第三条 小学校得依本規程附設半日班，但男女同校之小学校不适用之。

第四条 半日学校学生之入学年齡，自十二岁至十五岁。

第五条 半日学校学生入学程度，为未入初等小学校者；但已入初等小学校而輟业者，亦得插入相当班次。

第六条 半日学校学科目及每周授課时数，依下表之規定：

修身	1
国文	12
算学	3
体操	2
总计	18(各学年同)

半日学校每周授課在十八时以上者，得将各科教授时数酌量增加，并得依初等小学校課程加授他項科目，惟至多不得过三十小时。

第七条 半日学校修业期限为三年。

半日学校每周授課至三十小时者，得酌量縮短年限为二年以上。

第八條 半日學校教科用書，由校長就教育部審定圖書內擇用之，在此項圖書未審定以前，適用初等小學教科書。

第九條 半日學校除以上各條外，均適用部令關於初等小學校之規定。

第十條 本規程自公布日施行。

（《教育公報》第一冊，1914年6月）

教育部公布通俗教育研究會章程

1915年7月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會以研究通俗教育事項、改良社會、普及教育為宗旨。

第二條 本會由教育部設立，受教育總長之監督。

第二章 職務

第三條 本會研究事項分下之三股：（一）小說，（二）戲曲，（三）講演。

第四條 小說股所掌事項如下：（一）關於新舊小說之調查事項，（二）關於新舊小說之編輯改良事項，（三）關於新舊小說之審核事項，（四）關於研究小說書籍之撰譯事項。

第五條 戲曲股所掌事項如下：（一）關於新舊戲曲之調查及排演之改良事項，（二）關於市售詞曲唱本之調查及搜集事項，（三）關於戲曲及評書等之審核事項，（四）關於研究戲曲書籍之撰譯事

項，(五)关于活动影片、幻灯影片、留声机片之調查事項。

第六條 講演股所掌事項如下：(一)关于講演材料之搜集審核事項，(二)关于講稿之選擇及編輯事項，(三)关于画報、白話報、俚俗图画等之調查及改良事項，(四)其他不属于各股事項。

第三章 會員

第七條 本會以下列會員組織之：(一)教育部職員若干人，由教育總長指定；(二)學務局職員二人，由學務局選派，詳請教育總長認定；(三)直轄學校職員各一人，由各校選派，詳請教育總長認定；(四)京師勸學所職員二人，由學務局選派，詳請教育總長認定；(五)京師警察廳職員四人，由教育部函商警察總監選派；(六)京師教育會會員二人，由教育部飭知該會會長選派；(七)京師通俗教育會會員二人，由教育部飭知該會會長選派；(八)其他对于本會研究事項有專長者若干人，由本會延聘。

第四章 職員

第八條 本會設會長一人，綜理本會事務。

第九條 本會設干事若干人，承會長之指揮，分任各股調查編輯審查事宜及本會庶務會計事宜。第七條第八款之延聘員，專任編輯譯述事宜。

第十條 本會各股設主任一人，承會長之指揮，辦理各該股內事務，仍兼干事之職務。

第十一條 會長及各股主任，由教育總長指定，干事由會長于會員中推選，詳請教育總長核定。

第十二條 本會得雇用書記，掌文件之繕寫、保存、收發等事項。

第五章 會議

第十三条 本會會議分二種：（一）定期會議，（二）臨時會議。

第十四条 定期會議每股每星期至少一次，臨時會議于有特別事故時由會長召集之。

第六章 經費

第十五条 本會經費由教育部支給之。

第十六条 本會會員為名譽職。

第十七条 本會職員，除延聘員及雇員外，均不支薪。

第十八条 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或應行增改之處，由本會隨時修正，詳請教育總長核定。

（《教育公報》第二年第四期，1915年7月）

教育部公布通俗教育講演所規程

1915年10月

第一條 通俗教育講演所依本規程設置之。通俗教育講演規則另定之。

第二條 通俗教育講演所在省會地方須設置四所以上；在縣治及繁盛市鎮須設置二所以上；在鄉村各地方，由地方長官酌量推行。

第三條 通俗教育講演所，私人或私法人均得設立，但須稟請地方長官核准，詳報該地方最高級行政長官備案。

第四條 通俗教育講演所無論公私設立，于成立一月后，應由

地方长官詳請該管最高級行政长官咨陈教育部查核。

第五条 凡通俗教育講演机关，应一律称为通俗教育講演所，并标明公立或私立字样。

第六条 通俗教育講演所設職員如下：1. 所长一人；2. 講演員若干人；3. 办事員一人或二人。

第七条 所长綜理全所事务，講演員办事員承所长之指揮分任講演及各項庶务。

第八条 所长除綜理所务外，仍担任講演，但系名誉职者不在此限。办事員亦得兼任講演。

第九条 所长及講演員須年在二十五岁以上，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1. 講演傳习所或通俗教育研究所毕业者；2. 曾任講演一年以上著有成績者；3. 曾任小学校以上之教員或簡易师范毕业者；4. 教育会劝学所各職員；5. 地方紳董夙有學望者。

第十条 所长、講演員由地方长官委充，詳請該管最高級行政长官汇报教育部备案。

第十一条 私立之講演所，其所长、講演員經地方长官核准后，仍須詳請該管最高級行政长官汇报教育部备案。

第十二条 所长講演員薪金額数由地方长官酌定之。

第十三条 所长講演員如有奉职不力者，得由地方长官撤換之。

第十四条 私立之講演所，如有不遵通俗教育講演規程办理者，得由地方长官停止或解散之。

第十五条 本規程之規定，巡迴講演所得适用之。

第十六条 本規程自公布日施行。

（《教育公报》第二年第八期，1915年11月）

教育部公布通俗教育講演規則

1915 年 10 月 23 日

第一條 通俗教育講演，以啓導國民改良社會為宗旨。

第二條 通俗講演分普通特別二種，不得涉及通俗教育以外之事項。

第三條 普通講演要項如下：(1)鼓勵愛國，(2)勤勉守法，(3)增進道德(4)灌輸常識，(5)启发美感，(6)提倡實業，(7)注重體育，(8)勸導衛生。

第四條 特別講演要項如下：(1)關於臨時事變者如國內國際之天災事變等，(2)關於特別地點者如工場、監獄、看守所、惠濟所、感化院等。

第五條 講演員有不遵前各條之規定而借端講演者，得由該管官廳禁止或處分之。

第六條 講演稿本應由各講演員按照第三第四條要項分別擬編，稟由該管長官詳送最高級行政官廳選印成冊，隨時匯送教育部審核。

第七條 通俗講演得酌量情形，置備下列各種輔助品：(1)理化試驗之儀器標本，(2)幻燈及活動影片，(3)各種教育圖畫，(4)風琴、留聲機、軍樂等。

第八條 本規則之規定，巡迴講演得適用之。

第九條 本規則自公布日施行。

(《教育公報》第二年第八期，1915年11月)

教育部轉發露天學校簡章及規則

1916 年 3 月

北京通俗教育會創辦露天學校，已閱二年；歷加考察，成績頗著。茲特檢同該會章程咨請分飭各屬體察地方情形參酌辦理。

北京通俗教育會實施露天教育簡章

第一條 本會為補助學校教育，救濟失學兒童起見，特辦露天教育，定名曰北京露天學校。

第二條 露天學校設施地點，擬就京師學務局所定學區每區各設一處。至現時先于某區試辦，應于開會時適宜酌定，并于開辦前報知京師學務局備案，并報知京師警察廳。

第三條 露天學校課程，悉遵教育部初等小學校教則，用簡易方法教授之。

第四條 露天學校開學之時期，暫定為每周一次或二次，每次共教二小時；于所定開校日期遇有大風雨雪時以次順延。

第五條 露天學校學生，以失學兒童為限。

第六條 開辦露天學校，各按設施地點分別推定經理員、教員以專責成。

第七條 經理員教員由本會會員、各學區勸學員、各公立學校職教員及宣講員中推定。

第八條 本會辦理露天學校人員，均佩帶京師學務局核准并在京師警察廳存案之徽章，以便識認而資保護。

第九條 于露天學校無一定職務人員，不得闖入學校界綫以內。

第十条 露天学校管理、教授各項細則，由經理員教員另行擬訂。

第十一条 本簡章于議決后施行，如有未尽事宜，随时改訂。

露天学校暫行規則

第一条 男女儿童凡年在十四岁以下、六岁以上，未經讀書者，均可入席听讲；学額以所設之席为限。惟身患癰疥傳染等病者不得入席。

第二条 本校备有課篇、淺說篇及各种印刷品，入席各生均可領受；若年在六岁以下者概不發給。

第三条 学生听讲，不得起立、更位、交談、食物，以及妨害他人听讲之动作；違者立令退席。

第四条 本校所备之茶水淨面水等，入席各生均可領用，惟領用時間須听先生指定。

第五条 開課散課时，各生以次出入，不得拥挤；違者禁止入席听讲，或追繳所得之課篇。

第六条 学費讲义費杂費一概不收。

第七条 本校男女各生，能遵守师訓、专心向学者，可由本校介紹送入就近公立学校肄业，以資深造。

第八条 本校開課时，无论男女皆得在外旁觀，惟不得喧囂戏斗，以及有害讲授之行为，違者知会照料警士送区懲办。

（《教育公报》第三年第四期，1916年3月）

第十一节 滿蒙藏族教育

清帝諭八旗子弟注重学习騎射、清語^①

道光二十三年(1843)

八旗根本，騎射为先。清語尤其本业。至兼习汉文，亦取其文义清通，便于翻譯。乃近年駐防弁兵子弟，往往驚于虛名，浮华相尚，遂至輕視弓馬，怠荒武备，于应习之清語視為无足輕重，甚至不能曉解。恭閱嘉庆五年皇考諭旨，駐防人等准予該省考試文生，原系格外施恩；如专务此而廢清語、騎射，即停止此例亦属應該。仰見皇考訓誡諄諄之至意。因思清語、騎射，全在該管大臣等平日尽心訓飭操演，而弁兵子弟亦必借此进身，方能益加劝勉。見在武乡試駐防一体与考弓馬，如悉嫻熟，不患无登进之路。其应文試者必应試以翻譯，庶不至专习汉文，轉荒本业。除本科文乡試仍照例准其应考外，嗣后各省駐防，俱着改翻譯考試，俾知非熟悉清文不能幸邀拔擢，自必爭相磨厉，日益精通。一切章程及翻譯童試进額、乡会試中額应如何酌定，着軍机大臣会同該部議奏！

(刘錦藻：《清朝續文献通考》第二册，卷九十五，《学校》二，商务印书館万有文库本，第8549頁)

① 标题是編者加的。

陸軍貴胄學堂試辦章程(節錄)

光緒三十一年(1907)

學堂總則

一、陸軍貴胄學堂設於京師，隸於練兵處，專考收王公世爵暨四品以上宗室現任二品以上京外滿漢文武大員之聰穎子弟，教以普通學術及陸軍初級軍事學，並入軍隊觀覽學習。統計學期以五年為畢業。

二、王公世爵等各將子弟于奉諭旨三個月期限內，王公世爵用漢文，現任滿員用旗文，漢員用咨，並開具簡明履歷，送呈練兵處註冊，听候訂期遴選。

三、王公世爵等呈送子弟，如逾三個月期限或延至開學以後者，概不錄取。

四、遴選學生以體質強健、文理通順、並無暗疾嗜好、年歲在十八歲以上二十五歲以下者為合格。其王公世爵子弟中間有文理不能及格而體質尚與軍人格式相符，可酌量從寬錄取，令其補習漢文一年，然後隨班肄業。如資質過鈍與全無補習漢文之望者，臨時剔退。

五、學生額數遴選時權取一百六十名，俟入學三個月後，嚴行甄別一次，酌留一百二十名為定額。

六、權取之一百六十名學生，須遵照練兵處臨時頒訂之入學章程，同時會齊入學，不得參差到堂，致與教法有碍。

七、定額學生分為三班，每班四十名，各設講堂，一律講授功

課，如名數不及定額，或須逾額溢收，俟臨時酌量再行核議。

八、學生在堂內，無論何項官職，均須恪遵學堂隨時奏定堂規禮節，如有違背堂規及乖錯禮節等情，當按所犯重輕照章核辦。

九、年長不合定格與充當差使之王公世爵，雖碍難入堂受學，而情殷尚武，志切從戎者，自應俟開學後體察情形，隨時另訂專章，奏請入堂听講。

十、學生入堂後應用筆墨紙張課本軍衣飲食等項經費，均由學堂一體支發。

十一、學生五年畢業大考，考列優上中三等者，應分別發往新軍學習初級軍官職務四個月。期滿後由所隸新軍統將出具切實考語，送交練兵處考驗，分別等次，發給執照，并由練兵處開單奏請帶領引見。原有世爵官階者听候錄用，分別優予出身，以示鼓勵。其有考列下等者，應選擇尚堪造就之員，酌留再習一年，余均退學。酌留再習者如來歲復考下等，亦即退學。

十二、在堂肄業已及二年暨屢考優等并大考畢業各學生，如有願赴外洋學習陸軍，與入陸軍別項專門學堂研究高等學問者，應由練兵處分別考驗，遴選合格，奏明咨送。

十三、學堂開辦五年期滿後，如確辦有成效，凡在事出力人員應由練兵處擇優請獎。

十四、此項試辦章程系按照現在情形變通酌定，俟將來各等陸軍學堂一律開設完備後，應由練兵處隨時修改增訂。

（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第二冊，卷一百五，《學校》十二，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本，第8639頁）

学部咨宪政編查館准滿蒙文高等学堂 咨送章程文(附章程)

光緒三十四年(1908)

总务司案呈准滿蒙文高等学堂咨呈：案照本学堂章程內开于預科外附設別科一班，以八十名为額，三年毕业，考取举貢生監及职官年在三十五岁以內，中文精通，素嫻滿文或蒙文者入选，并免收学膳等費等語。本学堂拟遵章添考別科学生，前經呈明大部轉行各省將軍副都統咨送等因在案，查京師各衙門候补候选人員內不乏素嫻滿文或蒙文之人，理合呈請大部轉行各部院衙門，如有合格人員年在三十五岁以內，願入別科肄业者，造具履歷名册，务于6月30日以內徑行咨送本学堂听候示期考試，以省周折而归簡易。除八旗都統衙門及內外火器營、圓明園八旗健銳營拟由本学堂咨取外，其各部院衙門，相应咨呈大部，請煩查照轉行等因，并附送章程前来，相应咨行貴館登入政治官报，俾众周知可也。

(附)滿蒙文高等学堂章程

立学总义第一

第一章 本堂为造就滿蒙文通才，以保国粹而裨要政为宗旨。

第二章 本堂于設滿蒙文科之外，并附設藏文科，两科学生一律同习各种科学，以备行政任使。

第三章 滿蒙文科与藏文科各設預科及正科。

第四章 本堂分別以滿蒙語文或藏語藏文为主課，輔以普通及法政測繪各科学，以养成明体达用之才。

第五章 本堂附設別科，取前项应用各种学科擇要教授；惟此

科只招学生一次，毕业后即行停办。

毕业年限及課程第二

第六章 本堂預科二年毕业，正科三年毕业；学生习完預科后始得升入正科。

第七章 本堂附設別科，三年毕业。

第八章 各学科課程及每星期教授鐘点表如下：

滿蒙文預科

第一年	每星期鐘点	第二年	每星期鐘点
人倫道德	1	人倫道德	1
滿蒙語文	12	滿蒙語文	12
中 文	4	中文	4
法学通論	2	理財原論	2
历 史	(3)	历史	(3)
地 理		地理	
算 术	4	代数	3
几 何	2	三角	3
理 化	2	理化	2
博 物	2	博物	2
图 画	2	图画	2
体 操	2	体操	2
合 計	36	合 計	36
		馬 术	(随意科每星期三点鐘)

滿蒙文正科

第一年	每星期鐘点	第二年	每星期鐘点	第三年	每星期鐘点
人倫道德	1	人倫道德	1	人倫道德	1
滿 蒙 文	10	滿 蒙 文	10	滿 蒙 文	10
蒙 語	8	蒙 語	7	蒙 語	7

中 文	3	中 文	3	中 文	2
滿蒙地理	3	財 政 学	2	理財政策(以农	
滿蒙近史	3	理財政策(以交		业工业为主)	2•
用器画法	2	通商业为主)	2	殖民政策	3
測 量 学	2	統 計 学	1	制 图 法	2
大清律例	2	制 图 法	2	实 測	2
体 操	2	測 量 学	2	刑 法	2
合 計	36	行 政 法	2	国 际 法	3
		宪 法	2	体 操	2
		体 操	2	合 計	36
		合 計	36	东文俄文(随意科每星	
				期三点鐘)	

滿蒙文別科

第一年	每星期 鐘点	第二年	每星期 鐘点	第三年	每星期 鐘点
人倫道德	1	人倫道德	1	人倫道德	1
滿 蒙 文	10	滿 蒙 文	10	滿 蒙 文	10
蒙 語	6	蒙 語	6	蒙 語	6
中 文	3	中 文	3	中 文	3
历 史	2	历 史	3	滿蒙地理	2
地 理	2	地 理	2	滿蒙近史	2
算 术	4	国 际 法	2	財 政 学	3
法学通論	2	理財政策	3	殖民政策	3
理財原論	2	宪 法	2	統 計 学	1
大清律例	2	刑 法	2	行 政 法	3
体 操	2	体 操	2	体 操	2
合 計	36	合 計	36	合 計	36

藏文預科

第一年	每星期 鐘点	第二年	每星期 鐘点
人倫道德	1	人倫道德	1

藏語藏文	12
中 文	4
法學通論	2
歷 史	(3)
地 理	
算 術	4
几 何	2
理 化	2
博 物	2
圖 画	2
体 操	2
合 計	36

藏語藏文	12
中 文	4
理財原論	2
歷 史	(3)
地 理	
代 數	3
三 角	3
理 化	2
博 物	2
圖 画	2
体 操	2
合 計	36

馬術(隨意科每星期三點鐘)

藏文正科

第一年	每星期 鐘點	第二年	每星期 鐘點	第三年	每星期 鐘點
人倫道德	1	人倫道德	1	人倫道德	1
藏 文	10	藏 文	10	藏 文	10
藏 語	8	藏 語	7	藏 語	7
中 文	3	中 文	3	中 文	2
藏衛地理	3	財 政 學	2	理財政策(以农	
藏衛近史	3	理財政策(以交		業工業为主)	2
用器画法	2	通商業为主)	2	殖民政策	3
測 量 學	2	統 計 學	1	制 圖 法	2
大清律例	2	制 圖 法	2	實 測	2
体 操	2	測 量 法	2	刑 法	2
合 計	36	行 政 法	2	國 際 法	3
		憲 法	2	体 操	2
		体 操	2	合 計	36
		合 計	36	英文(隨意科每星期三	

點鐘)

藏文別科

第一年	每星期 鐘点	第二年	每星期 鐘点	第三年	每星期 鐘点
人倫道德	1	人倫道德	1	人倫道德	1
藏 文	10	藏 文	10	藏 文	10
藏 語	6	藏 語	6	藏 語	6
中 文	3	中 文	3	中 文	3
历 史	2	历 史	3	藏卫地理	2
地 理	2	地 理	2	藏卫近史	2
算 术	4	国 际 法	2	財 政 学	3
法学通論	2	理財政策	3	殖民政策	3
理財原論	2	宪 法	2	統 計 学	1
大清律例	2	刑 法	2	行 政 法	3
体 操	2	体 操	2	体 操	2
合 計	36	合 計	36	合 計	36

学額及入学第三

第九章 本堂預科正科学額，暫以一百二十名为限，不分滿汉一律考取。

第十章 本堂別科学額，暫以八十名为限。

第十一章 預科正科及別科学生，概不收取学费及膳費。

第十二章 本堂学生，原应考取中学堂滿蒙文毕业者入学，現当创办之初，不得不变通招考，暫以中文通順，粗解滿文或蒙文，年在二十五岁以内者为合格。倘通曉滿蒙文之学生人数不敷，必須中文通順方可取录。

第十三章 別科学生考取举貢生監及职官，年在三十五岁以内，中文清通，素嫻滿文或蒙文者入选。

第十四章 本堂入学考試录取者，均于开学前五日亲自来堂

填寫志願書。

退學及除名第四

第十五章 凡學生已經入堂，不得中途無故退學，違者按月罰繳本堂費用銀十元，如實有特別事故應行退學，經監督許可者不在此限。

第十六章 凡學生有犯下開各條者應即除名：

一、無重要之事輟課在一個月以上者，二、分數屢列下等，無卒業之可望者，三、違背堂規屢誡不悛者，四、身有銅疾及沾染嗜好者。

凡除名學生，所繳罰款數目，悉依第十五章之例；惟因病曠課，以致無卒業之望而除名者，不在此例。

考試及畢業獎勵第五

第十七章 本堂考試方法，考試分數，均依奏定章程辦理。

第十八章 本堂學生畢業考試合格者，給予文憑；正科畢業者應給獎勵，查照《奏定譯學館章程》斟酌辦理。嗣後遇有各衙門需用通曉此項學科人員，及各學堂延聘此項學科教員，均以本學堂畢業生為上選；願升入大學堂文學科者听。

學生規則第六

第十九章 所有學生一切規則，均查照奏定學堂章程管理通則及約束學生章程辦理。

教員管理員第七

第二十章 本堂所設教員管理員如下：

監督，教務長，滿蒙語文教員，藏語藏文教員，各種科學教員，俄文英文東文教員，庶務長，文案官，收支官，雜務官，齋務長，監學官，檢察官。

第二十一章 以上各員，除監督由學部奏派外，其餘各員，均由監督延聘委用。

第二十二章 各員職任及施行法、管理法，均查照奏定章程及譯學館現行規則斟酌辦理。

附學第八

第二十三章 本學堂為廣育人才起見，特設附學一科，以待有志於此項學科之士。

第二十四章 附學生無論滿漢子弟，惟經中學堂畢業、年在二十以內、略識滿蒙文字、口音清利、中文通順者為合格。

第二十五章 附學生須繳學膳各費，其數目俟招考時商呈學部酌核辦理。

第二十六章 願附學者，應先具附學願結及保證書。

第二十七章 附學生一應課程，均與正額學生一律。

第二十八章 附學生一應規則及畢業獎勵，與正額無異。

第二十九章 附學生如能恪守學規，品端學勤，遇正額學生缺出，即以該學生充補，以示鼓勵。

附則第九

第三十章 本堂於一切未盡事宜，隨時酌定修改，以期周密。

（《大清教育新法令》第六冊第六編，商務印書館版，第132—137頁）

教育部公布蒙藏学校章程

(附补习专科和预备科章程)

1913 年 2 月

第一条 本学校以开发蒙藏青海人民学識、增进蒙藏青海人民文化为宗旨。

第二条 本学校以旧有之威安宮学、唐古忒学、托忒学及前理藩部所办之蒙古学为基础，力图扩充改良。

第三条 本学校收学生本不分种族，惟因西北閉塞，而办此学，故重在多收蒙藏青海学生。

第四条 本学校收初入学之学生，其学額划作二十分計算：内外各蒙古占二十分之十，西藏占二十分之三，青海及其左近各回部占二十分之二；其余二十分之五，专收汉滿学生。

第五条 本学校先設预备科，俟毕业后另行开办专门科；其附設之补习专科，毕业后不再設置。

第六条 本学校經費由蒙藏局列入預算，函請財政部按期发給。

第七条 本学校直隶于蒙藏事务局，由教育部考核。

(附)补习专科章程

第一条 旧有之威安宮学、唐古忒学、托忒学及前理藩部所属蒙古学之学生，惟略习普通，并无专科科学，与民国教育宗旨不合。本学校特設补习科，令該学生等补习法律政治經濟等科学，儲为共和民国人才。

第二条 本科专收威安宮学、唐古忒学、托忒学及前理藩部所

屬蒙古學舊有之學生，其他蒙藏人願旁聽者聽，但以教室能收容者為限。

第三條 旁聽生中如有學力充足願與本補習科學生一體受試驗，經評定合格者，得給與修業文憑以資鼓勵。

第四條 肄業年限定為三年，一年分為三學期。

第五條 本科補習科目：漢文、法學通論、憲法、民法、刑法、商法、行政法、國際公法、國際私法、中國地理歷史、外國地理歷史、統計學、外交史、外交政策、經濟政策、政治學、財政學、交通政策、殖民政策、簿記學。其每學期分配學科，別以表定之。

第六條 本科學生無多，則開一班，合諸生一堂教授之。

第七條 本科學生不納學費，其膳宿自備；至原有之膏火，仍照舊章辦理，本校概不過問。

第八條 本補習專科學生卒業後，不再繼續開辦，即照本總章第五條辦理。

(附)預備科學程

第一條 本科以完足普通教育，造成健全國民為宗旨。

第二條 本科肄業年限照教育部所定中學校章程定為四年。

第三條 本科學額，至少以二百名為限。

第四條 一年分為三學期，自八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為第一學期，自元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為第二學期，自四月一日至七月三十一日為第三學期。

第五條 本科入學資格，以年滿十五歲至二十五歲之男子身體健全者為合格。

第六條 如所收學生程度太低，科學全未肄習者，得於入預備科之前，由校長分別程度高低，令其在校內補習小學功課一年或二

年。

第七条 征集蒙藏青海学生时，由各盟长、将军、都统、各办事长官挑选咨送其来京。路费由本旗酌量补助。

第八条 各地咨送学生额数，每年斟酌情形公平派定之。

第九条 本科学生依入学前后分班教授，每班至多不得过五十人。

第十条 本科所授课目如下：汉文、汉语、蒙文、藏文、修身、本国地理历史、外国地理历史、算术、代数、几何、三角、博物、生理卫生、物理、化学、图画、体操、乐歌、手工、法制经济。其每学期功课别以表定之，但第一学年须多学汉语汉文，以备后来听讲之用。

第十一条 蒙藏青海学生概不收纳学费，其膳宿费亦由公家备办以示提倡。本学校之修业放假及学生赏罚，试验进级卒業等章程及教室规则，容后续订之。

（《中华教育法令》，第 91—92 页）

第十二节 华侨教育

学部奏拟請派員赴美筹办侨民兴学事宜折

光緒三十三年(1907)

窃近年以来，屢奉明詔普兴教育，京外各学堂次第举办，固已略具規模；而海外侨民同是朝廷赤子，其平日惓怀宗国，历久不渝，若再牖之以詩书、勉之以忠孝，則內向之意盖篤，爱国之忱益坚，于以維人心而收国权，所关实非淺鮮。查美洲华侨之数，当光緒八、九年間約三十余万人，十八、九年間減至二十余万人，迨二十九年以后仅有十余万人。盖自禁工之議起，所以限制华民入境者綦严，即侨居已久者亦不得同享其优待之利益。近日美国重申阻止亚洲幼童共校之禁，紐約各埠华商屢电臣部吁求救援，想見流离无告，穷則呼天之情，殊堪憫念。臣等日夜焦思，謀所以維持之法，舍乘时劝学，速兴教育，无从措手；謹熟筹利害，为我皇太后皇上陈之。

查华人之在美者，大都习于工商，勤儉耐劳，終岁所贏，輦回中国，通商漏卮得以稍資補助。比年工商实业日即衰微，固由苛例使然，亦由华民漫无学識，未能竞进；及今不图，再閱十年，恐知識愈加桎梏，生业愈形雕敝，可为长慮。若施教育以扩其知識，操业日精，生計自裕，生齿亦孳而愈繁，其利一也。

近年华人入美国专门大学肄业者甚多，大率內地人士稍具根柢者始往游学，而华侨子弟能入美国大学者殊为罕觀；間有其人，

亦以生长外国，于宗国文化遺之已久，于国事更漠然若忘，縱使学业有成，亦終楚材晋用，为外人所驅使。若施教育以发其爱国之心，俾知孔教渊源，累朝恩德，自可默相維系，收为我用，其利二也。

况近年异說朋兴，邪慝之徒流毒海外，华侨之稍明忠孝大义者固不至为其所誘，而劳力小人未尝学問，往往为所煽惑，不能辨其是非，滄海橫流，罔知所届，尤不可不預为之防。若施教育以端趋向而正人心，俾知朝廷复載之恩无远弗届，海外愚氓断不忍自外生成，其利三也。

夫以教育不兴則害如此，教育兴則利如彼，惟有派員赴美宣布朝廷德意，指陈教育宗旨，为今日万不可緩之图。然非得有忠实可靠之人，素为旅美华民所信服者，亦恐无济。茲查有內閣侍讀梁庆桂，系广东番禺县举人，学优品正，乡望素孚，堪以派往美国各埠經理其事。所有調查学童、劝励紳董、儲备教員、編設学科、補助經費，应如何妥筹办法之处，均由該員随时随地呈报臣部核办。至該員往返川資，抵美后所需費用，概由臣部发給。如蒙俞允，并懇明降諭旨，宣諭华侨，务以忠君尊孔为宗旨；使該侨民知身居海外，仍在圣朝軫念之中，庶几因感生奋，愈以勤学問，篤悃忱，于維系人心，潜消隱患，不无裨益。謹奏。

奉旨：“依議。”欽此。

（《东方杂志》第四年第七期，1907年7月）

教育部公布侨民子弟回国就学規程

1914年2月

第一条 侨民子弟年十五岁以上，曾在各居留地侨民所設之学校毕业者，得于每年入校始期以前呈由該管領事官保送回国就

學。

第二條 領事遇前項請求視為必要時，得酌加試驗。

第三條 國內各學校對於前項學生入學試驗，得從寬取錄，但以試驗成績所差在十分以內為限。

第四條 已經取錄之學生國語未甚熟練，有碍听講者，各該校得為設國語補習科，但不得有碍正科。

第五條 僑民回國後，其入學就學事宜，應由所在教育官廳介紹之。

第六條 本規程未尽事宜，臨時訂定之。

第七條 本規程自公布日施行。

（《教育公報》第一冊，1914年6月）

教育部調查華僑學務事項

1915年

一、調查

僑民經營海外，隨地設學以教育子弟；除歐洲外，各國皆有，而尤以南洋群島為最多，美日朝鮮次之。大都校自為風，不相統系，欲圖整理改良，必先从調查入手。只以地屬他國管領，未便派員前往，民國二年本部商同外交部委托中國駐外領事兼管華僑學務，三年一月又經本部訂定華僑學校簡明調查表，分飭各埠領事按照表列事項調查明確，分別填報以資查核。嗣據各領事遵飭調查各該埠僑學情形，陸續填表報部備案。惟法屬越南及暹羅等處華僑，因其地向無中國領事，未能一律調查。茲將調查情形分述如下：

第一，調查表之內容 華僑學校簡明調查表，凡分七項：一曰

校名，凡学校之名称种別均行填入；二曰地址，侨学所在之某埠某街均行填入，并附以外国文；三曰学級及人数，凡学校之学級数学生数均行填入；四曰教科用书，各科所用书名出版人，及是否經部审定均行填入；五曰經費，凡常年費之由来，及每年收入总数均行填入；六曰設立及报部年月，学校之設立及报部年月均行填入，未經立案者只填設立年月；七曰备考，不属前之事項均可填入。

第二，侨学地址 侨民之在海外，散处各島埠，地面虽广而設学者尚不及半。盖侨民中工人多而商人少，非識見淺陋不知教育为重，即自食其力无暇顧及教育，故設有学校之地方，依調查报告仅如下表：

国 名	华侨已設学地方	华侨未設学地方
日 本	神戶 长崎 横濱	
朝 鮮	汉城 仁川	平安北道 元山 鎮南浦 平壤 釜山
俄属西伯利亚		海参崴
美 国	紐約 金山 砵命 屋倫 沙加免度 埃市朵利	
加 拿 大	域多利 云高华 紐威士棉达	各埠华工甚多
中 美 洲		巴拿馬 古巴
英 属 南 洋	緬甸 新加坡 檳榔嶼 麻拉 甲 馬來联邦(即霹靂等邦)	
美 属 南 洋	非利濱群島 檀香山群島	
荷 属 南 洋	爪哇島 馬都拉島 小巽他群 島 苏門答刺島 勿里洞島 网甲島 婆罗洲島 西里伯島 廖島	南洋小島均有华侨居止 未設有学校者甚多 不能 遍举
德 属 南 洋		薩摩島
英 属 澳 洲	雪梨 美利濱	紐絲綸島

第三，各地設学情形 华侨設立学校，有由商人提倡者，有由

領事提倡者；其办学情形有遵照定章办理者，有仅于西校課余补习中国語文者，隨地而异，不能一律。茲就調查报告大略述之如下：

一、日本各埠侨学編制，类能遵照部定章程办理，其教授管理亦多合法。

一、朝鮮各埠华侨多小本营商，或种植菜圃，多中年人，携有家室者甚少；故侨民虽多，仅于京城、仁川設学数处而已，其余各埠类皆闕如。

一、美国各埠及美属檀香山，侨民子女多在西校肄业，所有侨学，系于下午或暑假期内补习中国語文而已，凡西校已有之課概不再授。

一、加拿大华工甚多，然入口即須先納人头稅一元，故来此間之华侨虽多，恒不携眷同往。除域多利等三埠外，他处則无侨民所設之学校。又侨民家資丰足者，亦多令其子女入西校肄业，于晚間延聘专师补习中文；直系私塾，未可称为学校。

一、中美洲华侨亦甚多，但未設有学校。巴拿馬地方侨民，其富者多遣子弟回国就学，貧者則几已同化于土人。古巴各島侨商多无家室，稍有儲蓄即謀返国，壯者至而老者归。前曾籌設侨学一所，嗣以籌費为艰，来学者少，漸已解散矣。

一、英属南洋緬甸馬來各地方侨民，逼近閩粵，与祖国声聞相通，又当东西洋往来之孔道，故侨民知識类多明达，倡办侨学甚多；其編制亦能按照部章办理，并依侨民情形均加授國語一科。

一、南洋各島分属于英、荷、美、德諸国，华侨之众为他处冠。近年受外人刺激，設学亦甚多，其情形与英属南洋緬甸馬來等处略同，然侨民中有一部分已同化于土人，不知教育为何事矣。

一、英属澳洲紐絲綸等处，华侨人数不多，設学亦甚少；仅澳洲有学校三处，亦多因陋就簡，不能与近海諸侨比也。

(附)各埠領事調查侨学数目表

領管名称	調查侨学数目	报部年月
长崎領事	1	3年3月
横濱总領事	3	3年3月
神戶領事	2	3年4月
朝鮮总領事	4	3年4月
菲利濱总領事	2	3年4月
檳榔嶼总領事	10	3年5月
新加坡总領事	34	3年7月
溫哥华領事	5	3年7月
澳洲总領事	3	3年9月
檀香山領事	3	3年10月
仁川領事	1	4年1月
爪哇总領事	95	4年2月
紐約領事	1	4年4月
仰光領事	17	4年6月
把东領事	32	4年8月
金山总領事	5	4年8月
爪哇总領事	23	4年12月
总 計	241	

二 奖励

教育为国家根本事业，民国成立四年于兹，对于国内教育調查整頓，业已粗具規模，对于海外教育亦复时加考察，期与国内学校同臻美备，以养成完全之国民。顧华侨設学，远隔重洋，不有奖励，其何以兴？本部历年办理华侨学务，既認真考核，复优加褒奖；所定办法略可分为两大端：

第一，对于回国就学学生之奖励 侨民子弟大都肄业于侨民所办之小学，如欲升入中学，其毕业时即須送回祖国，乃能有所造

就。但海外師資缺乏，所辦學校視內地各校為遜，故華僑子弟恆恐入學試驗不能及格，或以國語未甚純熟，往往裹足不前。前清季世，南京設有暨南學校，專令僑生回國就學。改革以來，是校以款綹縮小範圍，移于福州改辦華僑公學。本部對於回國僑生，乃特定一《僑民子弟回國就學規程》，并擬就留美學額中酌撥專額，為派遣僑生游學之地，以資深造。

第二，對於僑學董事職員之獎勵 又可分為二項：

一、獎章 僑民對於學務最屬熱心，往往倡募或獨捐巨資，創辦學校；即僑學常款，亦多由工商界常捐而來。本部對於此种捐資興學辦法，均隨時按照捐資興學條例分別獎以各種嘉祥章以昭激勵（此項獎章數目，已另表匯登，不復贅述）。

二、匾額 華僑學校有辦理頗稱完善者，僅給獎章，殊不足以彰辦學者之勤勞與學校之成績，故另褒以匾額，以示優異。如日本橫濱大同學校，于民國元年經大總統獎給“作我新民”匾額；檀香山明倫學校于民國三年經本部獎給“光被海表”匾額是。

以上所舉皆系較著者，他如僑學來部立案，或畢業報部備案，本部率皆溫語獎勵；其與部章稍有出入，亦均詳察僑情分別准其變通辦理，仍于嚴切整頓中寓有寬大之意。并擬于庫儲充裕時，再籌撥一定專款，按年補助僑民學校，以期海外教育日見擴充，此對於僑學董事職員獎勵之大概情形也。

三 僑學畢業人數

華僑設學异地，為數甚多，歷年報部立案者已達二百五十校，學生總數凡二萬人。各校教授管理雖不能悉稱完善，然校董職教員類皆熱心提倡，能力所達，莫不殫厥精力以期其成。如爪哇三寶瓏中華學校，有學生二十班，計六百人；巴達維亞中華學校，有學生十

六班，計五百五十人；新嘉坡養正學校，有學生十一班，計四百人。檀香山明倫學校，有學生七班，計三百五十人；西里伯望加錫中華學校，有學生八班，計三百人；檳榔嶼中華學校有學校八班，計二百五十人，其餘每校有學生百餘人、八九十人者亦頗多；以視國內學校相去亦不甚遠，而畢業者則寥寥。就報部備案者統計之，僅八百人，與肄業者為百與廿五之比，較之國內學校則懸殊太甚矣。其所以畢業人數如此寥寥者蓋有數端：

一、僑民經營工商事業，往來各埠，迁徙靡常，子弟亦多隨其父兄工作為轉移；雖在學校亦不得不舍而他去。又或年歲稍長，家族中資食其力，遂不能繼續求學；是以中途退學者多而轉學者寡，畢業生自不多觀矣。

一、英荷政府常設法獎誘華僑入其所設之學校，年擇成績優良者以公費資其留歐肄業，故僑民往往以入自設之校為無出路，見異思遷，故不俟畢業而轉入外國學校矣。近年由部設法獎勸，訂定僑民子弟回國就學規程，以示優遇；并擬俟庫款充裕時酌撥專款，分別補助各埠僑學，今後此種流弊或可稍戢歟。

一、僑學皆小學校，學生畢業升學，或遵部章向各該原籍地方官或在駐埠領事館稟請立案，或以交通揆隔竟不呈報，以故雖有畢業者，部中亦無案可稽矣。

綜此以上諸原因，華僑學生雖多，畢業者亦屬寥寥。茲僅就已報部者分別表示如下：

校 名	畢業次數	畢業人數
神戶同文學校	1	38
神戶華強學校	1	54
美國砵命中華學校	2	11
美國紐約中華學校	1	13
新嘉坡道南學校	1	9

新加坡養正學校	4	120
新加坡育英學校	1	8
檳榔嶼邱氏新江學校	3	52
檳榔嶼中華學校	3	54
檳榔嶼時中學校	2	25
檳榔嶼同善學校	1	8
雪蘭峨循人學校	2	27
雪蘭峨辟智學校	1	2
霹靂怡保中華學校	1	10
爪哇巴達維亞中華學校	6	220
爪哇新巴剎中華學校	4	32
爪哇文成學校	4	33
爪哇萬隆中華學校	1	7
爪哇泗水中華學校	8	80
婆羅洲坤甸振華學校	1	8
婆羅洲三發達三學校	1	10
總計		821

四 僑學成立校數

華僑多閩粵人，專以經營工商業為事，近則日本朝鮮南洋各島埠，遠則澳洲美洲，足跡所至，寰球殆遍；年久集有資財，即僑居海外以生以養，日見封殖。从前本无學校可言，其教育子弟者，或私自延師，或倡設義塾，漫无一定之規則；且有一部分專事工作不務讀書者，或漸與土人同化。有清季世，國內教育改良，而華僑中具有學識者，乃亦倡辦學校。泊民國成立以來，經部多方提倡，僑學始逐漸推广；至于今日，所僑居之各島埠几已遍設學校。但僑學遠隔重洋，交通迟滯，故來報部立案者頗屬寥寥。据历年報部者有中學一校，高等小學一校、初等小學一百零二校、高等初等小學校一百二十校、名為高等初等小學而仅有初等班者十九校、乙種商業學

校一校、半夜学校一校、汉语讲习会一校、总计二百四十二校。就中高初小学附设中学班者一校、附设幼稚园者三校、高等小学附设补习科者二校、乙种商业学校附设初等班者一校。其未报部立案者、据各方面报告、较此数尚不止倍蓰；大抵以南洋各岛为最多、英属沿岸诸埠及缅甸越南等埠次之、皆自为风气不相联络、调查最难。兹将以报部者分别表示如下：

国 别	地 方	校 数	学生数
日 本	长 崎	1	42
	横 濱	3	602
	神 戶	2	437
朝 鮮	汉 城	4	117
	仁 川	1	33
英属加拿大	域 多 利	2	106
	云 高 华	2	56
	紐威士棉达	1	21
美 国	砵 倫	1	69
	紐 約	1	48
	埃 市 朵 利	1	20
	金 山	1	92
	沙 加 免 度	1	40
	屋 倫	1	45
	仰 光	4	49
英 属 緬 甸	吉 桃	2	65
	敏 建	1	29
	雅 賽 羌	1	25
	登 籍	1	22
	望 瀨	1	30
	沼 直 呀	1	23
	良 礼 篋	1	20
	勃 生	1	50

	杰	柳	軍	1	25
	乘	黎	貢	1	42
	买		斗	1	21
	彪			1	35
法 属 越 南	海		防	1	131
英属南洋各島	新	加	坡	14	1756
	雪	兰	峨	7	560
	大	霹	露	13	782
	芙		蓉	2	94
	嘒		亭	2	89
	金		宝	5	180
	麻	拉	甲	1	83
	麻		坡	1	80
	納		閩	1	70
	柔		佛	1	94
	安		順	1	121
	檳	榔	屿	10	874
美属南洋各島	菲	利	濱	2	208
	檀	香	山	3	372
荷属南洋各島	爪	哇	島	83	6924
	馬	都	拉	1	46
	小	巽	他	3	163
	勿	里	洞	1	62
	西	里	伯	1	302
	苏	門	答	27	1467
	婆	罗	洲	23	1090
	网	甲	島	8	665
	廖		島	1	120
英 属 澳 洲	雪		黎	2	50
	美	利	濱	1	12
总 計				253	18,959

五 侨界学会

南洋侨学散居各島，自为风气，不相統一；既无长官之督促，又乏良师之訓迪，欲求进步盖难言矣。侨民中具有远識者，鉴于此弊，每思所以联络改良。在前清之季，爪哇創設荷属华侨学务总会一所，已經成立；民国建設，百度維新，旅外侨民殷殷內向，該学会乃于民国元年六月来部稟准立案給鈐以垂久远，用是侨学中聞风兴起組織学会者渐多。其报部立案者，更有英属华侨学务总会，檳榔嶼华侨教育会，坤甸华侨教育会，日丽中华学务公会，緬甸华侨学务总会等数所，均經部先后批准立案。盖华侨学会与在內地者性質微有不同：內地学会仅为联络学务、交換知識、共謀改良而已，华侨学会則于謀学事改良之外，又代各校以上达政府、旁通声息，稍具有自治之意味焉。溯自华侨各种学会成立以来，屢为各校稟部代聘良师，并輔佐駐外領事調查各埠华侨状况，余凡关于学校教育各种事項，恒由学会介紹指导；在侨学則視之为領袖，在本部則資之为臂助。是以侨学日有进步，而政府与侨学能声聞相通，距数千万里而无阻隔者，华侨各学会之功居其泰半云。茲將各該会概要分別撮述如下：

甲、荷属华侨学务总会

該会于前清时由侨民組織成立，未經报部，民国元年六月始稟部立案，并請頒发关防札派視学等情，并附該会詳章前来；七月部批准予立案，并發給鈐記式样，准照式刊刻启用以資信守。

乙、英属华侨学务总会

該会于民国元年，由代理新加坡領事曹謙倡办，暫設南洋英属华侨学务总会筹办处，是年九月报部备案，三年二月始經正式成立，十月报部；十一月部批以該会章应酌加修正，再予立案給鈐。

四年二月經該會修正后，由新加坡總領事代詳本部立案，三月部批准予立案，并給鈐記格式照刊启用。

丙、檳榔嶼華僑教育會

該會于民國二年由駐檳榔嶼領事戴培元創設，七月報部，同月部批該會章須修正后再行立案，同年九月由該會遵批修正再行報部，經部批准立案。

丁、緬甸華僑學務總會

該會于民國三年由僑商組織，二月稟部，經部批准立案。

戊、南洋日麗中華學務公會

該會于民國三年由商董邱文光等組織，七月報部，經部批准立案。

己、坤甸華僑教育會

該會于民國三年由僑民林梅六等組織成立，稟請爪哇領事代詳本部立案，十一月部批該會章應修正后再予立案；四年三月經該會將會章修正后稟由領事詳請本部立案給鈐，部批准予立案，鈐記應自刊启用。

庚、霹靂華僑教育會 該會未經報部立案。

(附)華僑學會一覽表

會 名	地 址	創 辦 人	報部核准年月
荷屬華僑學務總會	由爪哇島三寶瓏 泗水巴達維亞三 大埠輪流承辦	爪哇華僑	民國元年七月三日
英屬華僑學務總會	南洋新加坡	代理新加坡總領事曹謙等	民國四年三月五日
檳榔嶼華僑教育會	南洋檳榔嶼	駐埠領事戴培元等	民國二年九月十日
緬甸華僑學務總會	緬甸仰光	緬甸華僑	民國三年二月十六日

南洋日丽中华学务公 南洋苏門答刺島 商董邱文光等 民國三年八月五日
会 棉兰埠

坤甸华侨教育会 南洋婆罗洲坤甸 侨商林海六等 民國四年三月十七日
埠

六 侨学經費

侨民学校，类由工商界热心创办，經費所出，純以捐款为大宗，其儲有基金者頗少。但年来侨民既感外人之刺激，又受祖国之奖励，爱国之心日漸增高，咸以教育为强国之基，对于設立学校热心提倡，不遺余力；以故校中虽无的款，而捐款每皆源源而来，不虞匱乏。上年由部委托駐在各埠領事調查侨学情形，綜計报告侨学經費約可分为三大項：一曰工商常捐，二曰学生学費，三曰各项杂款。第一項又可分年捐、月捐及临时補助三种，第三項又可分基金利息、房地租金、各会館補助、庙产及香資、义学款产、地方公益補助、帆船照費、籍牌費、私家祠堂款、学会担任、商会担任、报社担任、大同学校補助会捐、青年会捐、宪政会捐、群进会捐、学董筹墊、学生家长負担、車船捐、各項貨捐、个人特捐、演剧筹捐等 22 种。茲逐节說明于下：

第一，工商常捐 华侨之在外国者，专以經營工商业为事，其設立学校，类由商会各董倡办，經費由各帮工商捐助而成，略有三种：

一、年捐 即各界按年捐助学校者，以英属南洋各島埠为最多。

二、月捐 即各界按月捐助学校者，以荷属南洋各島埠为最多。

三、临时補助 此項又分二种：1. 各校常費原恃基金款为大

宗，如有不敷，临时捐募补充之。2. 各校常费仅恃学费为收入，不敷之款临时向各商家捐募。

第二，学生学费 侨学类无的款，除募捐外，均恃学生学费为大宗进款，甚有专以学费为经常费者。各校收费为数不同：有月收一元者，有一元五角者，对于贫乏无力之学生亦有特别规定免收学费之条，但各校要求免费者每年不过十人左右，亦可见侨民资财富足者众也。惟檳榔嶼桎乐学校，爪哇祭亚美士中华学校，均免收学费；苏門答刺棉兰敦本学校暂不收费；以捐款充裕，在侨学中开一特例，然为数亦仅矣。

第三，各项杂捐 此项又分二十二种：

一、基金利息 由华商捐集巨金存储银行，所得利息即作学校常年经费，据报部之学校调查之，仅有十五校储有基金，然此十五校中仍不能纯恃基金为常款。如新加坡养正学校年需经费一万二千元，基金利息仅千二百元，余则仍由学费及月捐补助。由此观之，即谓三侨学中无有基金者亦无不可也。

二、房地租金 由殷商捐资购置房地，以每年租金作为学校经费之一部。

三、中华会馆补助 侨民旅居外国，常集资建筑会馆以为联络乡谊之所；近来各埠创设学校，乃酌拨馆产数成，或由馆集资津贴学校以襄义举。

四、庙产及香资 侨民在海外建有各种神祠，每年庙产收入甚巨，近年兴学，乃提拨庙产及香资捐项为学校经常费用。

五、义学款产 从前未设学校之先，侨民常设义学以教贫民子弟；近年改办学校，即以义学款产拨充学校经费。

六、地方公益补助 地方殷商富户举办公益，常以余款补助学校者，然此为最少数；盖公益款亦为捐募而成，不必又多一番周

折耳。

七、帆船照費 朝鮮仁川領館經收之特款也；民國三年始由中國駐仁川領事張鴻，商准本部及外交部，將此款撥歸仁川中華學校經費。

八、籍牌費 亦仁川領館經收之特款也；近由張領事撥充中華學校經費。

九、私人祠堂款 僑民旅居海外，生聚蕃殖，漸成巨族；沿習本國風尚，建立祠堂以祀祖考。從前每以祠款設立義學，教育族中子弟；近則以家塾改辦學校，如檳榔嶼之邱氏楊氏林氏等族學是。

十、學會擔任 僑民設有學務總會及教育會，每年會員常捐及特捐甚多，嘗以會中余款補助學校。如爪哇華僑中學校經費，除征收學費外，余則由荷屬華僑學務總會擔任云。

十一、商會擔任 僑民設有商務總會支會，嘗以會款創設或補助學校，以期僑學之振興。

十二、報社擔任 僑民學校，常有由報社資助經費者，如婆羅洲商社學校，即年由書報社補助荷銀八百盾云。

十三、大同學校補助會捐 日本橫濱各僑商設有大同學校補助會，由會員籌募款項存儲會中；凡在本埠大同學校肄業生，其家資貧苦者，即以此款補助其學費，其熱心義舉誠足多矣。

十四、青年會捐 新加坡埠僑民組織一青年會，會中創設學校一所，年需經費均由會中支出。

十五、憲政會捐 加拿大各埠設有憲政會，常以會中款項補助僑學，如域多利埠、云高華埠、紐威士棉達埠各僑學，均受其補助也。

十六、群進會捐 新加坡有群進會支部，該會亦設小學一所，年需經費均由會員常年捐助。

十七、學董籌墊 南洋各島埠僑學多無的款，類由學董籌募經費，又可分为二種：1. 常年費用，純恃學董籌辦；2. 各項捐款及學費不敷用時，臨時由學董籌墊。

十八、學生家長負擔 蘇門答刺浮盧底落中華學校，其經費一部分由學生父兄資助，較之學生繳納學費為數尤巨。

十九、車船捐 爪哇雙木舟中華學校經費，以華人出入車貨稅為常款；安汶培德學校經費由本埠輪船局橋稅抽捐；蘇門答刺巨新學校經費由本埠輪船載貨捐支撥。

二十、各項貨捐 南洋群島天產殷富，各埠出口貨物每年為數甚巨，僑民抽收貨捐為學校經費，其可指出者約有八種；即：1. 谷米捐，2. 棉花捐，3. 豬捐，4. 酒捐，5. 土油捐，6. 烟葉捐，7. 煤油捐，8. 龟精捐是也。

二十一、個人特捐 僑商對於公益，向具熱忱，興學一事，尤提倡不遺余力，往往獨捐巨資創辦，或資助學者，其意亦良足多矣。又可分三種：1. 捐資為學校基金者；2. 擔任常年經費者；3. 捐資建築學校者。

二十二、演劇籌捐 戲劇亦美感教育之一端，行之適宜，最足以化風俗而勵德行。西人常借此釀資以倡辦慈善事業，近則此風東漸，我國亦時有仿效者。僑民得風氣之先，故演劇籌捐辦理學校，數見不鮮也。

七 各地華僑學務比較

整理華僑學務，于僑學異同之點最足以資研究；取其所長用加提倡，則事半功倍；補其所短力予維持，則收效較宏。本部就迭次調查所及，詳為比較，得其相同之點三，相異之點三，并另制一比較表，以便查核。茲分述之，并将比較表附列于下：

各地方侨学比較表

国名	各地侨学数目与 侨学总数百分比	教 授	侨学經費	侨界学务机关
日 本	2	教科书多用經部 审定本	捐款尙称充足 无虞匱乏	无
朝 鮮	2	教科书多用經部 审定本	近年經費稍觉 困难	无
美 国	2	学科仅补习中文 西校有者不再授	純恃捐款 近 年甚觉可慮	无
加拿大	2	学科与美国各校 同	学款均由宪政 会支出尙觉穩 固	无
南洋美 属各島	2	菲律賓島侨学与 荷属群島各校同 檀香山侨学与美 国各校同办理尙 称完善	經費系由侨商 捐助	无
南洋英 属各埠	31	办理尙多完善教 科书多用 审定本 其初等小学有因 地方特别情形加 授英文者	由商家公立者 經費甚充足 无匱乏之虞 私人建設者則 否	新加坡有英属华 侨学务总会一所 檳榔嶼霹靂各有 华侨教育会一所 仰光有緬甸华侨 学务总会一所
南洋荷 属諸島	59	大致与英属各埠 同	捐款亦甚充足 似无匱乏之虞	爪哇設有荷属学 务总会一所 苏 門答刺有坤甸教 育会一所 日丽 华侨教育公会一 所

各地侨学相同之点:

一、設学宗旨 各地設学办法虽异，而設学宗旨則同：大都感受外人激刺，爱国之心油然而起；以国家根本在于教育，設立学校以造成完全之国民，而与列强媲美。观其所設之校，多特別注意本国語言文字，漸以陶养儿童之爱国心。此其相同之点一。

二、侨学經費 侨学經費除少数筹有的款外，余則無論何款，

皆以侨商各项捐款为收入大宗；因侨民热心学务者多，故捐款得以源源接济。此其相同之点二。

三、侨界学会 侨民居留异国，无有本国地方长官监督指导，学校散漫，颇难整齐；侨民中率能联络各校，倡设学会或教育会，以为侨界学务公共机关。除日本朝鲜美洲侨学校少，莫由组织学会外，其余各地方均经先后成立。此其相同之点三。

各地侨学相异之点：

一、学校之设置 日本侨学近居都市，与日本诸校观摩比较，办理自易完善；南洋各岛埠侨学去国既远，又乏师资，一切设施未尽合法，而尤以荷属各岛为最。至于美洲各校，大半为补习中文而设，与东方侨学性质又微有不同。此其相异之点一。

二、侨学经费捐集 英属各侨商，多独力担任一校常年经费，或捐巨资为学校基本金；荷属侨商则多抽收各种货捐及月捐补助费。此其相异之点二。

三、侨学数目 日本朝鲜美洲各埠侨民，多系一身经营工商事业，不携家室；儿童既少，设学自寡。若南洋各岛埠侨民，则多侨居数世，生养蕃滋，儿童既多，设学亦众；就中尤以荷属诸岛为最多。此其相异之点三。

（《教育公报》第三年第八期，1916年8月）

黄炎培：南洋华侨教育商榷书

1917年

炎培此次受教育部委托，偕林君鼎华调查英荷两属华侨教育状况。由新加坡而马来半岛，经柔佛、麻六甲、麻坡、吉隆坡及其附近各埠，乃至怡保、檳榔屿。渡海至苏门答腊之棉兰及其附近各

埠，遂至爪哇。由巴達維亞、茂物、士甲巫眉、萬隆、牙律、日惹、梭羅而至三寶壠、泗水，參與荷屬學務總會所組織之教育研究會，獲與六十二埠六十六學校七十八教員上下議論者四日夜。既畢，游瑪瓏，返新加坡，復游芙蓉及其鄰埠，所至備承學會、學校、閱書報社、商會會館、青年會及其他公益各機關殷殷招待，感何可言。所惜行程匆遽，不克遍至大小各埠，至又未能久留，實為抱歉。今將回國，謹薈萃其所欲商榷者，直陳諸父老兄弟之前。竊思教育部之委托炎培，與吾父老兄弟之厚待炎培，皆將責望其所有貢獻以為採擇改良之助，不言固不可，言之過高而不切於事情，又豈有當！今茲所陳，大抵根據所見英荷兩屬共通之現象。惟其事實間為他埠所有而此埠所無者，不妨閱而存之。苟其言而萬一有合也，尚望加以研究，付諸施行，幸甚幸甚。若夫籌畫教員之來源，學生之出路，筭筭大問題，容俟回國陳請教育部迅定辦法。此之所陳，或為學董言，或為教員言，亦願彼此互相觀覽也。

第一，興學精神須堅持到底 華僑寄人宇下，興辦學校及各項公益事業，從未受政府經濟上之助力，而得有今日之盛，何一非諸父老兄弟愛國熱心所致，我政府深佩之，我全國國民共深佩之。今者時局糾紛，商業大損，國力未加，種種障礙，緣之而起。在此存亡絕續之秋，願吾父老兄弟奮其毅力，堅持到底。南洋教育已有十余年根柢，萬一中途摧折，諸君十余年苦心付之流水，豈不可惜！今後世界，兵戰乎！商戰乎！皆學戰耳！歐戰之結局，將使科學價值益高，而視教育益重；子弟多受一分教育，即國民加高一分人格，國家增進一分地位，無論如何困難，當合內外國共謀解決。炎培所敢言者，時勢所趨，輿論所迫，今後政府定必重視華僑教育，但祝國難少紓，則一切設施可以下手，即炎培不敏，亦願盡社會一分子之力，奮其筆與舌為諸君后盾也。

第二，學校權責宜明定 南洋學校或附設于固有團體，或系私人共立性質，不能不于校長教員以外特設管理機關。然而習慣相沿，名稱互異，事權未一，責任未明，有因此而意見橫生，致妨校務之發展者，炎培以為第一宜改良者此也。查所見各校學董名稱，如總理、名譽總理、大總理、正總理、副理、協理、總協理、監督、監理、監學、監察、巡學、稽察、檢察、財政、掌庫、查帳、查庫、查數、干事、司理、管事、董事、庶務、書記、招待、司信、評議、顧問等等，几難枚舉，其故在每一學董必奉以一專名而不暇問其人能任與否。嘗見一校協理多至八十人，意在使人人多生關係，具見當局苦心。惟鄙見以為名稱即不必深究，責任要不可不明，名實要不可不副，權限要不可不清。簡單言之，各校宜組織一學董會，首領一人稱總理可也；副之者一二人，稱協理可也。有代總協理常川辦事者一人，稱書記可，稱干事亦可。管理校產校款者一人或正副各一人，姑稱財政員亦可。此外可一律稱學董。凡大事如聘辭校長，核定一年度之預算決算等，皆由學董會公議行之。公議既定，即由書記（或干事）財政員輔佐總協理分別施行，此關於學董之權責宜明定者一也。

校員方面，間有不設校長者。鄙見以為學校苟有教員二人以上，即不可無校長；否則內部之管理教授事宜，何從取決。無專責之人，似人人負責，實人人不負責，此關於校員之權責宜明定者二也。

學校又間有兩校長者，一為華文校長，一為英文校長；蓋全材難得，其中具有苦心。但既為中華學校，當以華文為主体，雖英文亦當注重，或尚有他種原因，然只宜設英文主任，或稱英文教務長，而統受一校長之管轄。試觀本國高等小學以上，大都有外國文，而未聞設外國文校長。即外國人在中國所立學校，以外國文為主体

而兼教华文者，亦未聞設华文校长也。盖一校不能有两长，犹一人不能有两首，其理易明。就余所見，因两校长各自为政，致功課有重复者，時間有加至逾限者，（每日七时以上）其弊显然，此关于校长之权責宜明定者三也。

进退教員之权責，属之校长者少数，其大多数皆完全属之学董，或学董与校长商量决定。炎培历观各埠所有学董，大都实业界重要人材，窃以为学董諸君既担负筹画經濟之重任，不宜复以进退教員之事重劳心力。且选择教員，大是难事，必須深知其平日学力如何，教授管理之能力如何。苟非同在教育界，无从深知，盖实业家之不易知教育內容，犹教育家之无从得实业經驗也。故鄙見以为苟学董中确有深明教育者，不妨即任校长之职，否則另聘校长。为学董者，但須以公共意思，慎选一可靠之校长而进退教員；与平日稽查教員成績即責令校长担负。如果任用非人，不妨公議更举校长，吾知为校长者必爱惜名誉，尊重职务，不負学董諸君之委托；而为教員者，受校长一人之指揮，与受学董人人之指揮为較所甘心而易于尽职也。此本吾国教育部学校令所規定，为本国各省区通行之办法，願諸君子斟酌行之，此关于学董与校长之权責宜明定者四也。

第三，学校基本财产宜筹集 处内国者，艳南洋实业之发达，方将覓地經營，以为教育事业之基础。乃炎培此行，观南洋各校，反未有基本产业，会馆有巨額之积貯金，寺庙有偉大之橡树园，而学校无有，有之亦絕微；誠亦知筹款万难，当局或有志未逮。然学校一日无基金，即一日可以閉歇。諸君子苦心經營，如筑大厦于沙土之上，豈不可惜！馬來半島芙蓉埠中华文华两校，已各有橡树园若干英亩，邻近各埠漸見仿行，他日实业发达，教育作之而发达，之数校者，寿命之长可以預卜。此外亦間有設店鋪或置店屋取息充

用者，皆比逐年題募為可靠，願各埠聞風興起也。

第四，教員宜慎選宜優待 各地學董往往語我以延師之難，各地教員又往往語我以為師之不易，皆實情也。究其所以困難之故，固由于彼此情形不熟，亦由于彼此權責未明。倘將第二條所陳研究改良，則困難當減却一半。今南洋教員大都來自內地，為教員者苟不明所在地情形，或不諳所在地語言，則教材安能適切，學生家庭又安能聯絡，故培養適當之教員，自是南洋教育上一大問題。歸國容言于教育部早為設法，在荷屬學務總會有自設師範學校之議，誠為救急要務，炎培深願早日觀成；而在此時未有特設之師範學校以前，關於延聘教員問題將如何處置乎？則請略陳所見：

（甲）願注重師範畢業生也。雖天才與經驗，亦或過于其修學所得，師範生未必盡優，而優者未必盡出師範。然師範學校所以專教人為師者，則其畢業生在理宜較為適當，如非師範畢業生，須問其經驗如何，以前擔任學校之成績如何，而特別加以注意。

（乙）願注意負責任之介紹機關也。鄙意最好請師範校長介紹其現在或從前畢業之師範生，則為顧全學校名譽計，定必慎重推薦。其次由可靠之學會，或于本校有感情有關係之人物色介紹。方今良教員不易得，而求事者比比皆是。吾觀各地有為減少薪水省給川資計，即延用南來謀事者為教員。伍肯吹簫，毛遂脫穎，窮途落魄中豈乏奇才？然願當局慎重訪察，教育為專門職業，苟非性之所近與積有學力經驗者，未必盡人勝任也。

（丙）願破除省界但以能國語為限也。省界之害，人人知之；欲使學生不分省界，當先于聘教員時破除省界，提倡國語，為根本破除之要着。苟其人能國語者，閩產亦可，粵產亦可，非閩非粵產亦可。

雖然，不第所以優待之法，則好教員未必肯來；即在职者，亦未必安心久任。此行輒遇教員搖頭嘆息，以現職為無聊者之所為，苟

有善于此者，將囊袋徑去而不恤，此意炎培不甚直之。但為學校計，苟無術使教員安心職務，實于教育精神大有關係。各國對於優待教員，皆有種種條例之規定，蓋一方以大義責教員，一方亦當謀所以安其心而去其所苦也。請言優待之法：

(甲)宜定相當之薪額 就所至各埠觀之，英屬小學教員，月薪大多數四五十元，由校供膳。荷屬則七八十盾，膳須自備。以現在各該地銀價折合國幣而與本國通都大邑小學教員薪額比，非惟無過，或且不及。而欲其拋棄室家，遠游萬里，苟非十分熱心南洋教育與別有希望者，殆或不免望望然去。炎培非不知籌款萬難，然終願學校以適當之薪額，聘合格之教員，使之專心任事，無忱內顧。學校之設，亦為學生耳，教員多一分精神，學生多一分利益。至于降格相求，而用其非人；譬如一玉之價十金，而以五金得瓠玦，吾為此五金惜矣。

(乙)宜定年勞加薪之法 年勞加俸，為各國優待教員獎勵久任之通例。以教員困苦之生涯，處南洋活動之社會，設無法以羈縻之，欲其久任，將不可得。聞從前王君廣圻來游，曾為規定年勞加薪之法，去今八九年矣，實行者鮮；不揣冒昧，鑒于現今生活程度，參照本國教員薪額，與林君悉心商酌，為擬一南洋英荷兩屬小學教員初任與遞加薪金標準，意在不豐不啻，豐或無此財力，啻將不易得人。然此不過個人意見，聊備當局參考，幸勿彼此執以相責難也。

英屬 校長 初任每月七十元至一百元。
教員 五十元至七十五元。如任職後確有成績，則每
閱一年或二年遞加之。最後 校長 得加至一百四十元。
教員 一百元。

荷屬 校長 初任每月一百盾至一百五十盾。如任職後確有成績，則
教員 八十盾至一百二十盾。
每閱一年或二年遞加之。最後 校長 得加至二百盾。
教員 一百六十盾。

- 說明 { 一、初任最少之數，基于現額之大多數。
- 二、初任薪額之多少，得視學生數學級數之多少，事務之繁簡，分別定之；其遞加數亦視此定之。
- 三、此項標準，為畢業師範學校與雖非畢業師範而具有相當之學識經驗者而設；使延聘校長教員時得所參考，非欲使現任人員遽援此以求增減也。
- 四、由校供膳與教師自備膳，從其習慣可也。

馬來半島某埠有教員多人，擬以每月積薪買山種橡，俱輿論非議，不敢下手。鄙意此絕好機會，提倡教員儲蓄，一善也。使教員借此考知社會狀況，改良其教授，二善也。使教員于前途有希望，不至感其生涯之枯寂，三善也。人苟稍有知識，莫不欲解決其未來之生活問題，分職務之余閑，助其生事之發展，其心安，其對於職務當愈奮，此等事不惟無可非議，且宜贊助之，明達之學董必見及此。但因兼營實業而妨害其職務，與職業稍稍有得便變更其委身教育之初心，則殊对不起贊助者，非余之所敢知耳。

第五，僑學宗旨宜確定 吾華僑子弟不欲其肄業外國學校，而必自設學校以教之，所爭在何點乎？寓社會，無教育，處何種社會，施何種教育，始吾父老子弟之來南洋，試問舍農工商職業尚有其他目的存焉乎？今請基于第一問題而為認定僑學宗旨第一項曰：國民教育。基于第二問題而為認定僑學宗旨第二項曰：職業教育。僑民子弟年齡稍長，大都為謀生計，中途退學，畢業者寥寥，遑論升學。游踪所及，幾于各地一致，此尤為需要職業教育之明証。宗旨既定，進而言設施方法。

第六，關於國民教育之設施方法宜研究 一曰勵行國語。有國土而未能統一其境內之語言，則不得謂有完全之國家資格。有國籍而未能操其國通用之語言，則不得謂有完全之國民資格。今

南洋國語，不可謂無進步矣。炎培所首欲言者，荷屬漸發達，而英屬尙未能一致也。苟英屬各埠各校教員，于教授時特注意，各校學董于聘校長時，校長于聘教員時特注意；則一二年內雖與荷屬齊亦可。吾觀荷屬中華學校，有校內禁操土語，違者至罰錢以儆者；雖不必效其法，而其意可師也。其次則學校高級生漸注意，而未尽注意于初級生也。語言之為學，教之愈早，收效愈速。吾觀菲列賓公立學校美國人所設以教土人者，自初等小學第一年起，在校即不許操非英語；不及數月，英語純熟。然其社會，其家庭，皆未嘗通行英語；可知亦視學校提倡何如耳。或慮初授時因語言之障礙，功課將不免減色；不知利害須輕重，國語無效，即國民教育失其基礎，而設學之本旨荒矣。且如勵行之，則所謂障礙者亦只數月，行之愈早，障礙之時間愈短，將何去而何從乎？

二曰破除省界。既認國民教育為第一要旨，則同國以內即不宜有其他界限之見存。然吾觀各校招生，間限于某省某縣籍者，叩其原因，曰為學校創自某會館，經費集自某屬故也。自吾言之，甲屬立校兼收乙丙之子弟，甲不愈榮乎！如因語言不一故，則學校固當教國語也，且因語言不一而招本屬子弟，因所招皆本屬子弟，而土語愈盛國語愈荒，而語言愈不能統一，因果相生，永永無了，教育之本旨安在？知明達者必能見及也。

國文、歷史、地理為國民教育之主要學科，此外如唱國歌，敬國旗，利用適當之機會激發愛國之精神，全在教員于教授訓練時多方誘導。而炎培對於僑學國民教育上，猶欲提出一要義，曰提倡國民外交。政體遽變，民與國日益密切，一切國政皆以其民為后盾，外交亦然，日本近年大注意此點。今春東游，政府倡中日親善之說，而其民和之，舉國一致，為之駭然。吾國勢弱，國民外交益當研究，況僑民寄人宇下，一言動之得失，國之榮辱因之。愴于外人勢力而

专事服从固为不可，激于爱国热诚而貿焉排抵，又岂所宜；即非排抵，而言动意气失其和平，已乖交际之道。交际与交涉不同，敬人者人恒敬之，自尊者人不得而賤之，惟有于教育上注意此点，使华侨子弟人人对于所在国，以不亢不卑不难不悚相当之待遇，表示我中华大国民之风度，人格日高，国家地位亦以增进矣。

第七，关于职业教育之設施方法宜研究 一曰 职业教育当以实用主义为基础也。实用主义之发达，学校毕业立可謀生，学生制作可为商品，在校修学兼可营利，吾于美国于菲列宾男女学校皆尝亲見之。南洋学校大都倾向于实用主义，亦間有未能一致者，試分述之：

一、国文 新加坡养正学校教員石君維森，教授国文方法与其命题評改，大愜鄙意。三宝壠中华学校校长石君鳴球課作文，精細簡当，一望知为老手。此外各校堪令人欽佩者不少（如檳榔中华学校国民一年級教員杜君教法亦灵动有兴味），惟間有讀論說文范，作論說題，专用注入教授。其命题或軼出小学生思想范围者，不无微憾；倘能一致注重实用，体裁則寻常应用，材料則本地风光，不使二石专美于前，則幸甚矣。

一、算术 实用算术教法，詳見实用主义小学教授法一书。尝于爪哇万隆埠中华学校見張君治先教算术諸等，改用荷币，甚是甚是。此外如是用心者当不少，彼此可相参考。

一、习字 所見大多数为映写描紅，此宜改良。又授行书者尙鮮，为实用計，似不可少。

一、图画与手工 此行所見图画手工，以三宝壠中华学校为最滿意。图画則图案画、考察画、广告画、写生画、商标画，手工則石膏工、蜡土工、針金工、木工、紙石盘、干电池、鍍銀、色墨水、隱現紙、胰肥（以椰油为原料）等等。泗水中华学校有图案画，有各种实

用手工。吉隆坡尊孔学校有图案画，有石膏工、蜡土工、铅皮工、制本工等等。巴城中华女学校有写生画。而怡保明德学校教员古君愷生创为手工图画联络之法，以图画与贴纸为底，以剪纸片面人物饰于其面，参差远近，成一幅写景画，令学生自由制作之，虽未精美，要其立意大可采取；外此相类者当亦不少，而沿组纸贴映画临画等旧法，无当于美术，更无裨于实用者亦间有之，愿彼此相参考也。

一、女子手工 所見新加坡华侨女学、柔佛宽柔学校、芙蓉坤华女学、吉隆坡坤成女学、怡保中华女学、女子勤业学校、巴城中华学校、梭罗中华学校、三宝瓏中华学校、泗水中华学校皆甚美。其間有开展覽会出售得錢不少者，而售諸商場者尙鮮。大抵欧式合于商品居多，鄙意不論欧式华式，皆宜以普通应用便于出售为标准。又手工务謀与图画联络，宜导使学生自繪图样，而写生图案等法，其应十分注重，不待言矣。

一、体操 体操有实用教授法乎？曰：有。其为普通操，不逐逐于操式之变化，器械之搬演。选定一种，日日課之，每次以二十分或二十五分钟为限。务合于鍛炼体格之本旨，其为兵式操則定期課之，此小学教育法所未及，故附述焉。

一、修身 石君鳴球編修身教授細目，而特揭要义八条：一不可蹈詮解文义之弊，二須有深切温和之感情，三十分注意个性，四須联络他科，五須細察在家庭之举动是否一致，六教授时不可陷于枯寂。七不論何时何地皆当导使实践，八振刷精神勿忘本科为国魂所寄。語皆精要，敬介紹于教育界諸君。

以上不过略举大概，此外未及見者实尙不少，有願以关于实用主义之各科教授法相討論者，随时惠书見教可也。

二曰商业教育須有种种相当之設施也。此行至苏門答腊之棉

三見領事張君公善，首提出注重商業教育之意見，承其叔耀軒總理之命，將所創之敦本學校改辦甲種實業學校商科。其宣言書云：南洋群島一實業場也。華人僑此者率業貿遷，間事工作；子弟成年，大半以能世父業為賢。在才而資者固不難邁返本國，肄業專門大學；而無力者勢不能不從事個人生計以圖自存。普通中學之程度，以語高深尙待精進，以云事實未切日常，有心人至有養成高等游民之誚，豈盡虛哉？本校總理張公耀軒知僑學不能不求深造，尤不能不求實用，特將本校改辦甲種實業商科附設高等小學，經費仍由總理獨力擔任等語。炎培不惟佩其興學熱心，尤服其見解切實，不愧為一時之杰。此外吉隆尊孔學校改設乙種商業學校，巴城中華學校附設中等程度之商業專修科，以及小學校設有商業功課者，所在多有，實深合社會之需要。今請為商業學校與學校設商業科者借箸籌之：

商業學校與商業專修科，其宗旨固已明白揭櫫，將使畢業生從事商業也。而小學校課商業每周一二小時，其宗旨果何在？自余論之：學生父兄之操商業，畢業生之從事商業以及中途輟學商業者既若是其多；吾儕因而確認南洋社會需要商業教育，實有非常迫切之情勢，則必非僅在小學校略授以商業知識，如所謂預備商業教育者為克滿足其要求。故炎培對於小學校，僅課商業每周一二小時，認為猶有研究之余地；謂必須於課業以外，予以種種相當之設施，而在商業學校、商業專修科，其不可無此設施不待言矣。略舉如下：

甲、商品陳列室 教科書上之商業知識，不足應用也。必實地研究商品，若就地取材，其普通者商之各商店，每種各出少許，當非難事。其貴重者量財力而購置之，一以所在地重要之土貨外貨為標準，而兼及國貨。此事需費不多，但須運以精密之心思，使陳

列得法，标签說明簡明正确，教科上得益不少。

乙、商事調查 宜量學生之程度，于課余令調查所在地商事之情況，教師為規定種類事項而指導之，使諳練社會事實與習慣等等。

丙、商業實習 約分三種，可量學生程度而次第設施之。

子、校內實習 養正學校有學生儲蓄銀行，新加坡育青學校有商業實習，寬柔學校有五七公司，尊孔學校有益群公司，坤成女學有職業實習部，怡保育才學校有學生販賣部，三寶壠中華學校有學生營業部，皆以學生為之，使實習商業。此外有未及見與見而未及記者，有正在組織中者，此法于初步練習甚相宜，即非商業科或商業學校亦宜有此設施，借使學生練習服務。所當注意者，凡學生已達可以實習之年齡，皆宜與以實習之機會，勿使偏于少數學生。蓋既以實習為目的，須使全體學生受益平均，與僅使分担一部分學校事務者有間；設因學生數多，當值時間太少，可行假設買賣法，則無慮不能普及矣。

丑、學校商店實習 由學校自設商店，令學生已在校內練習若干時期後前往實習，此店以雜貨為宜。

寅、分遣各商店實習 此為第三步，可先與各商店協商，得其許可；在店實習時，悉聽經理人指揮，期滿請經理人將其實習情形加以評語，過劣者不予以畢業。如是，則畢業生無不能謀生之慮，而商業無不能改良之慮矣。

三曰商業教育外宜兼重農工業教育也。商戰以農工為大本營，有商無農工，如萍無根，可立萎耳。今吾華僑之在南洋，于商業上稍稍占有地位，論農工大都為人驅役而已。二者之中，以工業尤為需要。試觀吾華人所設商店，凡較精巧之工藝品，大都為日本貨，此不惟南洋為然，而以南洋天產之豐富，美人調查非列賓群島，

凡竹木藤草等植物之堪为手工原料者，上等二百余种，下等千数百种，而机器工尚不与。吾华人苟一方利用彼丰富之天产，一方利用吾天生灵巧之心思，勤敏之手腕，养成其精良之技术，以从事制作，何难于商业外别开一大富源！吾国食指最繁，苟善用此指，则因指可以得食，而最繁者得食将最丰。且调查学生父兄职业（就所至各埠之著名学校凡二十一校）而统计之，商业固占百分之六十三，而工业亦占有二十六分之多，工子恒工，安得不认为需要之一种，鄙意甚赞成三宝壟中华学校极力提倡实用手工以为导綫，苟再进而为商品手工，受賜将无穷矣。

四曰提倡职业教育宜注重迅速主义也。迅速主义为美国教育家哈佛大学校长爱烈哇脱氏所提倡，而实从事职业者所不可少之条件。讀曰速讀，作曰速作，写曰速写，画曰速画，算曰速算，不惟以正确为目的，苟同此正确尚須比較其經過時間之长短。授課时認此为目的之一种，而以适当方法养成之。有此素养，应用之于职业，大为利便。盖职业界之黄金時間，断不許有从容迁緩之余地，此为吾国向来所未注意，提倡职业教育者慎勿忽此。

五曰提倡职业教育应予以补习应用文言之机会也。国文国語英文語既規定之于正課矣，然职业所需或不止此。就余所調查，与普通社会交接，則馬來文、馬來語不可不知也。在荷属有以交际之需要而要求习荷文荷語者，苟其地一般社会盛行中国某种方言，而初至者不解，則势又不得不习此。南洋語言文字复杂极矣，一方固不能不确立标准而規定之于正課，一方又不能不为应用計。盖理論自理論，事实自事实，立标准所以希望将来之統一，謀应用所以供給現在之要求，不言职业教育則已，言职业教育，則职业上凡有所需，宜为之所。为之所奈何？惟有于正課外許其补习，如一校中願习某种文言滿若干人以上，为設某种文言补习科，于晚間或假期

行之，既不背教育之本旨，又易博社会之欢迎，所至有以此为問者，故陈鄙見于此。

第八，学校体育与卫生宜特别注意 南洋終年炎暑，久处其間者，筋力弛緩，腠理疏懈；每至日午，神昏思睡，影响于腦力体力上甚大。同此儿童，馬來种不及華产（据檳榔嶼英人所設学校 Free School 之校長語余，華童較馬來童十四岁以內无甚差异，以外則華童聰慧胜于馬來童）；同此華童，生于內国者优于僑生者（据泗水中華学校校長許君民一語余。以上兩例确否，极願教育家以实地試驗所得見教）；未始非气候特殊有以致之。各地教員往往語余，学生患头痛者甚多，尤为影响于学校儿童之一証。因此体育与卫生，不得不認为南洋教育上一重要問題。炎培于此愧乏專門之研究，姑就所見为之发端，願教育界諸君子引伸而討論之，实地試驗以解决之。

其一，普通体操宜注重也。普通体操之目的，在鍛炼体格，以治弛緩疏懈，实为对病良葯。時間非不加多，但須以短時間日日課之（見前第七条第一項）。或疑如此气候，行之是否相宜，則試觀美人治菲列賓，十分注重体育，成績几为东方冠，而未聞有流弊也。

其二，授課時間宜研究也。吾国学校授課時間，失之过长；教授材料，失之过多。食而不化，几成通病。处于南洋特殊气候之中，不惟影响于其課业，且将影响于其身体，尤非减少不可。各校授課時間，大都每日五时，間有每日七时以上者，宜研究一也。每节之长短，大都五十分钟，間有六十分者，应否采取欧美不等长制，精神健全时俾較长，疲乏时俾較短，宜研究二也。英属各校大都上下午分課。荷属間有并課于上午，而下午仅一时，或竟无課者。棉兰華商校長楊君季芬語余，最好仿荷校办法，午前七时起十一时止，午后无課，此須斟酌地方气候社会习惯，擇善而从，无可統一，

宜研究者三也。

其三，教室坐位宜限制也。所至各地，每有学生逾額。一教室至七八十人，三人并坐之課桌至四五人。来学者多，是好气象。但如是拥挤，平居已不能堪。况在学校課业之际，况在特殊气候之中，浚其心而伤其身，良非所忍。惟有請学董諸君設法相当之校舍，未有相当校舍时，只可如額限止。

其四，課桌制度宜注意也。每見幼年生坐高大之課桌，两足宕空，种种不适，大妨卫生，此理甚淺，当局必非不知。但或忽不加察，或限于經濟，要須从速設法，非可一日安也。間有加橫木于下以安足者較可。

其五，体罰宜廢止也。所見学校有行体罰者，体罰久經教育家公認為非宜，又早为吾国教育令所禁止。菲列宾同在南洋，絕對不許用体罰，而学风至善。尝見聚初等小学生三千人同时体操，不用教师，仅以一級长击鼓司令，而絲毫不乱，可見整飭秩序之道固別有在，而不系乎体罰也。

第九，宜調查南洋教材 現行教科书之不适用于南洋，人有同憾，所謂不适用者材料也。非先将南洋特別之材料，詳确調查，無論官府私家，举无下手处。荷屬教育研究會決議組織南洋教材調查部，分历史、地理、算術（度量衡及貨幣）、博物、商业、家事六科。每科設主任，由各校教員合力調查，不限于荷屬。此舉鄙意極贊成，願各地学校通信泗水學務總會，索取章程表式協力从事，即不为改編教科书計，为教員者固当調查社会状况以备教科之参考，且宜令学生分任調查，借資历练，实課外作业之絕好机会也。

第十，宜組織教育研究会与参观团 教育之进步无穷，一人之精神有限，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披沙可以得金，他山可以攻玉，是惟联合研究，彼此參觀。我有所得，可公之于人；我有所疑，可决之

于众。荷属教育研究会此次用正式會議制度，結果頗好。檳榔嶼有教育研究会，霹靂州教育会亦有組織教育研究会之規定，新加坡英屬學务总会尤热心提倡研究教育，鄙意以为合各埠組織固可，就一部組織亦可；会集研究固可，通信研究亦可。江苏省教育会拟有組織教育会研究教育方法，节录以供参考。

一、教育会各組織教育研究部，公推主任員二三人，专司发布問題，收集研究意見編輯刊布等事。

二、先由研究主任員酌定問題（每次以一題为宜），通告各小学校。由該校于此問題有关系者，本其平日之理想与实验分別答复。

問題举例（此不过略举大概，主任員尽可斟酌仿制，或将后开之一題化作數題亦可）。

初等小学习字教授，現用如何方法？是否用范本？用范本适宜否？現用何种范本？所用范本善否？

初等小学算术科教授現用如何方法？現用方法善否？善在何点？不善在何点？現用何种課本？所用課本善否？善在何点？不善在何点？課本外尚用他物否？

初等小学修身科应否用課本？应用或不应用，其理由如何？

初等小学游息时，宜用何种方法使之精神上得适宜之活潑。

小学校之訓練，依地方情形以用何种为宜？学校与家庭之聯絡有何良法？

三、各小学校得拟問題，送备主任員采擇；主任員亦得向各小学征取問題斟酌采用。

四、主任員將問題通告时，应定收受答案截止限期。

五、主任員于限期既滿，將所收答案或加入自己所拟之答案，取其同者或异者，按其条理編輯，务使便于循序研究。

六、由主任員定期通告各小學校于此問題有关系者(不問曾具答案者与否)赴会研究,此外有願赴会者听之。

七、开会研究时,应由主任員維持研究之秩序。

八、主任員或其他研究員,如于各校所开送之答案有欲加以貶詞者,宜隱其校名或人名。

九、研究时应記錄各員之言論。

十、研究之結果不宜用表決;如有两种以上之主張,由主任員并記于报告中。

十一、研究报告,应按期由主任員印刷或刊送各小學校。

若夫參觀团之举,祖国年来盛行一时,菲列宾职业教育与体育著名世界,祖国同志且不憚万里以来游,諸君子奈何近在肘腋而忽之。即論祖国教育,年来亦不无可觀。再退一步言之,同此南洋亦大有可以互勵之資料。今之世界,事事非閉戶伏案,抱几本陈腐册子可以有得。况教育为改革社会习俗,扶助国家富强,鞭策人群进化之大业乎?願教員諸君提議,願学董諸君贊成!此等事,如以美食养乳母,直接以肥乳母,实間接以肥嬰兒,学董諸君应乐为之任費也。

以上所陈,或为有識者所倡議于先,亦或为当局者所志而未逮。然真理所在,苟同不避。积誠所至,靡事不成。区区之忱,非第以报諸君子之殷勤,教育部之誨誘。誠欲吾南洋华侨教育猛进以赴不再之时机,作图强之导綫。既誰毀誰譽之自信,将知我罪我之惟人,但幸勿以为循例文章,不加垂察。彼此关系以此行始,非以此行終。远望南云,永綢高誼,倘因北雁,时惠德音。

(《教育杂志》第九卷第十一、十二号, 1917年 11、12月)

第十三节 勤工儉学和工学互助

留英儉学会意趣书

1912 年

去岁同人有留法儉学会之組織，入会而去法国者已六七十人；顾吾国习英文者至多，欲往英国而力量不充者，甚憾儉学会之不能发起于留英。几于时时有詢同人者，辄曰学费一年止需六百元，于法则能如此之廉矣，于英生活程度高，大約必不能耶！同人每热誠应之曰：欧美各国之生活程度大略相等也，無論至何国留学，皆可奢可儉，即英即德即美，苟寒士能办六百元一年者，皆可从容留学，无异儉学会人之能留于法矣。留法所以首先已設儉学会者，因吾同人之热心劝学者，于法适較多，且信法有数种学科理論較精于他国故也。倘有人平日蓄志欲別往他国，而又勉能担負年金六百元之數者，其实尽可毅然西行，彼中皆有我国之同学，能代为布置。聞者每欣然而去，經同人介紹至法国以外者，亦頗不乏人；然而大半則嫌非有組織如留法儉学会者則无一定之机关，可以直接要求，且于父兄作主願得妥人委托者，尤望有固定之团体，以免亲友輾轉介紹，或至不負招呼之責任。同人徇此意，因續設留英儉学会，其組織之方法与留法儉学会同者有十九，不同者仅十一。今試略叙儉学会之概要如下，使人透彻其性質与任务焉。

(一)儉学会之主旨，乃为人指导既节省又适当之旅行法及留

学法，希望自費留学西洋者日多，以补公費之不足。賅括言之，則曰其人能办二百至三百元之出洋川資，又能筹措每年六百元或略少于六百元之旅費者，即可由儉学会介紹至英国留学(留法亦可)；惟六百元之年金，并不必一次筹出，可分数期寄汇，亦非給儉学会为之包办，乃儉学会力任代为荐引布置，能保固其不逾此數。所有一切學費宿費等，皆請本人与学校及寓主等直接自相授受，蓄約之人，定可于六百元之數，更能微微节省；偶有年幼学生，父兄欲要求会中代為經營銀錢出入者亦可。

(二)儉学会并不能帮助入会人資費，亦不欲要求入会人報酬，所有儉学会事务所、补习科、招待員之開銷等，皆另由同人中有力者捐款支持，而入会人到达时之补习費、住居費、茶酒費、車馬費等，皆請本人自己出錢。会中所担之任务，則如应答訪問、筹备补习、留待出发、联結伴侶、指示衣裝、照料舟車、接引到达、保荐学校、介紹寓宿、收轉信件、扶助急難等等，凡可以免留学之困难者，会中务尽力焉。

(三)六百元一年之數，学生無論男女、学校無論大小，一概可以强足；因境地有差別、程度有高下，适亦各有其此省彼費之处，互得其平，故无所謂大校之或費于小校，或男校之不同于女校。

(四)儉学会并无在西洋有自行設立聚居若干华生之組織，因国人相聚一处，最为語言之妨害；故儉学会对于無論男女学生，其程度高而直接可以入学者，止为荐引相当之学校、代覓相宜之宿所，其程度不足、正需預备者，則荐引可以居宿之預科男校或預科女校，务使分居各校，以图語言进步之速。

(五)無論男女少长、程度若何，儉学会均願介之西行，即有字母未識、自願稍受困难，出洋以后，始在預科学校中学起者，力半功倍，似亦无所不可。特同人私意，若能在中国时，即熟知拼音讀法

及粗通文規條例，尤較得當；故同人于上海留英儉學會事務所附設補習科，專為初學者而設，以供出洋前一年半之預備。教法務求飛速，每月學費兩元、宿費五元。所以不設高等科者，一則會中經費不足，二則我國英文學校到處可得也。倘問在中國將語文與普通學習之既備，竟往直接入學，善乎否乎？則應之曰，自然大佳，但往西方預備耗費略大，而時間可減。

（六）留英儉學會與留法儉學會彼此相通，留英儉學會，暫設于上海四川路二擺渡橋下一百廿八號，留法儉學會，設于北京安定門內方家胡同。欲往英國或法國，兩處均可入會報名，惟補習科上海止有英文，北京止有法文。入會之法：（甲）在出洋半年前，即住居補習、預備功課。出洋有期，直在儉學會事務所動身。（乙）預先報名相約，俟有伴出洋時通知，于是集于上海或北京一同西行。

詳細未盡事宜，可隨時函知事務所，再三詢問，有問皆當縷答。

（《東方雜誌》第九卷第九號，1913年2月）

留法勤工儉學會（節錄）

1917年

（一）昔者李石曾齊竺山諸君之創設豆腐公司于巴黎也，設為以工兼學之制，試之有效，乃提倡儉學會。儉學會者，專持以儉求學之主義者也；而其中有并置于儉學之資者，乃兼工以濟學，其與豆腐公司諸君雖有偏重于學及偏重于工之殊，而其為工學兼營則一也。繼豆腐公司諸君而起者，有地浹泊人造絲廠諸君，人數漸增、範圍漸廣，于是李广安、張秀波、齊雲卿諸君，按實定名，而有勤工儉學會之組織。由此勤于工作而儉以求學之主義，益確實而昭彰矣。

李石曾君又有見于勤工儉學之舉由來已久，而其間著名之學者各具有复杂之历史，不朽之精神，类皆足以資吾人之則效而鼓吾人之兴会，爰采取而演述之，以为《勤工儉學傳》。月印一册，华法对照。俾讀者于修养德性之余，兼得研尋文字之益。其所演述，又不仅据事直书，而且于心迹醇疵之間，观察异同之点，悉以至新至正之宗旨疏通而証明之，使勤工儉學之本义，昭然揭日月而行，而不致有歧途之誤，意至善也。余既讀其所述樊克林、敷萊尔、卢梭諸傳，甚贊同之，因以所見述勤工儉學會之緣起及其主义以为之序。时民国四年(1915)十月三十日也。蔡元培

(二)勤工儉學會之性質与結合 可于會之說明中見之，节录于后。

宗旨 本会以“勤于工作、儉以求學、以进劳动者之智識”为宗旨。

會員 本会由同志結合而成，凡表同情于本会者皆为會員，會員之性質有二：

甲、以工求學者为实行會員；

乙、本身非以工求學，而贊成此意欲有所尽力者，为贊助會員。

会務 本会无一定之职务，亦无一定之会費，惟各人由力之所能以助本会之发展，或各人实力求學、或助導他人求學，或以书說之著述演講为傳達，或以經濟为傳達之資助，皆由會員隨時組織而实行之。

(三)勤工儉學會之成績与进行

甲、傳達 會中于民国四年春印《勤工儉學傳》，其时留法工界甚狹，每月仅数十分。民国六年，华工至法者日众，以数千計，遂由會中与华法教育会中华印字局協力刊行《华工杂志》，每月两期，每

次千册，分布于工界。此二者，皆以鼓吹工人求学为主旨。

乙、学校 民国五年，由会中与华法教育会商组华工学校于巴黎。入校者工界同志二十四人，皆以勤工之积储为求学之资斧；更有少数俭学会同志，抱以工求学之志願者，亦入此校。近由蠡县段子均、段秉鲁、段万庆、段宪武、馬如林，高阳李石曾、李广安、張秀波、齐連登諸君，創設保定各乡村勤工俭学会预备学校，其他在籌議中者尙多。

(四)勤工俭学会之經濟問題，略可分为二項：一曰赴法方法之比較，二曰經濟之計劃。

一、赴法方法之比較 法国招致华工、以数万計，赴法一节，已成普通之事实。勤工俭学会所希望者，則应招之人有求学之思想，有自修之知識，以得将来良好之結果。然于此外，会中更有一赴法特別之計劃，亦可行之于少数之人，即自备川資赴法，自覺相当工作，而不預定有年限之合同是也。茲将自費赴法、与应招赴法两者利益之比較列下：

(甲)应招赴法者可省往返川資，并得理裝費与安家費，共值四百元，此其利也；惟到法后之工作与工价、不能自擇其优者，每日得工价約两元，能否多于两元則不可必。

(乙)自費赴法者往返須自出四百元，惟到法后可自擇工作与工价之較优者，每日約可得工价三元、或仍可至四元。

二者比較，自費赴法者每日若多得一元，四五年即多得一千五百元左右；除去应用之川資，尙多一千元；此其利益之比較。至工作可以自擇，較為自由，亦一益也。

二、經濟之計劃 既有以上之比較，可知自費赴法之益較多；惟能自备旅費者其数极少，茲由会中指示以籌款之法如下，以期稍增其人数。

(甲)借款 旅費需用二百元，已如以上所云；若不能自籌此二百元者，可向朋友或机关借貸之，借貸時即與在國內之法國銀行支店接洽，將來到法後每月在法國本行交款若干，定於六個月或十個月內將二百元還清；法行收款後匯交在中國之支店轉付債主，其詳細辦法、另有他件言之。

(乙)保險 以將來所得之工資還所借之旅費，此法定可實行，惟萬一有因病與身故者不能還款，亦不可不設法補救，即保險是也。于未出國之先，即於保險公司中實行保險，每人須付之款不過十元左右。倘借款者身故，保險公司當以賠款交其債主，若有盈余，交死者之家族。如是借款之信用萬無一失也。

(丙)借款之支配 借款二百元之支配，大略如下：由天津至巴黎之火車與途中一切費用，約百三四十元，保險費約十元；下余五六十元為買衣物及內地旅費等用。

(丁)還款之預算 到法後每人每日工價至少可得二元或三元，每月除休息兩日、共作工二十八日，每月所得約六十元或八十元之譜；除去一切費用，可余二十元或四十元。若余二十元，所欠之債十月還清，若余四十元，則五月即可還清，若每日得工價四元，則三個月即可還清。平均計算，大約六個月內可還清矣。

(戊)還款後之經濟 到法數月後，工作熟習，工價可增，既經還款，所余皆為儲金；每月若儲四五十元，非為難事。作工四五年可得二千元，即或有因病或其他原因、未能得此數，以減半計之，其數亦尚不少。彼時或以之為入學校之資，可專心于學問者二年；或欲歸國、以之為資本從事農工，亦非小補，或願結合同志、合資營業，為公司與協社之組織，若得百人即為一二十萬元之資本，若得千人即為一二百萬元之資本，此非僅一人之利、亦社會實業之大舉也。

(五)勤工儉学会之学业問題 欲得勤工儉学完好之結果，在国内时即須有学业预备之机关。一則研究法文及其地之风俗，为求学之基础与交际之便利也，一則練習工艺以增其技能，并为到法后得优等工作之張本也。

欲实行以上二意，必有学校为之机关。就其程度年限、可分二級如下：

一、留法勤工儉学会初級预备学校 学期一年，学課为淺近之中法文普通知識与粗淺之工艺；所作之工艺既为練習，亦为补助学费。

二、留法勤工儉学会高級预备学校 学期二年或三年，学課与中学校程度略同，更加以法文与工艺教育，略似法国工艺实习学校之性質。此种学校組織較繁，可附属于他中学或实业学校中。

至到法后求学問題，亦可分为二端：

1. 夜課 日間作工，夜晚受課，或为淺近之补习，或为高等之演講，或专门之講授，巴黎此等組織既多且备，更有星期講習会与科学試驗所，皆为工界而設，可为勤工儉学会員所适用。惟初到法时恐語言尚未嫻熟，不能利用以上所举之組織，自須特設法文夜班，此华法教育会与勤工儉学会所当致力，亦已实行而有效者也。

2. 专校 从事数年工作之后，补习法文或科学知識已有基础，而經濟亦已儲积；彼时如欲以全力求学，可入专门学校。

(六)勤工儉学会之希望与結論 实业与教育之要，人皆知之，不待贅論。然其門类甚伙，当趋重于何項，吾人有一简单之結論曰：“多数人之实业与多数人之教育，乃其尤要者；勤工儉学会之組織正可助此事之实行，此所以对于此会有无穷之希望也”。今勤工儉学会仅行于一国，预备学校仅发端于一乡，非欲有所界划，惟事实之遇合耳。法人欢迎外工，法国生活簡易，故較他国为便。至預

各學校發端于保定鄉間，因其曾有多人赴法，成績已著，故教者易得其人，學者亦極踊躍故也。近聞美國有華工開禁之說，留美鄉人亦有工讀會之組織；許肇南君于江蘇有廣設工藝傳習所以招致華工之建議，四川同志亦有設勤工儉學會預備學校之計劃：此所聞見者雖不過數端，然擴而充之，則勤工儉學之事外而普及于世界，內而遍及于全國，亦意中事。是時也，多數人之實業與教育必均有可觀，此非僅中國一邦之利，抑亦世界之人以工與學協進人類文明之先聲乎！

（《教育公報》第四年第十三期，1917年
10月）

留美中國學生工讀會簡章

1917年

留美學生，數殆二千，其間以工佐讀者不少，然未有結成會社，以期可久可大者也，有之惟工讀會。初，癸丑，義師既生，湘贛兩粵諸省有司，希袁氏愚黔首風旨，擇學生之不合己意者，裁其公費。方是時，留學歐美日本之學生被撤者以百數，有志之士，不為是屈，則毅然謀自助。兩年以來，雖艱苦之備嘗乎，然力學如故也；而留美學生，更有勤學會之設立。勤學會者，即工讀會之化身也，成立兩周年而易今名。創之者為歐柏林三數學生，其首先熱心贊助者，厥惟意里諾大學留學生與歐柏林大學校董諸君，今則自美東以迄美西，无不有其會員矣。會之旨趣，有資者出財，無資者執役；通工易事，合力共作，以助來者之進德修業也。要之，提倡勤苦力學之風，是為本會之職志。

吾聞美國之首先許男女同學者，歐柏林大學也；其首先許黑人

同学者，亦欧柏林大学也。孔子曰：“有教无类。”是校有焉。茲則本其一視同仁之美意，而欢迎我国学生焉。吾聞欧柏林大学，实以文艺、音乐、神道諸科有声于时，若男若女之就学于此者約千八百人；毕业生之为教师与傳道者，殆居全数十分之七，盖是校本注重于养成为社会服务之人才也。柳子厚曰：“非以役人，乃役于人。”欧柏林之教旨有焉。同人实本是旨而成立是会。吾又聞此大学之成立也。实在于千八百三十三年；方是时，茅屋数椽，荒地百亩，学生之就学于是者并耕而食，盖来学者多苦学青年，求学須与治生并行也。故此大学之銘曰：“修学与作工”，本会即本此語而定其名称曰工讀会。同人等希望勤苦力学之风遍播于海外，則留学外国者将不限于富家之儿女，亦不限于受公费之学生，故声气应求，及于全美。同人等又希望勤苦力学之风遍播于海内，則茅屋数椽，荒地百頃，在中国且可得千数百区，且将有千数百大学于吾国，故嚶鳴求友，及于海内。并世賢达，倘不弃之而賜之教誨乎，則同人之所欣慕而願为执鞭者也。

一、定名 本会成立于民国三年八月十五日，名曰勤学会。五年八月十五日，改訂名称曰欧柏林中国学生工讀会。

二、宗旨 以半工半讀为助成学业之方法，以节省費用为推广留学之方法。

三、会所 本会設于奥州欧柏林城。

四、会员 凡中华民国国民，无论男女少长，若經本会二人以上之介紹，复經本会可决，皆得为本会会员。

五、会費 入会費一元，入会时繳交；常年費三元，分两期繳交。

六、本会应办事件約分下列数种：

(甲)介紹学生入校；

(乙)交涉酌减学费。欧柏林大学常愿尽其所能助我，如我国学生倘有私费资财不足，而志切向学者，可致书本会，本会可为向学校交涉，其学费可以全免或减半。

(丙)办理寄宿舍。本会现办寄宿舍一所，成效卓著；在内膳宿，其费用大可节省。

(一)膳费。每日三餐以简洁滋养为主，素食肉食均听其便，收费可较他处为廉。

(二)宿费。数人共住一房，每月宿费自一元至五元。复照本会议案，私费生之为本会会员者，皆以八折收入，其宿费在美国当为最廉之地。

(丁)作工。暑假或修业期间，我国学生常有向城内居民觅工以佐读者，而在本会之寄宿舍执役者，其膳宿费可略减或全免。

七、阅书报室。本会于寄宿舍前方设有阅书报室，搜集中国外国语之书报不少，皆由会员购赠；此室并可供自修之用。

八、体育游览。本会设有运动器械多种；会员于工业外，常结队往外游戏。

九、诚约。欧柏林大学管理规则，关于男女学生应守之诚约甚多，如不饮酒、不吸烟，亦其一也。本会诚约一如大学所规定。

(《东方杂志》第十四卷第四号，1917年4月)

蔡元培：国外勤工俭学会与国内工学互助团

1920年1月1日

我们理想的世界，就是全世界的人都能合于“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公则。尽所能便是工；不管他是劳力，是劳心，凡是有益于人

类的生存、文化的进步的都是。所需有两种：一是体魄上的需要，如衣、食、住等是。一是精神上的需要，如学术是。现在有一部分的人，完全不作工；有一部分的人，作了不正当的工；所以正当的工人，不能不特别劳苦，延长他工作时间。而且除了正当的工人以外，都是靠着特殊的势力，把人类所需的，逾量攫取，逾量的消耗。所以正当的工人，要取所需，常恐不足。就是体魄上的需要勉强得到了，精神上的需要或者一点都没有。这不是文化的大障碍么？我们要除去这个障碍，就要先来实行工学并进的生活。

我的朋友李石曾君在法国时，曾同豆腐公司的几位工人，发起一个勤工俭学会，每月印一篇《勤工俭学传》，我也作过一首序。那时候，世界大战没有结束，法国的工厂很要工人。俭学会的学生，因为家款汇不到，也加上了勤工的性质，到工厂去作工，试验得也很有成效。所以李君回国后，约集同志，又设了几处勤工俭学的预备学校，招中学毕业生，给他预备法语同工艺上的知识，一年毕业。毕业后送到法国去，很受法国工厂的欢迎。后来得了一个消息，说他们还有五百多工作的学生，可以安插，兼且与邮船公司商定，这五百学生的船票，可以减价。从此各地方苦学生，都想出去。好多是没有预备过的，到了那边，或是脑力太弱，或是法语太浅，或是工艺上知识太缺乏，一时没有适宜的工作，或在法国预备，或别要筹学费，改为纯粹的俭学生，不免生出困难。所以那边又来了几个电报，说是送去的学生，要体力相当与预备恰好的，才是稳妥。因而华法教育会重订了勤工俭学生预备赴法章程几条：

(一) 凡勤工俭学生愿赴法者，须在中国华法教育会所立之预备学校至少肄业一年。

(二) 在各预备学校肄业一年以上之学生，其毕业试验时，各种

科目及格，且曾在工厂实习者，須在北京或上海由本会医生檢驗身体，是否可以工作。檢驗合格者，得向本会报名赴法。

(三)报名时，須繳整裝費、川費及到法后度日費用等，共銀六百元。

这种条件，都是从新得的經驗上发生，是不得不然。但是照这种情形看来，留法的勤工儉学生，無論如何尽力擴張，那人数总有限的。(一)因法国工厂不能无限的收容。(二)因一年預备，与六百元的費，也不是人人能出，不能不想出弥补此缺陷的方法。

到法国后，可以半工半学，难道在中国不能这样办么？少年中国学会的王光祈君又想了一个“工讀互助团”的办法(我的意思，想提議改讀字为学字)，在北京已經組織了三处。他的优点是：(一)所作都是小工，可以自由支配，不必仰仗工厂。(二)每人每日作工四时，有許多時間可以求学。(三)設在学校左近，可以到校听讲。不能到校的，专請教員来讲。(四)收入的，消費的，都由团体支配，各人于工作求学以外，不必分心，全凭自己的力量，用极少經費、极簡的方法，可以尽作工的责任，达求学的志願，实行互助的主义。这种便宜的事，恐寻不到第二件啊！我希望全国的苦学生，都在各地方組織起来。我希望全国作工的人，也能用这种方法，达他工余求学的目的。我希望全国有力的人，助成学生工人，組織这种团体。

自发明这个組織以后，可以到外国去的就用勤工儉学会办法；不能到外国去的就用工学互助团办法。劳动神圣，教育普及，真是“取之左右逢其源”了。

(新潮社編：《蔡子民先生言行录》，1920年版，第174—178頁)

工讀互助團募款啟事

1920 年 1 月

做工的穷人沒有力量讀書、受教育，这不是民智发达上一种缺憾么？讀書的人不能做工，教育越发达，沒有职业的流氓越多，这不是教育界一种危机么？占全国半数的女子不讀書，不做工，这不是国民的智力及生产力一种大大的損失么？父兄养子弟，子弟靠父兄，这种“寄生的生活”，不但做子弟的有精神上的痛苦，在这財政紧急的时代，做父兄的也受不了这种經濟上的重累。同人等因此种种理由，特組織“工讀互助团”，来帮助北京的青年，实行半工半讀主义，庶几可以达教育和职业合一的理想。倘然試办有效，可以推行全国，不但可以救济教育界和經濟界的危机，并且可以免得新思想的青年和旧思想的家庭发生許多无謂的冲突。照眼前試办的預算，需費不过千元。凡贊成此举者，請量力捐助为荷。

（《新青年》第七卷第二号，1920 年 1 月）

工讀互助团簡章

1920 年 1 月

- （一）宗旨：本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讀。
- （二）团員：凡志願入本团者，須团員一人之介紹，經全体团員認可，得为本团团員。
- （三）服务：团員每日每人必須作工四小时。若生活費用不能支持，得临时由团員公議加增作工鐘点。厨中事务及打扫院宇，由团員輪流担任。

(四)权利：团员生活必需之衣、食、住，由团体供给。

团员所需之教育费、医药费、书籍费，由团体供给，惟书籍系归团体公有。

(五)工作种类：暂分九种：

- | | |
|---------|------------|
| (1)石印 | (6)贩卖商品及书报 |
| (2)素菜食堂 | (7)装订书报 |
| (3)洗衣服 | (8)制墨汁及蓝墨水 |
| (4)制浆糊 | (9)其他 |
| (5)印信箋 | |

(六)工作所得：归团体公有。

(七)设备：设书报室及音乐室。

(八)组织：由全体团员组织团员会，选举事务员，并讨论团中重要事务，及审查新入团员。

事务员设总会计一人，管理全团银钱出入事务；会计若干人，分管各组会计事务。

设庶务二人，管理全团买卖及一切杂务。

事务员每月末日选举一次，得连任一次。

组织细则，另行规定。

(九)規約：凡团员有怠于作工情事，由团员会提出警告，经继续三次警告，仍不努力尽职，即令其出团。

(十)出团：团员得自由退出团体，惟须提出理由书。

(十一)附則：凡团员不能入校听讲者，得由本团聘请教员，每日教授二钟，若程度不齐，得适用单级教授制。

本团预算及工作分配方法，另有细章。

本团简章，得由团员会随时增改。

报名期限，以额满为止，俟经费充足时，再为推广。

凡報名願入本團者，請注明願在本團何組工作。

(《新青年》第七卷第二號，1920年1月)

革命長輩談勤工儉學(節錄)

吳玉章同志談勤工儉學

一九一二年……四月間我到了北京，李石曾、蔡元培在倡辦留法儉學會，我也參加了。同時我要到四川去進行調和重慶、成都兩個政府合併的工作，並宣傳留法儉學的好處，想組織一些貧苦有志的知識青年到法國去學習。因此四川也成立了留法儉學會。當時即有一批學生到了法國。

到一九一三年，在上海、南京及贛、皖、西南各省反對袁世凱的戰爭失敗後，我就到了法國。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由於戰爭，法國很缺乏勞動力，曾到中國來招募“華工”，於是我們就辦了一個勤工儉學會，同時和法國人士一起成立了一個“華法教育會”(中國會長為蔡元培)，來進行各項教育工作，想用勤工儉學的办法，吸收一批貧苦有志的青年到法國留學。一九一五年冬，袁世凱稱帝，雲南及西南各省起義討袁，一九一六年六月袁世凱病歿，南北和議成，組織新政府，任命蔡元培為北京大學校長，我同蔡元培、李石曾等回到北京，同時還在北京辦了留法儉學和勤工儉學的預備學校。

到了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這時馬克思列寧主義由日本傳到了中國，在歐洲，馬克思列寧主義也傳到了法國，當時，李大釗、毛澤東等同志都在北京大學，李大釗等同志就開始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

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后，李石曾等人就大宣傳“公理战胜强权”，美国威尔逊发表十四条和平提綱，主張民族自决，反对武力压迫，并声言要在和平大会中帮助中国取消日本与袁世凱簽訂的二十一条亡国条約，当时影响很大。一九一九年世界和平會議，在凡尔賽开会，美国总统威尔逊也口头上說要帮助中国，許多人对于和会抱着很大希望，但結果相反，和会不仅沒有帮助中国人民取消二十一条卖国条約，反而承認了这个条約。因此，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憤怒，在法国勤工儉学的进步学生，就包圍了参加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反对在和約上签字，在国内，同时也掀起了“五四”运动。

当时在法国的勤工儉学的許多革命同志，以四川和湖南去的人最多，尤其是湖南的多。后来并且在巴黎成立了“青年团”。当时勤工儉学会里也有以吳稚暉等为首的反动派，于是勤工儉学会内部就分化了。展开了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吳稚暉、褚民誼等人的无政府主义者，把持“华法教育会”和里昂大学，排斥革命的同志，頑固地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阶级斗争，反对苏联。另一部分是革命的同志，他們和这些无政府主义者进行坚决的斗争。

留法勤工儉学会起初也还是好的，也起了一些作用，培养了不少革命干部，其中許多同志，如周恩来同志、邓小平同志等，都是我們党和国家的领导骨干。但是无政府主义者在勤工儉学会内也为害不淺。因此，談到那时的留法勤工儉学会，必須批判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者不承認阶级斗争，并标榜不问政治，实际上他們如吳稚暉、張繼、汪精卫、褚民誼等，就成为反动統治者的帮凶或卖国賊。

（《中国青年》，1958年第5期）

第七章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 几种教育思想

第一节 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 改良主义教育思想

馮桂芬：改科举議

咸丰十一年(1861)

昔年侍飲先師林文忠公署，客或曰，“時文取士，所取非所用。”坐有龙岩饒孝廉廷襄，夙有狂名，公故人也，已被酒，謾曰：“君為明祖所給矣。明祖以梟雄陰鷙猜忌馭天下，懼天下瑰偉絕特之士起而與為難，以為經義詩賦，皆將借徑于讀書稽古，不啻傅虎以翼，終且不可制。求一途可以禁錮生人之心思材力，不能復為讀書稽古有用之學者，莫善于時文，故毅然用之。其事為孔孟明理載道之事，其術為唐宗英雄入彀之術，其心為始皇焚書坑儒之心，抑之以點名搜索防弊之法，以折其廉耻，揚之以鹿鳴瑯林优异之典，以生其歆羨，三年一科，今科失而來科可得，一科復一科，轉瞬而其人已老，不能為我患，而明祖之願畢矣。意在敗壞天下之人才，非欲造就天下之人才。君為此論，明祖得毋胡盧地下乎！”

于是文忠舉杯相屬曰：“奇論，宜浮一大白。君狂恣果如昔。”一笑而罷。余小冠未坐，不敢置一詞，退而思之，洪武中嘗停科目十年，繼又與吏員荐舉并用，如典史擢都御史，秀才擢尚書，監生擢布

敗使，登進之优殆過之。其專用科目，在隆庆以後，固知孝廉非正論也。且有明國初之時文，未嘗不根柢經史，胎息唐宋古文，程墨有程，中式有式，非可鹵莽為之。嘉、道以降，漸不如前，至近二三十年来遂若探籌然，極工不必得，極拙不必失，繆種流傳，非一朝一夕之故，斷不可復以之取士。勞變變通，此其時矣。

曠覽前古，取士之法屢變，而得人輩出，莫能軒輊。論者謂孟圓則水圓，孟方則水方，任以何法取之，所得不外此若而人。柳宗元《送崔子符舉詩序》曰：“惟其所尚，又舉移而從之。”可謂通論。何以言之？蓋以考試取士，不過別其聰明智巧之高下而已。所試者經義，聰明智巧即用之經義，所試者詞賦，聰明智巧即用之詞賦，故法異而所得仍同，然所試之事太易，則聰明智巧之高下不甚可辨。考八股始于王安石令呂惠卿、王雱所撰熙寧大義式。元祐間，中書省即言工拙不相遠，難以考試，蓋言太易也。至今日之時文而易更極矣。

顧氏炎武謂科場之法，欲其難不欲其易，誠哉是言。蓋難則能否可以自知，中材以下有度德量力之心，不能不知難而退，而說幸之人少矣。難則工拙可以眾著，中材以上有實至名歸之效，益顯其因難見巧，而奮勉之人多矣。且也，多一攻苦之時，即少一荒嬉游冶之時，多一鍵戶之人，即少一營求奔競之人，文風振焉，而士習亦端焉。而司衡校者，優劣易以識別，不致朱碧之迷离，高下難以任心，無敢黑白之顛倒，亦難之效也。

至于所謂難者，要不外功令中之經解、古學、策問三者而已。宜以經解為第一場，經學為主。凡考據在三代上者皆是，而小學算學附焉。經學宜先漢而後宋，無他，宋空而漢實，宋易而漢難也。以策論為第二場，史學為主。凡考據在三代下者皆是。以古學為第三場，散文駢體文賦各體詩各一首（注：宋高宗立博學宏詞科，凡十二題，制、誥、詔、表、露、布、檄、箴、銘、贊、頌、序，雜出六題，分為三

場，每場体制一古一今）。

三場各一主考而分校之，蓋合校則有所偏重，其弊必至以一藝之优劣为去取，不如分校之善。宜令科甲出身七品以上之京官，每場各舉堪任考官同考官者三人，交軍機進呈，發部匯為一冊，以得保之多少為先後，屆期部擬前列而異籍者十人听簡，多擬以備簡，以絕流弊，不擬者勿簡，以示大公，局試事宜，一如旧制，惟体制既多，懷挾無益，搜檢可視旧加嚴，搜出者焚之逐之，而不與罰。三場各編各号，分送三考官，各視原額倍中，送監臨官，核其三优者作為舉人，兩优者作為副貢，一优者从其廩增附之旧，而作為廩貢增貢附貢，次科副貢得一优廩增附貢得兩优，皆准遞升，不論經策古學一体并計，蓋專精與兼長亦足相抵也。

會試一切如鄉試法，而以三优者為貢士，兩优一优為副榜，如中正榜卷錄之法，下科准并計。殿試亦分三場，而刪復試朝考，仍得相准，惟減其篇數，令窮日之力足辦。欽派讀卷官三人，各分去取，部臣匯核，首列三优，次列兩优一优。皆以經策古三者間列，周而復始，即為長榜，分三甲進呈欽定，臚傳授職如旧儀。至學政令大小京官，舉三事兼長者為之，亦不論省分官職之大小。童生縣府試三場，不復試，以歸簡易。學政試三場，皆分取倍原額，提調匯校，以三优者為附生，兩优一优為份生，仍籍之。與下屆并計。

生員則于新章初試后，即序三优兩优一优造冊，以后歷試，皆并計优之多少，隨試而變。又與山長保优冊參互定冊，學政主之。惟山長不保优者不與貢，遇有拔优恩歲貢及廩增闕，皆按冊序補。拔优恩歲貢考試皆省之，經歲科十試，各从其廩增附之旧，而作為廩監增監附監，准出學。其捐貢捐監一概停止，生童游京師者，令寄大宛應試，一如原籍，以人數定額，生員許并計原資，咨回原籍者亦如之。

凡同學天下學校書院皆用三事并試，通籍后不得再試，國家進賢，將以治國安民，而求之文字中，只以儔人无从識別，為此不得已之法，登諸朝矣，試以事矣，方將磨厲以經世之具，而猶令其留恋占畢何為者。夫侍宴賦詩，賞花釣魚，从容文雅，猶是虞廷莊歌之意。至京朝官而命題局試，古之所无，二三品之官，五六十之年，繫眼鏡習楷書，甚无謂也。自散館大考試，差御史軍機中書學政等試，可一切停罷矣。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第一冊，神州國光社 1953 年版，第 19—22 頁）

馮桂芬：采西學議

咸豐十一年(1861)

傳稱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孔安國曰：“九洲之志謂之九丘。”《詩》列十五國之風。康成譜序云：“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旁行以觀之。”孔子作《春秋》，有取于百二十國寶書。伊古儒者未有不博古而兼通今，綜上下縱橫以為學者也。顧今之天下非三代之天下比矣。《周髀算經》有四極四和，與半年為昼、半年為夜等說，後人不得其解。《周禮》“職方”疏：神農以上有大九州；後世德薄，止治神州，神州者東南一州也。

騶衍談天：中國名曰赤縣神州，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當時疑為荒唐之言。顧氏炎武不知西海，夫西洋即西海，彼時已習于人口；《職方外紀》等書已入中國，顧氏或未見，或見而不信，皆未可知。今則地球九萬里，莫非舟車所通，人力所到，《周髀》《禮》疏騶衍所稱，一一實其地。據西人輿圖所列，不下百國，此百國中經譯

之書，惟明末意大利及英吉利兩國，書凡數十種。其述耶穌教者，率猥鄙無足道。此外如算學、重學、視學、光學、化學等，皆得格物至理。輿地書各列百國山川阨塞風土物產，多中人所不及。

昔鄭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子產能舉晉國實沈台駘之故，列國猶有其人，可以中華大一統之邦而無之乎？亦學士之羞也。今之習于夷者曰通事，其人率皆市井佻達，游閑不齒鄉里，無所得衣食者始爲之；其質魯，其識淺，其心術又鄙，聲色貨利之外不知其他；且其能不過略通夷語，間識夷字，僅知貨目數名與俚淺文理而已，安望其留心學問乎？惟彼亦不足于若輩，特設義學，招貧苦童稚，兼習中外文字；不知村童沾豎穎悟者絕少（注：余嘗于吾乡村塾又塾中物色異敏之士，數十年無所得），而又漸染于夷場習氣，故所得仍与若輩等。

今欲采西學，宜于廣東、上海設一翻譯公所，選近郡十五歲以下穎悟文章，倍其廩餼，住院肄業，聘西人課以諸國語言文字，又聘內地名師，課以經史等學，兼習算學（注：一切西學皆從算學出，西人十歲外無人不學算，今欲采西學，自不可不學算，或師西人，或師內地人之知算者俱可）。聞英華書院、墨海書院藏書甚多，又俄夷道光二十七年所進書千餘種，存方略館，宜發院擇其有理者譯之。由是而歷算之術，而格致之理，而制器尚象之法，兼綜條貫，輪船火器之外，正非一端。如歷法從古無數十年不變之理，今時究以乾隆甲子爲元，承用已逾百年，漸多差忒；甲辰修改，墨守西人舊法，進退其數，不足依據，必求所以正之。

聞西人現用地動新術，與天行密合，是可資以授時。又如河工前造百龍搜沙之器，以無效而輟，聞西人海港刷沙，其法甚捷（注：法用千匹馬大火輪置船旁，可上可下；于潮退時，下其輪使附于沙而轉之，沙四飛隨潮而去。凡通潮之地皆宜之。黃河水性湍急，更

无处不宜；自下流迤邐而上，积日累月，鏖而不舍，虽欲复“由地中行”之旧不难。此不特黄河可用，北河亦可用，即南运河徒阳等处亦可用。且东南水利久不治，数日之霖积月不退，宜于通潮各海口如法浚之，使下流迅駛，则上流虽不浚，而自有一落千丈强之势，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是可資以行水。又如农具織具，百工所需，多用机輪；用力少而成功多，是可資以治生。其他凡有益于国計民生者皆是，奇技淫巧不与焉。三年之后，諸文童于諸国书应口成誦者許补本学諸生，如有神明变化，能实見之行事者由通商大臣請賞給举人，如前議。中国多秀民，必有出于夷而轉胜于夷者，誠今日論学一要务矣。

夫學問者經濟所从出也，太史公論治曰：“法后王。”（注：本荀子）为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議卑而易行也。愚以为在今日又宜曰：“鉴諸国。”諸国同时并域，独能自致富强，岂非相类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較著者。如以中国之倫常名教为原本，輔以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

且也通市二十年来，彼曾之习我語言文字者甚多；其尤者能讀我經史，于我朝章、吏治、輿地、民情，类能言之；而我都护以下之于彼国則懵然无所知，相形之下，能无愧乎？于是乎不得不寄耳目于蠢愚謬妄之通事，詞气輕重緩急，輾轉傳述，失其本旨，几何不以小嫌酿大衅！

夫馭夷为今天下第一要政，乃以樞紐付之若輩，无怪彼己之不知，情伪之不識，議和議战，汔不得其要領，此国家之隱忧也。此議行則习其語言文字者必多，多則必有正人君子通达治体者出其中；然后得其要領而馭之（注：《地理全志》作于癸丑年，书中于日本国，記其欺侮亚墨利加触石漁船，时思报复；于安南国极恶其護防之严、催稅之重；于緬甸国亦有胥吏横征之怨。未几日本、安南皆有

兵端，可見彼國書不可不觀。若能知其未譯之書，所得必倍多）。綏靖邊陲，道又在是。如謂六合之內論而不議，封故見而限咫聞，恐古博物君子必不尔也。

（中国近代史資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一册，神州國光社 1953 年版，第 26—28 頁）

鄭觀應：考 試

光緒十年(1884)

上

泰西取士之法，設有數科，无不先通文理算學，而后听其所好，各专一藝。武重于文，水師又重于陸路，考試之法，虽王子國戚，亦等齊民，如欲為將帥者，必先入武備院、韜略館讀書，兼習天球、地輿、測星諸學，期滿由現任水陸提督偕大臣親到學院與掌政鑑定，考取一等者，即編入行伍，授以把總、千總之職，次第而升，以資历练，文件自理，槍炮自發，虽至賤至粗之事，亦不憚辛勞而嘗試之。及功成名就，致仕閑居，犹不廢立說著書以傳後世，即礦師醫士，必須精于格物，通于化學，訟師尤須明律例，考取文凭，方准用世。

無論一材一藝，总期实事求是，坐而言者，即可起而行。而中國文士，专上制藝，即本國之風土人情，兵刑錢谷等事，亦非素習，功令所在，士之工于此者得第，不工于此者即不得第，虽豪傑之士，亦不得不以有用之心力，消磨无用之時文。即字字之精工，句句純熟，試問能以之安國家乎？不能也。能以之怀柔遠人乎？不能也。一旦業成而仕，則又盡弃其所學。嗚呼！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天下之无謂，至斯極矣。

朝廷亦知其不可深恃，屢詔中外大臣，保舉人材，然所謂大臣

者，分高位崇，与下民隔絕，虽有奇杰异能之士，安得而知，何从而友？日夕所接者，下僚狎客而已，僚客未必有才也。所习者私亲密友而已，亲友未必有才也。不得已而应詔，亦惟举一二有交之显宦，或庸懦无能之辈以塞責而已，何曾保一岩穴隱遁之真才哉！以中国天下之大，人文之盛，何在无才，或湮沒不彰，或名山終老，苟科名蹭蹬，則不得一伸其志者，皆科目害之耳。

如不能复古制，选材于学校，拟請分立两科，以广登进，一考經史以覘学識，二策时事以征抱負，三判例案以观吏治。首科既毕，挂牌招考四学，一、試格致、化学、电学、重学、矿学新法，西学虽多，以上数种，是当今最要者。二、試暢发天文、精蘊、五洲、地輿、水陆形势，知天文者必知算学。三、試内外医科配葯及农家植物新法，該考官須素精其艺，系大书院出身，有執照为凭者，方准奏派。取中之卷，皆呈主試者鉴定，論其艺而不論其文，量其才而不拘資格，精其选而不必定額數。即使制艺为祖宗成法，未便更張，亦須令于制艺之外，习一有用之学，或天文，或地理，或算学，或富强之事，苟能精通制艺，虽不甚佳，亦必取中。如制艺之外，一无所长，虽文字极优，亦置孙山之外，如此变通推广，或亦轉移世运之一端乎？并令内外臣工，博訪周咨，下僚中如有异才大器，堪任将相者，立行表荐，聘岩穴之隱逸，举幕府之宾僚，參行古征辟荐举之法，得其人則荐主同膺懋賞，或怀私濫保，則举主坐罪，斯不敢徇情面，植党援，应故事矣。武生向以騎射技勇見长，而世之习武者，武經一卷，尚屬茫然，一旦迎敌出师，何恃不恐？咸、同間建立大功，并无武科中人，所习非用，其明征已。如不能学西法，选材于武备学堂，亦当力就新法。今战守之事，借以出奇制胜者，不外乎水师火器，似宜于武科中列三等以考試之。一試能明战守之宜，应变之方，深知地理險阻設伏应敌者。二試能施火器，命中及远，駕駛战船，深知水道

者。三試制造機器，建築營壘炮台，善造戰守攻諸具者。須奏派精于制造之機器師，熟識駕駛，能施火器，是船政學堂出身之水師提督，會同督撫考取，庶得真才，否則有名無實，為外人笑也。一經拔擢，令入武備院、藝術院再行肄業，優給俸祿，武備院以收才力勇智之士，藝術院以收聰明技巧之才，惟必須讀書明理，文字清通，方能入選，且特降明諭，俾以後文武并重，不得歧視，庶多士向風，可得干城之選矣。

雖然，切時之學，不可不習而知也，出類之才，不能不成而教也。既于文武歲科外另立一科，專考西學，先令各直省建設西學書院，遴選精通泰西之天文、地理、農政、船政、算化、格致、醫學之類，及各國輿圖、言語、文字、政事、律例者數人，為之教習，或即以出洋官學生之學成返國者當之。其學徒選自十五歲以上二十歲以下已通中外文理者，就其性之所近，專習一藝，以三年為期。其膏火經費，仿上海龍門書院章程，官為籌備。按月出題課試，所出之題，務須有裨時務，如鐵路之事、輪船之事、礦務之事、郵政之事，以及機器、商務、紡織、銀行、格致、政事、農學、醫學、錢法、鈔法、測量、測候、地理、地輿、博物院、賽珍會、息兵會、派員游歷、使臣出洋，與夫各國風土人情，文學武備，皆可出題，令諸生詳究利弊，擇其文之佳者，登諸日報，以廣流傳。其歷考上中等者，咨送院試，考取後名曰藝生，俟大比之年，咨送京都大學堂錄科。

查各國京師，俱有大學堂，各精一藝，各專一業者，非比我國同文館教習，只通算學、天文、地理、各國語言文字而已。或謂同文館如外國小中學塾，非大學堂也。嘗考日本自其王公大臣出洋游歷，返國後，即廣設大小學堂。據日報云，現計其能當管駕輪船機器武備各員者，每業約有數千人，通化學礦學制造機器者，每業亦有數百人，我中國人民土地十倍于日本，而所設西學堂所育人材，尚未

及其半，恐他日海軍有事，人材不足耳。准其一休鄉試會試，其有獨出心裁，能造各種汽機物件及有著作，准其隨場呈馳，并許先指明所長何藝，以凭命題考試，此于文武正科外，特設專科以考西學，可與科目并行不悖，而又不以洋學變科目之名，仍無碍于祖宗成法也。

且我朝有翻譯生員舉人進士翰林，異試異榜，與正科諸士同賜出身，援例立科，必無扞格，又何不可于正科之外，添一藝科乎？至于肄業之高材生，有願出洋者，則給以經費，赴外國之大書院、武備院，分門學習，拔置前列，回國後，即授以官僚，給薪資以昭激勸。昔曾文正奏派幼童出洋學習，意美法良，特稚齒髫年，血氣未定，沾染習氣，乖僻性成，甚至有從教忘親，不願回國者，則就學諸生，于中學毫無所得故也。全數遣回，甚為可惜，既已肄業八九年，算學文理俱佳，當時應擇其品學兼優者，分別入大學堂，各習一藝，不過加四年工夫，必有可觀，何至淺嘗輒止，貽譏中外。

日本肄業英、德、美、俄之學生，至今尚絡繹不絕。欲救其弊，宜選肄業生之通古今識大体者，始遣出洋，或由各省學所錄文武各生，擇其留心時務，年在二十左右者。過稚則氣質易染，過長則口音難調，厚給資裝，出洋學習，如此分途資遣，庶事理通达，而各有成材，身列膠庠，而咸知自愛，功崇業廣，體立用行，曾文正作育之苦心，不致因噎而廢食，諸生之數奇不第者，亦得別出一途以自效。歸后願就職者聽，願就科舉者亦聽，他日奇才碩彥，應運而生，天地無棄材，國家亦永無外患，斯萬變之權輿，及今為之，未為晚也。

下

或謂取士之法，上篇論文武科外另立一科，專攻西學，恐未必能興，正科并重，仍糜費而無实效，如能變通，廣科目以萃人材，則

天下之上，皆肆力于有用之学矣。

然考試之法將若何？竊謂中国自州县省会京师，各有学宮、书院，莫若仍其制而扩充之，仿照泰西程式，稍为变通，文武各分大小三等，設于各州县者为小学，設于各府省会为中学，設于京师者为大学。凡文学分其目为六科，一为文学科，凡詩文、詞賦、章奏、牋启之类皆属焉。一为政事科，凡吏治、兵刑、錢谷之类皆属焉。一为言語科，凡各国言語文字、律例、公法、条約、交涉、聘問之类皆属焉。一为格致科，凡声学、光学、电学、化学之类皆属焉。一为艺学科，凡天文、地理、測算、制造之类皆属焉。一为杂学科，凡商务、开矿、稅則、农政、医学之类皆属焉。凡武学分其目为两科，一曰陆军科，凡枪炮、利器、兵律、营制、山川險要及陆战攻守各法皆属焉。一曰海军科，凡測量、測星、风濤、气候、海道沙礁、駕駛及海战攻守各法皆属焉。

每科必分数班，岁加甄別，以为升科，延聘精通中西之学者为学中教习，詳訂課程，三年則拔其尤者，由小学而升中学，又三年拔其尤者，由中学而升大学，然后分別任使进用之阶，文武一律无所輕重。各乡亦分設家塾、公塾，無論貧富，皆可讀書习艺，即不入小学肄业者，逢小学甄別之期，亦須赴試，必先由小学考取有名，三年后始准預試。入学之始，必令于文武各科各擇一科，专其心志，一其趋向。至于登进之階級，如秀才、举人、进士、翰林之类，一仍旧称，三年一試，由朝廷命該省督撫、水陆提督，会同大书院掌教校閱，广其額，精其选，一返从前空疏无补之积习，如此变通办理，約而計之，有数善焉。

从前各州县学官，仅拥虛名，几同贅疣，若由各省督撫改擇通中西实学者以为教习，且有已成之学宮、书院，可以居住，无須另筹經費，另行建筑，一轉移間，通国即可举行，一善也。

各分各科，人得以就其質之所近，专习一业，或大成，或小就，皆得蔚然兴起，为国家有用之材，二善也。

学中甄別以三年为程，士之学問淺深，平时同业諸生共聞共見，期滿考試，或优或絀，参考三年之学业，可得其詳，其取人又不凭一日之短长，怀才者有必得之权，廢学者无侥幸之望，考核明而人才出矣，三善也。

西法各种，西人借以富强，已收实效，皆有程式，我步趋其后，較易見功，西文譯作中文，以西学化为中学，不及十年，中国人材，无难与泰西相頡頏，四善也。

一科有一科之用，任使务尽其所长，一人有一人之能，驅策必久于其任，将見士气振作，人材奋兴，以之制物則物精，以之制器則器利，以之治国則国富，以之治兵則兵强，以之取財則財足，以之經商則商旺，政无不理，事无不举，五善也。

易曰：“穷則变，变則通，通則久。”千古无不敝之政，亦无不变之法，中国文試而不廢时文，武試而不廢弓矢，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平日之所用已与当日之所学迥殊矣，及至外患循生，内忧迭起，又举平日之所用者，而一无所用焉，以一人之身，而終身三变，精乎不精乎？幼学壮行之謂何！而国家犹勉策驚駘，期以千里，株守成法，不思变通，以此而言富强，是欲南轅而北轍耳，其何裨乎！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一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49—55頁）

郑觀应：学 校

光緒十八年(1892)

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古者家有塾，党有

庠，州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視离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达，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而又教以弦誦，舒其性情，故其時博學者多，成材者衆也。比及後世學校之制廢，人各延師以課其子弟，勞民之無力者，荒嬉頹廢，目不識丁，竟罔知天地古今為何物，而蔑倫悖理之事，因之層出不窮，此皆學校不講之故也。

今泰西各國猶有古風，其學校規制大略相同，而德國尤為明備，學之大小，各有次第，鄉塾散置民間，由貧家子弟而設，由地方官集資經理，無論貴賤，男女自五歲後皆須入學，不入學者，罪其父母。卽下至聾瞽瘡啞殘疾之人，亦莫不有學，使習一藝以自養其天刑之軀，立學之法，可謂無微不至矣。

初訓以幼學，間附數學入門、本國地理等書，生徒百數以內者，一師訓之，百數以外至千數，則分數班，每班必有一師，此班學滿，乃遷彼班，依次遞升，不容躐等。察其貧者免出修脯，稍贍者半之，郡院學者之修脯，亦不過一錢，至半元而止。院中生徒，亦分數班，班有專師，有專教算學之師，有專教格物之師，有專教理學、重學、史鑑、地輿、繪畫、各國語言文字之師，期滿考列上等，則各就其藝能，或入實學院，或入技藝院。其實學分上下兩院，皆以實學為主。約分十三班，初入院在末班，每班留學一年，閱十三年遍歷諸班，方能出院。上院考出，入大學院，免三年軍籍，下院雖列首班，仍充軍籍，三年可入技藝等院。大學之掌教，必名望出眾，才識兼優者，方膺此任。院中書籍圖畫儀器，無一不備。

一經學、二法學、三智學、四醫學。經學者，教中之學，卽是耶穌、天主之類；法學者，考古今政事利弊異同，及奉使外國，修辭通商，有關於國例之事；智學者，格物性理文字語言之類；醫學者，統核全身內外諸部位，經絡表里功用病源，制配藥品，胎產接生諸法。

技艺院者，汽机、电报、采矿、陶冶、制炼、織造等事。格物学院与技艺院略同，大抵多原于数学；数学则以几何原本为宗。其次力学，力学者，考究各物之力量。化学者，核金石、植物、胎卵、湿化各物化生之理，其次为天学、測步、五星、七政之交会伏留，其次为航海之学，必嫻于地理、測量、駕駛者，方能知船行何度，水性何宜，台颶沙礁若何趋避。武学院課与实学院同，但多武艺、兵法、御馬諸务。通商院则以数学、銀学、文字三者为宗，其于各国方言土产，水路陆程，稅則和約，以及錢币銀单，条規則例，公司保險各事，无不傳习。农政院、丹青院、律乐院、师道院、宣道院、女学院、訓警院、訓聾瘂院、訓孤子院、訓罪童院、养廢疾院，更有文会、夜学、印书会、新聞館，別有大书院九处，书籍甚富，听人觀覽借鈔，但不能携之出院，每岁发国帑以贍生徒，其教法之詳，教思之广如此。

大抵泰西各国教育人才之道，計有三事：曰学校、曰新聞報館、曰书籍館。而学校又有三等，一初学，以七岁至十五岁为度，求粗通文算、淺略地球史志为准，聰穎者可兼学他国語言文字，中学以十五岁至二十一岁为度，穷究各学，分門別类，无一不賅，上学以二十一岁至二十六岁上下为度，至此則精益求精，每有由故得新，自創一事，为絕无仅有者。

夫欲制胜于人，必尽知其成法而后能变通，而后能克敌。彼萃数十国人材，穷数百年智力，擲亿万兆資財而后得之，勒为成书，公諸人而不私諸己，广其学而不秘其傳者，何也？彼实窃我中国古圣之緒余，精益求精，以还之中国，虽欲自私自秘焉，而天有所不許也。后之視今，亦犹今之視昔，彼泥古不化，詆为异学，甘受固陋，以受制于人者，皆未之思耳。

今中国既設同文方言各館，水师武备各堂，历有年所，而諸学尙未深通制造，率仗西匠，未聞有別出心裁，創一奇器者，技艺未

专，而授受之道未得也。誠能將西國有用之書，條分縷晰，譯出華文，頒行天下各書院，俾人人得而學之，以中國幅員之廣，人材之眾，竭其聰明才力，何難駕西人而上之哉！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第一冊，神州國光社 1953 年版，第 44—46 頁）

鄭觀應：西 學

光緒十八年（1892）

今之自命正人者，動以不談洋務為高見，有講求西學者，則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敗類。臆今日之緬甸越南，其高人亦豈少哉，其賢者蹈海而沉湘，不賢者覩顏而苟活耳。洵濱之諒，于天時人事何裨乎？且今日之洋務，如君父之有危疾也，為忠臣孝子者，將百計求醫而學醫乎，抑痛詆醫之不可恃，不求不學，誓以身殉，而坐視其死亡乎？然則西學之當講不當講，亦可不煩言而解矣。

古曰，通天地人之謂儒。又曰，一物不知，儒者所耻。今彼之所謂天學者，以天文為綱，而一切算法、歷法、電學、光學諸藝，皆由天學以推至其極者也。所謂地學者，以地輿為綱，而一切測量、經緯、種植、車舟、兵陣諸藝，皆由地學以推至其極者也。所謂人學者，以方言文字為綱，而一切政教、刑法、食貨、製造、商賈、工技諸藝，皆由人學以推至其極者也。皆有益于國計民生，非奇技淫巧之謂也。此外有剽竊皮毛，好名嗜利者，則震驚他人之強盛，而推崇過當，但供談劇，亦實不能知其強盛之所以然，此則無本之學，不足登大雅之林也。

夫所貴乎通儒者，博古通今，審時度勢，不薄待他人，亦不至震駭他人，不務匿己長，亦不敢回護己短，而后能建非常之業，為非常

之人。中外通商已数十载，事机迭出，肆应乏才，不于今日急求忠智之士，使之綜达西国制造、文字、朝章、政令、风化，将以維大局制弱邻乎。且天下之事业、文章、学问、术艺，未有不积小以成高大，由淺近而臻深远者，所謂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是也。

西人謂华人所学西法，皆淺尝輒止，有名无实。盖总其事者，不精其学，未識师授优劣，課艺高下，往往为人蒙昧，所以学生每况愈下，不如人。論泰西之学，派別条分商政、兵法、造船、制器、以及农漁牧矿諸务，实无一不精，而皆导其源于汽学、光学、化学、电学，以操御水、御火、御风、御电之权衡，故能凿混沌之窍，而夺造化之功。方其授学伊始，易知易能，不以粗淺为羞，反以躡等为戒，迨年日长，学日深，层累而上，漸沈浸于史記、算法、格致、化学諸家，此力学者之所以多，而成名者亦弥众也。今人自居学者，而目不睹諸子之书，耳不聞列朝之史，以为西法創自西人，或托为巧不可階，或斥为卑无足道，噫，异矣。

昔大撓定甲子，神农造耒耜，史皇創文字，軒轅制衣冠，蚩尤作五兵，湯作飞車，揮作弓，夷牟作矢，当其創造之始，亦何尝不惊人耳目，各树神奇？况夫星气之占，始于史区，勾股之学，始于隶首，地图之学，始于髀盖，九章之术，始于《周礼》！不仅如此，渾天之制，昉于璣衡，則測量有自来矣。公輸子削木人为御，墨翟刻木鳶而飞，武侯作木牛流馬，則机器有自来矣。秋官象胥，郑注譯官，則翻譯有自来矣。阳燧取明火于日，方諸取明水于月，則格物有自来矣。一則化学，古所載燐金腐水，离木同重，体合类异，二体不合不类，此化学之出于我也。一則重学，古所謂均发，均悬輕重而发絕，其不均也。均，其絕也莫絕，此重学之出于我也。一則光学，古云临鑒立影，二光夹一光，足被下光，故成影于上，首被上光，故成影

于下，近中所鑒，大影亦大，远中所鑒，小影亦小，此光学之出于我也。一則气学，《亢仓子》：“蛻地之謂水，蛻水之為气”，此气学之出于我也。一則电学，《关尹子》：“石击石生光，雷电緣气以生，亦可為之”；《淮南子》：“阴阳相薄為雷，激揚為电”，此电学之出于我也。

古圣神兴物以備民用，曰形、曰象、曰数、曰器、曰物，皆實征諸事，非虛測其理也。童子就學，教以書數，勞理精藝，實基於此。自學者驚虛而避實，遂以浮華無實之八股與小楷試帖之專工，汨沒性靈，虛費時日，率天下而入于無用之地，而中學日見其荒，西學遂莫窺其蘊矣。不知我所固有者西人特踵而行之，運以精心，持以定力，造詣精深，淵乎莫測，所謂禮失而求諸野者此其時也。近人江慎修融貫中西測算，兼能製造奇器；嘗制木牛以耕，造木駟代步；應聲筒之制亦先生創之，誰謂中人巧思獨遜西人哉？以中國本有之學還之于中國，是猶取之外廐，納之內廐，尙鯁鯁焉謂西人之學，中國所未有，乃必歸美于西人，西人能讀中國書者不將擲榆之乎？

尤有進焉者，國于天地，必有與立，盛衰興廢，各有所以致此之由。學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國勢所由強；故泰西之強，強于學，非強于人也。然則欲與之爭強，非徒在槍炮戰艦而已，強在學中國之學而又學其學也。今之學其學者不過粗通文字語言，為一己謀衣食，彼自有其精微廣大之處，何嘗稍涉藩籬？故善學者必先明本末，更明所謂大本末而後可。以西學言之，如格致製造等學其本也。各國最重格致之學，英國格致會頗多，获益甚大，講求格致新法者約十萬人。語言文字其末也。合而言之，則中學其本也，西學其末也。主以中學，輔以西學，知其緩急，審其變通，操縱剛柔，洞達政體，教學之效，其在茲乎。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第一冊，神州國光社1953年版，第47—49頁）

康有为：大同书(《去家界为天民》部分节录)

光緒十七年(1891)

第三章 育嬰院

慈幼院同。慈幼者，自三岁至五岁入焉，如不設慈幼院，則总归于育嬰院可也。

一、凡嬰兒断乳后，产母出院，即移送入此院。

一、此院看护者皆女子，以男子心粗性动而少有耐性，不若女子之靜細慈和而有耐性也，其名曰保。凡女保皆由本人自願，而由总医生选其德性慈祥、身体强健、資稟敏慧、有恒性而无倦心、有弄性而非方品者，乃許充选。盖孺子既离产母，則女保有代母之任，其責最大，人类所关，不可不重其选也。

一、女保皆悬有女保字于冠服，見者不論貴賤，皆加敬礼，以其代为众母，非其子而撫之如子，人类所託命，其事至仁，其行至难。盖数月之嬰兒，体弱无知，事事皆待于女保，抱持，拥臥，哺食，矢溺，提携，嬉弄，无晨无夕；稍一不慎，即致疾病，竟夜哭啼，終日襁褓，劳苦尤甚。而长大或不能相識，不能知报，无所为而为之，其事尤难。孔子之为子报父母曰，“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盖以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也，故罔极之恩，不在一日之生而在三年之怀。然則保母劬劳，人类賴以育成，其有大公德于公众，豈可言哉！故宜有殊荣异礼以待之。

一、育嬰院擇地之精，当与人本院同，或与人本院接近，尤易移送。若地狹难容二院，則可少次于人本院者。然不得在山谷狹隘傾压、粗石犖确、水土旱湿之地，又不得近市場、制造厂及污秽之

处。

一、育婴院结构，当擇与嬰兒最相宜之式，大約樓居少而草地多，务令爽塏而通风，日临池水以得清气，多植花木，多蓄魚鳥，画图雛形之事物，皆用仁愛慈祥之事以養嬰兒之仁心。凡爭杀、偷盜、奸詐种种惡物，皆当屏除，无使入嬰兒心目中。其为歌乐及教嬰兒歌乐者亦然。

一、本院凡弄兒之物，无不具备，务令養兒体，乐兒魂，开兒知識为主。

一、管院事者皆以医生充之，由众公举，在选仁質最厚、养生物学最明者。

一、本院嬰兒，早暮有医生診視二次，其衣服若何而宜兒体，飲食如何而适兒度，嬉戲安息如何而合兒神，务令得宜以壯兒体，一切皆由医者节度而女保受命奉行。若凡几岁月无疾則得賞，几儿有疾則得罰。其女保不慎者罰女保。

一、小兒有病，每日医生診視三次，分別其輕重。其重者有常医視无数次，且归大医診視，以康泰复愈，然后如常。

一、嬰兒数月以上者，一人专撫之，其两年以上者，或以一人而看护二三人，随时酌議。

一、子能言时教以言，凡百物皆备，制雛形或为图画，俾其知識日增。

一、嬰兒能歌，則教仁慈愛物之旨以为歌，使之浸漬心耳中。

一、嬰兒入院后，人口官全集各院行定名礼，为嬰兒立名。惟嬰兒既經公养，人为全地之公物，非父母所得私有之，不过藉父母以生之耳。公家有宝星以賞其胎产之劳，足偿之矣，既不必从太古之母姓；不須父养，亦不必同后世之父姓也。且凡有姓則有所私亲，各私其亲，势必如广东各姓之互爭而相战，此在太古人类自立則賴

之，大同之时最忌别异，必当去之矣。

一、知識稍开时，将世界有形各物，自国家至农工商，皆为雛形，教之制作，則习惯若性。及其长也，貧而謀生，貴而監督，皆熟悉工艺，多能鄙事，行之自然矣。

一、嬰兒知識日开，感染不可不慎。故設院之地不可近戏院声伎之地，葬坟火化之旁，作厂、市場、車場嘈囂之所，以慎外感之染而保清明純固之神。

一、嬰幼身体羸弱，不能当祁寒盛热。且魂体未定，感非时之气，既足以变人体貌，又足以夺人神魂，覩印度、馬來、非洲之人可見。故今冷帶五十度、热带二十度以外，皆不設院。

一、女保以二年滿任，任滿时，若公察看其仁慈尽职，嬰兒健长，公贈以仁人慈保宝星，此宝星为第一等者。盖嬰兒无母，即以女保代为母而育之，非其所生而爱撫如子，其功德大过于生母也。凡有此第一等仁人宝星出身者，足为仁爱之实据，凡有各上职即当推升。其慈幼院之女保，一年为期，則降生母宝星一等，以儿长易撫也。其有願再任者，任滿再贈仁人慈保宝星。凡仁人宝星愈多者，尊荣愈至，他职推选愈速。

第四章 小学院

凡人自六岁即离育嬰院而入于此，至十岁而止。或人智愈开，人脑愈浚，則自五岁至九岁，亦可随时議定。

一、此院司理及教者皆为女子，号曰女傅。所以用女子而不用男子者，以女子靜細慈和，爱撫嬰兒，而有耐性，有恒心，有弄心，而男子粗强好动，撫嬰之性不如女子，又耐性弄性皆不如女子也。故中国古者教子十年乃出就外傅，出宿于外，則十岁以前必用女傅而不用男傅也，今用其义。

一、女傅当选德性仁慈、威仪端正、学问通达、诲诱不倦者为之。以儿童性情未定，小学乃其知識甫开之时，举动，顰笑，言語，行为，入耳寓目皆以女傅为轉移。熏陶濡染，其气最深，人情先入为主，則終身有不能化者。况人道蒙养之始，以育德为先，令其童幼熏德善良，习于正则正，习于邪则邪，入兰室則香，居鮑肆則臭。故人生終身之德性，皆童幼数年預为印模，童幼习于善良則終身善良，童幼习于邪恶則終身邪恶。有童幼善良而长大变易者矣，未有童幼习于恶而长大能改者矣。故欲造世界于善良，則选女傅最要矣。

一、女傅非止教誨也，实兼慈母之任。以人方幼童，尤重养身，少年身体强健則长亦强健，少年脑气舒展則长大益舒展。又童幼之性尤好跳动，易有失誤，盖未至自立自由之时，故嫩穉也，当养之。臥起，行游，提携，保持，衣服，飲食，照料节度，其事极瑣，其行极繁，非有至慈好弄之耐心，不能令童儿之身安而体强也。以至出入，嬉游，跳舞，戏弄，固不可多束縛以苦其魂，亦不可全纵肆以陷于恶。大概是时专以养体为主，而开智次之；令功課稍少而游嬉较多，以动荡其血气，发揚其身体，而又須时刻监督，勿貢非凡。故女傅之任至重，其管理人数亦不能过多也。

一、学地当择山水佳处、爽塏广原之地，以資卫生，以发明悟；不得在林暗谷幽、岩洞崎嶇、水澤沮洳之处。盖林谷幽暗，不通风气，則养生不宜；岩谷崎嶇，則于童子之跳动恐有損墜之患，水澤沮洳，則湿气过盛，精神不爽也。儿童当知識甫开之时，尤易感染学习，故孟子之圣，而近学官則陈俎豆，近墓地則效葬埋，近市則为买卖，故所邻染不可不慎也。故学舍之地，宜远園囿。第一当远戏館、声伎、酒宴之地，第二当远坟墓葬所，第三当远作厂、車場、市場喧嘩之地，庶使非礼不祥之事不接于耳目，嘩囂杂乱之物不扰于神思，保其靜正之原，乃可广其知識之学。至于学室之式，务便养身，

多其容率以得气，慎其光射以宜目，酌其戶牖以通风，多植花木以娛游。既人无私家，皆出于公，財力既厚，布置合宜，无有今村舍之陋陋尘囂，无有今城市之秽污惡习，无有家庭之牽累分半，其于蒙以养正之功，进益之大，相去岂啻天壤哉！

一、体操場、游步場无不广大适宜，秋千、跳木、沿竿无不具备，花木、水草无不茂美，足以适生人之体。

一、图画雛形之器，古今事物莫不具备，既使开其知識，而須多为仁愛之事以感动其心，且以編入学課中，使之学习。若夫金工、木工、范器、筑場，既合童性之嬉，即資长大之业，童而熟习，长大忘形，尤于工艺易精也。

一、儿童好歌，当編古今仁智之事，令为歌詩，俾其习与性成。

一、大同世文字語言皆归于一，学之自事簡而功倍，自修身、习算、地理、历史外，所有人世普通之学皆当学习，其学类、学級随时議定。

一、学貴以养身健乐为主，盖人生寿命基于童穉也。其时物备課明，一时可抵今人数时矣，故学时可减。其有安息、紀念、嘉时、吉日，可肆其游覽跳舞，沿树水嬉，无所不可。惟不許为非礼不正之事，見非礼不祥之人。

一、小学之数，以人数多寡随时增設。然盛热之地，人多发汗，使人筋骨緩弱，神思散越，盛寒之地，使人墮指裂肤，瑟縮战栗，血气不流，功課减少，皆于童幼不宜。故冷带六十度以上，热带十一余度以内，皆不宜設学。 若瑞典、那威之和暖当別論。

第五章 中学院

一、凡人自十一岁即离小学而入此学，至十五岁而出学。此时

純为学齡，一生之学根本于是。

一、此学可习高等普通学，各視其人資稟之敏鈍好尚以为学級学类，随时增議。

一、入此院时，知識日开，当大同教化美备之时，人类当此，可以比古人十五岁以后，渐有自由自立之志。但身体羸弱，故养体开智以外，又以育德为重，可以学礼习乐矣。礼以固其肌肤之会，筋骸之节，人世相交之道，公家法律之宜；乐以涵养其性情，調和其气血，节文其身体，发越其神思。

一、入此学时，脑气未充，身体尙弱，不能专事于智思，故德性当令养之益熟，知識当令导之益开，有节有度以养其正可也。

一、此学年齡已长，衣服飲食皆可自理，可純用礼律以繩之，不須再用保傅。故不論男女皆得为师，惟才德是視。导之以正义，广之以通学，繩之以礼法，虽于慈惠之中而多用严正之气。

一、人生学問之通否，德性之成否，皆視此学齡。中学不通，則无由上达于上学及为专门之学，而終身受其害矣；德性不习定，至长大后气质坚强，习行慣熟，終身不能化矣。及夫时过乃悔而欲学，則勤苦而难成，年长乃变而化性，則倔强而难屈。故中学之师，尤当妙选賢达之士，行誼方正，德性仁明，文学广博，思悟通妙，而又誨人不倦，慈幼有恒者，方当此任。全世界之人类才能德性皆繁之，岂不重哉。

一、管学总理之人皆由公推，須学行并高，經驗甚深，慈爱普被者，方許充之。其分理、助教略同。

一、中学院舍当擇广原爽垲近海近沙之地，令基宇极广，可容万数，自食室、藏书楼、体操場、游步园、操舟诸莫不毕备。其专门之学，則自农、工、商、矿凡百实验之事，莫不备具，以备学者游观，玩摩，摹学，故体裁当极偉大，乃足备用；其院舍皆当令与人体相宜。

一、中学之童，年少血气未定，易于感染，凡劇場声伎之所，葬墓、市場、作厂、車場不淨嘩囂之地，院舍皆不得近，此以絕邪緣而正思感。

一、中学之童，年少体弱，在寒帶則患以祁寒而減功課，在热带則患以盛熱而損身體。除冬夏各有所宜外，余月皆在溫帶設學。

一、中学之藏書樓，凡中学应用之書器、圖畫、古物、雛形應皆具備，令學者可一見而博物會通。

一、中学雜列各學，并延群師以資講習。其最高級者，與今各國大學、專門學殆過之；以其時教洽化明，物備時節，又無家累，故人之智慧比今倍蓰也。

一、中学每所可藏萬人或數萬人。食堂及起居出入，皆有部位，分班序列，儼如軍隊，大師如將帥，分教如偏裨，小教習如隊長。坐作、進退、講習、息游皆有時限，衣服如一，望之有茶火之觀。人愈多則觀摩愈大，眾愈積則激勵愈深，道德易一，風化易同。其有過失者，終身不容于眾，以為愧耻，故亦寡矣。

第六章 大学院

凡人自十六歲離中學而入此，至二十歲而出學，生人之學于是終焉。凡大學皆專門之學，實驗之學。蓋自十五歲前，于普通之學皆已通曉，至此時則腦髓已通，不待束縛，不事防檢，精粗高下，惟志所之，聰敏鈍塞，惟人自受。自古貧人，至是時皆不得為學之候，惟大同之世，天下為公，欲成就同類，俾其大成，故令人人有此五年之學。此時之學，于育德強體之后，專以開智為主，人人各從其志，各認專門之學以就專科之師。其學政治、法律則為君、為長，學教育、哲理則為傅、為師，學貿易、種植則為農、為商，學一技、一能則為工、為匠，雖貴賤攸殊，高下迥異，而各稟天賦，各極人官，各听自由，各

从所好，分业成能，通力合作，其于利物前民以供公众之用则一也。

一、大同之时，无一业不設专门，无一人不有专学，世愈文明，分业愈众，研求愈细，究辨愈精。故大学分科之多，各极万有，又于一科之中壁为諸門，一門之中分为諸目，皆各有专门之师以为教焉而听人自擇。其門目之多，与时递增，不須今日为之預定，至千万年后，其門目之多，牛毛茧絲不能比数。五年之中，强敏者既听兼通数学，中才者亦得妙解一門；虽极愚下之資，篤守一业，亦足以下之自养其身，上之足瞻公用，此乃大同仁复众生之意也。盖自有生以来，十五年中，同为世界之人，无一人之或富，或貧，或貴，或賤，同育公家，同学公学，无家可恃，无私可恋，无累可牽，无德可感，无游非学，无群非学，齐驅并进，无却无前，万千并头，喁喁向上。虽欲不学乎，有引于前，有鞭于后，无由有失学者矣，人固无不德性齐一，学識通明矣。及其入大学也，資格五年。重念二十出学之后，上无公家之养，下无父母之畜，欲不发憤而成学业，将立为餓殍矣，否則入恤貧院而为苦工，名誉全削，終身不齿于人类矣，此又中人以下所不甘者也。况导以善誘之良师，夹以万千之儕輩，耻心既激，循序可升，虽极頑鈍之資，无有不成之材矣。今天下子弟之无賴，人才之不成，至于老无一能，終身穷餓，寡廉鮮耻，或为盜賊而就刑戮，此固其人之愚不肖，亦由治教未备之所至也。或其少失父母，无人教化；或因穷不得学，不識之无；或学仅岁月，不能通艺；或父兄椎魯，多曲愚鄙，不知所教。假有家富能学，父兄为都士，知所教，教学能至弱冠；然其間濡染家庭市井都邑之恶习，費去家事，疾病、送死、吉凶、祭祀之間日多，有貧賤、死喪、困苦、哀伤之感情，而无公家园舍、園囿之精洁广大，无歌乐、图画、书器、雛形之美备欢乐，无万千齐驅并进之策勵，无学級、学类、良师、益友之教导观摩，其間相去，何啻天淵。故必行大同之道，而后人人有用之美才，

人人有德之成人也。

一、大学分科五年之中，虽有事于虛文，而必从事于实验。若学农必从事于田野，学工必从事于作場，学商必入于市肆，学矿必入于矿山，学律則講于审判之所，学医則講于医病之室。故虽講極虛之文字，亦寄之实验場、試于經用而后可信，百科皆然。故学成皆有用之才，无不效之业，惟其所分門口愈細，故試之实验愈周，不似統括大概之学得以虛文高論也。

一、大学院舍，不能統一并置一地。譬如农学設于田野，商学設于市肆，工学設于作厂，矿学設于山顛，漁学設于水滨，政学設于官府，医学設于病院，植物学設于植物园，动物学設于动物院，文学設于藏书樓，乃至冰海学設于近冰海之地，热带学設于热带之地。盖大学专为世界有用之学而設預备之方，考求之用，故其学舍不在內而在外，不統一而分居，乃所以亲切而有用，征实而可信也。

一、大学之师，不論男女，擇其专学精深奧妙实验有得者为之。大学之教，既以智为主，此人生学終之事，不于此时尽其知識，不可得也。大学亦重体操，以行血气而强筋骸；大学更重德性，每日皆有歌詩說教，以輔翼其德，涵养其性，而所重則尤在智慧也。

一、各大学皆有游园，备設花木、亭池、舟楫，以听学者之游观、安息、舞蹈。

一、大学衣服皆同式，飲食皆同时，人数万千，部署整肃，当若軍法。自食室至講堂、操場，进出出入皆有部伍；有大师为司理人，統之如将帅，分教如偏裨，小分教如队长。大同之世，每一院如一小国，学者即其人民，教习司理即其公、卿、士夫也。

一、二十岁学成，給卒业証书而出学，听其就业。其至是資鈍未卒业者，不給卒业証书，亦令出学；公家不能养之，听其就业。

一、大学各师及有司人，于学生成材者，开其学行，荐于各业公

所，而各业公所擇而聘用之。

一、大学卒业后，其尤高才者，或有精奇之思，博綜之学，或著新书有成，或創新学独出者，由大师几人公同保荐，除就业一年外，公家特給学士荣銜，別給俸祿三年以成其絕学。

一、二十出学后，若无人延用，則俛就賤业；若賤业亦不可得，則就恤貧院，以苦工代食，为人不齿。

（康有为：《大同书》，古籍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209—220 頁）

康有为等：公車上书(节录)

光緒二十一年(1895)

然富而不教，非为善經；愚而不学，无以广才；是在教民。学校之設，选举之科，先王之法盛矣。然汉、魏以經法举孝廉，唐、宋以詞賦重进士，明以八股取士，我朝因之，誦法朱子，講明义理，亦可謂法良意美矣。然功令禁用后世书，則空疏可以成俗，选举皆限之名額，則高才多老名場。况得之則詞館而躡公卿，偕于旦夕；失之則耆碩不聞征聘，終老茅菅。題难故少困于搭截，知作法而忘义理；額隘故老逐于科第，求富貴而廢学业。标之甚高，束之甚窄，甚至鑒于明末，因噎廢食，上以講学为禁，下以道学为笑。故任道之儒既少，才智之士无多。乃至嗜利无耻，蕩成风俗，而国家緩急，无以为用。法弊至此，亦不得不少变矣。若夫小民識字已寡，或有一省而无礼律之书，一县而无童蒙之館，其为不教甚矣。夫天下民多而士少，小民不学，則农、工、商賈无才。产物成器，利用厚生，既不能精；化民成俗，迁善改过，亦难为治；非复幃群生之意也。故教有及于士，有逮于民，有明其理，有广其智。能教民則士愈美，能广志

則理愈明。今地球既辟，輪路四通，外侮交侵，閉關未得，則万国所學，皆宜講求。宋臣姚燮謂：“我之所為，彼皆知之，彼之所為，我獨不聞，安得不為所制乎！”嘗考泰西之所以富強，不在炮械軍兵，而在勞理勸學。彼自七八歲人皆入學，有不學者責其父母，故學塾甚多。其各國讀書識字者，百人中率有七十人。其學塾經費，美國乃至八千萬。其大学生徒，英國乃至一万余。其每歲著書，美國乃至万余種，其屬郡縣，各有書藏，英國乃至百余萬冊，所以開民之智者亦廣矣。而我中國文物之邦，讀書識字僅百之二十，學塾經費少于兵餉数十倍。士人能通古今達中外者，郡縣乃或無人焉。夫才智之民多則國強，才智之士少則國弱。土耳其天下陸師第一而見削，印度崇道無為而見亡，此其明效也。故今日之教，宜先開其智。

武科弓刀步石無用甚矣。《王制》謂：“羸股肱，決射御。”出鄉不与士齒，此武后之謬制，豈可仍用哉！同治元年，前督臣沈葆楨請廢武料，近年詞臣潘衍桐請開藝學。今宜改武科為藝科，令各省、州、縣遍開藝學書院。凡天文、地、礦、醫、律、光、重、化、電、機器、武備、駕駛，分立學堂，而測量、圖繪、語言、文字皆學之。選學童十五歲以上入堂學習，仍專一經，以為根本。延師教習，各有專門。學政有司，會同院師，試之以經題一論及專門之業，通半中選，不限名額，得荐于省學，謂之秀才，比之諸生。五年不成者出學。省學書器益多，見聞益廣。學政督撫會同其院師，每歲試其專門之業，增以經一，論史一，考掌故一策，通半中選，不限名額，貢于京師，謂之舉人。五年不成者出學。京師廣延各學教習，圖器尤盛。每歲總裁禮部會同大教習試之，其法與省學同，不限名次，及半中選，謂之進士。三年不成者出學。其進士得還為州縣藝學總教習，其舉人得為分教習，并听人聘用。其諸生得還教其鄉學塾，及充各作廠。其文科童試，即以經古場為正場，自占經解一，專門之學一。二場

試《四書》文一，中外策一，詩一，亦及格即取，不限名額。每場考試，人數不得過三百。增設學政，每道一人，可從容盡力矣。其鄉會試，頭場《四書》義一，《五經》解一，詩一，縱其才力不限格法，听其引用，但在講明義理，崇尚孔子；二場掌故策五道；三場問外國考五道；及格者中，不限名額。殿試策問，不論楷法，但取直言極諫、條對剴切者，入翰林。其文科、藝科願互應者听。其有創著一書，發明新義，確實有用者，皆入翰林。進士授以檢討，舉人授以庶吉士，諸生授以待詔。如是則天下之士，才智大開，奔走鼓舞，以待皇上之用。

其余州、縣、鄉、鎮，皆設書藏，以廣見聞。若能厚籌經費，廣加勸募，令鄉落成設學塾，小民童子，人人皆得入學，通訓詁、名物、習繪圖、算法、識中外地理、古今史事，則人才不可勝用矣。

（《中國近代史資料選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54 年版，第 421—422 頁）

譚嗣同：論變科舉，興學校①

光緒二十年（1894）七月

故夫變科舉，誠為旋乾轉坤轉移風會之大權，而根本之尤要者也。或難曰：“不先正天下之人心，變猶不變也。”曰：“是固根本之根本，而亦第正在上位之人之心可矣。”有《唯》《麟》之意，而後可行《官》《禮》之法，亦就在上位者言之，何便溥罪天下之人心乎？必謂天下人心皆不正，又何其過尊西人而自誣之甚也。西國之治平，豈皆人心正于中國乎？彼獨操何術以致此，然則彼性善而我性惡乎？

① 本文摘錄自譚嗣同：《思緯瑩臺臺短書——報貝元征》，標題是編者加的。

亦彼之法良意美，我无法而已。法良則中人以下，犹可自勉；无法即中人以上，难于孤存。法良則操莽无从覬覦，无法即尧舜終于犹病。且即欲正天下之人心，又岂空言能正之乎？极知今日之禍乱有为人心中所召，彼甘心誤国者，所謂不待教而誅，虽訓人不能正此已死之人心，然有后来未死之人心焉。无法又从何处正起，則亦寓于变法之中已耳。衣食足，然后礼誼兴；圣人言教，必在富之之后。孟子謂：“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礼义？”言王道，則以耕桑树畜为先，无其器則无其道。圣人言道，未有不依于器者。岂能遍执四百兆顛連无告之民，一一責以空言，强令正心乎？所謂垂空文以教后世，亦望后之人能举其法以行其教，而空者不空耳。若但空文而已足，則前人之垂，亦既伙矣。今之于教何如哉？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賊子懼。并孔子之世，不乏乱臣賊子矣；后孔子之世，不乏乱臣賊子矣。孟子距楊墨，而异端不絕于后世；韓昌黎辟佛老，宋儒又辟佛老，卒与昌黎宋儒并存。无他，孔孟昌黎宋儒不幸不得位行权，以施其正人心之法，徒恃口誅笔伐，以为千里金隄而不忧橫决，固不免为奸雄所窃笑。然則不变法，虽圣人不能行其教，以正人心。此变学校允为正人心之始基，根本之根本矣。学校何以变，亦犹科举依于实事而已。

夫人心既不可执取以考察正否，故非借証于实事，尤无从以得其心。中国之經史性理，誦习如故，尊崇如故，抑坐定为人人应有而进覲其他，不当別翹为一科，而外視之也。即考据詞章八股試律，亦听其自为之，不以入課程，不以差高下，皆取文理明通而已，以其可伪为也。余不可伪为，自必皆实事。皆实事，則科举之取士也有据，而乡举里选亦无計以遂其私。善夫西法学校科举之合为一也，有擇官选士之意焉。有初学院中学院上学院，学者依次递升，其材者升于大书院，犹成均也。各守专门之学以待录用，学弗精

进，或他过失，依次降之，犹郊遂也。其投考也，即由各专门院长考之，不拘人数，求考即考，一二人可也，百十人可也。不拘时日，随到随考，今日可也，明日可也。所考又皆实事，皆可实验。如考算学，即面令运算；船学面令驾船；律学面令决狱；医学面令治病；汽机学面令制造；天文测量面令运用仪器。众目昭彰，毫无假借，中式即面予证书，差其等第，以为名称，如中国举人进士之类，其有殊尤，立即报明擢拔。考政学文学者官内部；考算学理财者官户部；考兵学者官海军陆军部；考法律者官刑部；考机器者掌机局；考测绘者掌舆图；考轮船者航江海；考矿学者司煤铁；考公法者充使臣；考农桑者列农部；考医学者入医院；考商务者为商官。余或掌教，或俟录用，或再考。每国大小公私书院学塾多至十数万区，少亦数万，学某学即读某门专书，而各门又无不兼有舆地之学。又有兵学校，凡兵均令读书。又有警学校，制凸字书令捫而读之。凡子女生八岁不读书，罪其父母。又有五家连坐之法，一家不读书，五家皆坐罪。故百工商贾农夫走卒，无不读书。又有女学校，故妇女无不读书。由是小儿得于母教，方七八岁，即知地为球体，月为地之行星，地为日之行星，地自转而成昼夜，地绕日而有寒暑，地凡几洲，凡几国，某国与我亲，某国与我讎，及其广狭强弱，均已晓其大概。至于品行心术，固无法以考验，实即寓于诸学之中，坐定为人人应有，而进观其他。苟其不端，亦决无能善其事而不败露者。况有警察官吏举刺之，有上下议院评论之，又有浓赏厚罚驱其后，复何忧不得人哉？中国之考八股，于品行心术，即又何涉！岂惟八股，经史性理考据词章，凡可伪为者，其无涉犹八股也。顾亭林悼八股之祸，谓不减于秦之坑儒。愚谓凡不依于实事，即不得为儒术，即为坑儒之坑。惟变学校变科举，因之以变官制，下以实献，上以实求，使贤才登庸，而在位之人心以正。且由此进变养民卫民教民一切根本之

法，而天下之人心亦以正。根本既立，枝叶乃得附之。夫何枕頑鈍貪詐，夫何枕洋务之无效？或又难曰：“天下大局，已潰裂至此。所謂利权兵权制造之权，駸駸乎及于用人行政之权，一以授之敌。欲毀約又已无及，虽变法庸有济乎？”曰：“是难言也？”吾独惜夫前此数十年寬閑之岁月，不計此，不为此。見日本之变法而兴，可謂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型矣。犹不思效法，反議之詆之笑之咒之。初通商之不变，尚曰不識中外情形也；庚申可变矣，庚辰可变矣，乙酉可变矣，而決不变。迄乎今日，奄奄一息，自救之不遑，顧不度德，不量力，張脉憤兴，忽起而与能变法之日本战。如泰山压鸡子，如腐肉齿利劍，岂有一幸乎？初聞湘軍之見敌即潰也，心虽哀之，未尝不窃喜吾湘人之驕，从此可少戢矣。既而其驕如故，“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吾何暇計外洋之欺凌我度刘我哉？責己而已矣。《春秋》之法，責賢者备，彼甘心誤国之臣，既非賢者，責又将别有所在，則事之不可为，夫亦亡国之士与民为之也。何則？今日誤国之臣，即前日之士民；今日之士民不变，他日又将誤国矣。虽然，吾所云变学校，变科举，凡以为士与民，他其桀骜，而登庸其賢才也。賢才登庸，正如西人所称联合力，岂有不可为之时势哉？

（《譚嗣同全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1954 年版，第 403—406 頁）

譚嗣同：上欧阳瓣蘊师論兴算学书（节录）

光緒二十一年（1895）

近來所見，无一不可駭可慟，直不胜数，久之轉覺平常无奇，偶有不如是者，反以为异，斯誠运会矣。不幸躬丁此厄，別无好处，惟古人所意料不及之事，吾得耳而目之，或足誇殫見而已。悲憤至于

无可如何，不得不以达观处之。《兔爰》不乐其生则有之，至欲披荆为緇流，了不记有是語，轉述之失实歟？抑无意偶說而旋忘之歟？

惟去年风信紧时，颇存以一个字塞責之意。复妄意天下之人，无不当如此者。及睹和議條款，竟忍以四百兆人民之身家性命，一举而弃之，大为爽然自失。在已仕者自不当公言怨懟，若乃蚩蚩之氓，方求河西、吳越而不得，即朝秦暮楚，南越北胡，甚至流离顛沛，反面事讎，亦将何詞以責之？魚趋渊，雀趋丛，是岂魚与雀之罪也哉！君以民为天，民心之渙萃，天心之去留也。然則尊論二十年之期，犹仁恕之至矣。被发左衽，更无待論！

夫彼全无心肝者，固来論所云：“胥天下无可責备之人，亦可不責之矣。”独怪博学工文平日自命不凡之士，犹复不知此时为何时，所当为者为何事。溺于考据詞章，而怙以虛驕；初不辨为某洲某国，概目之曰洋人。动辄夜郎自大，而欲恃其一时之意气，尽驅彼于海外而閉关絕市，竟若經数十年賢士大夫无术以处之者，彼一出而且夕可定。及見有識者讲求实学，力挽时局，又惡其形已虛而乘己短也，从而妒之疾之，詆之为异端，訾之为用夷变夏，然則便当高坐拱手以待誅戮耶？（窃謂古有亡国之君，亡国之臣，今則有亡国之士，亡国之民！）驚空談而无实济，而又坚持一不变法之說，以議論为經濟，以虛驕为气节，及責以艰巨，又未尝不循循然去之，此亡国之士也。……中国今日之人心风俗，政治法度，无一可比数于夷狄，何尝有一毫所謂夏者，即求并列于夷狄，犹不可得，乃云变夷乎？陈长鑣上书言与洋人战不当用枪炮，当一切弃置而专用气。然观其文采则美甚，书法則佳甚，中国之名士大抵如此矣。夫洋枪洋炮之利，在西人犹其余事，然亦万无徒手可御之理。殆誤于孟子制梃之說耶？然孟子明明提出秦楚二字，何尝說可撻英俄德法諸国之坚甲利兵乎？且即以炮論之，其最大之克虜伯能击五六十里，

而开花可洞鉄尺許者可使万人同死于一炮。虽断无万人駢肩累足以待炮之理，而其力量所及要不可不知。由此以推，彼不过发数万炮，而我四百兆之黃种可以无噍类，犹謂气足以敌之乎？况彼之法度政令，工艺器用，有十倍精于此者，初不必尽用蛮攻蛮打而自可从容以取我乎？……会見中国所謂道德文章，學問經濟，聖賢名士，一齐化为洋奴而已矣。岂不痛哉！岂不痛哉！而犹妄援攘夷之說，妄援距楊墨之說，妄援用夏变夷之說，妄援不貴异物賤用物之說，妄援舞于羽于两阶七旬必有苗格之說，为死已至眉睫，犹曰我初无病，凡謂我病而进药者，皆异端也。大愚不灵，岂复有加于此者耶？……

……近日又有一种議論，謂今日之禍，皆由数十年之講洋务。冤乎！中国虛度此数十年，何曾有洋务，亦岂有能講之者？虽有輪船電綫枪炮等物，皆为洋务之枝叶，且犹不能精，徒奉行故事虛糜帑項而已。惩末流之失，遂謂創始者之非，何异因噎廢食，惩羹吹齏乎！且惟数十年士君子徒尚空談，清流养望，以办洋务为降志辱身，攻击不遺余力，稍知愧耻者，至不敢与办洋务者通往来。于是惟下賤无耻不恤声名之人，然后甘心为此。上官明知其非也，窘于无人，遂不得已而用之。有从細崽起为关道者矣，有从馬佐仕至封圻者矣，人才安得兴，洋务安得有效乎？此皆士君子引嫌自高，不务实事之过矣。昨見王壬秋上合肥书，痛詆洋务，兼及曾左，然为合肥画計，則劝其率鉄甲船直攻日本，是誠奇計矣。然鉄甲船独非洋务乎？且不知測天以辨經緯，能航海乎？不知測地以定方向，能計里乎？不解机器何以行船？不諳算學何以开炮？不熟公法不能懸旗，不曉西洋語言不能答邻舟之問，是則鉄甲船尤諸洋务之所蒼萃；是則中国之名士未嘗不知洋务之有用，特己所不知不能，恐一講洋务，即失其所以为名士之具，不得不忍心詈之耳！且凡詈洋务

者，能不衣洋布用洋物乎？抑日用之而不知遂忘之耶？吾仰彼之物以为用，使彼日耗吾之民財，何如皆自制造而自用之，又兼造彼所需用者以相抵御，以留吾民之脂膏耶？即如洋錢一宗，东南各省通行，西人获利无算，中国何以不早仿造？始以为資本太重耳。今湖北建銀元局购置机器，止費數萬金，是亦何难？乃至今始有广东湖北二局。中国举事着着落后，是以陵迟至有今日，而所謂士者犹堅持旧說，不思變計，又从而媚之誣之。嗚呼！亡之犹晚矣。故議變法必先从士始，从士始則必先變科舉，使人人自占一門，爭自奮于實學，然后人材不可勝用，人材多而天下始有可為矣，舍此更無出身之路，斯浮議亦不攻自破。故變法者非他，務使人人克盡其職，不為坐食之游民而已。……

……大抵行法之要尤有二端：一通外國語言文字，以翻譯西書西報，以周知四國之為，以造就使才，以四出盟聘；一廣游歷以長見識，以增學問，以覘人國之盛衰得失。而二者于商務尤必不可少。現在因不精求此二者，吃虧不細，不可殫述，特無人能悉耳！至于續電綫，立郵便局，興自來水火，平治道路，辟通草萊，虽近末務，要不可不同時并舉。如此又十年，以中國地寶之富，人民之多而聰慧，其為五大洲首出之國也必矣。貝元征昔有言：“外洋之煤鐵向盡，中國之礦未開，他日中國挾其煤鐵二宗，即足制外洋之死命。”是誠然矣。然中國必先自開其礦以圖富強，始能制人，不然，人將奪我之礦以制我矣。西人亦有言：“中國譬則富室。即湖南一省之礦，足抵外洋各國之礦而有余。无如各國環而居者，皆極貧困之乞兒盜賊也。虽緘滕藏固其可終守乎？”危切之言不啻箴規我矣！凡事不憚其難，不忧其繁，但当先尋一下手處。今之礦務商務，已存中西不兩立不并存之勢。故西人有爭自存宜遺種之說，謂必爭而后仅得自存以綿延其種類也。是以礦務商務，力與爭盛，即為下手

处。而所以有下手处者，岂他故哉？前所言賢才之力也，而固无望于諸公也。然失今則更不可为，故曰：虽有善者，无如何也。知其无如何，故儒生益不容不出而肩其責，孜孜以教育賢才为务矣，此議立算学格致館之本意也。而今日又有一种議論，謂圣贤不当計利害。此为自己一身言之，或万无可如何，为一往自靖之計，則可云尔。若关四百兆生灵之身家性命，壮于趾而直情徑，遂不屑少計利害，是視天下如华山桃林之牛馬，听其自生自死，漠然不回其志。开辟以来，无此忍心之圣贤，即圣人言季氏忧在簾牆之内，何尝不动之以利益乎？孟子一不可敌八之說，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又何尝不計利害？虽滕文公之艰窘，不过告以强为善以听天，若使孟子不計利害，便当告滕文公兴兵伐齐楚矣。尧舜相授受，犹以四海困穷与十六字并傳。其时任农者稷，任工者倕，任水土者禹，任山林者益，任教者契，任刑者皋陶，任礼乐者伯夷与夔，而群圣之相与咨謀，又不离乎兵刑六府鮮食艰食戀迁有无化居之实事，有一不当計利害者乎？又岂有薄一名一物之不足为，而別求所謂道者乎？是小民之一利一害，无日不往来于圣贤寢兴寤寐之中。若今之所謂士，則誠不計利害矣。养民不如农，利民不如工，便民不如商賈，而又不一講求維持挽救农工商賈之道，而安坐飽食，以高談空虛无証之文与道。夫坐而論道，三公而已。今之士，止驚坐言不思起行，是人人為三公矣。吾孔子且下学而上达，今之士止貪上达不勤下学，是人人过孔子矣。及至生民涂炭，万众水火，夺殘生于虎口，招余魂于刀俎，則智不足以研几，勇不足以任事，惟抱无益之憤激，而嘵嘵以取憎。其上焉者，充其才力所至，不过发憤自經已耳，于天下大局何补于毫毛！其平日虛度光阴，益可知矣。……西人兵法有气球飛車，最足以乱敌之耳目而多方以誤之。往年鎮南关緣此失事，今年澎湖又因以不守，中国宜

如何講求仿造及应付之道。偶与人言之，輒以“奇技淫巧”四字一笔抹倒。嗚呼！中国之士尙得謂之有知識乎？凡此皆不計利害之過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下十成死工夫，焉能办成一事？平日务当胸中雪亮，眼明手快，穷理尽性，大公无私，斟酌数千年上之沿革損益，及数千年下之利弊究竟，調剂五大洲政教之盈虛消长，而因应以为变通，使人存政举，利权尽操之自我，外洋皆将仰我鼻息以为生活，又何至有战事。即令付諸衡阳王子之噩夢，而万无可为之时，斯益有一息尙存之責。纵然春蚕到死，犹复擣麝成尘。古諺曰：“巧妇不能作无米之炊。”然必有米而后作炊，亦不得謂之巧妇矣。然則畏難而就簡因陋，一慚之不忍而累及終身，事急又橫蠻言战，曾不恤情理之安，亦岂得謂通天地人之為儒，推十合一之謂士，为包罗万有，本末兼赅，体用兼备之学乎？夫彼之橫蠻言战及为閉关絕市之說者，其不計利害也，是教五十里之国之滕文公伐齐楚也。）

士生今日，亦只有隱之一法；然仕有所以仕，隱尤当有所以隱。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以續衡阳王子之緒脉，使孔孟程朱之傳不墜于地，惟夫子与刘夫子、涂夫子自当任之。而門弟子亦宜或如仲子之治賦；或如冉子之通算术能理財；或如端木子之通算术經商务；或如樊子之考究农务；或如公西子之足备使才；或如宰我子之习語言；或如卜子之治文字；或如顓孫子之訂仪注；或如言子之詳节文。陶淑既久，必将有治学合而为一，高据“德行”之科，兼“为邦”“南面”之才与器，如顏子、仲弓其人者；师弟一堂，雍雍三代，有王者作，必来取法，可不疑矣。然今之世变，与衡阳王子所处不无少异，則学必征諸实事，以期可起行而无窒碍。若徒著书立說，搬弄昌平闕里之大門面，而不可施行于今日，謂可垂空言以教后世，則前人之所垂亦既伙矣。且此后不知尙有世界否？又誰能驕語有河清之寿以俟其效耶？（黃舍人言：昔客上海，有西人到其齋头，見

书籍堆案，佯为不識而問曰：“此何物也？”曰：“书也。”又問：“有何用处？”舍人不能答。乃徐笑曰：“此在我西国自皆有用处，汝中国何必要此？”哀哉此言！亦所謂无其器則无其道也。不力治今之器，而徒言古之道，終何益矣。若西人之于书，則誠哉其有用矣。故《十三經》《廿四史》《通鑑》及有宋儒先之书，各国久即譯出。各国又皆有专譯中书之館，期将中书經史子集下逮小說新聞紙概行翻譯，以备采擇。……然中国言治于今日，又实易于前人，則以格致諸理，西人均已发明，吾第取而用之，其大經大法，吾又得亲炙日驗于西人而效法之也。夫华夏夷狄者，内外之詞也。居乎内，即不得不謂外此者之为夷，苟平心論之，实我夷而彼犹不失为夏。中国尝笑西人冠服簡陋，西人即詰我之发辮有何用处，亦无以答也。无怪西人謂中国不虛心，不自反，不自愧，不好学，不耻不若人，至日为不痛不痒頑鈍无耻之国。彼在位而誤国者不足責，奈何讀書明理之人，曾不知变計以雪此謗耶？凡此諸言，迂儒聞之必将駭怪唾罵，特恐反客为主之时，再去思量此言亦既晚矣。）

聞佩豹言，夫子去年在鄂曾发变法之論，伏望先小試于一县，邀集紳士講明今日之时势与救敗之道，設立算学格致館，招集聰穎子弟肄业其中。此日之銜石填海，他日未必不收人材蔚起之效。算学为中国所本有，（中国特好虛妄，談算即推河图洛书为加減乘除之本。不知隨举二数，皆可加減，可乘除，何必河洛。夫河洛誠不知为何物也，要与先天图与爻辰卦气納甲納音与风角壬遁堪輿星命卜相之屬，同为虛妄而已矣。必如西人将此等虛妄一扫而空之，方能臻于平实。談算者又喜言黃鍾为万事之根本，此大可笑，黃鍾一律管而已，何得为万事之根本？即以造度量权衡而論，十二律呂誰不可借为度量权衡，何必黃鍾？况累黍之法实迂謬而不可行，万不能取准。是以从古至今九州十八省，无有齐一不差之度量权衡，

則亦創法者之未盡善，雖虞舜不能強同之矣。惟西人分地面之天度為若干分，以其一為度，度定則算立方容積以為量，即以其重為權衡，一有差數，夫人可運算而知之，以故各國齊一，通都大邑窮鄉僻處均無差失。中國測量家多用西尺，沿海民間交易，尤習用西人之度量權衡，則以彼准而我不准也。天地之機械一發而不可遏，將盡泄其靈奇以牖民于聰明之域，其間自有不期變而自變者，此類是也。算術古有九章之說，強割粟布、方田、商功、均輸諸名目，實非出于自然，疑《周禮》保氏九數之說久即失傳，漢儒割裂算數以補之。故先鄭時已多出夕桀重差，明不止于九。至宋秦九韶知九章不足信而別立九章名目，所分乃益無理，是不如西人點綫面體之說足以包舉一切。推此則凡中國五谷、六谷、百谷、三江、九江、五湖、九河之說，要不過隨舉一數以為名，如九夷八蠻之類，原可不必拘泥。經生家瑣瑣分辨，卒不能衷于一是，亦止覺玩時愒日而不切于事理矣。）格致之理，雜見于古子書中，（乍見之以為奇，其實至平至實，人人能知能行，且已知已行，習焉不察，日用之而不知耳。）諒亦不能以奇技淫巧見阻。而尤要者，除購讀譯出諸西書外，宜廣閱各種新聞紙，如《申報》《滬報》《漢報》《萬國公報》之屬，公置數分，凡諭旨告示奏疏與各省時事外國政事與論說之可見施行者，與中外之民情嗜好，均令生徒分類摘抄。其專治商務者，物價低昂銀錢貴賤與進出口貨之暢滯多寡，應令列為年月比較簡明表。治天算者，各國各省極寒極熱之度分異同與其星氣之變，均應抄錄。治醫學者，各處風土所宜與其瘟疫札瘥與藥材產銷之地與其價，均應抄錄。自能長人學業，益人神智。（林文忠督粵時，廣翻西國新聞紙，故能洞悉其情，而應其變。今日切要之事無過此者。況鄉間無所聞見，必須借此為耳目。中國人之大病，莫過于不好游歷，又并此而無之，終身瞽盲矣。即不設此館，城鄉亦應公置數分，輪流遞閱。）又严立

課程，循名責實，每日止占一門，而皆從算學入手。每日工課盡可從多，不使暇逸。七日一休沐，以節其勞，而暢其機。（此西國通例也，極合文武弛張之道，事如可行，其詳細章程另擬呈。）兼讀中國書時，得文之以禮樂。如夫子就近教導，品行心術自不至違背。來諭所云“守先待後，皆有分任之責，果立不朽之業，功亦不亞微管”；嗣同所云“雍雍一堂，王者必來取法”，皆將於是乎在。蓋作育人才，實貞下賴以起元，剝後得以來復也，舍此更無他法矣。（備盛德大業王道盛功，而僅名其館曰算學格致者，何哉？蓋算學格致不篤信不專精卽不能成，不以此爲名，人將視爲不急而不致一矣。）

（《譚嗣同全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54 年版，第 287—296 頁）

陳熾：學 校

光緒二十二年(1896)

古之時，有家學，有鄉學，有國學。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雖有世子庶子之貴，猶復下伍于齊民，雖以至愚極賤之人，亦得自達于天子。故學也者，非止範圍天地，曲成萬物，省刑罰，偃兵戎，亦所以聯上下爲一心，合君民爲一體也。士非學無以興禮樂，立制度，開太平；農非學無以辨菽麥，別肥磽，盡地力；工非學無以區美惡，审良楮，制械用；商非學無以察時變，精權算，殖貨財，由是而游惰之民多矣。彼異端邪說，乃得乘虛而入，惑世誣民，甚則流爲盜賊，暴桀恣睢，白晝橫行，掠人于市。故今之幅員廣于古，今之生齒繁于古，而其民則古智而今愚，其世則古治而今亂者，豈果今不古若哉？學不學之分耳。通商六十年矣，泰西各國之文物制度，厘然秩然，有先王遺意，奉使游歷者，衆

口一辭。卽以工商二事論之，工則彼巧而我拙，商則彼富而我貧，相校相形，而優絀立見，豈果中不若西哉？亦學不學之分耳。

夫今不若古，猶可言也；中不若西，不可言也。近日各省學官，有名無實，惟書院一席，樂群敬業，成就較多，然所教時文帖括而已。僻陋之州縣，并書院而無之，欲求教化之興，人才之衆也，其可得乎？宜由督撫分飭所屬，仿書院之意，廣設學校。或集民捐，或提官款；其規制必整，其廩餼必丰，其生徒至少必逾百數。始于城邑，而后分及于四鄉。至于商埠海疆，人情浮動，尤宜急建書院，廣儲經籍，延聘師儒，以正人心，以維風俗。其同文、方言、水師、武備各館，即可并入其中，并請洋師兼攻西學；庶几體用兼備，蔚為有用之才，不至復轍重尋，徒糜巨款矣。

其各省叢林道院，藏垢納汙，坐擁厚資，徒為濟惡之具。有犯案者，宜將田宅一律查封，改為學校，僧道還俗，願入學者亦听之。一轉移間，而正學興，異端絀，宏治化，毓賢才，不必有沙汰禁革之文，而已收經正民興之效。此根本之要圖，治平之首務；卽因宜制變，馭夷狄朝万国之先聲。不此之務，徒汲汲然胸器練兵，欲以爭雄海外，恐有器無人，將有一蹶而不可復振者，所謂逐末而忘其本也。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第一冊，神州國光社 1953 年版，第 235—236 頁）

梁啟超：論科舉

光緒二十二年(1896)

（上略）今內之有同文方言之館舍，外之有出洋學習之生徒，行之數十年而國家不獲人才之用，蓋有由也。昔俄主大彼得躬游列國，擇國中俊秀子弟使受業荷法之都，歸而貴顯之，布在朝邑，俄遂

以强。日本維新之始，选高才生就学欧洲，学成返国，因才委任，今之伊藤、板本之徒，皆昔日之学生也。而中国所謂洋务学生者，竭其精力，廢其生业，离井去邑，逾幼涉壮，以从事于西学；幸薄有成就，謂可致身通显，光寵族游。及賀賀然归，乃置散投閑，瓠落不用，往往栖迟十載，未获一官；上不足以尽所学，下不足以救飢寒，千金屠龙，成亦无益。嗚呼，人亦何乐而为此劳劳哉！夫国家之教之，将为用也，教而不用，則其教之之意何取也？生徒之学之，将效用也，学而不見用，則其学之之意何在也？此真吾之所不能解也。或謂此輩之中求所謂奇才异能可以大用者，盖亦寡焉，斯固然矣；不知国家所重，既不在是，举国上才之人，悉已为功令所束縛、帖括所驅役，鬻身灭頂，不能自拔，孰肯弃其稽古之荣以俯焉而从事也？故当其就学之始，其与斯选者，大半仅中人之才耳；而自束发以后，又未尝一教以中国义理之学，徒溷身洋場，飽染习气，及至学成，亦且視為杂流，不与士齿，其不自爱固所宜也。坐是之故，而瑰瑋特絕之徒，益慙羹吹齏，羞与噲伍；是以此中人才日就寂寥也。然二十年間，其在西国学堂中考试前列、頗有学成凭据者，往往有人；而西人之达者，亦每复嗟叹，謂震旦人才不下彼国；然則出洋学生中之未尝无才，昭昭然矣。顧乃束之高閣，听其自穷自达，不一过問；于是有美国学生糊口无术，投入某洋行为买办者，有制造局匠师月俸四十金，而为西国某厂以二百金聘去者，豪杰之士安得不短气？有志之徒安得不裹足？既无細腰高髻之侶，重以弃鼎宝瓠之失；不怀顧犬补牢之义，徒效渊魚丛爵之恐；犹复頓足搓手，日日叹息曰无人才、无人才，天下之人岂任受之？

故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大变則大效，小变則小效；綜而論之有三策焉：何謂上策？远法三代，近采泰西，合科举于学校；自京师以訖州县，以次立大学小学，聚天下之才

教而后用之。入小学者比諸生，入大学者比举人，大学学成比进士；选其尤异者出洋学习，比庶吉士。其余归内外户刑工商各部任用，比部曹。庶吉士出洋三年学成而归者，授职比編檢。学生业有定課，考有定格，在学四年而大試之；以教习为試官，不限額、不糊名，凡自明以来，取士之具，取士之法，千年积弊，一旦廓清而辟之，则天下之士，靡然向风，八年之后，人才盈廷矣。

何謂中策？若积习既久，未即遽除，取士之具，未能尽变，科举学校未能遂合，則莫如用汉唐之法，多設諸科，与今日帖括一科并行。昔圣祖高宗两开博学鴻詞，网罗俊良，激厉后进，故国朝人才以康乾两世为最盛，此即吾向者多途胜于一途之說也。今請杂取前代之制：立明經一科，以暢达教旨，闡发大义，能以今日新政証合古經者为及格；明算一科，以通中外算术，引申其理，神明其法者为及格；明字一科，以通中外語言文字，能互翻者为及格；明法一科，以能通中外刑律，斟酌适用者为及格；使絕域一科，以能通各国公法、各国条約章程，才辯开敏者为及格；通礼一科，以能讀皇朝三通、大清会典、大清通礼，諳习掌故者为及格；技艺一科，以能明格致制造之理，自著新书，制新器者为及格；学究一科，以能通教学童之法者为及格；明医一科，以能通全体学，識万国药方，知中西病名証治者为及格；兵法一科，以能諳操練法程，識天下險要，通船械制法者为及格。至其取之之法，或如康乾鴻博故事，特詔举試，或如近世算学举人，按省附考，而要之必予以出身，示以荣途，給以翰林进士举人之名，准以一体乡会朝殿之实；著书可以入翰林，上策可以蒙召見，告之以用意之所重，导之以利祿之所存，則巖穴之間，乡邑之内，与夫西学諸館，及出洋学习之学生，皆可因此以自达；其未有成就者，亦可以益厉于实学，以为天下用，則其事甚順而其效亦甚捷。

何謂下策？一仍今日取士之法，而略變其取士之具。童子試非取錄經古者不得入學，而經古一場必試以中外政治得失、時務要事、算法格致等藝學；鄉會試必三場并重，第一場試《四書》文、《五經》文、試帖各一首；第二場試中外史學三首，專問歷代五洲治亂存亡之故；第三場試天算地輿聲光化電農工商兵等專門，听人自擇一門，分題試之，各三首。殿試一依漢策賢良故事，專問當世之務，對策者不拘格式，不論楷法；考試學差試差，亦試以時務藝學各一篇，破除成格，一如殿試。如是則向之攻八股哦八韻者，必將稍稍捐其故業，以從事于實學，而得才必盛于向日。

上策者三代之制也，中策者漢唐之法也，下策者宋元之遺也。由上策者強，由中策者安，由下策者存。若夫守晚明之弊制，棄歷朝之鴻矩，狃百載之積習，憚千夫之目議，違作人之公理，踵愚黔之故智，則雖鉄艦闔海，誰與為戰？槍炮如林，誰與為用？數万里地，誰與為守？數百兆人，誰與為理？傳曰：“子有美錦，不使人學制焉。”言不學之人不可以共政事也。今其用之也在彼，而取之也在此，是猶蒸沙而欲其成飯，适燕而南其轅也，豈不僨哉，豈不僨哉？（下略）

（《飲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冊，上海中華書局 1941 年版，第 26—29 頁）

梁啟超：上南皮張尙書論改書院課程書

光緒二十二年（1896）

竊惟西國學校，種類非一，條理極繁，而惟政治學院一門，于中國為最可行，而于今日為最有用。其為學也，以公理（人與人相處所用謂之公理）公法（國與國相交所用謂之公法，實亦公理也）為

經，以希腊羅馬古史为緯，以近政近事为用。其学焉而成者，則于治天下之道及古人治天下之法，与夫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靡不融貫于胸中，若集两造而辨曲直，陈緇羔而指白黑，故入官以后，敷政优优；所謂学其所用，用其所学，以故逢掖之間无弃才，而国家收养士之效。中国向于西学，仅襲皮毛，震其技艺之片长，忽其政本之大法，故方言、算学、制造、武备諸館，頗有所建置，而政治之院曾靡聞焉。今夫此学非西人所自創也，吾中国三代以前不必論，后此若汉之长沙、子政、武侯，秦之景略，后周之王朴，宋之荆公、夹漈、永嘉，元之貴与、明之姚江，国朝之梨洲、亭林，皆由此道。或当时行其所学而大效，或后世用其言而益大效。今之学者既务于破碎无用，其鼓篋之始，即未尝以治天下为已事，故于今古治乱、中外强弱所以然之故，漠然曾未动其念；授之以事，則昏然不知其所当有事，外侮日迫、内治日隳，則矚然莫識其所由。士夫不講此学，則市儈弄舌而橫議之；中国不講此学，則外夷越俎而代謀之。夫使市儈外夷之言果有当于措治，則亦岂有所厌恶而必为是擯斥哉？无如此輩者，于吾古人之义理一无所习，于吾中国之情势一无所通，則其言也必窒碍不可行；非不可行也，行之不以其道也。故日本变法以学校为最先，而日本学校以政治为最重；采泰西之理法而合之以日本之情形，講求既熟，授之以政，是以未及十年而兴淳焉也。今海内大吏，求其通达西学、深見本原者，莫吾师若；求其博綜中学、精摭体要者，尤莫吾师若；故为今之計，莫若用政治学院之意，以提倡天下，因两湖之旧而示以所重。以《六經》、諸子为經（經学必以子学相輔然后知《六經》之用。諸子亦皆欲以所学治天下者也）而以西人公理公法之书輔之，以求治天下之道；以历朝掌故为緯，而以希腊羅馬古史輔之，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以接切当今时势为用，而以各国近政近事輔之，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数

事并举，則學者知今日之制度何者合于古，何者戾于古；何者當復古，何者當變古。古人制度，何者視今日為善，何者視今日為不善，何者可行于今日，何者不可行于今日。西人之制度何者可行于中國，何者不可行于中國，何者宜緩，何者宜急。條理萬端，燭照數計，成竹在胸，遇事不撓。此學若成，則真今日救時之良才也。今之廢課卷而用日記，廢評列而用講授，可謂黜棄枝葉、妙探本原者也。雖然，兩湖諸生固非若鬻齏之子，未堪操觚，其斐然有述作之志者殆不乏人也。學非一業，期于致用；言非一端，貴于可行。自超以為所設經學、史學、地學、算學者，皆將學焉以為時用也；故時務一門為諸學之歸宿，不必立專課而常貫于四者之中。其經學、史學、地學、算學，則為日記以督之，以驗其學業之勤惰；其時務一門，則為課卷以考之，以觀其學識之淺深。講時務而無四者之日記以督之，則無以正其本；講經史算地而無時務之課卷以考之，則無以征其用。二義并行，本末咸備，體用具舉，庶于西人政治學院之規模稍有所合，計其成就必有可觀。且時務一門無專書可以講授，必事事推原經史，則侵彼兩院之權；苟非如此，則專門之西學既非所諳，洋務之譚言又非所屑。登堂緘口，未知所裁，敬陳區區，或見采擇。

（《飲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冊，上海中華書局 1941 年版，第 104—106 頁）

梁啟超：學校總論

光緒二十二年(1896)

吾聞之，《春秋》三世之義，據亂世以力勝，升平世智力互相勝，太平世以智勝。草昧伊始，蹄迹交于中國，鳥獸之害未消，營窟懸巢，乃克相保，力之強也。顧人雖文弱，無羽毛之飾，爪牙之卫，而

卒能檻繫兕虎，駕役駝象，智之強也。數千年來，蒙古之種，回回之裔，以虜掠為功，以屠殺為樂，屢蹂名國，凡一寰宇，力之強也。近百年間，歐羅巴之眾，高加索之族，借利器以滅國，借通商以辟地，于是全球十九，歸其統轄，智之強也。世界之運，由亂而進于平，勝敗之原，由力而趨于智，故言自強于今日，以開民智為第一義。

智惡乎開，開于學；學惡乎立，立于教。學校之制，惟吾三代為最備，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立學之等也。八歲入小學，十五而就大學，入學之年也。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學書記，十有三年學樂誦詩，成童學射御，二十學禮，受學之序也；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以離經辨志為始事，以知類通達為大成，課學之程也。《大學》一篇，言大學堂之事也；《弟子職》一篇，言小學堂之事也；《內則》一篇，言女學堂之事也；《學記》一篇，言師範學堂之事也。管子言農工商，群萃而州處，相語以事，相示以功，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農學工學商學，皆有學堂也。孔子言以不教戰，是謂弃民，晉文始入而教其民，三年而後用之。越王柄于會稽，教訓十年，是兵學有學堂也。其有專務他業，不能就學者，猶以十月事訖，使父老教于校室，（見《公羊傳》宣十五年注）有不帥教者，乡官簡而以告，其視之重而督之嚴也如此。故使一國之內，無一人不受教，無一人不知學；免置之野人，可以備捍城；小戎之女子，可以敵王愾；販牛之鄭商，可以退敵師；斲輪之齊工，可以語治道；听輿人之誦，可以定霸；采乡校之議，可以聞政；舉國之人，與國為體，填城溢野，無非人才，所謂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听，以天下之慮慮，三代盛強，蓋以此也。

馬貴與曰：“古者戶口少而才智之民多，今戶口多而才智之民少。”余悲其言；雖然，蓋有由也。先王欲其民智，後世欲其民愚，天下既定，敵國外患既息，其所慮者，草澤之豪杰，乘時而起，與議論

之士，援古義以非時政也。于是乎為道以鈐制之，國有大學，省有學院，郡縣有學官，考其名猶夫古人也，視其法猶夫古人也，而問其所以為教，則曰制義也，詩賦也，楷法也，不必讀書通古今而亦能之，則中材以下，求讀書求通古今者希矣。非此一途不能自進，則奇才異能之士，不得不輟其學，以俛焉而從事矣。其取之也無定，其得之也甚難，則偶儻之才，必有十年不第，勞愁感嘆，銷磨其才氣，而無復余力以成其學矣。如是則豪傑與議論之士必少，而于馴治天下也甚易，故秦始皇之燔詩書，明太祖之設制藝，遙遙兩心，千載同揆，皆所以愚黔首，重君權，馭一統之天下，弭內亂之道，未有善于此者也。譬之居室，慮其僮仆竊其寶貨，束而縛之，寘彼嚴室，加肩鐐焉，則可以高枕而臥，無損其秋毫矣。獨惜強寇忽至，入門無門，入閨無閨，悉索所有，席卷以行，而受縛之人，徒相對咋舌，見其主之難，而無以為救也。

凡國之民，都為五等：曰士、曰農、曰工、曰商、曰兵，士者學子之稱，夫人而知也。然農有農之士，工有工之士，商有商之士，兵有兵之士。農而不士，故美國每年農產值銀三千一百兆兩，俄國值二千二百兆兩，法國值一千八百兆兩，而中國只值三百兆兩。工而不士，故美國每自創新藝，報官領照者，二萬二百十事，法國七千三百事，英國六千九百事，而中國無聞焉。商而不士，故英國商務價值二千七百四十兆兩，德國一千二百九十六兆兩，法國一千一百七十六兆兩，而中國僅二百十七兆兩。兵而不士，故去歲之役，水師軍船九十六艘，如無一船；榆關防守兵，凡三百營，如無一兵。今夫有四者之名，無士之實，則其害且至于此。矧于士而不士，聚千百帖括卷折考據詞章之輩，于歷代掌故，瞭然未有所見，于萬國形勢，瞢然未有所聞者，而欲與之共天下，任庶官，行新政，御外侮，其可得乎？

今之言治国者，必曰仿效西法，力图富强，斯固然也。虽然，非其人莫能举也。今以有约之国十有六，依西人例，每国命一使，今之周知四国，嫻于辞令，能任使才者，几何人矣？欧美澳洲，日、印、緬、越、南洋諸島，其有中国人民侨寓之地，不下四百所，今之熟悉商务，明察土宜，才任領事者，几何人矣？教案界务商务，紛紛屢起，今之达彝情，明公法，熟約章，能任总署章京，各省洋务局者，几何人矣？泰西大国常兵皆数十万，战时可調至数百万，中国之大，練兵最少亦当及五十万为千营，每营营哨官六員，今之习于地图，曉暢軍事，才任偏裨者，几何人矣？嫻練兵法，諳习营制，能总大众，遇大敌，才任統帥者，几何人矣？中国若整頓海軍，但求与日本相敌，亦須有兵船百四十余艘，今之深諳海战，能任水弁者，几何人矣？久历风濤，熟悉沙錢，堪胜船主大副二副者，几何人矣？陸軍每营，水师每船，皆需医师二三人，今之練習医理，精达伤科，才任軍医者，几何人矣？每造鐵路，十英里需用上等工匠二員，次等六十員，今之明于机器，习于工程学，才任工师者，几何人矣？中国矿产，封鐫千年，得旨开采，設局漸多，今之能察矿苗，化分矿质，才任矿人者，几何人矣？各省議設商务局以保利权，今之明商理，习商情，才任商董者，几何人矣？能制造器械，乃能致强，能制造貨物，乃能致富，今之創新法，出新制，足以方駕彼族，衣被天下者，几何人矣？坐是之故，往往有一切新法，尽美尽善，人人皆知，而議論数十年不能举行者。苟漫然举之，則債轍立見，卒为沮抑新法者所詬詈，其稍有成效之一二事，則任用洋員者也。而輪船招商局、开平矿局、汉阳鉄厂之类，每年开销之数，洋人薪水，几及其半；海关厘稅，岁入三千万，为国餉源，而听彼族盘踞，数十年不能取代，卽此数端論之，任用洋員之明效大略可睹矣。然犹幸而借此以成就一二事，若决然舍旃，則将并此一二事者而亦无之。嗚呼！同是圓顙

方趾，戴天履地，而必事事俯首拱手，待命他人，豈不可为长太息矣乎！

若夫四海之大，学子之众，其一二識时之彦，有志之士，欲矢志独学，求中外之故，成一家之言者，盖有人矣。然不通西文，則非已譯之书不能讀，其难成一也。格致諸学，皆借仪器，苟非素封，末由购置，其难成二也。增广学識，尤借游历，寻常寒士，安能远游，其难成三也。一切实学，如水师必出海操練，矿学必入山察勘，非借官力不能独行，其难成四也。国家既不以此取士，学成亦无所用，犹不足以贍妻子，免饥寒，故每至半途，廢然而返，其难成五也。此所以通商数十年，而士之无所凭借，能卓然成异材为国家用者，殆几絕也。此又馬貴与所謂姑选其能者，而无能之人，則听其自为不肖而已。姑进其用者，而未用之人，則听其自为不遇而已。豚蹄滿篝之祝，旁觀犹以为笑，况复束縛之，馳驟之，銷磨而鈐制之，一旦有事，乃欲以多材望天下，安可得耶，安可得耶？

然犹曰洋务为然也。若夫内外各官，天子所以共天下也，而今日之士，他日之官也，問国之大学，省之学院，郡县之学官，及其所至之书院，有以历代政术为教者乎？无有也。有以本朝掌故为教者乎？无有也。有以天下郡国利病为教者乎？无有也。当其学也，未尝为居官之地，其得官也，則当尽弃其昔者之所学，而从事于所未学。傳曰：“吾聞学而后入政，未聞以政学者也。”以政学犹且不可，况今之既入官而仍讀書者，能有几人也。以故一切公事，受成于胥吏之手，六部书办，督撫幕客，州县房科，上下其手，持其短长，官无如何也。何以故？胥吏学之，而官未学也。遂使全局糜烂，成一吏例利之天下，禍中腹心，疾不可为。是故西学之学校不兴，其害小，中学之学校不兴，其害大。西学不兴，其一二淺末之新法，犹能任洋員以举之，中学不兴，‘宁能尽各部之堂司，各省之长属，而概

用洋員以承其乏也，此則可为流涕者也。

不宁惟是，中国孔子之教，历数千载，受教之人，号称四百兆，未为少也。然而妇女不讀書，去其半矣，农工商兵不知学，去其十之八九矣，自余一二占毕啾啾以从事于《四书》《五經》者，彼其用心，则为考試之題目耳，制艺之取材耳，于經无与也，于教无与也。其有通人志士，或箋注校勘，效忠于許郑，或束身自爱，归命于程朱，然于古人之微言大义，所謂誦《詩》三百可以授政，《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者，盖寡能留意，則亦不过学其所学，于經仍无与也，于教仍无与也。故号为受教者四万万人，而究其实能有几人，則非吾之所敢言也。故吾嘗謂今日之天下，幸而犹以經义取士耳，否則讀吾教之經者，殆几絕也。此言似过，然有鉄証焉。彼《禮經》十七篇，孔子之所雅言，今試問綴学之子，能誦其文，言其义者，几何人也。何也？科举所不用也。然則堂堂大教，乃反借此疲敝之科举以图存，夫借科举之所存者，其与亡也相去几何矣。而况今日之科举，其势必不能久，吾向者所謂变亦变，不变亦变，与其待他人之变，而一切蕩灭以至于尽，則何如吾自变之，而尚可以存其一二也。記曰：“下无学，賊民兴，丧无日矣。”傳曰：“小雅尽廢，則四彝交侵，而中国微。”憶我儒教，爰自东京，即已不竟。晋宋之間陷于老，隋唐以来淪于佛，外教一入，立見侵夺，况于彼教之徒，强聒不舍，挟以国力，奇悍无倫。今吾盖見通商各岸之商賈，西文学堂之人士，攘臂弄舌，动曰《四书》《六經》为无用之物，而教士之著书发論，亦侃侃言曰，中国之衰弱，由于教之未善。夫以今日帖括家之所謂經，与考据家之所謂經，虽圣人复起，不能謂其非无用也。則惡能禁人之不輕薄之而遺弃之也。故准此不变，吾恐二十年以后，孔子之教，將絕于天壤，此則可为痛哭者也。

亡而存之，廢而舉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

于学校。西人学校之等差、之名号、之章程、之功課，彼士所著《德国学校》《七国新学备要》《文学兴国策》等书，类能言之，无取吾言也。吾所欲言者，采西人之意，行中国之法，采西人之法，行中国之意，其总綱三：一曰教，二曰政，三曰艺。其分目十有八：一曰学堂，二曰科举，三曰师范，四曰专门，五曰幼学，六曰女学，七曰藏书，八曰纂书，九曰译书，十曰文字，十一曰藏器，十二日报館，十三日学会，十四日教会，十五日游历，十六日义塾，十七日訓廢疾，十八日訓罪人（所拟章程皆附于各篇之后）。

今之同文館、广方言館、水师学堂、武备学堂、自强学堂、实学館之类，其不能得异才何也？言艺之事多，言政与教之事少。其所謂艺者，又不过語言文字之淺，兵学之末，不务其大，不揣其本，即尽其道，所成已无几矣。又其受病之根有三：一曰科举之制不改，就学乏才也。二曰师范学堂不立，教习非人也。三曰专门之业不分，致精无自也。故此中人士，開束《六經》，吐弃群籍，于中国旧学，既一切不問，而叩以西人富强之本，制作之精，亦罕有能言之而能效之者。昔尝戏言，古人所患者，离乎夷狄，而未合乎中国。今之所患者，离乎中国，而未合乎夷狄。推其成就之所至，能任象韉之事，已为上才矣。其次者乃适足为洋行买办岡必达之用，其有一二卓然成就，达于中外之故，可备国家之任者，必其人之聪明才力，能借他端以自精进，而非此諸館諸学堂之为功也。夫国家之設学，欲养人才以共天下，而其上才者仅如此，次下者乃如彼，此必非朝廷作人之初意也。今朝士言論，汲汲然以儲才为急者，盖不乏人，学校萌芽，殆自茲矣。其亦有洞澈病根之所在，而于此三端者少为留意也乎。

抑今学校之議不行，又有由也。經費甚巨，而筹措頗难，虽知其急，莫克任也。今天农之治疇也，逾春涉夏，以糞以溉，称貸苦

辛，无或辞者，以为非如是則秋成无望也。中人之家，犹且节衣縮食以教子弟，冀其成就，光大門閭。今国家而不欲自强則已，苟欲自强，則悠悠万事，惟此为大，虽百举未遑，犹先图之。吾聞泰西諸大国學校之費，其多者八千七百余万，其少者亦八百万（小学堂費英国每年三千三百万元，法国一千四百万元，德国三千四百万元，俄国五百万元，美国八千四百万元。中学大学共費英国每年八百六十万元，法国三千万元，德国二百万元，俄国四百余万元，美国三百余万元）。日本区区三島，而每年所費，亦至八九百万，人之謀国者，岂其不思撙节之义，而甘擲黄金于虛牝乎。彼日人二十年兴学之費，取偿于吾之一战而有余矣，使吾向者举其所謂二万万而百分之，取其一二以兴群学，則二十年間，人才大成，去年之役，宁有是乎？嗚呼，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及今不图，恐他日之患，其数倍于今之所謂二万万者，未有已时；迨痛創复至，而始悔今之为誤，又奚及乎？今不惜糜重帑以治海軍，而不肯舍薄費以营学校，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譬之孺子，怀果与金示之，則弃金而取果；譬之野人，持寸珠与百錢示之，則遺珠而攫錢。徒知敌人胜我之具，而不知所以胜之具，曠日勞力，以从事于目前之所見，而蔽于其所未見，究其归宿，一无所成，此其智視孺子、野人何如矣。

西人之策中国者，以西国之人數与中国之人數为比例，而算其应有之学生，与其学校之費。謂小学之生，宜有四千万人，每年宜費二万二千六百万元；中学之生，宜有一百十八万四千余人，每年宜費五千九百万余元；大学之生，宜有十六万五千余人，每年宜費七千一百万余元。今不敢为大言，請如西人百分之一，則亦当有小學生四十万人，中學生一万一千八百四十人，大學生一千八百五十余人，每年当費三百五十六万元。中国房屋衣食等費，視西人仅三分之一，則每年不过一百余万元耳。犹有一义于此，中国科第之榮，

奔走天下久矣，制艺楷法，未尝有人奖劝而驅策之，而趋者若鶩，利祿之路然也。今創辦之始，或經費未充，但使能改科举，归于学校，以号召天下，学中惟定功課，不給膏火，天下豪杰之士，其群集而俛焉从事者，必不乏人。如是則經費又可省三之一，岁費七十余万足矣。而学中所成之人材，即以拔十得五計之，十年之后，大学生之成就者，已可得八千人，用以布列上下，更新百度，沛然有余矣。夫以日本之小，每年此費，尙至八九百万，而謂堂堂中国，欲得如日本十二分一之費，而忧其无所出邪，必不然矣。

（《飲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冊，上海中華書局 1941 年版，第 14—21 頁）

梁启超：与林迪臣太守論浙中学堂 課程应提倡实学书

光緒二十三年(1897)

頃閱各報，知浙中学堂已有成議，大吏委公总司厥事，无任忭喜。軍事既定，庙謨諄諄，野議續續，則咸以振兴学校为第一义；各省州县颇有提倡，而省会未或聞焉，浙中此举，实他日群学之权輿也。

启超窃以为此后之中国，风气渐开，議論渐变，非西学不兴之为患、而中学将亡之为患；至其存亡絕續之权，則在于学校。昔之蔽也，在中学与西学分而为二，学者一身不能相兼。彼三十年来之同文館方言館武备学堂等，其創立之意，非不欲儲非常之才以为国用也，然其收效乃仅若是。今之抵掌鼓舌以言学校者，則莫不知前此諸館之法之未为善矣，而要彼今日之所立法，其他日成就有以异于前此諸館之为乎？則非启超之所敢言也。

扈超謂今日之學校，當以政學爲主義，以藝學爲附庸；政學之成較易，藝學之成較難；政學之用較廣，藝學之用較狹。使其國有政才而無藝才也，則行政之人振興藝事，直易易耳；卽不尔而借材异地、用客卿而操縱之，無所不可也。使其國有藝才而無政才也，則絕技雖多，執政者不知所以用之，其終也必爲他人所用。今之中國，其習專門之業稍有成就者固不乏人，獨其講求古今中外治天下之道，深知其意者，蓋不多見：此所以雖有一二藝才而卒無用也。

中國舊學，考據、掌故、詞章，爲三大宗；扈超嘗見儕輩之中、同一舊學也，其偏重於考據詞章者，則其變而維新也極難；其偏重於掌故者，則其變而維新也極易。蓋其人既以掌故爲學，必其素有治天下之心，於歷代治亂興亡、沿革得失所以然之故，日往來於胸中；既遍思旧法何者可以治今日之天下？何者不可以治今日之天下？抉擇既熟，圖窮匕見，乃幡然知泰西之法確有可采，故其轉圜之間廓如也。

彼夫西人之著書爲我借箸者；與今世所謂洋務中人，介於達官市儈之間，而日日攘臂談新法者，其於西政非不少有所知也；而於吾中國之情勢政俗未嘗通習，則其言也必窒碍不可行：非不可行也，行之而不知其本、不以其道也。于是有志經世者，或取其言而試行之，一行而不效，則反以爲新法之罪：近今之大局未始不坏于此也。故今日欲儲人才，必以通習中國掌故之學，知其所以然之故，而參合之于西政以求致用者，爲第一等。

泰西諸國，首重政治學院；其爲學也，以公理公法爲經，以希臘羅馬古史爲緯，以近政近事爲用，其學成者授之以政，此爲立國基第一義。日本效之，變法則獨先學校，學校則獨重政治，此所以三十年而崛起于東瀛也。

扈超自頃入鄂，則請南皮易兩湖書院專課政學：以六經諸子爲

經、而以西人公理公法之書輔之，以求治天下之道；以歷朝掌故為緯、而以希臘羅馬古史輔之，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以按切當今時勢為用，而以各國近政近事輔之，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當有事。苟由此道、得師而教之，五年之間可以大成，則真國家有用之才也。今以為浙中學堂宜仿此意，即未能專示以所重，亦當中西兼舉、政藝並進，然後本末體用之間不至有所偏喪。

彼乎同文、方言諸館者，其中亦未嘗無中學教習也，未嘗不課以誦經書作策論也，而其學生皆如未嘗受中學然者，彼其教習固半屬此間至庸極陋之學究，于中學之書原一無所聞，其將以何術傳諸其徒也？學生既于中學精深通達之處未嘗少有所受，則其所誦經書只能謂之認字，其所課策論只能謂之習文法，而絕不能謂之中學；故其成就一無可觀也。故今日欲興學校，苟不力矯此弊，則雖糜巨萬之經費，只為洋人廣蓄買辦之才；十余年後，必有達識之士以學堂為詬病者，此不可不慎也。

為今之計，能聘一通古今、達中西之大儒為總教習，駐院教授，此上策也。其不能也，則竊見尊擬章程中有諸生各設日課部一條，苟能以《周禮》《公羊》《孟子》《管子》《史記》《文獻通考》全史書志等，及近譯西人政學略精之書數種，列為定課，使諸生日必讀若干叶，以今日新法証群書古義，而詳論其變通之由與推行之道，其有議論、悉札識于日課中，而請通人評隲之。或每月更設月課，其題多用策問體，常舉政學之理法以叩之，俾自其心思、廣其才識，則其所得亦庶幾也。浙中此舉，為提倡實學之先聲；一切章程，他日諸省所借以損益也，惟公留意焉。后超稚齡寡學，于一切門徑條理豈有所知？願承見愛，相待逾恒，故不避唐突，薄有所見，輒貢之于左右，想公達人，必不訶其多言也。

（《飲冰室合集》，文集第二冊，上海中華書局 1941 年版，第 2—4 頁）

梁启超：教育政策私議

光緒二十八年(1902)

今日为中国前途計，莫亟于教育，即当道之言維新、草野之談時务者，亦莫不汲汲注意于教育；然而此議之興既已兩年，而教育之實至今不舉，殆非尽由奉行之不力，或亦由所循之政策有未当者耶？鄙人既非教育家，于此中得失之林固不能言之曲折詳盡，但有一二見及者，不敢自默，輒書之以各任茲事者之采擇云。其言皆至粗極淺，稍游外國讀外籍者，皆所共稔，不值大雅君子之復甄也。

教育次序議第一

頃者朝廷之所詔敕，督撫之所陳奏，莫不有州縣小學、府中學、省大學、京師大學之議，而小學中學至今未見施設，惟以京師大學堂之成立聞，各省大學堂之計畫亦紛紛起；若循此以往，吾決其更越十年而卒無成效者也。求學譬如登樓，不經初級而欲飛升絕頂，未有不中途挫跌者。今勿論遠者，請以日本留學生証之：吾國之游學日本者，其始亦往往志高意急，驟入其高等學、專門學、大學等，講求政治、法律、經濟諸學；然普通學不足，諸事不能解悟，卒不得不降心以就學于其與中學相當之功課。苟其能降心焉者，即其他日能大成者也。不爾，則虽有所成，終亦寡也。吾見夫坐此之故而中途輟業以歸者不知幾何人矣。夫其人當數年前，乃肯輕千里、越重洋、負笈而東來，則必其志氣學識有以秀絕于常人矣；然其困難猶若此，況在內地，遽焉集所謂翰林、部曹、舉貢生監者，而欲授之以大學之課程，是何異強扶床之孫而使與龍伯大人競走也。當十八世紀以前，歐美各國小學之制度未整；至十九世紀以後，巨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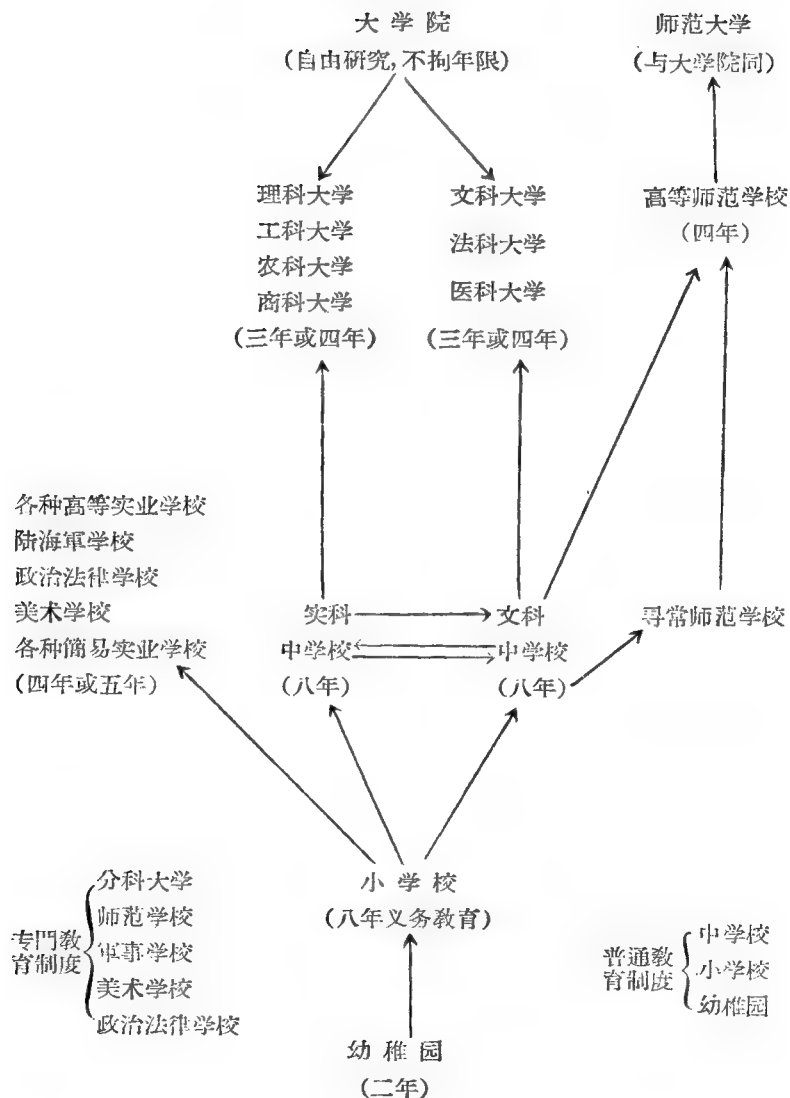
之政治家始确认教育之本旨在养成国民。普之皮里达将法夏哥士等,首倡小学最急之議;自茲以往,各国从风。德将毛奇于师丹战胜归国之际,指小学校生徒而語曰:非吾儕之功,实彼等之力,盖至言也。今中国不欲兴学則已,苟欲兴学,則必自以政府干涉之力强行小学制度始。今試取日本人所論教育次第,撮为一表以明之。

教育期区分表(儿童身心发达表)

	廿二岁至廿五岁 大学校期 (成人期)	十四岁至廿一岁 中学校期 (少年期)	六岁至十三岁 小学校期 (儿童期)	五岁以下 家庭教育期 幼稚园期(幼儿期)
身体	体格已定 全 为大人之型	此期之始 性欲 萌芽 体格渐成 大人之型 音声 一变 其自身体 所起之欲望 較 前期益发达	此期之始 脑髓 稍坚 能就一定 之課业 身体发 育之盛在于此时	一岁前后 乳齿生 习步行 学言語 始与他动物全別 具人类之特性 有 营养之求 有欲望 之起 感觉之力漸 臻敏捷
知	推理之力漸 强 能求真 理 自构理想	前半期偏于想 象 后半期长于 推理	记忆想象之动机 最强 其推理也 每有持一端以概 全体之弊	感觉知識之动机极 为銳敏
情	情操发达	前半期虽动于情 緒 后半期则情 操漸发达	情緒始动	其感情皆起于感觉 恐怖之情甚强
意	理性的意志发 达	前半期只有悟性 的意志 后半期 漸为理性的意志	前半期只有感觉 的意志 后半期 漸入于悟性的意 志	只有感觉的意志
自观力	成自治之品 性 且能人我 协同成为一群 内之我	前半期我相之观 念益强 几知有 我不知有人 后 半期始認他相 知人我协同之为 急	模仿长上而好自 屈 漸欲通己意 于人 我相之观 念始生	未自知有我 純然 沌渾未蓄境界

由此观之,教育之次第,其不可以躐等进也明矣。夫在教育已兴之国,其就学之級,自能与其年相应;若我中国今日之学童,则当

教育制度表



其前此及年之日，未获受相当之教育，其德知情意之发达，自比文明国之学童低下数级，而欲骤然授之，乌见其可？然则中国最速非五年后不可开大学，虽其已及大学之年者，宁减缩中学之期限而使之兼程以进，而决不可放弃中学之程度而使之躐级以求也。

至于小学，今论者亦既知其急；然遍观各国小学，皆行义务教育。义务教育者何？凡及年者皆不可逃之谓也。故各国之兴小学，无不以国家之力干涉之，盖非若此则所谓义务者必不能普及也。而今之当事者，只欲凭口舌劝说，使民间自立之而已；非惟紊乱不整，他日不能与官立之中学高等学相接，且吾恐十年以后，而举国之小学犹如晨星也。

学校經費議第二

抑学校之議、所以倡之累年而至今不克实施，或仅经营一省会学堂而以自足者，殆亦有故焉：则經費无出是也。夫欲举全国之中学小学而悉以国帑办之，无论财政极窘之中国所不能望也，即极富如英美盖亦不给焉矣。各国小学皆行义务教学；义务云者：其一、则及年之子弟皆有不得不入学之义务也，其二、则团体之市民皆有不得不担任学费之义务也。日本明治二十三年所颁法律，号称地方学事通则者，其第二条云：“凡一区或数区相合所設之小学校，其設立費及維持費，由居留本区之人有实业（有土地家宅者）及营业（无鋪店之行商不在内）者共負担之；若其区原有公产，则先以公产之所入充之。”此制盖斟酌各国法規所定也。

普国制度，凡小学校之設立費、維持費，自昔惟以直接受其利益者負担之，即有子弟之家长是也；近年以来，则政府設立小学校規条，頒諸各乡市，使担任其經費；若所收修金不敷校用，则別征学校稅以补之。

英国以一千八百七十年至七十三、七十四等年，制定小学会，凡小学校之設立費、維持費，由各市各乡各区自負擔之，其征稅約与恤勞稅率相等，不足則以國庫金補助之。又建築學校時，若其費不給，則政府時或貸与之。

法国自停收小学校修金以后，学校益增加，前所收乡稅市稅尚不足給，于是举土地、窗戶、人头、家屋、营业等諸直接稅附增若干，为学校稅；不足則以一省公产補助之，再不足則以國庫金補助之。

此各国筹办小学校經費之大略也。由是觀之，凡小学校者大率由国家監督立一定之法，而征地方稅以支办其財政者也。今中国不欲广开学校則已，如其欲之，則必当依如下之办法：

一、下令：凡有千人以上之市鎮村落，必須設小学校一所，其大鎮大乡，則划为数区，每区一所；大約每二千或三千人輒递增一校。其小村落不足千人者，則合数村共設一校。

一、学校經費皆由本校本鎮本区自籌。其有公产者則以公产所入支办之，其无公产或公产不足者，則征学校稅，如田畝稅、房屋稅、營業稅、丁口稅等，或因其地所宜之特別稅法，以法律征收之，以为創設学校及維持学校之用。惟其稅目不得过兩項以上（其仍有不足者，則稟請地方官酌由官費補助），其有余者則积为学校公产。

一、凡每一学校之区域（或市、或乡、或大乡鎮內所分之小区）皆設一教育會議所，由本地居民公举若干人为教育議員，公司功課、財政、庶务等，学校主权及財政出納，一切归本會議所管理，长官不干預之。

一、国家須速制定小学章程，詳定其管理法及所授課目，頒之各区域使其遵行。

一、教科书無論为官纂、为民間私纂，但能一依国家所定課目

者，皆可行用。

一、学校皆收修金，惟必須极廉，国家为定一額，不得逾額收取。其有貧窶子弟无自备修金之力，經教育會議所查驗属实者，則豁免之。子弟及岁不遣就学，則罰其父母。

一、既定征学校稅，如有抗不肯納者，則由教育會議所稟官究取。

一、每省置視学官三四員，每年分巡全省各学区，岁遍。視学官之职，当初办时則指授办法；既立校后，則查察其管理法及功課。教师之良者、学生之优等者，时以官費獎賞之。其学校所有公产之数，及出納表，皆呈交視学官驗視，但划其权限，不許干涉校中款項。

此其大較也。至詳細規則，他日当悉心考索，为一专书，以备当道采擇，苟依此法，其利有四：

(一)不劳公帑而能广开学风也。今日司农仰屋之时，欲以国費兴学，其事既不可望；然政府以責諸疆吏、疆吏以責諸守令，亦有何术能罗掘巨款以遍兴其所属之学校？故虽明詔敦迫，一日十下，亦不过視为一紙空文，終不奉行，而疆吏亦无辞以責之也。何也？其力之不逮，上下所同訕也。故非用此法，則虽更历十年、二三十年，而决无全国兴学之日；惟因势利导而使之自謀，則不两三岁而弦誦之声遍于阡澨矣。

(二)学制整齐而可与高等學級相接也。官費既不克办，势不得不望民間之自开。夫人有子弟，莫不欲教之为将来計；加以功令所詔、利祿所趋，則虽不立定制，而民間自創者固当所在多有。虽然，其不整齐甚矣：其校舍或此地有而彼地无，其課目或此地多而彼地减；劳而少功，虽办之数十年决无成效。苟用此法，則全国之分配无或偏毗，全国之學級无或参差；若网在綱，递进愈上，十年以

往，而普通之才可遍天下。

(三)可以强民使就义务教育也。既以造就国民为目的，则不可不举全国之子弟而悉教之；故各国通制：及年不学，罪其父母。盖子弟者一国所公有，非父母所能独私也。然国家学制未定，使民何所适从？故必用此法先使学校普及，然后教育可以普及；其有力者，出其所入之一小部分以维持公益，其窳贫者亦可豁免学费以成就其前途：如是而犹不乐学焉，未之有也。

(四)养成地方自治之风为强国之起点也。今日欲立国于大地，舍公民自治其无术矣。虽然，骤举今日欧美日本所谓地方自治之权利义务，悉以畀之责之于我国民，无论为政府所不欲，恐吾民亦未能受之而推行尽善也。故莫如先从教育著手：凡一区域内关涉教育之事，悉归会议所之自治。人民借此阅历，得以练习团体行政之法；此后渐次授以他事，使自经理，自可不迷厥途。而政府亦可以知地方自治之事虽属民权，而于君权国权不特无伤，且能为国家分任艰巨、兴举庶务；而此后集权分权之政治可以确立，此又不徒为教育计，亦为一切政体之本原计也。

或曰：今日中国租赋名目既已繁重矣，加以赔款频仍，军事屡作，胥削悉索，鼠雀俱穷；复欲益以学校税，民其乐输之乎？曰：是又不然。凡取诸民而入诸官者，民不知其所用之目的与其出纳之会计，虽然薄而犹怨焉；取诸民而用诸民，且明示以所用之目的，使自司其出纳之会计，虽极重而民犹乐也。中国之赋税，比较列国最称轻减；即合以污吏之婪索中饱，犹不能及欧美文明国三之一也。然而民滋怨者何也？谓其未尝一用之以治民事也。中国有国税而无地方税，然试问各省之市镇村落，何一不自有其财团、自征课于其地以为公益之用者乎？其所征时或倍蓰于国税，而莫或以为病；况以国家之监督劝导，使之出其财以誨养其子弟，自征之，自管之，

自用之，自察之，长吏一无所过問，惟助其定章程，稽功課，匡所不逮耳。彼任議員者功在桑梓，而享榮名于乡邑，有子弟者安坐成學，而获厚實于前途，有不令下如流水者耶！方今之世，为興學計，无以易此。

（《飲冰室合集》，文集第四冊，上海中華書局 1941 年版，第 33—40 頁）

梁啟超：中國教育之前途與教育家之自覺

1917 年 1 月

教育部為全國教育行政最高機關，諸君又為全國教育最高機關主要之人，今日鄙人與諸君相見一堂，非常榮幸。但鄙人於教育經驗甚少，亲身從事教育者不過在湖南辦學校半年有餘，時間既短，辦法又不完備；今乃在全國教育最高機關與諸君談論教育，豈不慚愧！查我國創辦教育，在前清光宣時代；當時無論新舊中人，莫不以教育為救國之要圖，其規模制度雖不完備，然辦理教育之人抱有一種熱誠，皆視教育為應盡之義務；此種精神實為後來所不及，以今日教育現狀而論，學校數目頗有推廣，學生名數頗有增多，形式上不無進步，至精神上則有遠遜于昔者。昔時人人視為救國要圖，今乃不為一般人所重視，地方上不獨無提倡，且從而摧殘之。不獨此也，即社會對於教育，亦有種種懷疑之處，以為教育究竟于國家有無利益。夫教育為立國之根本，有不待言者，至今日而復發生教育有無利益問題，詎不大可駭異？然必有所以致此者，其故不可不深察也。此誠非常危險，故鄙人近日對於教育抱有非常之悲觀，以為今之教育方法，非根本改革不可。夫現在教育之氣象，何以至于此極，固屬政府與社會方面俱有種種之原因，而教育之自身

亦实有不能自存之处。今后之改良，盖一方面在乎全国政治之趋向，一方面在乎教育界之认定责任也。以教育与其他政治之关系而言，教育总长处最高机关，不能不負責任；至教育自身不能自存者，究在何处，鄙人在教育上无实在經驗，言之恐不能中肯。惟个人之意見，以为有数点应当注意，試縷陈之。

第一点，现在教育未脱科举余习也。现在学校，形式上虽有采用新式教科书，而精神上仍志在猎官，是与科举尚无甚出入也。中国科举习惯，在汉朝时已有萌芽，至唐宋时始完全成立，至清室乃极端发达。汉武帝立《五經》博士弟子員，供皇帝之侍奉，有識者非之；太史公《儒林傳》曰：“余讀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廢书而叹也。”夫广开学校为极善之举，何至廢书而叹，可見当时之学校专为官吏而設，入学校亦惟在于求官，班固所謂利祿之途然也。太史公所为叹息者，即在于此。然則我国利祿之害，其中于学校久矣。……中国初办教育，学校尚未完备，而主持教育者仍沿用科举之方法，惟知奖励学生做官，如学生毕业奖励，留学生考試分部章程，紛紛頒布，此在他人所深恶痛絕者，而吾国方竭力奖励之不暇。夫以二千年来之恶习久已深印于全国人之脑筋，极力矯正尙恐不足，而况加以奖励，其結果尙可問乎？至今日其險象已露矣，即西河沿一带客棧，求官者多至数万，遑論他处！此时教育尙未能普及，已有此現象，假使将来教育普及，全国人皆有做官思想，試問何以应付之？此非鄙人之妄言也；从来教育具若何之方針，斯造成若何之国民，教育以做官为方針，必使全国人有做官之思想而后已耳。教育不能普及，尙有农工商等人；一旦普及，則农也、工也、商也，将全变为官矣，世界宁有此等国家耶？欲去此种积习，亦非政府定一方針应可办到者，是在教育界中人通力合作以矯正之；如一时不能去淨，則逐漸图之，从前錯誤或有矯正之一日也。社会对于

教育怀疑之点，前已言之，如抱此疑問者仅属頑固之人，犹有說也，实则不独頑固者然，即不頑固者亦大都如此也。教育之墜落至于此极，尚可問乎？至于科举积习如何始可鏟除；其矯正之法式，或將此弊編入教科书，或著为論說，亦不敢遽定；惟教育界人不可不时时研究之，教育最高机关中人尤不可不时时研究之，研究之結果，必有方法以矯正之。此所当注意者一也。

第二点，學問不求实用也。据鄙人之意見，學問可分为二类：一为紙的學問，一为事的學問。所謂紙的學問者，即書面上的學問，所謂紙上談兵是也。事的學問，乃可以应用，可以作事之學問也。中国数千年来及欧洲文明未兴以前，皆是紙的學問，讀古人书，不外摹仿与解釋二类，所学专为印証古人，食而不化。經史文詞固有然矣；即新學盛兴，乃有矿學医学，然讀矿學书只能讀熟，不能应用，其无用与熟讀經史文学等；有如燒紙成灰而吞，無論文学之紙灰，矿學之紙灰，其为无用一也。欧洲二百年前，实用學問未能发达，亦是為紙的學問所誤；如學几何，只能熟习其程式而不能应用于事物，其无用与吾国之文学等耳。自实用教育发明，欧洲教育經一次之大改革后，然后科学乃大进步，吾国始而八股，繼而策論，繼而各种教科书，形式上非无改革，然皆为紙的學問，不过天地元黄变作某种教科书之天地日月耳，又何裨于实用乎？教师之教也，但使学生能讀能解已尽其事，不問其他；学生之學也，亦志在能讀能解，可以考取最優等，不問其他。然學而不能应用于世，無論如何勤學，終是紙的學問，其結果紙仍紙，我仍我，社会仍社会，无一毫益处也。且不独毫无益处，若細細研究，其結果，則受教育者文化反在未受教育者之下；何也？彼未受教育者尚能与社会时常接近，既受教育者反与社会全然断絕，欲再學則时不再来，又自謂地位較高，不屑与社会为伍，以致自暴自弃，一无所能，故未受教育

者尚能得一技之长，为农为工为商而已；受教育者則舍做官外无他能力，因做官只須每日到署，尽人而能也。此固由今日社会他种事业全不发达，不能全責教育自身，然教育自身亦不能辞其責。如某君在外国留学商业，当其求学时，本无做官之志，乃回国后欲在商界謀一事而不可得，遂不得不求为官矣。彼本为商业学生，何以不能在商界做事，固由于中国商业太旧，而实际由于彼在学校时，除讀書外，未曾研究一切商业习惯，或仅知外国商情而不知本国商情者，皆紙的学問誤之也，何能全責社会乎？今使有人劝一商界中人曰：尔用人須用商业毕业之人，其人亦勉从之；然彼所用之商业毕业者，卒不能为之办一事，一經失败，則此后永远不敢再用此輩矣。故吾人須知紙的学問之害，于学生在学校时，令其研究一切社会应用之事，則学校愈多，国家愈进步；盖人之机能愈用而愈发达，如专在紙的学問上用功夫，則空耗費脑力而已。总之，学校与社会万不可以分离：在学校时，于社会应有之知識研究有素，毕业后断不患无人用之，在学校养成一种活动之能力；将来在社会上可以不必求人，亦足自立。且天下事积小以成大，一学生能为一小事，推至千百千万学生，其事业安可限量耶？現在学校与社会既不相容，頑固者以为学校无用，学校中人則自謂紙的学問已不少，社会上何以不用？因而憤世嫉俗，使学校与社会至相仇視；社会既为一般老农老工老商所据，事事不求进步。学校中人又无机会与社会相接，亦不能貢獻新得于社会，大局岂能进步？非独无进步也，甚且仇視日深，終至牽动大局，而禍变未有已时。此所当注意者二也。

第三点，即趣味教育程度問題也。此为鄙人个人之一种感觉，現在尙未能自信，然不妨与諸君商榷之。教育儿童純用趣味引誘，則不能擴張其可能性；从前教师之对于儿童过于严厉，专用体罰，致使儿童視就学为畏途，且足以妨害儿童之发育。今矯其弊，专以

趣味教育引起兒童就學之興味，如教科書之圖畫等之類，其法固善，然趣味教育之程度，則不能不加以研究。如近時教科書之深淺，種類之選擇，課程之分配，僅足為中材以下之標準；稍聰穎者則雖倍之不多，此在編者教者或不欲過費兒童之腦力，然失之過寬，亦實有不宜之處。蓋人類之可能性非常之大，教育之目的即在擴張其可能性，愈用愈發達，愈不用亦遂退化，証之生理學中不乏其例。今有二人于此：年歲相若，體質相若，衣服之厚薄亦相若，乃一則畏寒，一則不畏寒，則皮膚中可能性發達之程度異也。蓋人類皮膚中反抗外界刺激之可能性愈受強迫，愈益發達，如常以冷水浴者自能耐寒之類，故可能性者加以若何之勉強，斯發達至若何之程度者也。人之精神亦復如是。昔人謂精神愈用而愈出，實為名言；如吾儕每日做事見客，亦不覺其苦，若長日無事，身體反覺疲倦，即其証也。故教育兒童，徒以趣味教育，俾其毫無勉強，必不能擴張兒童之可能性也。回思吾儕束發受書之際，并無今日美麗之教科書，悅目之圖畫，成績亦頗不惡，則以受各種逼迫之故，其可能性自然發達也。讀書而令兒童自己思索，不為講解，未免近于蠻野；然如為師長者或授一書而強使記誦，或發一義而使之思索，衡以今日教授之法固屬不合，然往往因此而生記憶力與理解力焉。鄙人言此，并非主張舊日之教法，不過証明今日純用趣味引誘，不加強迫，亦未免過猶不及耳。此所當注意者三也。

第四點，言文不一致，足以阻科學之進步也。以中國現在之文字，學現在世界之科學，欲其進步，殆絕不可能之事。非以其煩難也，以中國之字常用者不過數千，原不為難，難者其文法之組織耳。語言與文字分而為二，其結果自不得不為紙的學問。蓋吾國之文字，乃古時之文字，惟宜對古人用之，不宜用以求今之科學也。歐美各國亦有古文今文兩種，古文惟用于經典，研究科學絕不用之，即

如德国科学之进步不过百年間事，其學問所以如此发达者，实因國語獨立。故我国教育各种科学必用古之文字，是为国内之不独立，是为对古人之不独立；講来講去皆是古來學問，非現在之學問，无怪教育之不能发达也。此事聞貴部久已注意，可謂卓識，然不可不乘此时机造成一种國語。所謂國語者，非用一地方之俚語也，其程度必視尋常之語言稍高，視尋常之文字較低，将来通用于各学校以利教育，則于科学之进步、教育之普及均有莫大之裨益矣。从前一般教育家，深以兒童讀經為詬病，誠以六七岁之兒童万不能与之講經說古也；今虽易以教科书，而所用者犹是古來文字，直五十步笑百步耳，科学之不能进步者以此。故鄙人以为及早造成一种國語，用以編纂教科书以利教育，誠目前非常重要之事。此所当注意者四也。

以上四点，不过鄙人一己之感想，是否有当，不敢自信。此外或尚有其他意見，惟苦于時間不能詳盡，他日如有机缘，当以文字或演說貢獻于諸君也。此数点外，鄙人尚有数言貢獻于教育界者：大凡教育之前途，及現在之缺点，他日之改良等問題，身在教育界者自必有一种感想。惟主义政策究属空言，必得其人然后乃能有济，否則虽有善法，亦属无补于事。外国教育之进步，由于多数之教育家之力，任其难。中国果有教育家否，殊为疑問。盖凡为教育家者，必終身以教育为职志，教育之外，無論何事均非所計；又須头脑明淨，識見卓越，然后能負此重任。吾国教育界中人，或一面在学校当教习，一面又兼营他事；即有不兼他事者，亦皆存一无可如何之心。夫教育之事业何等重要，专心致志尙恐不能尽善，今乃存一无可如何之心，試問何能进步？从前塾間教师，所入极微，又极劳苦，然其兴味极濃，精神貫注，学生感触其精神自能有益；今之教育中人既以担任教育为无可如何，其精神之懈怠可想，学生岂能获

益乎？夫學界之力，常與政界相抗，學界與政界爭人材，學界自不能勝，況現在之時局日有變遷，做官亦并不甚難，故苟非志向極堅定之人，未有不為此潮流所卷去者；教育家之難得，職此之故也。欲矯除以上之弊，卓然自立為教育家，萬不可不有一哲學之理想，以與社會之惡習相抵抗。哲學之理想乃最高尚之理想，不獨教育界人有此理想，可以不為外物所動；即平常人有此理想，亦可免除許多煩惱。吾人須知人類為何生存，吾人在世界上有何責任，如僅為飲食男女等事，上天又何必生此世人乎？然則吾人生在世間，必有責任明矣。有責任斯有目的，照此目的做去，則雖苦不覺其苦，否則即一日做一無目的之事，其苦已不可名狀矣。今者全國之人均陷于悲觀，其悲觀之所由來，亦實以無目的之故。現在不知造何因，將來不知收何果，終日忙忙碌碌，而不知究為誰忙碌。焉得不自覺其苦乎？夫人類之進化無窮者也；先哲有云：「在止于至善」。至既有限，止亦無期；惟循進化之軌道而行，一人所不能做者合全世界人為之，一時所不能為者合千萬年為之，其能达到與否均不得知，然却不能不抱此目的以行。蓋世界之進化軌道，乃有統系者，如一條鐵鍊然；鐵鍊為無數之鐵環互相銜接，互相聯絡而成，自首至尾节节進步，不能中斷也。人生于世，于社會有關，于進化有關，只要做一分事業，即有一分效果，萬一不做則如鐵鍊中斷，先我之人既前功盡弃，後我之人亦无从下手，吾人之責任又豈輕哉？張子所謂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者，其責任若何之重大！知此責任，無論作何事業，心常舒泰，否則雖努力為之，未有不自觉其苦者。一般之人如此，而教育家之責任尤重，然切不可因其責重而退縮不前，只須認定方針，必可达到目的，所謂求則得之是也。人生不過數十寒暑耳，社會之紛紛扰扰，吾人何必去管？名利為身外之物，貪多務得，有何用处？即人有百裘，著于身者只一裘

也；明乎此理，自然不作出位之思矣。况教育家自己所做之事，较他事尤有把握，如政治家之政策有失败时，而教育则无所谓失败也；功夫一毫不妄用，何乐而不为乎？余愿身当教育之冲者，自知其事业重大，且又极有把握；将他事看轻，执定主意，不与社会上之浊空气相接触，则心君泰然，自有余乐，何必以官易我之教育乎？世界各国之教育家，莫不有此理想，故能将至苦之生涯视为至乐之境，否则世界何能有进步？如艺花者起早眠迟，非不知自逸之乐也，惟其目的在欲得好花，故虽劳而不觉其苦；教育家之成德达材，视今日之生徒即他日文明灿烂之花也。鄙人极愿我国之教育家养成此志，将来对于中国之前途固有莫大之希望，即对于自己一身亦有非常之愉快矣。

（《教育公报》第四年，第二期1917年1月）

徐勤：中国除害议

光緒二十三年(1897)

（上略）凡今中国之大害，无学为害，无教为害，忘国为害，忘君为害，蔽塞为害，古老为害，愚瞽为害，束縛为害，虚僞为害，狭小为害，倾詐为害，險薄为害，流蕩为害。

何以謂无学之害也？凡泰西之所以富强，横絕地球者，不在其炮械軍兵，而在其学校也；凡仆緣大地之上，号称文教之国，圓顛方趾牡牝之民，莫不有学，自負床之孙，襁褓之子，为之日用图器以教之，若船舟铁路电綫筑堤連屋修路造桥之工，皆为小样可分可合者，以习其事，方其乳臭未去，髻鬣未除，而制造之精奇，手足之灵便，已压倒其長老矣。及其童岁，則亦无男女牡牝，而入于幼学，而教之数与、方名、地图、天球、音乐、图画、历史、礼教，其不就学者，

罰其父母，故舉國無不識字之人，非惟識字而已，舉國無不粗通天文、諸星、地球、萬國物產、圖算、歷史之人，夫而后舉其才秀，以升之郡學大學，其不能升者，退而為農、為工、為商、為兵，亦皆學有本原，而足以考植物之學，製造之書，萬貨之源，武備之事，乃至聾啞廢疾，皆有新法以教之，而后國家欲有所措施指揮，乃能應其意而趨其功以集其事。

若夫其課程之精密，層級之次第，師範之專門，無小無大，莫不有學，下至裁縫、土木、油繪、雕鐫之術，皆簡冊繁巨，師傅深美，而其大學之言算數、醫律各國方言，以及格致之化光、電重、聲光、理倫、心靈、魂魄、天地之學，大陳圖器，廣集方聞，以觀摩之，其能著新書創新學者，又有清秩高第以獎引之，其耆舊通人巨學，又各因其所專習之學，為學會以考求焉。

英美之國，一歲所出新書，皆二萬種，視彼羅馬意大利四千年之所述作，中國四庫古今之所著錄，方之褊矣。彼為學之人，以王子之貴而學兵也，則充水手士伍；以女子之賤而學律也，則為法官學師；夫以其才秀之多，通博之眾，專門之精，閱習之練，而后因其專業而授其職事，錄其通才而舉以議官，其層累密而多，條理繁而切，故其有內政外交，大工大役，辟地殖土，製造通商，凡有舉措指揮變革興作，皆足以為宗為桷，皆足以應國家之用，其有艰巨奇險，則又穿天凿地，推陳出新，驚猶鬼神，故英、荷之國，以區區之地，一旅之師，駕扁舟，跨重海，越數萬里而撫全地臨中國，職有由也。

夫吾中國所以虛憍自持者，非自尊其土地之博，人民之庶也，蓋自謂為教化至美，文章禮樂至盛之名國也。然擇考四萬萬人之為學而被教化識文字者，婦女不得入學，以無才為福也，習以不教，不識文字，稍弄筆墨，涂丹黃，填韻語，則號為閨秀矣，此不得為學，既無女學，則四萬萬之民，去其半矣。深山邃谷，苗獠雜俗，男女同

俗，曠野百里，邈无蒙学。乃若滇、黔之交，邕、广之边，蔡面烏言，民不識字，待命于巫，立邑設学，士少于額，有考生八人，而学額十三者。昔人所謂且夫二字大有作开講意者，使者按臨，不能不录取矣。

推之隴蜀之边，新疆蒙古之俗，盖益过之。其他奴隶、蛋戶、乐籍，不得考試仕宦者，咸自安其分，世其愚，不敢讀書以求知識，若其耕农之貧，工作之賤，乡无义学，閥非世胄，室无詩书，家乏衣食于此而欲得讀書識字，望若云天，二万万人中若此者，殆十而九，然則尽中国之讀書者，殆不过二千万人耳。以是民数之众，而讀書者之少，乃仅当泰西之小国，使其教之有道，学之有法，已不足当英、法、德、美諸大国。及考其所以教之之术，童齒未毀，而授以平治天下无声无臭之书，之无粗識，或授以吊由灵詰屈聱牙之奧，甚至以孔子之圣五十而后学，以孟子之賢終身不敢道之易，而乳臭之子，昼夜誦之，义理非不正也，而其必格不能入，可断断也。

然使說經鏗鏗，詰訓有根，善誘循循，能索解人，犹之可也。乃教者之法，但責誦讀，不求义解，以騎梁打細腰鼓之性，当舞象舞勺之时，人非泥塑，强为天囚；地非刑司，但聞敲朴；歌舞俱无，則体不健；腦髓扑坏，則性不灵。不健則体弱，而不能任事；不灵則心鈍，而不能新思；害莫大于破坏童稚之姿。及其壮也，血气方剛，然心力已弱，而不能穷智极思以心斗矣，童学无法，虽有聰敏之才，亦不过效声律帖括之业。

若夫度数地图之事，虽极淺近者，未尝稍問津焉。然以帖括之故，得擢高科，而躋权要，則有以詞館之英，而問四川之近海与不近海，日本之在东在西者；有以外部之要，而言澳門在星架坡之外者，若亲藩极貴，問安南在何处？与广西近否？則固然矣。是以割混同江、精奇里江、烏苏里江六千里之地与俄，可謂从古割地未有之

事，而中朝若不知之，其它割黑頂子帕米尔于俄，分緬甸土司于法，割野人山于英，皆茫然于其名，况于撫有其地哉？此与市井之愚，自刳腸屠腹也奚以异？而追原禍始，則由于童学无法为之，嚮者在酒坐，滿坐皆通人学士，或有問一里之长果几許？无能答者。通学能讀万卷，而昧于一里之长，由童时无度数之学故也。

尝見有乡里子弟，讀書十年，遍誦群經，书法六朝，笔画遒勁，而不能作一书札者，終而学賈。嗚呼，若斯之类，殆遍天下，岂不痛哉！二千万人之中，識字而不知其义者，又十去其九，所余二百万人者，則士乎士乎，将为操觚属文，欄衿入試之优优胄子矣。以其搜檢也，則熟讀《四书》朱注，而后許誦《五經》之文；以多勦襲也，則日从事于割截枯窘縮脚之題，以求应有司之意。夫自元延祐以朱注《四书》立学官，而以試士，自明洪武以入股为体制，而以取人，岂不以《四书》为孔子义理之宗門，朱子为近古儒先之粹博，以此取士，趋向必端哉？然义理成为格套，流于戏曲，文体务于防弊，流为割裂，于是上之試士者，敢于侮圣言而不顧；下之媚上者，敢于为杂耍而無慚；久习成风，視為应然，而中国二百万之生童，嘔心嚔血以求工此割截之文，穷老尽气，垂于白首，苟不青其衿者，尙未許以談孔子之道，四书之义，朱子之学者也。言孔子之道，其隘少如此，何以寄托其道哉？

昔王荊公創变經义之法，曰：本图变学究为进士，岂料变进士为学究。若由今之法推之，本倡孔子义理之学，以正士趋，岂料倡侮圣游戏輕薄之风，以坏士习矣。且夫天下之才，莫不始于童生，而天下之学文，莫不先为割截。以慢侮輕佻无理之題，取慢侮輕佻之文，彼有司为国育才，为国进賢，为士正俗，乃忍而出此乎？既以紆小褻二万万妇女之足，又以此紆小褻二百万士人之心，褻足不能行則弱，褻心无所知識則愚，既弱且愚，欲不为人臣妾得乎？是有

司之罪也。且學額甚隘，考生甚多，試場歲有，割截之文法甚繁，一日不為，手生荊棘，於是終身業是而無暇稍窺文史焉。有民賊陝人路德也者，又密為三尺法以律之，謬種流傳，高天廣地，世界無限，為此文囚，以囚我二百万之士，以囚我世世二百万之士，梏其心，閉其目，務使二百万人，世世無知識，而有司從之，所謂殃民之賊，不容于堯舜之世者也。夫童生者，秀才之父；舉人之祖，進士之曾祖，而公卿之高祖也，種既壞矣，將奈之何？夫泰西之教士多方，欲其民之智，吾中國之教士多方，乃欲其民之愚，至民愚已極，國無與立，雖欲有民有士，安可得哉？

徐勤正告天下曰：復吾中國，亡吾中國者，必自愚民矣，必自以舉業愚民矣。中國二万万里之地，四万万之人，二十六萬種之物產，大地莫富強焉。而北托于俄，南嚮于英、法，東割于日本，岌岌几不國，原所以傾敗之由，在民愚之故。愚民之術，莫若令之不學，而惟在上者之操縱，不學而愚之術，莫若使之不通物理，不通掌故，不通古今，不知時務，聚百万瞽者跛者而鞭箠指擗之，如牧者之驅群鵝鴨然，稍投以水草，奔走趨赴惟恐後，乃得以呵斥殺戮，獮祭而奴使之。

雖然，天下之士至多，豪傑殊特負異氣者，郡縣而有，咸欲使之不通物理，不通掌故，不通古今，不通時務；其道甚難，故用束水刮沙之法，盡去漢唐以來征辟聘召、賢良茂才、有道四行、鴻博十科之選，又去三公光祿刺史守相之舉，獨立科目以招之。夫以人才之殊，而取士之隘，未有若此者也，然所謂科目所取之士，試之以《四書》《五經》之義，以通聖人之大道，策之以經史掌故，無所不問，以驗其記誦之強富，貫串之該博，豈不得才乎哉？然所謂經義者，乃非欲人通聖人之大道也。自割截枯縮而外，乃密為文法文式文律以困之，聖人之言，以明其道，豈有所謂詞句之間，不許犯上連下者

哉？豈有所謂偏全幹朴者哉？長則博士百萬之言，發揮之而不足；短則申公之對，一二言而有余；豈有所謂七百字之限哉？《易》奇而法，《詩》正而葩，豈必以八家之調，八股之體哉？豈有浮腔濫調，若填詞唱曲之淫娃哉？戕龍戕鬼之怪，俟句捋剗之奧，豈限以宋儒之粗淺者哉？雖然限以格式，定以法律，束縛人才，非義之義，亦无所不可。

若夫援証古今，會文切理，而后深切著明，此自古為文之通悌，未能外之者也，而制舉乃禁之。其說曰：代聖人言，不得用漢后書漢后事，以為孔、孟周人也，安得知漢后事？于儒林等字，亦謂不可用，豈知其所謂雅正者，不過宋世文字之一偏哉？于宋世之文字，則以為雅正，于孔經之文字，則以為怪僻，新安之經，尊于闕里，其端起于歸有光、方苞爭名之陋，其后成于陋儒專己攻人之私，持界甚嚴，托體甚尊，謬種流傳，最便不學，人皆樂之。于是天下衿纓，束書不讀，斥為塾學，讀《禮》則喪刪其簡，讀《左傳》則篇刪其句。

若夫《儀禮》《春秋》《公》《谷》《大戴》，或孔子之親筆，或洙泗之微言，以詞館耆英，鮮有誦讀者，至于群書，益復高閣。言史學則述坊書之《綱鑑易知錄》者以為掌故，談經學則奉大全匯參各旨味根以為考據，講詞章則奉古文分編眉詮觀止評注以為宗主，小兒學問，上《論語》，不知有漢，何論魏晉？故雖策問極博，唯重《四書》文，空對敷衍，可以登科。故對策而云唐之王阮亭，宋之白樂天，猶知有漁洋、居易，尙為通博者矣。

若夫考官閱卷，以貞觀為西京年號，佛寺為西土經文，甚至有一代名臣，而不知范仲淹為何人，曾入翰林，而問司馬遷為何科前輩者。蓋未聞漢書，可証經義，先儒之中，未聞王粲，其風古矣。自童年受《四書》《詩》《書》《易》半部《禮記》《左傳》外，讀爛腐之八股，紆巧之試帖，寫方黑之大卷，輕潤之折子，送詩片，遞條子，遍拜座

主为师，卽以乳臭之童，沒字之碑，掇高科，掄鼎元，迴翔木天，衡文天下。然且小之考軍机御史，大之考試差大考，权要富貴，皆賴于是。进之为公卿督撫之尊，退之亦不失主学道府之荣，无日不待楷法文賦之用，卽終身不离楷法詩賦之业，浸淫穢郁，习臭而忘，故天下移风，想望沈醉。

若夫巨儒宿学，盛德高行，束置勿恤，岂聞征聘，間逢奏荐，只授教职，亦仅头衔而已。其行文魁垒奇偉，則以怪黜，或以犯諱不合律法黜，其不能抑压者亦登第矣，則不計其文之工否，言之切直否，校其书法之工而已。书法之工，亦非取其欧、顏、虞、褚，取其合院体而已，又非取其书法也。橫看其章法欲其疏，正看其笔法欲其通，不知沈約蕭該自何来，而妄据刘渊以談平仄；不知急就說文为何物，而謬持字学举隅而挑破体；凡有此者，虽以舒向之金玉渊海，顏冉之龙翰凤雛，抑置末第，永为外吏，折腰督邮，見弃永世。

故魁天下之状元，为四万万人最惊羨者，乃由鈔策冒写方格而来，非謂有黼黻云汉之学也。宰天下之大学士，为四万万人所最尊者，乃由写白折积資格而致，非关有經緯天地之才也。人主以富貴奔走天下，而下之举人秀才，中之詞館試差，上之状元宰相，所取在彼，所弃在此，故风行草偃，高髻广袖，楚灵細腰，齐桓紫服，君行法而臣行意，况标之甚高者乎？

天下之人，惟富貴之是求，惟至愚极陋无用之是学，习非成是，深入人心，謬种流傳，子孙蕃衍。孩提爱餅枣而不爱金珠，野人爱錢帛而不爱空青钻石，愚以傳愚，陋以襲陋，易丹而素，看碧成朱，以至愚极陋之總裁閱卷者，选試差翰林，又以至愚极陋之主考学政，拔天下之秀才举子。夫惟湯而后得伊尹，惟桓公而后得管仲，惟陆敬輿而后能拔吕黎，惟欧阳永叔而后能拔东坡，自非然者。海滨逐臭之夫，瞽者捫盘之論，臭味各合，淄澠难混，其弃周鼎而宝康

瓠，珍瓠珠而舍卞璞，自然之理也。大播其陋种，鼓蕩其愚风，震动六合，陶熔一世，举国既狂，則必以不狂为狂，而抑之扶之，强飲狂泉，虽以百炼之鋼，絕世之資，蒙葯軟其骨，則手足皆麻，光色眩其神，則东西俱瞽，亦不暇从事天下之故，而惟八股小楷之是攻，故亦同归聾瞽矣。

夫以八股愚天下之人，若使惟通才是求，不限名額，通則一榜尽賜及第，尙可以余日讀書，不通則停其选举，尙可止其倖进，泰西掄才，皆无額也，而科举則不問通否，惟額是副。吾粵南海、順德、新会，童試至五六千人，而学額仅四十；諸生試者万二千余人，而諸生不得录科者，尙十之五六；監生不得录科者以千数。会試則吾粵举子五百余，而进士仅十六人，總裁四人，各分其額，人得四卷。其他江、楚、四川，亦或类是，及額而后，虽有孟、荀、庄、屈之文，欧、虞、顏、柳之书，亦皆擯而不录矣。其他就吾耳目所及，虽以江浙文风之美，而童試无几，如广西、云南、貴州，則士风僻陋，且自童試乡試，亦复寥寥，而亦以額强取之，若欲以安慰鎮撫之者。

夫国非賢不立，事非才不举，卷耳之求賢审官，善莠之造士育才，此千古之通义，有国之常法也。而科举之制，国有庆典，則开恩科，行省士民，有报效捐款义举，則广以恩額，是国家本不以科举为求才之法，而以为恩施之具，不問其人才之有否，則多取其本額之数，是不以士人为才，而等于恩倖之流，既以为恩矣，則不得濫賞而靳其額，或加惠而增其額，亦义之宜也。然而愚不肖者进，而賢智見遺，小民知其不必以才进也。故《五經》未毕，皆怀僥倖之心，一丁不識，并有进取之志；故自髻鬣至老髦，焚书而舞之，吾粵学舍千数，舍皆百数十人，皆聰俊才也，而朝吟夕詠，搖頭頓足，高吟低詠，惟腐烂文数篇，老师耆儒，登臬比宣誦者，亦惟陈文数篇，吾过其門，欲为痛哭，以絕世之人才，咸葬壟于是，計直省省风，当亦同埋

矣，然使額虽隘矣，而分場多日，閱卷多人，犹少失也。

然科举之制，以一使者再岁巡試行省千余里之地，时日迫促，場期接比。如吾广州，每場士皆五六千，隔日一場，一人閱之，是以一日閱数千卷矣，虽有仲尼之圣，离娄之明，力能穿紙，岂能办是。不过听幕友之颠倒，取既及額，余可束閣，各听其命运之相遇，若賭呂宋之票，榜花之猜而已。若乡会試，稍寬其期，增其人矣，然泰西每試，人不过百，考者数人，安有以万数千卷，十数日所能了之哉？惟有顛預抹涂而已。

夫以額之定限若此，場期之迫促，閱卷之悵惴若彼，既驅数百万童生而縛之，幸取焉而为諸生，不得則岁岁复試其枯窘割截如故。又驅十余万諸生而縛之以限額，促期閱卷寡独顛預之法，幸取焉而为举人，不幸則三岁复試，其不許用后世书后世事之八股如故。又驅数千之举人，而縛之以限額促期閱卷，寡独顛預之法，幸取焉而为进士，不幸則三岁复試，其不得用后世书后世事之八股如故。其他童試則岁岁有县府試数場，凡費数月，而后能見試于学政，諸生則年年有岁試科試录科試，而后得望于乡試。若仍岁有失，則沈溺于枯窘搭截之中，累試而或有所得，然苟未第进士者，終营营于不許用后世书后世事，謬称雅正之八股之内，不問賢否，不問通否，試既重迭，而額益隘少，如累塔登峰，高益尖矣。

然考試之事同，而尊賤之体別，僥得則乘輅建节，在于指顧；僥失則黃馘枯首，困于泥涂；樹之标者，极高以誘之；束之額者，极隘以汰之；密为层累之試以縛之，寬其岁月之望以老之。故合四万万之民，而得数百万之秀民，累試数百万之秀民，而得数千之举人，数百之进士，可謂妙选天下之英矣。所以分在天下之职事者，皆在此数千百人矣，而以不用后世书后世事之故，考其知識，不独与彼数百万之秀民无异，乃与彼四万万黔首，亦无异也。

合数百进士而試之，又选数十人以入翰林，尤天下之俊选矣。既入翰林之后，可以讀書穷理，紆发志事矣，則历資以限之，薄俸以困之，亦不問賢否，不問才否也。其有不由資历而可以超迁，可給衣食，而足資供職，則有大考試差在。以岁俸数十之勞，二十年开坊之难，而驟超学士誦讀之班，任全省学政之富，开合太大，操縱太奇，自非天民出世之姿，安有不俛首帖耳，而惟馬首是瞻也。

当是时也，若試以妙通新理，創著新书，专辟新地，何求而不得？則失四万万人而尚有数百才人，犹可为国也，而官制尙慮其稍智也。自朝殿之試，大考試差之試，別出一天下古今最无补最无用之小楷白折試帖詩以縛之，得之若升天，失之若墜地，于是所謂天下之英，詞館之俊，研墨弄笔，朝书暝写，穷老尽气，而惟楷折之求工。詩賦則求題解而熟誦无用之詩，則謂才博人矣。尙安有余力暇日，以誦天下之故新理之学，群盲既聚，亦安能互相补益，而少見天日乎？故詞館之俊，以为公卿督撫之选，主考学政給御道府之任者，考其知識，与数百万之童生无以异，与四万万之黔首，亦无以异也。

故数百万之童生，以枯窘割截愚之于始，十余万之諸生举人，以不用后世书后世事愚之于中，数百之翰林，以楷法詩賦愚之于終，三法立而天下之公卿士人，无复有不愚者矣，无得漏网而能智者矣。其有脫穎而出者，孑孑独立，无与講求，其智亦有限矣。然且众謗群攻，以为怪物，流言飞文，务令不容，否則尽弃其学，变易其面目，与之偕愚而后苟容焉。故通經学古之士，一郡一邑，无一人焉。大清通礼，当王之貴也，或一省无其书。若夫博学雄文，一省或无其人焉，絕学專門，經緯世宙之才，或一代无其人焉，愚之效大著矣。

然科举所限者士人耳，若上之下公，下之农工商賈，中之将帅士卒，医卜星术，不受八股楷法詩賦所縛者，可以智矣。无如才識

之开，皆由文学，士人既专文学之业，九流咸奉为宗师，分其論議，故二万万妇女，皆士农工商，稍識字者之弟子也；二万万农工商賈，及将帅士卒，皆日作搭截，仅誦《四书》《三經》之童生之弟子也；医卜星术，皆日作搭截，仅誦《四书》《三經》易知录之童生，不进学而变身者也。

天潢之英，宗亲之貴，亲郡王貝勒貝子公將軍，皆日作搭截，日作不許用后世书后世事之八股，日写白折之翰林之弟子也。至于天子，圣神首出，不待教者，不敢論矣。然以数百年之积习，数万万人之风气，熏蒸染濡，智种欲絕，是以朝无才相，闕无才将，疆无才吏，野无才农，市无才商，肆无才工，聚黄帝、尧舜神明之胄，四万万明秀之才，而皆以八股楷法詩賦而瞽之，盲人瞎馬，夜半深池，使犹当嘉、道一統之时，乱民一呼，城邑皆蹙矣。况当大地交通，强国数十，兴学励士，日智其民，而吾以数十百万瞽者当之，岂有瞧类哉？嗚呼，岂有瞧类哉！

夫閔馬父之不悅学，此周之所以亡也。上无礼，下无学，賊民兴，喪无日，此孟子所以叹也。故謂复中国，亡中国，必自科举愚民不学始也。不除科举搭截枯窘之題，不开后世书后世事之禁，不去大卷白折之楷，八股之体，試帖之詩，定額之限，場期之促，試官之少，累試之繁，而求变法自强，犹却行而求及前也。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三册，神州同光社 1953 年版，第 121—131 頁）

張之洞：劝学篇（节录）

光緒二十四年（1898）

序

昔楚庄王之霸也，以民生在勤箴其民，以日討軍实儆其軍，以

禍至无日訓其國人。夫楚當春秋魯文宣之際，上方辟，兵方強，國勢方張；齊、晉、秦、宋无敢抗顏行，誰能禍楚者，何為而急迫震惧如是之皇皇耶？

君子曰，不知其禍，則辱至矣；知其禍，則福至矣。今日之世變，豈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漢以至元、明所未有也。語其禍，則共工之狂、辛有之痛，不足喻也。廟堂吁食，干惕震厉；方將改弦以調琴瑟，异等以儲將相。學堂建，特科設。海內志士，發憤搢撓。于是圖救時者言新學，慮害道者守舊學，莫衷于一。旧者因噎而食廢，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則无應敵制變之術，不知本則有非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則旧者愈病新，新者愈厭旧，交相為癘，而恢詭傾危亂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說以蕩眾心。學者搖搖，中无所主；邪說暴行，橫流天下。敵既至，无与战；敵未至，无与安。吾恐中國之禍，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內矣！

窃惟古來世運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學。不佞承乏兩湖，与有教士化民之責；夙夜兢兢，思有所以裨助之者。乃規時勢、綜本末，箸論二十四篇，以告兩湖之士。海內君子，与我同志，亦所不隱。內篇務本，以正人心；外篇務通，以開風氣。

內篇九：曰同心。明保國、保教、保種為一義。手足利則頭目康，血氣盛則心志剛。賢才众多，國勢自昌也。

曰教忠。陳述本朝德澤深厚，使薄海臣民，咸懷忠良，以保國也。

曰明綱。三綱為中國神聖相傳之至教，禮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以保教也。

曰知類。閱神明之胄裔，無論胥以亡，以保種也。

曰宗經。周秦諸子，瑜不掩瑕，取節則可，破道勿听，必折衷于聖也。

曰正权。辨上下，定民志，斥民权之乱政也。

曰循序。先入者为主，讲西学必先通中学，乃不忘其祖也。

曰守约。喜新者甘，好古者苦。欲存中学，宜治要而约取也。

曰去毒。洋药滌染，我民斯活，绝之使无萌枿也。

外篇十五：曰益智。昧者来攻，迷者有凶也。

曰游学。明时势，长志气，扩见闻，增才智，非游历外国不为功也。

曰设学。广立学堂，储为时用，为习帖括者击蒙也。

曰学制。西国之强，强以学校。师有定程，弟有适从，授方任能，皆出其中。我宜择善而从也。

曰广译。从西师之益有限，译西书之益无方也。

曰阅报。眉睫难见，苦药难尝，知内弊而速去，知外患而豫防也。

曰变法。专已袭常，不能自存也。

曰变科举。所习所用，事必相因也。

曰农工商学。保民在养，养民在教，教农工商，利乃可兴也。

曰兵学。教士卒不如教将领。教兵易练，教将难成也。

曰矿学。兴地利也。

曰铁路。通血气也。

曰会通。知西学之精意通于中学，以晓固蔽也。

曰非弭兵。恶教逸欲而自毙也。

曰非攻教。恶逞小忿而败大计也。

二十四篇之义，括之以五知。一知耻：耻不如日本，耻不如土耳其，耻不如暹罗，耻不如古巴。二知惧：惧为印度，惧为越南、缅甸、朝鲜，惧为埃及，惧为波兰。三知变：不变其习，不能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器。四知要：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亦有别，

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

凡此所說，窃尝考諸《中庸》而有合焉。魯，弱国也。哀公問政，而孔子告之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終之曰：“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茲內篇所言，皆求仁之事也。外篇所言，皆求智、求勇之事也。夫《中庸》之书，岂特原心妙忽、校理分寸而已哉？孔子以魯秉礼而积弱，齐、邾、吳、越皆得以兵侮之，故为此言，以破魯国臣民之聾瞶，起魯国諸儒之廢疾，望魯国幡然有为，以复文武之盛。然则无学、无力、无耻，則愚且柔；有学、有力、有耻，則明且强。在魯且然，况以七十万方里之广，四百兆人民之众者哉？

吾恐海內士大夫狃于晏安而不知禍之将及也，故举楚事；吾又恐甘于暴弃而不复求强也，故举魯事。《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惟知亡，則知强矣。

光緒二十四年三月南皮張之洞书。

外 篇

游学第二

出洋一年，胜于讀西书五年，此赵营平百聞不如一見之說也。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此孟子置之庄岳之說也。游学之益，幼童不如通人，庶僚不如亲貴。尝見古之游历者矣，晋文公在外十九年，遍历諸侯，归国而霸。赵武灵王微服游秦，归国而强。春秋战国，最尚游学：賢如曾子、左丘明，才如吳起、乐羊子，皆以游学聞。其余策士杂家，不能悉举。后世英主名臣，如汉光武学于长安，昭烈周旋于郑康成、陈元方。明孙承宗未达之先，周历边

案，袁崇煥为京官之日，潜到辽东：此往事明效也。請論今事：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藤、山县、榎本、陆奥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憤其国为西洋所胁，率其徒百余人，分詣德、法、英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視东方。不特此也，俄之前主大彼得，憤彼国之不强，亲到英吉利荷兰两国船厂，为工役十余年，尽得其水师輪机駕駛之法，并学其各厂制造；归国之后，諸事不变，今日遂为四海第一大国。不特此也，暹罗久为法国涎伺，于光緒二十年，与法有衅，行将吞并矣；暹王感憤，国内毅然变法，一切更始；遣其世子游英国，学水师。去年暹王游欧洲，駕火船、出紅海来迎者，即其学成之世子也。暹王亦自通西文西学，各国敬礼有加，暹罗遂以不亡。上为俄，中为日本，下为暹罗。中国独不能比其中者乎？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費，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曉；一、西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若自欲求精求备，再赴西洋，有何不可。或謂昔尝遣幼童赴美学习矣，何以无效？曰：失之幼也。又尝遣学生赴英法德学水陆师各艺矣，何以人才不多？曰：失之使臣监督不措意，又无出身明文也。又尝派京員游历矣，何以材不材相兼？曰：失之不选也。虽然，以予所知，此中固亦有足备时用者矣。若因噎廢食之談，豚蹄簞車之望，此乃禍人家国之邪說，勿听可也。尝考孟子所論圣贤帝王将相，历險难，成功业，其要归不过曰，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而已；曰生于忧患而已。夫受侮而不耻，蹙国而不惧，是不动也。冥然罔觉，悍然不顾，以效法人为耻，是不忍也。习常蹈故，一唱百和，憚于改作，官无一知，士无一长，工无一技，外不远游，内不立学，是不增益所不能也。无心无性无能，是将死于忧患矣，何生之足云？

設學第三

今年特科之詔下，士氣勃然，濯磨兴起。然而六科之目，可以当之无愧，上副圣心者，盖不多觀也。去年有旨令各省筹办学堂，为日未久，經費未集，兴办者无多。夫学堂未設，养之无素，而求之于仓卒，犹不树林木而望隆栋，不作陂池而望巨魚也。游学外洋之举，所費既巨，則人不能甚多。且必学有初基，理已明、識已定者，始遣出洋；則見功速而无弊，是非天下广設学堂不可。各省各道各府各州县皆宜有学，京师省会为大学堂，道府为中学堂，州县为小学堂。中小学以备升入大学堂之选，府县有人文盛物力充者，府能設大学，县能設中学，尤善。小学堂习《四书》，通中国地理、中国史事之大略，算数繪图格致之粗淺者；中学堂各事，較小学堂加深，而益以习《五經》，习《通鑑》，习政治之学，习外国語言文字；大学堂又加深加博焉。或曰：天下之学堂以万数，国家安得如此之財力以給之？曰：先以书院改为之，学堂所习，皆在詔书科目之内，是书院即学堂也，安用駢枝为？或曰：府县书院經費甚薄，屋宇甚狭，小县尤陋，甚者无之，岂足以养师生，购书器？曰：一县可以善堂之地，赛会演戏之款改为之，一族可以祠堂之費改为之。然数亦有限，奈何？曰：可以佛道寺观改为之。今天下寺观，何止数万？都会百余区，大县数十，小县十余，皆有田产，其物业皆由布施而来。若改作学堂，則屋宇田产悉具，此亦权宜而簡易之策也。方今西教日熾，二氏日微，其势不能久存，佛教已际末法中半之运，道家亦有其鬼不神之忧。若得儒风振起，中华乂安，則二氏固亦蒙其保护矣。大率每一县之寺观，取什之七以改学堂，留什之三以处僧道。其改为学堂之田产，学堂用其七，僧道仍食其三，計其田产所值，奏明朝廷旌奖，僧道不願奖者，移奖其亲族以官职。如此，則万学可一朝而

起也。以此为基，然后劝紳富捐資以增广之。昔北魏太武太平眞君七年，唐高祖武德九年，武宗会昌五年，皆尝廢天下僧寺矣。然前代意在稅其丁，廢其法，或为抑釋以伸老，私也。今为本县育才，又有旌獎，公也。若各省荐紳先生以兴起其乡学堂为急者，当体察本县寺觀情形，联名上請于朝，詔旨宜无不允也。其学堂之法約有六要。一曰新旧兼学：《四书》《五經》，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廢。一曰政艺兼学：学校地理、度支賦稅、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繪、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西政之刑獄，立法最善。西艺之医，最于兵事有益；习武备者必宜講求。）才識远大而年长者宜西政，心思精敏而年少者宜西艺。小学堂先艺而后政，大中学堂先政而后艺。西艺必专门，非十年不成；西政可兼通数事，三年可得要領。大抵救时之計，謀国之方，政尤急于艺。然講西政者，亦宜略考西艺之功用，始知西政之用意。一曰宜教少年：学算須心力銳者，学图須目力好者，学格致化学制造須質性穎敏者，学方言須口齿清便者，学体操須气体精壯者。中年以往之士，才性精力已減，功課往往不能中程。且成見已深，难于虛受，不惟見功迟緩，且恐終不深求，是事倍而功半也。一曰不課时文：新学既可以应科目，是与时文无异矣。况既习經书，又兼史事、地理、政治、算学，亦必于时文有益，諸生自可于家习之。何勞学堂講授以分其才思夺其日力哉？朱子曰：“上之人曾不思量，时文一件，学子自是著急，何用更要你教。”（《語类》卷一百九）諒哉言乎！一曰不令爭利：外国大小学堂皆須納金于堂，以为火食束修之費，从无給以膏火者。中国书院积习，誤以为救济寒士之地，往往专为膏火獎賞而来。本意既差，动辄計較錙銖，忿爭攻訐，頗廢无志，紊乱学規，剽襲冒名，大雅扫地矣。今纵不能遽从西法，亦宜酌改旧規，堂备火食，不令納

費，亦不更給膏火。用北宋国学积分之法，每月核其功課，分数多者酌予獎賞。數年之後，人知其益，即可令納費充用，則學益廣，才益多矣。一曰師不苟求：初設之年，斷無千萬明師。近年西學諸書，滬上刊行甚多，分門別類，政藝要領，大段已詳。高明之士，研求三月，可以教小學堂矣。兩年之後，省會學堂之秀出者，可以教中學堂矣。大學堂初設之年，所造亦淺。每一省訪求數人，亦尙可得。三年之後，新書大出，師範愈多，大學堂亦豈患無師哉？若書院猝不能多設，則有志之士當自立學會，互相切磋。文人旧俗，凡舉業楷書，放生惜字，賦詩飲酒，圍棋叶戲，動輒有會：何獨于关系身世安危之學而緩之？古人牧豕都養，尙可听講通經，豈必橫舍千間、載書兼兩而後爲學哉？始則二三，漸至什伯，精誠所感，必有應之于千里之外者。昔原伯魯以不悅學而亡，越句踐以十年教訓而興，國家之興亡，亦存乎士而已矣。

學制第四

外洋各國學校之制，有專門之學，有公共之學。專門之學，極深研几，發古人所未發，能今人所不能，畢生莫殫，子孫莫究，此 unlimited 者也；公共之學，所讀有定書，所習有定事，所知有定理，日課有定程，學成有定期：或三年，或五年。入學者不中程不止，惰者不得獨少，既中程而即止，勤者不必加多；資性敏者同爲一班，資性鈍者同爲一班，有間斷遲誤者附其後班；生徒有同功，師長有同教，此有限制者也。無事無圖，無堂無算，師無不講之書，徒無不解之義，師以已習之書爲教，則師不勞，徒以能解之事爲學，則徒不苦。問其入何學堂而知其所習何門也，問其在學堂幾年而知其所造何等也。文武將吏，四民百藝，其學無不皆同。小學堂之書較淺，事較少，如天文、地質、繪圖、算學、格致、方言、体操之類，具體而微。中

学堂书較深，事較多（如小学堂地图則極略，仅具疆域山水大勢，又进則有府县詳細山水，又进則有铁路电綫矿山教堂，余书仿此）。方言則兼各国，算学則講代数对数，于是化学医术政治以次而及，余事仿此。大学堂又有加焉。小学中学大学，又各分为两三等，期滿以后，考其等第，給予執照。国家欲用人才，則取之于学堂，驗其学堂之凭据，則知其任何官职而授之。是以官无不习之事，士无无用之学。其学堂所讀之书，則由师儒纂之，学部定之，頒于國中。数年之后，或应增減訂正，則随时修改之。其学堂之費，率皆出地方紳富之捐集，而国家略发官款以補助之。入学者但求成才，不求膏火，每人月須納金若干以为飲食束修之費，貧家少納，富家多納。其官紳所筹学堂之費，专为建堂、延师、购书、制器之用，不为学生膏獎。（亦有义学以教極貧子弟，学生出資甚微；然义学甚少，所教極淺。）来学者既已出費，則必欲有所得而后归；学成之后，仕宦工商各有生計，自无冻餒，此以教为养之法也。是以一国内，常有小学数万区，中学数千，大学百数，由費不仰給于官，亦不尽仰給于紳故也。其善有三：出資来学則不惰，志不在利則无爭，官不多費則学广。苏子瞻沮新法学校之說曰：“必将发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养游士。”如西法所为，可无多費之虞矣。王介甫悔新法学校之誤曰：“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謂变秀才为学究。”如西法所为，可无变为学究之患矣。凡东西洋各国，立学之法，用人之法，小异而大同，吾将以为学式。

变科举第八

朱子尝称述当时論者之言曰：“朝廷若要恢复，須罢三十年科举以为極好。”痛哉斯言也！中国仕宦出于科举，虽有他途；其得美官者，膺重权者，必于科举乎取之。自明至今行之已五百余年。文

胜而实衰，法久而弊起，主司取便以藏拙，举子因陋以侥幸，遂有三场实止一场之弊。（钱晓征语）所解者高头讲章之理，所读者坊选程墨之文，于本经之义，先儒之说，概乎未有所知。近今数十年，文体日益佻薄，非惟不通古今，不切经济，并所谓时文之法度文笔而俱亡之。今时局日新，而应科举者拘执益甚，傲然曰：吾所习者，孔孟之精理，尧舜之治法也。遇讲时务经济者，尤鄙夷排击之以自护其短；故人才益乏，无能为国家扶危御侮者。于是诏设学堂以造明习时务之人才，又开特科以蒐罗之。夫学堂虽立，无进身之阶，人不乐为也。其来者必白屋钝士，资稟凡下，不能为时文者也。其世族俊才，皆仍志于科举而已。即有特科之设，然二十年一举，为时过远，岂能坐待？则仍为八比诗赋小楷而已。救时之才，何由可得？且夫齐衣败紫，晋曳菟履，赵文王好剑而士死于相击，越句践好勇而士死于焚舟，从上所好也。两汉经学，实禄利之途馑之。使乡会试仍取决于时文，京朝官仍絜长于小楷，名位取舍惟在于斯；则虽日讨国人而申儆之，告以祸至无日，戒以识时务、求通才、救危局，而朝野之没暗如故，空疏亦如故矣。故救时必须自变法始，变法必自变科举始。或曰：若变科举，废时文则人不读《五经》《四书》可乎？于是有献学校贡举私议者曰：变科举者，非废《四书》文也，不专重时文，不讲诗赋小楷之谓也。窃谓今日科举之制，宜存其大体而斟酌修改之。昔欧阳文忠知谏院时，恶当时举人鄙恶剽盗全不晓事之弊，尝疏请改为三场分试随场而去之法，每场皆有去留，头场策合格者试二场，二场论合格者试三场，其大要曰：“鄙恶乖诞以渐先去，少而易考，不至劳昏，全不晓事之人无由而进。”其说颇切于今日之情事。欧公之欲以策论救诗赋，犹今之欲以中西经济救时文也。今宜略师其意，拟将今日三场先后之序互易之，而又层递取之；大率如府县考复试之法，第一场试以中国史事，本朝政治论

五道，此为中学經濟。假如一省中額八十名者，头場取八百名；額四十名者，头場取四百名，大率十倍中額，即先发榜一次，不取者罢归，取者始准試第二場。二場試以时务策五道，专問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政如各国地理、官制、学校、財賦、兵制、商务等类，艺如格致、制造、声、光、化、电等类，此为西学經濟。其虽解西法而支离狂怪显悖圣教者，斥不取。中額八十名者二場取二百四十名，額四十名者取一百二十名，大率三倍中額，再发榜一次，不取者罢归，取者始准試第三場。三場試《四书》文两篇，《五經》文一篇，《四书》題禁紆巧者，合校三場均优者始中式发榜如額。如是則取入二場者必其博涉古今明习內政者也。然恐其明于治內而暗于治外，于是更以西政西艺考之：其取入三場者必其通达时务研求新学者也。然又恐其学虽博，才虽通，而理解未純，趣向未正，于是更以《四书》文《五經》文考之，其三場可觀而中式者，必其宗法圣贤見理純正者也。大抵首場先取博学，二場于博学中求通才，三場于通才中求純正。先博后約，先粗后精，既无迂暗庸陋之才，亦无偏駁狂妄之弊。三場各有取义，較之偏重首場得多矣。且分場发榜，下第者先归，二三場卷數愈少，校閱亦易，寒士无久羈之苦，誊录无卷多謬誤之弊，主司无轔蹶草率之虞。一举三善，人才必多，而著重尤在末場，犹之府县試皆凭末复以定去取，不愈見《四书》《五經》之尊哉？惟科举必以生員为基，其学政岁科两考生童，均可以例推之。岁科考例先試經古一場，即专以史論时务策兩門发題。生員岁考正場，原系一《四书》文，一經文。生員科考正場，原系一《四书》文，一策，亦照岁考例改为經文，以免荒經之弊。童試一切照生員，惟将正場第二篇《四书》文改为經文而已。盖生童考試旧章，正与今日所拟科举之法相类；二十年来經古場久已列算学一門，是尤不劳而理者也。难者曰：主司不能尽通新学，将如之何？曰：应試难，試官易。

近年来上海編纂中外政学艺学之书，不下二十种；闕中例准調书，据书考校，何难之有？且房官中通曉时务者尙多，總裁主考惟司复閱，何难之有？至外省主考学政，年力多强，詔旨既下，以三年之功講求时务，自足以衡文量才而有余。乡会試之外，惟殿試臨軒发策，典禮至重，自不可廢；然可卽据以为授职之等差，朝考似为可省。及通籍以后，無論翰苑部曹，一应职官，皆以講求政治为主。凡考試文艺小楷之事，断断必宜停免，惟当考其职业以为进退，則已仕之人才不致以雕虫小技困之于老死矣。难者曰：本朝名臣出于科举者多矣，安見时文之无益？不知登进限于一途，則英雄不能不归于一轂，此乃人才之亦能为时文，非时文之足以得人才也。且諸名臣之学識閱历，率皆自通籍以后始能大进；然則中年以前，神智精力銷磨于应举者不少矣。假使主文者不专以八比詩賦为去取，所得柱石之臣，干城之士不更多乎？窃謂議者之說，意救时而事易行，实本明旨特科岁举講求經濟之意而推闡之，因存其說于此。并将朱子論科举之弊，及欧公論三場以漸去留之疏，节录于左。可知七八百年以上之賢人君子忧国势人才之不振，疾官人选举之无方，其謀慮固已如此，庶今世士大夫得有所做悟焉。

《东塾讀書記》引朱子《論科举》

南宋时科举之弊，朱子論之者甚多，其言亦极痛切，今略举数条于此：衡州《石鼓书院記》云：“今日学校科举之教，其害有不可胜言者，不可以为适然而莫之救也。”《学校貢举私議》云：“名为治經而实为經学之贼，号为作文而实为文字之妖；主司命題又多为新奇以求出于举子之所不意，于所当断而反連之，于所当連而反断之，为經学贼中之贼，文字妖中之妖。”又云：“怪妄无稽，适足以败坏学者之心志，是以人材日衰，风俗日薄。”《語类》云：“今人文字全无骨气，自是时节所尙如此；只

是人不知学，全无本柄，被人引动，尤而效之。如而今作件物事，一个做起，一个学起，有不崇朝而遍天下者，本来合当理会底事全不理睬，直是可惜。”（卷一百三十九）“时文之弊已极，日趋于弱，日趋于巧小，将士人这些志气都消削得尽。莫說以前，只是宣和末年三舍法才罢，学舍中无限好人材如胡邦衡之类，是甚么样有气魄，做出那文字是甚豪壮，当时亦自然有人，及绍兴渡江之初，亦自有人才。那时士人所做文字极粗，更无委曲柔弱之态，所以亦养得气宇，只看如今是多少衰气。”（卷一百九）“最可忧者，不是說秀才做文字不好；这事大关世变。”（同上）“問：‘今日科举之弊，使有可为之时，此法何如？’曰：‘更須兼他科目取人。’”（同上）“問：‘今日之学校自麻沙时文册子之外，其他未尝过而問焉。’曰：‘怪他不得！上之所以教者不过如此！然上之人曾不思量，时文一件，学子自是著急，何用更要你教？你設学校，却好教他理会本分事业，’”（同上）。此亦朱子欲救当时风气之弊，使朱子見今日科举时文，不知更以为何如耳！

节录欧阳公《論更改貢举事件札子》（庆历四年）

伏以貢举之法，用之已久，則理当变更；必先知改弊之因，方可收变法之利。知先詩賦为举子之弊，則当重策論（欧公时之不专重詩賦，意与今日不专重时文同）。知通考紛多为有司之弊，則当隨場而去，而后可使学者不能濫进，考者不至疲劳。請寬其日限而先試以策而考之，擇其文辞鄙恶者、文意顛倒重杂者、不識題者、不知故实略而不对所問者、誤引事迹者、虽能成文而理識乖誕者、杂犯旧格不考式者，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計二千人可去五六百。以其留者次試以論，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其留而試詩賦者不过千人矣。于千人

而选五百，少而易考，不至劳昏，考而精当，则尽善矣。纵使考之不精，亦当不至太濫。盖其节鈔剽盗之人，皆以先經策論去之矣。比及詩賦，皆是已經策論，粗有學問，理識不至乖誕之人；縱使詩賦不工，亦可以中选矣。如此，可使童年新學全不曉事之人無由而進。

（張之洞：《勸學篇》，光緒戊戌年〔1898〕

三月西湖書院刊本，序第 1—3 頁，外篇第 5—12 頁、第 22—28 頁）

張謇：通州師範學校議

光緒二十八年(1902)

一藝之末，學必有師，無古今中外之通義也；況圖國家強立之基，肇國民普及之教育乎！光緒二十七年春，上書新寧督部，請先立師範學校，一年後各州縣分別立高等尋常小學校，三年後各府立中等學校；其各省之高等專科學校、京師之大學校，五年後置焉。于事理程度財用分際或有當也。新寧臆之，下監司議，僅立算術測繪師範而已。二十八年春，復以為言。有沮之者，謂中國他事不如人，寧讀書猶待人授法耶！事遂寢。不自量度，歸謀諸友，請于通州自立師範學校。督部報可。適湖南湖北直隸先後有師範學校之議，而管學大臣奏定學堂章程：大學堂高等中等學堂并設師範，明定章程，奉旨照辦；教育之興，漸有其導矣。然不鼓舞習師範者使有樂從教育之途，不導引立師範學校者使無繁重困難之慮，誰與剝腹而藏徑寸之珠，叱馭而驅九折之坂？建築有暇，即各國學校之規制，合中國傳記之雅言，與夫習慣之士風，現時之財力，求為中國小學校得師，謹列議如下。

曷言乎必鼓舞习师范者使有乐从教育之途也？日本斟酌德法学制，立法、医、工、文、理、农六科，皆有博士学士之位，独师范无之；即德国亦止有许为正教员之名而已。今钦定章程：大学堂高等学堂附设之师范，取举贡生监，中学堂附设之师范，取贡、监、廩、增、附五项生员，其出身等级以本有之级为差；士但力学四年，贡举进士可以操券而获，视科举时之皓首黄馘而不能博一第者难易悬殊矣。然使登进之阶止于举人进士，而教师终身不复躋于仕版，英伟之士或不乐为；而所谓顺良信爱威重之格，又不能望诸庸庸佼佼之儒，如之何其可也！国家原有学官矣，现既停捐，拟请凡大学高等中等学师范本科生毕业，准作贡生举人进士。给凭后试教各高等中等及小学四年，比较成绩（以教成学生分数多少为最优与次优之分），进士教高等学，最优者除国子监丞，次优者除博士；举人教中学，最优者除博士，次优者除学正；贡生教小学，最优者除学正，次优者除助教；其廩增准作贡生教小学者，最优除府教授，次优除州学正；监附准作贡生教小学，最优者除县教谕，次优者除县训导。积资累绩，可递升至祭酒而上为管学大臣。若是则虽除官以后，终身于教育一事，而仍得与他科进取之人同享人间之福利矣！此以名誉鼓舞之，亦即德国许为正教员、日本府县视学官及小学校教员称训导之例也。

除以官矣，仍听为师，分布扩张，不虞空名告身之歉。然使有官以后充当教习，或不敌其未官时之俸，或裁足相当，是徒名优而已，犹不足以鼓舞也。德国正教员本俸九百马克以上（约以一先令六本土计，约当银圆八角，马克九百共七百二十圆），又得由国库给年功加俸，或给官职与役宅金，又得免厘税，日本师范生充教习十五年以上，年至六十不能任教师者，给退隐费如在职时，终其身。英法俄美师范生费由国币支給，或官为补助，所以酬而奖之者如是

其至也。謂宜由国家酌定俸額，要以訓導教諭為小學校教師，視凡小學校教師有加；學正教授為中學校教師，視凡中學校教師有加；博士監丞司業為高等學校教師，視凡高等學校教師有加為準（擬尋常小學校約每月二十或三十圓，高等小學校約每月三十或四十圓，中等學校約每月四十或五十圓，其專科教師約每月七十或八十至一百圓）。

雖然，由上之說，須熱心教育之大臣言之，須願進國民知識之政府行之。非草野所敢必也；無已，則且為我同類之民，謀興教育而立師範，又為我同願興教育之師範生謀其不懈益奮多各進取之途，其惟仿日規制，于師範本科卒業後加習隨意科乎！通州師範學校之隨意科，為政治經濟學、農藝化學、英文三科，听願習者之自量，習隨意科者，于習本科第四年讀兼習科之譯書，第五年由本校延專科教習。

通州師範為亟造小學校教習計，故初呈請立尋常科取舉貢生監為師範生，前督部已經核准；今按欽定章程，尋常師範止合貢監廩增附五項生員，自應遵照。惟各處情形不同，原奏准試辦後隨時增改；今酌度情形，四年後增置高等科，便于通州五屬舉人有近取之益。

定章高等中等學皆有入學年限，而不及師範；現招師範應比仿之，于地方情形上兼參高等中等學年，以十八歲至三十歲為限，三五後年斟酌再定（以上師範生）。

雖然，為立師範學校之困難者又有在，請各言之。自學記師範實驗之不傳，教授管理不得不借才于異域。其所以必借之義，蓋將借其考求所得之實際以証我之理想，以復明我二千年前之教育，不注眼于文字也；而我之師範生所已能者則獨有文字，彼各國之挾一學藝而來受師為師者，不通中文十常八九；猝然聚于一堂之上，教

者止授以所长，学者轉訾其所短，卽有輕玩之心，必不能得后迪之益。若質性粗戾者或更有种种意外牴牾之現象，又不必論矣！故愚意延外国师范教师，尤以能通中文为最要之事。

师范生所习之本科，与练习所授高等寻常两小学校之学科，科目既备，程度有定，势不能不延外人；而富于資者知識不开，感而兴者财力不足，事势所在，或又不能尽延外人。中国向来延請外人之費，較之延請中人相悬殊絕；外人远涉重洋，其市于我者又我所亟需之事，其有挾而貴固宜；而局中之嫌忌，局外之詬病，遂以此事为釀具。士苟以洗国耻党民智为心，則几寬之为弟子都养，承宮之为諸生执苦，斯格的之为吏抄书，大彼得之投身船厂，彼独非人乎？然不可望之常人也。愚意凡一校教习之中人之俸，必須当外人之半；为办事人财力計固要，为相竞人地位計尤要也（以上教师）。

日本市町村之单級小学校人数不多者，教授管理，教师一人任之，事权一而費用省，于兴学实为相宜。师范学校則人多而事繁，其势不得不分；中国官設者，有总办、帮办、提調、监督、文案、支应，又或有坐办、襄办、及各司事等名目；地方及民設者自可較省。今拟照奏定章程，設总理一人、教习或二人、或三四人、监理一人、司收支一人、司图书仪器一人、或增司書記一人。总理者日本及中国他校已有之名，监理者合日本舍監中国监督而有时資为总理之权代而名之也。愚甚願师范生极注意于教授管理之法，他日各归里弄，得多設单級省費之小学校，广教育于穷乡之子弟也。

整洁教室內之尘垢、启閉教室內之門窗、排列会食堂之食器，日本学校皆学生为之，此正古人小学之事。中国貧儒或礼法家之子弟，犹执其事；非此列也，以惰为教而已。师范生为他日儿童之表率，不习焉是犹以惰教也，非所以重师范生也。然犹不得不求适于通行之俗慣，故所定丁役，視日本为多，視中国他校为少（以上各

职务)。

通州师范学校虽因廢寺，合于借用寺觀之定章，然无一椽不改斲，无一甃不易置，成屋凡一百三十余間，合之培墊基地胸备图书仪器动用器具，費三万数千圓矣。因寄宿舍在校內，凡与之有关系者，体操之衣，会食之器，然灯之油，同式之被褥帳席，厕所浴室之布置，伺役之人夫，种种繁备，岂惟創辦不易，經久之費尤艰。国势如此，官帑之補助不可期，若各国定以地方稅供学校用者，目下亦未有此令，州县公款其能撥与否、与多寡之数，胥悬于有司之向背，不可必；若是則虽各国师范学校不收学费，而中国今日民立之师范学校不得不酌收膳費。惟嚮学之士，貧者居多，今定十成中学者出其半，而本校助其半，然以補助半費計，岁費已四五千圓矣。（含衣食臥具、灯油茶点、夫役工食，每人每月約八圓，以十个月計每人須八十圓，今收四十。若以留学日本費計之已省去六之五，彼計日本学费者謂止每月二圓，而不知旅費、房費、膳費每月率二十圓内外，固未算入也。）

尋常师范之等級視中学堂，管学大臣定章：中学由官立者五年內不收束修，以后征收每月每人不过一圓，民立者不拘此例。盖民智未开，民力有限，俾人自酌定收数，庶民間捐办者不甚以为苦，而观感易兴。然以通州五属論，一学生每年四十圓，未必人人能办，而收費章程又未可参差而不一也。无已，惟有劝願学师范生之父兄宗族戚友协力以助之，为教育公益計宜如此，为謀生私益計，亦宜如此，异日經費充贍，可更議減議除而非可豫必也（以上費用）。

日本参考各国教室之度而为之率曰：广二丈四尺、长三丈三尺为最大之限；又曰窗之面积較教室之面积，其比例不可少于一四。通州师范学校誦堂三，特別教室二，深广略过所云，而光綫面积亦不止于一四；盖因地为之，又欲空气容积多也。椅案仿日制而略加

高，广增，距离亦略宽。中人冬日衣厚，通州人冬日无不穿厚袄者；如日制为之，则于人气体习惯上不适。息修室（即宿舍，兼供自修，故名）有平屋、有楼，每间深一丈二尺，广一丈三尺，高一丈及一丈一尺。外有雨廊，内容二榻，榻广三尺四寸，长六尺二寸。案二，各广二尺，长三尺；灯高一尺，足低而盘广，用植物油。其他盥饮厕溲之所，亦师其意而参以习惯，计誦堂息修室可容师范生一百八人，高等寻常两小学校誦堂面积各容八十人（以上校舍器具）。

夫中国之有师范学校，自光绪二十八年始，民间之自立师范学校自通州始；以二十一行省之大，四万万人之众，为同类知识之谋而仅此乎？彼日本兴学三十年，何以教师至今而不足用也？参观而审思，滋可痛矣！虽然，丈者分厘之积也，世界者微尘之积也，吾安知二十九年以后，不有响应而颺举，日盛一日之会乎！奋而图之，谨而付之，通理想于众人意识之中，善取法于各国参究之后，是则吾人之责也。不自量度，具陈所见，请益于海内达识君子，幸匡飭之。

（《张季子九录》第十一册，《教育录》卷一，
上海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印，第8—12页）

严复：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节录）

光绪二十八年（1902）

夫中国之议学堂久矣，虽所论人殊，而总其大经，则不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西政为本而西艺为末”也，主于中学以西学辅所不足也，最后而有大学在普通，不在语言之說。之数說者，其持之皆有故，而其言之也则不必皆成理。际此新机方倪、人心昧昧。彼闻一二巨子之論，以为当然，循而用之，其害于吾国长进之

机，少者十年，多者数纪。天下方如火屋漏舟，一再誤之，殆无节已。此走所以不避嬰逆而有言也。善夫金匱裘可桴孝廉之言曰：“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負重之用，有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聞以牛为体以馬为用者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謂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則两立，合之則两止。議者必欲合之而为一物，且一体而一用之，斯其文义違舛，固已名之不可言矣，烏望言之而可行乎！其曰政本而艺末也，滋所謂顛倒錯乱者矣！且其所謂艺者，非指科学乎？名数質力四者，皆科学也。其公例通理，經緯方端，而西政之善者本斯而起。故赫胥黎氏有言：“西国之政，尚未能悉准科学而出之也。使其能之，其致治且不止此。”中国之政所以日形其絀，不足爭存者，亦坐不本科学而与公例通理違行故耳。是故以科学为艺，則西艺实西政之本。設謂艺非科学，則政艺二者乃并出于科学，若左右手，然未聞左右之相为本末也。且西艺又何可末乎？无论天文地質之奥殫，略举偏端，則医药通乎治功，农牧所以相养，下洎舟車兵冶，一一皆富强之实质。邇者中国亦尝仪襲而取之矣，而其所以无效者，正坐为之政者，于其艺学一无所通；不通而欲执其本，此国財之所以糜而民生之所以病也。若夫言主中学而以西学輔所不足者，驟而聆之，亦若大中至正之說矣。措之于事，又不然也。往者中国有武备而无火器，尝取火器以輔所不足者矣；有城市而无警察，亦將取警察以輔所不足者矣。願使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是輔所不足者，果得之而遂足乎？有火器者遂能战乎？有警察者遂能理乎？此其效驗，当人人所能逆推，而无假深論者矣。嘗謂吾国今日之大患，其存于人意之所謂非者淺，而存于人意之所謂是者深；图其所謂不足者易，而救其所自以为足者难。一国之政教学术，其如其官之物体歟？有其元首脊腹而后有其六府四

支，有其質干根莖而后有其支叶華實。使所取以輔者與所主者絕不同物，將無異取驥之四蹄以附牛之項領，從而責千里焉，固不可得，而田隴之功又以廢也。挽近世言變法者，大抵不揣其本而欲支節爲之，及其無功，輒自詫怪；不知方其造謀，其無成之理固已具矣，尙何待及之而后知乎？是教育中西主輔之說，特其一端已耳。

然則今之教育，將盡去吾國之舊以謀西人之新歟？曰：是又不然。英人摩利之言曰：變法之難，在去其旧染矣，而能別擇其故所善者葆而存之。方其滔滔，往往俱去。不知是乃經百王所創垂，累叶所淘汰，設其去之，則其民之特色亾，而所謂新者從以不固；獨別擇之功，非暖姝固習者之所能任耳。必將闊視遠想，統新故而視其通，苞中外而計其全，而后得之。其爲事之難如此。雖然，有要道焉，可一言而蔽也。今吾國之所最患者，非愚乎？非貧乎？非弱乎？則徑而言之，凡事之可以療此愚、疗此貧、起此弱者皆可为。而三者之中，尤以療愚爲最急。何則？所以使吾日由貧弱之道而不自知者，徒以愚耳。繼自今，凡可以療愚者，將竭力盡氣殫手蚩足以求之，惟求之爲得，不暇問其中若西也，不必計其新若故也。有一道于此，致吾于愚矣，且由愚而得貧弱，虽出于父祖之業，君師之嚴，猶將弃之，等而下焉者無論已；有一道于此，足以療愚矣，且由是而疗貧起弱焉，虽出于夷狄禽獸，猶將師之，尊而上焉者無論已。何則？神州之陆沈誠可哀，而四万万之淪胥甚可痛也！嗟夫！員輿之上，數十百國所爲，其廢興存亡之故，可復觀已。最近莫若日本，稍遠則有普魯士之弗烈大力，俄羅斯之大彼得。方其發憤圖自強，其弃數百千年之旧制國俗，若土苴然。他若法之所爲于十八稊，英之所爲于十七稊，實皆犯天下之所不韙。顧至今論世，莫不諒其民之所爲者，保國存種，其義最高，而文明富強之幸福至爲難得故也。若夫徒軒輊于人之間，尊其旧聞若不可犯者，則亦有之

矣。突厥、埃及、波斯、印度是已。之數國者，夫豈不主排外。其所以排外之道，夫豈不自謂文明。其于教育也，夫豈不自張其軍，而以他人爲莫我若。然而其效，則公等所共見而共聞者矣。吾故曰：期于文明可，期于排外不可。期于文明，則不排外而自排；期于排外，將外不可排而反自塞文明之路。

且今世之士大夫，其所以頑鋼者，由于識量之庫狹。庫狹之至，則成于孔子之所謂鄙夫。經甲庚中間之世變，惴惴然慮其學之無所可用而其身之瀕于貧賤也，則倡爲一切之說，以爭天下教育之權。不能得，則言宜以漢文課西學矣；又不能，則謂東文功倍而事半矣。何則？卽用東文，彼猶可攘臂鼓唇于其間。獨至西文用，則此輩皆反舌也。

吾聞學術之事，必求之初地而后得其真。自奇耳目心思之力，以得之于兩間之見象者，上之上者也。其次則乞靈于簡策之所流傳，師友之所授業；然是二者，必資之其本用之文字，無疑也。最下乃求之翻譯。其隔塵弥多，其去真滋遠。今夫科學藝，吾國之所嘗譯者，至寥寥已。卽日本之所勤苦而僅得者，亦非其所故有，此不必爲吾鄰諱也。彼之去故就新，爲時僅三十年耳。今求泰西二三千年孳乳演迤之學術，于三十年勤苦僅得之日本，雖其盛有譯著，其名義可決其未安也，其考測可卜其未密也；乃徒以近我之故，沛然率天下之學者而趨之，世有無志而不好學如此者乎？侏儒問彼天高于修人，以其愈己而遂信之，維今所爲，何以異此？

至欲以漢語教西學者，意乃謂其學出于西，然必以吾語課之，而后有以成吾學。此其說美矣，獨惜不察當前之事情而發之過蚤。濱海互市之區，傳教講業之地，其間操西語、能西文者，非不數數觀也。願求其可爲科學師資者，几于無有，是師難求也。欲治其業，非夙習者不能翻其書，縱得其書，非心通者不能授其業，是教之

术穷也。然則大報所訊中國數十年來每設學堂，咸課洋文，今奉明詔書推廣，猶以聘請洋文教習為先務者，夫固有所不得已，非必自蔑國語，而不知教育之要不在語學也。夫歐洲之編籍衆矣，雖譯之者多，為之者疾，其所以灌輸中土者，直不啻九牛一毛。況彼中凭借先業，歲有異而月更新。學者漸免瞠後之忱，必傾耳張目，曠覽博聞，以與時偕極。今既不为言語文字矣，則廢耳目之用，所知者至于所譯而止，吾未見民智之能大開也；又況譯才日寡，是區區者將降而愈微耶？若謂習外國語者將党于外人，而愛國之意衰歟？此其見真與兒童無以異。愛國之情根于種性，其淺深別有所系，言語文字非其因也。且列邦為學，必用國語，亦近世既文明而富于學術乃如是耳。方培根、奈端、斯比訥查諸公著書時，所用者皆拉體諾文字，其不用國語者，以為俚淺不足載道故也。然則觀此可悟國之所患，在于無學，而不患國語之不尊。使其無學而愚，因愚而得貧弱，虽甚尊其國語，直虛僑耳，又何補乎？第使其民不愚而國有以立，則種界之性，人所同有，吾未見文明富強之國，其國語之不尊也。威爾士，英之一省也；巴斯克、不列顛，法之二部也。議院禁其語者，以杜言龐，如中國京師之用京語，從政之操官音，與所論大旨無涉。至謂夷滅人國，輒易語言。執事將謂國灭而后語易乎？抑謂徒尊國語，其國遂可以不灭也？國語者，精神之所寄也；智慧者，國民之所以為精神也。頗怪執事不務尊其精神，而徒尊其精神之所寄也。

總而論之，今日國家詔設之學堂，乃以求其所本無，非以急其所固有。中國所本無者，西學也，則西學為當務之急明矣。且既治西學，自必用西文西語而后得其真。若夫吾旧有之經籍典章，未嘗廢也。學者自入中學堂以至升高等，攻專門，中間約十余年耳。是十余年之前後，理其旧業，為時方長。矧在學堂，其所謂中學者又未盡廢，特力有專注，于法宜差輕耳。此誠今日之所宜用也。迨

夫廿年以往，所学稍富，譯才漸多，而后可議以中文授諸科學，而分置各國之言語為專科。此其事誠至難，非寬為程期，不能致也。誠知學問之事，非亲历塗境者，雖喻之而不知。獨有一言敢為諸公豫告：事功成否，恒視其所由之術，而不从人意为轉移。若必拂理逆節以為之，則他日學堂自無成效。吾聞京師泊二十余行省，一學堂之成，費需萬金者動以十數，是累累者饒敵之余，夫豈易集。乃至十年，總于海內，將所費者無慮幾何。庸可使時可數過，問以人才，對曰無有，雖其時当事者亦將勉強塗飾，奏報揄揚，而無如其虎皮羊質，于國事無補毫末何也！此吾所以重思之，而為高睨大談自許熱心者股栗也，議不避煩瀆，為大報貢其一得之愚，亮執事能優容之而轉教其所不逮焉。

（《嚴復詩文選》，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141—146 頁）

嚴復：救亡決論

光緒二十九年(1903)

天下理之最明，而勢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國不變法，則必亡是已。然則變將何先？曰，莫亟于廢八股，夫八股非自能害國也，害在使天下無人才。其使天下無人才奈何？曰，有大害三：其一害曰鈍智慧。今夫生人之計慮知識，其開也必由粗以入精，由顯以至奧，層累階級，腳踏實地，而后能機慮通达，審辨是非。方其為學也，必無謬悠影響之談，而后其應事也，始無顛倒支離之患，何則？其所素習者然也。

而八股之學大異是，垂髫童子，目未知菽粟之分，其入學也，必先課之以《學》《庸》《語》《孟》，開宗明義，明德新民，誦之既不能通，

誦之乃徒強記，如是數年之後，行將執簡操觚，學為經義，先生教之以擒挽之死法，弟子資之于剽竊以成章，一文之成，自問不知何語，迨夫觀風使至，群然挾兔冊裹餅餌，逐隊唱名，俯首就案，不達功令，皆足求售，謬種流傳，光无一是，如是而博一衿矣，則其榮可以夸鄉里；又如是而領鄉荐矣，則其效可以觀民社，至于成貢士，入詞林，則其號愈榮，而自視也亦愈大。出宰百里，入主曹司，珥筆登朝，公卿跼步，以為通天地人之謂儒，經朝廷之賓興，蒙皇上之親策，是朝廷固命我為儒也。千萬旅進，人皆鍛羽，我獨成龍，是冥冥中之鬼神，又許我為儒也。

夫朝廷鬼神皆以我為儒，是吾真為儒，且真為通天地人之儒，從此天下事來，吾以半部論語治之足矣，又何疑哉？又何難哉？做秀才時，无不能做之題，做宰相時，自无不能做之事，此亦其所素習者然也。謬妄糊涂，其曷足怪。

其二害曰坏心術。揆皇始創為經義之意，其主于愚民与否，吾不敢知，而天下后世所以乐被其愚者，豈不以聖經賢傳，无語非祥，八股法行，將以忠信廉耻之說，漸摩天下，使之背出一途，而風俗亦將固之以厚乎？而孰知今日之科舉，其事效反于所期，有断非前人所及料者。今姑無論試場大弊，如關節頂替倩槍聯号諸弊，廉鮮耻之尤，有力之家，每每为之，而未嘗稍以為愧也。

請第試言其无弊者，則孔子有言：“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故言止于所不知，固學者之大戒也。而今日八股之士，乃真无所不知，夫无所不知，非人之所能也。顧上既如是求之，下自當以是應之，應之奈何？勸說是已。夫取他人之文詞，腴然自命為己出，此其人耻心所存，固已寡矣；苟緣是而僥倖，則他日掠美作偽之事，愈忍為之而不自知其為可耻，然此猶其臨場然耳。至其平日用功之頃，則人手一編，号曰揣摩風氣，即有一二聰穎子弟，明知時

尚之日非，然去取所关，苟欲求售，势必俯就而后可。

夫所贵于士，与国家养士之深心，岂不以矯然自守，各具特立不詭随之风，而后他日登朝，乃有不苟得不苟免之概耶？乃今者当其做秀才之日，务必使之习为勦窃詭随之事，致令差恶是非之心，且暮楷亡，所存濯濯，又何怪委贄通籍之后，以巧宦为宗风，以趋时为秘訣，否塞晦盲，真若一邱之貉，苟利一身而已矣，遑恤民生国計也哉？且其害不止此，每逢春秋两闈，其闈内外所張文告，使不习者观之，未有不欲股弁者，逮亲見其实事，乃不徒大謬不然，抑且变本加厉，此奚翅当士子出身之日，先教以赫赫王言，实等諸济窵颺风，不关人事，又何怪他日者，身为官吏，刑在前而不慄，議在后而不惊。何則？凡此又皆所素习者然也。是故今日科举之事，其害不止于錮智慧、坏心术，其势且使国宪王章，漸同糞土，而知其害者，果誰也哉？

其三害曰滋游手。揚子云有言：“言，心声也；书，心画也。”故知言語文字二事，系生人必具之能，人不知书，其去禽兽也仅及半耳。中国以文字一門，專屬之士，而西国与东洋，則所謂民之众，降而至于妇女走卒之倫，盖无不識字知书之人類，且四民并重，从未尝以士为独尊，独我華人，始翹然以知书自异耳。

至于西洋理财之家，且謂农工商賈皆能开天地自然之利，自养之外，有以养人，独士枵然开口待哺，是故士者，固民之蠹也，唯其蠹民，故其选士也，必务精而最忌广，广則无所事事，而为游手之民。其弊也，为乱为貧为弱，而中国則后車十乘，从者百人，孟子已肇厉阶。至于今日之士，則尚志不聞，素餐等語，十年之間，正思累举，朝廷既无以相待，士子且无以自存，械朴丛生，人文盛极，然若以孙文台杀荊州太守坐无所知者例之，則与当涂公卿，皆不容于尧舜之世者也。况夫益之以保举，加之以捐班，决疣潰癰，靡知所届。

中国一大家也，群蟲总总，处其奎蹄曲隈，必有一日焉，屠人操刀具湯沐以相待，至是而始相弔焉，固已晚矣。

悲夫！夫数八股之三害，有一于此，则其国鮮不弱而亡，况夫兼之者耶？今論者將謂八股取士，固未嘗誠負于国家，彼自明以来用之矣，其所收之賢哲巨公，指不胜屈。宋苏轼尝論之矣，果循名責实之道行，则八股亦何負于天下。此說固也，然不知利祿之格既甚，则無論操何道以求人，將皆有聰明才智之儔入其彀，設国家以飯牛取士，亦將得宁戚百里大夫，以牧豕取士，亦將得卜式公孙丞相，假当日見其得人，遂以此为科举之恒法，則諸公以为何如？

夫科举之事，为国求才也，劝人为学也。求才为学二者，皆必以有用为宗，而有用之效，征之富强；富强之基，本諸格致；不本格致，將无所往而不荒虛，所謂蒸砂千載，成飯无期者矣。彼苏氏之論，取快一时，盖方与温公介甫立异抵牾，又何可視為篤論耶？

总之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墮坏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虛驕，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輔国家，下不足以資事畜；破坏人才，国随貧弱，此之不除，徒补苴罅漏，張皇幽渺，无益也。虽練軍实，講通商，亦无益也。何則？无人才，則之数事者，虽举亦廢故也。舐糠及米，終致危亡而已。然則救之之道当何如？曰痛除八股，而大講西学，則庶乎其有鳩耳，东海可以迴流，吾言必不可易也。

难者曰：夫八股鋼智慧，坏心术，滋游手，积将千年之弊，流失敗坏，一旦外患凭陵，使国家一无可恃，欲战則忧速亡，忍耻求和，則恐寢微寢灭，当是之时，其宜改弦更張，不待議矣。顧惟是处存亡危急之秋，待学问以图功，將何殊播谷飼蚕，俟获成献功，以救当境飢寒之患，則是矣，于涂无乃迂乎？今先生論救亡，而以西学格致，为不可易。

夫格致何必西学，固吾道大学之始基也，独其效若甚賒，其事

若甚瑣。朱晦翁補傳一篇，大為後賢所聚訟，同時陸氏兄弟，已有逐物破道之譏。前明姚江王伯安，儒者之最有功業者也，格窗前一竿竹，七日病生。其說謂格字、當以孟子格君心之非，及今律“格殺勿論”諸格字為訓，謂當格除外物，而後有以見良知之用，本体之明，此尤事功無待格致之明証。而先生謂富強以格致為先務，蒙竊惑之，其說得詳聞歟？應之曰：不亦善乎，客問之也，夫中土學術政教，自南渡以降，所以愈無可言者，孰非此陸王之學階之歷乎？以國朝聖祖之聖，為禹文以後僅見之人君，亦不過挽之一時，旋復衰歇，蓋學術末流之大患，在於徇高論而遠事情，尚氣矜而忘實禍。

夫八股之害，前論言之詳矣，而推而論之，則中國宜屏棄弗圖者，尚不止此。自有制科來，士之捨干進梯榮則不知焉，所事學者，不足道矣。超俗之士，厭制藝則治古文詞，惡試律則為古今體；鄙折卷者，則爭碑版篆隸之上游；薄講章者，則標漢學考據之赤帙；於是此追秦漢，彼尚八家，歸方劉姚，憚魏方龔，唐祖李杜，宋禪蘇黃，七子仇孟，六家鼓吹，魏碑晉帖，南北派分，東漢刻石，北齊寫經，戴阮秦王，真闕許鄭，深衣几幅，明堂兩個，鍾鼎校銘，珪琮著考，秦叔漢日，穰穰滿家，諸如此倫，不可殫述。然吾得一言以蔽之曰，無用，非真無用也。

凡此皆富強而後物阜民康，以為怡情遣日之用，而非今日救弱救貧之切用也。其又高者曰：否否，此皆不足為學，學者學所以修己治人之方，以佐國家化民成俗而已。於是侈陳禮樂，廣說性理，周程張朱，關閩濂洛，學案几部，語錄百篇，學薈通辨，晚年定論，關學刻苦，永嘉經制，深寧東發，繼者顧黃，明夷待訪，日知著錄，褒衣大袖，堯行舜趨，訕訕聲顏，距人千里，灶上驅虜，折箠笞光，經營八表，牢籠天地。夫如是吾又得一言以蔽之曰，無實，非果無實也。救死不贍，宏願長賒，所托愈高，去實滋遠，徒多偽道，何裨民生也。

哉？故由后而言，其高过于西学而无实，由前而言，其事繁于西学而无用，均之无救危亡而已矣。

客謂处存亡危急之秋，务亟图自救之术，此意是也。固知处今而談，不独破坏人才之八股宜除，与凡宋学汉学詞章小道皆宜且束高閣也。即富强二言，且在所后法，当先求何道可以救亡，惟是申陆王二氏之說，謂格致无益事功，抑事功不俟格致，則大不可。夫陆王之学，质而言之，則直师心自用而已。自以为不出戶可以知天下事，与其所謂知者果相合否？不徑庭否？不复問也。自以为閉門造車，出而合轍，而門外之轍，与其所造之車，果相合否？不齟齬否？又不察也。乡壁虛造，順非而澤，持之似有故，言之若成理，其甚也如驪山博士說瓜，不問瓜之有无，議論先行蠶起，秦皇坑之，未为过也。

盖陆氏于孟子独取良知，不学万物皆备之言，而妄言性求故，既竭目力之事，唯其自視太高，所以强物就我，后世学者，乐其徑易，便于惰窳敖慢之情，遂群然趋之，莫之自反。其为禍也，始于学术，終于国家，故其于己也，則訥地大民众为富强，而果富强否？未尝驗也。其于人也，則神州而外皆夷狄，其果夷狄否？未尝考也。抵死虛憍，未或稍屈，然而天下事所不可逃者，实而已矣。非虛詞飾說所得自欺，又非盛气高言，所可持劫也。迨及之而知，履之而艰，而天下之禍，固无救矣。胜代之所以亡，与今之所以弱者，不皆坐此也耶？前車已复，后軫方逾，真可叹也。

若夫詞章一道，本与經濟殊科，詞章不妨放达，故虽极蜃楼海市，恁恍迷离，皆足移情遣意，一及事功，則淫遁詖邪，生于其心，害于其政矣。苟且粉飾，出于其政者，害于其事矣，而中土不幸，其学最尚詞章，致学者习与性成，日增惰慢，又况以利祿声华为准的，苟务悅人，何須理实，于是惰慢之余，又加之以險躁，此与武侯学以成才之說，奚啻背道而馳。仆前謂科举破坏人才，此又其一者矣。

然而西學格致，則其道與是迥相反，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驗之事物事而皆然，而后定之為不易，其所驗也費多，故博大。其收效也必恒，故悠久。其究極也必道通為一，左右逢原，故高明。方其治之也，成見必不可居，飾詞必不可用，不敢絲毫主張，不得稍行武斷，必勤必耐，必公必虛，而后有以造其至精之域，踐其至實之途，迨夫施之民生日用之間，則據理行術，操必然之券，責未然之效，先天不違，如土委地而已矣。

且西士有言，凡學之事，不僅求知未知，求能不能已也。學測算者，不終身以窺天行也；學化學者，不隨在而驗物質也；講植物者，不必耕桑；講動物者，不必牧畜；其絕大妙用，在於有以練智慮而操心思，使習于沉者不至為浮，習于誠者不能為妄，是故一理來前，當機立剖，昭昭白黑，莫使听熒，凡夫恫疑虛喝，荒渺浮夸，舉無所施其伎焉者，得此道也，此又大學所謂知至而后意誠矣。

且格致之事，以道眼觀一切物，物物平等，本無大小久暫貴賤善惡之殊，莊生知之，故曰，道在屎溺，每下愈況。王氏窗前格竹，七日病生之事，若與西洋植物家言之，當不知凡許軒渠，凡人因冷。且何必西士，即如其言，則《爾雅》詩之所歌，《禹貢》之所載，何一不足令此子病生，而聖人創物成能之意，明民前用之機，皆將由此熄矣。率天下而禍實學者，豈非王氏之言歟？且客過矣，西學格致，非迂塗也，一言救亡，則將舍是而不可。

今設有人于此，自其有生以來，未嘗出戶，但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而于門以外之人情物理，一無所知，凡舟車之運轉流行，道里之險易澀滑，巖壑之必壓，坎陷之至凶，摘堠索涂，都忘趨避，甚且不知虎狼之可以食人，鴆毒之可以致死，一旦為事勢之逼，置此子于肩摩袂擊之場，山巔水涯之際，所不殘毀僵仆者，其與几何。知此則知中國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欲求不亡之必無幸矣。

蓋欲救中國之亡，則堯舜周孔生今，舍班孟堅所謂通知外國事者，其道莫由；而欲通知外國事，則舍西學洋文不可，舍格致亦不可。蓋非西學、洋文，則無以為耳目，而舍格致之事，將僅得其皮毛，智井瞽人，其無救于亡也審矣。且天下唯能者可以傲人之不能，唯知者可以傲人之不知，而中士士大夫怙私恃氣，乃轉以不能不知，傲人之能與知。彼乘騏驎，我獨騎馱，彼駕飛舟，我偏結筏，意若謂彼以富強，吾有仁義；而回顧一國之內，則人懷穿窬之行，而不自知羞，民轉溝壑之中，而不自知救，指其行事，誠皆不仁不義之尤，以此傲人，羞惡安在？至一旦外患相乘，又茫然無以应付，狂悖違反，召敗斃亡。

孟子曰：“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夫非今日之謂耶？且客謂西學為迂塗，則所謂速化之術者，又安在耶？得無非練軍實之謂耶？裕財賦之謂耶？制船炮開礦產之謂耶？講通商務樹畜之謂耶？開民智正人心之謂耶？而之數事者，一涉其流，則又非西學格致皆不可，今以層累階級之不可紊也，其深且遠者，吾不得與客詳之矣。

今姑卽其最易明之練兵一端言之，可乎？今夫中國非無兵也，患在無將帥；中國將帥，皆奴才也，患在不學而無術；若夫愛士之仁，報國之勇，雖非自棄流品之外者之所能，然尚可望由于生質之美而得之。至于陽開陰閉，變動鬼神，所謂為將之略者，則非有事于學焉必不可，卽如行軍必先知地，知地必資圖繪，圖繪必審測量，如是則所謂三角幾何推步諸學，不從事焉不可矣。

火器致人十里而外，為時一分，一機炮可發數百彈，此斷非徒槎奮呼，迎頭痛击者，所能決死而幸勝也。于是則必講台壘壕塹之事，其中相地設險，遮扼鉤聯，又必非不知地不知商功者所得與也。且為將不知天時之大律，則暑寒風雨將皆足以破軍，未聞遵生之要

言，則疾疫伤亡將皆足以損眾，二者皆紮營踞地，息息相關者也。乃至不知曲綫力學之理，則無以盡炮准來復之用，不知化學漲率之理，則無由審火棉火藥之宜，不講載力重學，又烏識橋梁營造，不講光電氣水，又何能為伏椿旱雷，與通語探敵諸事也哉？

抑更有進者，西洋凡為將帥之人，必通敵國之語言文字，苟非如此，任必不勝，此若與吾黨言之，愈將發狂不信者矣。若夫中國統領伎倆，吾亦知之，不知道里而迷惑，則傳問驛站之馬夫；欲探敵人之去來，則暫雇本地之無賴；尤可笑者，前某軍至大同無船可渡，爭傳州縣辦差；近某軍紮新河，海嘯忽來，淹死兵丁數百，是于行軍相地，全所不知，夫用如是之將領，使之率兵向敵，吾國不亡，亦云幸矣，尙何必以和為辱也哉？

且夫兵之強弱，頗實事何如耳，又何必如某總兵所稱銅頭鐵額如蚩尤，驅使虎豹如巨無霸！中國史傳之不足信久矣，演義流布，尤為惑世誣民，中國武夫識字所恃為韜略者，不逾此種，無怪今日營中，多延奇門遁甲之家，冀實事不能，或迎此道制勝。中國人民知慧蒙蔽奔陋，至于此極，虽聖人生今，殆亦無能為力也。哀哉！

議者又謂自海上軍興以來，二十余年，師法西人不遺余力者，号以北洋為最，而臨事乃無所表見如此，然則曷貴師資！此又耳食之徒，不考實事之過也，自明眼人觀之，則北洋實無一事焉。師行西法，其詳不可得言，姑舉一端為喻，曩者法越之事，北洋延募德酋數十人，泊條約既成，無所用之，乃分遣各營，以為教習，彼見吾軍事多不可者，時請更張，各統領惡其害己也，群然譟而逐之。上游籌所以慰安此數十人者，于是乎有武備學堂之設，既設之后，虽學生年有出入，尙未開培成何才，更不聞如何器使，此則北洋練兵練將，不用西法之明征。夫盜西法之虛聲，而沿中土之實弊，此行百里者，所以半九十里也。嗚呼！其亦可悲也已。然此不具論，論

者見今日練兵，非實由西學之必不可耳。

至于阜民富國之圖，則中國之治財賦者，因于西洋最要之理財一學，從未問津，致一是云為自虧自損，病民害國，暗不自知。其士大夫亦因于此理不明，故出死力與鐵路機器為難，自遏利源，如近日京師李福明一案，尤足令人流涕太息者也。不知是二事者，乃中國土真不容緩之圖，富強所基，何言有損。果其有損，則東西二洋，其貧弱而亡久矣。

《淮南子》曰：“櫛者墮發，而櫛不止者，為墮者少，而利者多也。”彼唯有見于近，而無見于遠，有察于寡，而無察于多，肉食者鄙，端推此輩。中國地大民眾，誰曰不然，然地大在外国乃所以強，在中國正所以弱，民眾在外国乃所以富，在中國正所以貧，救之之道，非造鐵道用機器不為功，而造鐵道用機器，又非明西學格致必不可，是則一言富國阜民，則先後始終之間，必皆有事于西學，然則其事又曷可須臾緩哉？

約而論之，西洋今日，業無論兵農工商，治無論家國天下，蔑一事焉，不資于學。斯賓塞《勸學篇》嘗言之矣，繼今以往，將皆視物理之明昧，為人事之廢興，各國皆知此理，故民不讀書，罪其父母。日本年來立格致學校數千所，以教其民，而中國忍此終古，二十年以往，民之愚智，益復相懸，以與逐利爭存，必無幸矣。

《記》曰：“學然後知不足。”公等從事西學之後，平心察理，然後知中國從來政教之少是而多非，即吾聖人之精意微言，亦必既通西學之後，以歸求反觀，而後有以窺其精微，而服其為不可易也。夫中國以學為明善復初，而西人以學為修身事帝，意本同也。唯西人謂修身事帝，必以安生利用為基，故凡遇中土旱干水溢，飢饉流亡，在吾人以為天災流行，何關人事，而自彼而論，則事事皆我人謀之不臧，甚且謂吾罪之當伐，而吾民之可弔，而我尚傲然弗屑也，可不

謂大哀也哉？

嗟嗟，處今日而言救亡，非聖祖復生，莫能克矣。聖祖當本朝全盛之日，賢將相比肩于朝，則垂拱無為，收視穆清，宜莫聖祖若矣。而乃勤苦有用之學，究察外國之事，互古莫如。其學之拉體諾，卽今之辣丁文，西學文字之祖也。至如天算兵法醫葯動植諸學無不諳，亦蔑不精，廟謨所垂，群下莫出其右，南齋侍從之班，以洋人而被侍郎卿銜者，不知凡几，凡此皆以各聖人顧問者也。

夫如是則聖者日聖，其于奠隆基、至太平也何難。不獨制藝八股之無用，聖祖早已知之，卽如從祀文廟一端，漢人所視為絕大政本者，聖祖且以為無關治體，故不許滿人得鼎甲，亦不許滿人從祀孔子廟廷，其用意可謂遠矣，而其所以不廢猶行者，知漢人民智之卑，革之不易，特聊順其欲而已。

然則聖祖之精神默運，直至二百年而遙，而有道曾孫，處今日世變方殷，不追祖宗之活精神，而守祖宗之死法制，不知不法祖宗，正所以深法祖宗，致文具空存，邦基隳隳，甚或廟社以屋，種類以亡，孝子慈孫，豈願見此？曩己丑、庚寅之間，祈年殿與太和門，數月連毀，一所以事天，一所以臨民，王者之大事也，災異至此，可為寒心，然安知非祖宗在天靈爽，默示深痛也哉？總之驅夷之論，既為天之所廢而不可行，則不容不通知外國事，欲通知外國事，自不容不以西學為要圖，此理不明，喪心而已。

救亡之道在此，自強之謀亦在此。早一日變計，早一日轉機，若尙因循，行將無及。彼日本非不深惡西洋也，而于西學，則痛心疾首，臥薪嘗膽求之，知非此不獨無以制人，且將無以存國也。而中國以惡其人，遂以并廢其學，都不問利害是非，此何殊見仇人操刀，遂戒家人勿持寸鐵，見仇家積粟，遂禁子弟不復力田。嗚呼，其愼甚矣！

虽然，吾与客皆过矣，运会所趋，岂斯人所能为力，天下大势，既已日趋混同，中国民生，既已日形狭隘，而此日之人心世道，真成否极之秋，则穷变通久之图，天已谆谆然命之矣。继自今中法之必变，变之而必强，昭昭更无疑义，此可知者也。至变于谁氏之手，强为何种之邦，或成五裂四分，抑或业归一姓，此不可知者也。吾与客茫茫大海，飘飘两萍，委心任运可耳，又何必容心于鼠肝虫臂，而为不祥之金也哉。客言下大悟，奋袖低昂而去。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三册，神州国光社 1955 年版，第 60—70 页）

严复：西学通門徑功用說

昔英人赫胥黎著书名化中人位論。大意謂人与獼猴为同类，而人所以能为人者，在能言語；盖能言而后能积智，能积智者，前代閱历，傳之后来，继长增高，风气日上；故由初民而野蛮，由野蛮而开化也。此即教学二字之起点。

当未有文字时，只用口傳，故中文旧訓以十口相傳为古，而各国最古之书，多以韵語，以其易于傳記也。孔子言：“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有文无文，亦謂其成章可傳誦否耳。究之語言文字之事，皆根心而生，楊雄言：“言，心声也；书，心画也。”最为諦当。英儒培根亦云：“世間无物为大，人为大；人中无物为大，心为大。”故生人之事，以炼心积智为第一要义，炼心精、积智多者为学者，否則常民与野蛮而已。

願知炼心矣，心有二用：一属于情，一属于理。情如詩詞之類，最显者中国之《离騷》；理凡載道譚理之文皆是。然而理又分兩門：有記事者，有析理者，而究之記事之文，亦用此以为求理之資；所謂由博反約、博文約禮者，皆此意也。大抵学以穷理，常分三际：一曰

考訂，聚列同類事物而各著其實；二曰貫通，類異觀同，道通為一。考訂或謂之觀察，或謂之演驗；觀察演驗，二者皆考訂之事而異名者，蓋卽物窮理，有非人力所能變換者，如日星之行、風俗代變之類；有可以人力駕御移易者，如爐火樹畜之類是也。考訂既詳，乃會通之以求其所以然之理，于是大法公例生焉；此大易所謂聖人有以見天下之會通以行其典禮，卽西人之大法公例也。中西古學，其中窮理之家，其事或善或否，大致僅此兩層；故所得之大法公例，往往多誤，于是近世格致家乃救之以第三層，謂之試驗。試驗愈周，理愈靠實矣：此其大要也。

吾人為學窮理，志求登峰造極，第一要知讀無字之書；培根言凡其事其物為兩間之所有者，其理卽為學者之所宜窮，所以無大小、無貴賤、無穉淨，知窮其理，皆資妙道：此佛所謂墻壁瓦礫皆說無上乘法也。赫胥黎言，能觀物觀心者，讀大地原本書；徒向書冊記載中求者，為讀第二手書矣。讀第二手書者，不獨後因人作計，終當後人，且人心見解不同，常常有誤，而我信之，從而誤矣：此格物家所最忌者。而政治道德家，因不自用心，而為古人所蒙、經顛倒拂亂而後悟者，不知凡几！諸公若問中西二學之不同，卽此而是。乃若問西人後出，新理何以如此之多？亦卽此而是也。

而于格物窮理之用，其途不過二端：一曰內導，一曰外導；此二者不是學人所獨用，乃人人自有生之初所同用者，用之而後智識日辟者也。內導者合異事而觀其同，而得其公例；粗而言之，今有一小兒不知火之燙人也，今日見燭，手觸之而爛，明日又見爐，足踏之而又爛，至于第三次，無論何地，見此炎炎而光、烘烘而熱者，卽知其能傷人而不敢觸，且苟欲傷人，且舉以觸之：此用內導之最淺者，其所得公例，便是火能燙人一語。其所以舉火傷物者，卽是外導術。蓋外導術于意中皆有一例，次一案，二一斷。火能燙人是例，吾

所持者是火、是案，故必燙人是斷：合例案斷三者，于名学中成一联珠，及以伤人而人果伤，則試驗印証之事矣。故曰印証愈多，理愈見堅确也。名学析之至細如此，然人日用之而不知；須知格致所用之術，質而言之，不过如此。特其事尤精，因有推究精微之用。如化学、力学、天地人动植諸学，多内导；至于名数諸学，則多外导。学至外导，則可据已然已知以推未然未知者，此民智最深时也。

諸公在此考求問学，須知學問之事，其用皆二：一專門之用，一公家之用。何謂專門之用？算學則以核數，三角則以測量，化学則以制造，电學則以為电工，植物學則以栽種之類，此其用大矣；然而虽大而未大也，公家之用最大。公家之用者，舉以煉心制事是也。故為學之道，第一步則須為玄學；玄者懸也，謂其不落邊際，理該眾事者也。玄學一名二數，自九章至微積分維皆麗焉。人不事玄學，則無由審必然之理，而擬于無所可擬。然其事过于潔淨精微，故專事此學，則心德偏而智不完，于是則繼之以玄著學，有所附矣而不囿于方隅。玄著學，一力，力即氣也，水火音光电磁諸學皆力之變也，二質，質學即化學也。力質學明，然後知因果之相待。無無因之果，無無果之因，一也；因同則果同，果巨則因巨，二也；而一切謬悠如風水星命機祥之說，舉不足以惑之矣。然玄著學明因果矣，而多近果近因，如汽動則機行，汽輕則風至是也；而無悠久繁變之事，而心德之能猶未備也，故必受之以著學，著學者用前數者之公理大例，而用之以考專門之物者也。如天學、如地學、如人學、如動植之學；非天學無以真知宇之大，非地學無以真知宙之長，二學者精，其人心猶病卑狹鄙陋者，蓋亦罕矣。至于人學，其蕃變猶明，而于人事至近。夫如是，其于學庶几備矣，然而尙未盡也；必事生理之學，其統名曰拜歐勞介^①，而分之則體用學、官骸學是也。又必

① 拜歐勞介為英文 biology (生物學) 的音譯。——編者

事心理之學；生心二理明，而後終之以群學。群學之目，如政治、如刑名、如理財、如史學，皆治事者所當有事也。凡此云云，皆煉心之事；至如農學、兵學、御府、機器、醫藥、辨務，則專門之至濫者，隨有遭遇而為之可耳。

夫惟人心最貴，故有志之士所以治之者不可不詳，而人道始于一身，次于一家，終于一國。故最要莫急于奉生，教育子孫次之；而人生有群，又必知所以保國善群之事：學而至此，殆庶幾矣。諸君子力富而心卓，有心力者任自為之，仆略識塗徑，聊為老馬之導，非曰能之也。

（《嚴几道詩文鈔》卷三，國華書局 1922 年版，第 10—14 頁）

王國維：論教育之宗旨

光緒三十二年(19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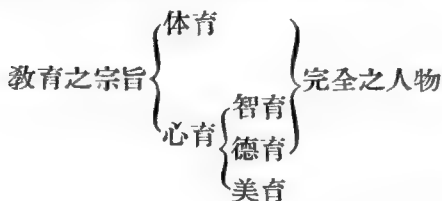
教育之宗旨何在，在使人為完全之人物而已。何謂完全之人物？謂人之能力無不發達且調和是也。人之能力分為內外二者：一曰身體之能力，一曰精神之能力。發達其身體而萎縮其精神，或發達其精神而毀敝其身體，皆非所謂完全者也。完全之人物，精神與身體必不可不為調和之發達。而精神之中又分為三部：知力、感情及意志是也。對此三者而有真美善之理想：真者知力之理想，美者感情之理想，善者意志之理想也。完全之人物不可不備真美善之三德，欲達此理想，於是教育之事起。教育之事亦分為三部：智育、德育（即意志）、美育（即情育）是也。如佛教之一派，及希臘羅馬之斯多噶派，抑壓人之感情而使其能力專發達于意志之方面；又如近世斯賓塞爾之專重智育，雖非不切中一時之利弊，皆非完全之教育也。完全之教育，不可不備此三者，今試言其大略。

一、智育 人苟欲为完全之人物，不可无内界及外界之知識，而知識之程度之广狭，应时地不同。古代之知識至近代而覺其不足，閉关自守时之知識，至万国交通时而覺其不足。故居今之世者，不可无今世之知識。知識又分为理論与实际二种；溯其发达之次序，則实际之知識常先于理論之知識，然理論之知識发达后，又为实际之知識之根本也。一科学如数学、物理学、化学、博物学等，皆所謂理論之知識。至应用物理、化学于农工学，应用生理学于医学，应用数学于測繪等，謂之实际之知識。理論之知識乃人人天性上所要求者，实际之知識則所以供社会之要求，而維持一生之生活；故知識之教育，实必不可缺者也。

二、道德 然有知識而无道德，則无以得一生之福祉，而保社会之安宁，未得为完全之人物也。夫人之生也，为动作也，非为知識也。古今中外之哲人无不以道德为重于知識者，故古今中外之教育无不以道德为中心点。盖人人至高之要求，在于福祉，而道德与福祉实有不可离之关系。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不爱敬人者反是。如影之随形，响之随声，其效不可得而誣也。书云：“惠迪吉，从逆凶。”希腊古賢所唱福德合一論，固无古今中外之公理也，而道德之本原又由内界出而非外铄我者。張皇而发挥之，此又教育之任也。

三、美育 德育与智育之必要，人人知之，至于美育有不得不一言者。盖人心之动，无不束縛于一己之利害；独美之为物，使人忘一己之利害而入高尚纯洁之域，此最純粹之快乐也。孔子言志，独与曾点；又謂兴于詩，成于乐。希腊古代之以音乐为普通学之一科，及近世希痕林、敬尔列尔等之重美育学，实非偶然也。要之，美育者一面使人之感情发达，以达完美之域；一面又为德育与智育之手段，此又教育者所不可不注意也。

然人心之知情意三者，非各自独立，而互相交錯者。如人为一事时，知其当为者知也，欲为之者意也。而当其为之之前又有苦乐之情怀之：此三者不可分离而論之也，故教育之时，亦不能加以区别。有一科而兼德育智育者，有一科而兼美育德育者，又有一科而兼此三者。三者并行而得渐达真善美之理想，又加以身体之訓練，斯得为完全之人物，而教育之能事毕矣。



（郑振鐸編：《晚清文选》，上海生活书店
1937年版，第720頁）

王国維：教育小言十二則

光緒三十二年(1906)

一、学部之职，各国所謂伴食大臣也。今朝廷立学部，而以亲賢之樞臣領之，上之視学部如是其重也，学部之足以有为如是其易也。学部立二月矣，而不聞发一号，施一令，部臣之于学事如是其慎也。处甚重之地，乘易为之势，而又临之以謹慎；其有所为也，則世之所以頌禱学部者当如何？其无所为也，則世之責备之者又当如何矣？

一、今人日日言初等教育；至中等教育，則往往謝不敏；若进而主張高等及專門教育，未有不惊其河汉者也。夫以学生修学之次序言之，則先初等、中等，而后及高等教育，固甚当也；若論學問之根柢，与教师之所自出，則初等教育之根柢存于中等教育，中等教育

之根柢存于高等教育。不兴高等教育，則中等及初等教育亦均无下手之处。世人之主义，余曩者謂之平凡主义；既而思之，此名尙未适当，彼等实苟且主义也，顛倒主义也。曰师范傳习所，曰私塾改良会，尤苟且主义中之苟且者也。

一、吾国之所素乏及現在之所最需要者，高等及中等教育也。若夫初等教育，則夫城市村落之蒙塾，虽其鹵莽灭裂实甚，然仅可謂之不完全，未可謂之絕无也。至高等教育，則在今日謂之无可矣。今之君子动曰小学小学，然不兴中等教育，則小学之教师其能賢于昔之蒙塾者几何？不兴高等教育，則中学之教师又安从得乎？兴高等教育，則食其利者不独初等及中等教育，而二者实于是立其根柢。若但言初等小学，則虽平凡乎，苟且乎，恐平凡苟且之成績亦終不可得也。

一、吾人之主义謂之貴族主义，但所謂貴族主义者非政治上之貴族主义，而知力上之貴族主义也。夫人类知力之不齐，此彰明較著之事实，无可諱也。初等教育以普及全国为宗旨，故虽下愚之人亦有受教育之权利，而国家亦有教育之之义务。初等教育之所以为最难之事业者，其故半由于此也。若高等教育，其性質則全与此异；今举我全国中学生而行选拔試驗，集其知力之优胜及稍有普通学及外国文之知識者，約可得数千人，然后与以一二年严密之預备，而授以專門之学，吾知其成績較之外国之蹈小学中学之次序而按格而入大学者，必有优无劣也。以今日人才之取乏如彼，而国家待用之亟如此，則育才之方法未有适于此者也。故貴族主义，今日最适之主义也；况其余潤所及，又足以立中学小学之根柢乎！

一、难者曰：如子之說，則今之小学中学既无教师矣，則高等教育之教师又烏乎取之？曰：此非用外人不可。夫外人者当事者之所患也，患其侵教育权也，患其不得其人也，患得其人而不为用也。夫

用舍之权在我，則权何自而侵？至后二者，唯监督者之不得其人斯有之耳；然以观今日监督学堂之人，則其于本国人未必能用之，况外人乎？以监督者之不得其宜，而謂外人之不可用，則未免因噎而廢食也。

一、高等教育既兴，則外国留学可廢；以后海外留学生限于分科大学毕业生中选之，以研究学术之闢奥。全国官費生以百余人为額，私費者听之。其大学中未設立之科，則亦得委托外国大学教授；以后分科大学之教师，漸以大学毕业后之留学生及学力与之相等者代之；如此十年，則分科大学中除授外国語学外，可无以外国人为人而担任講座者矣，此永久之策也。

一、留学生之数之多，如我中国之今日，实古今中外之所未聞也。通东西洋之留学生数不下万人，每人平均岁以五百元計，則岁需五百万元；以此五百万元兴国中之高等教育，不虞其不足，即令稍有不足，其受教育之人数必倍于今日之留学生之数无疑也。且留学生之大半，所学者速成政法耳，速成师范耳；以不諳外国語之人，涉数千里之外，学至粗淺之学，而令东京之私立学校得因之以市，此日本文部省限制私立学校令之所以发也。而我国留学生之大半起而爭之，曰停課，曰归国，其問題悬至今日而未有所决，此足以窺留学生多数之知識；而昔之勇于派遣者亦不得不分任其責也。既派遣者，已无可如何；后之謀教育者，不可不知所变計矣。

一、异哉，我国紳士之势力竟如此其大乎？吾非謂紳士之不可有势力也；以紳士之不知教育之无异于官也，則不能不惊其势力之大矣。夫教育之事，以明教育者为之則可耳；官可也，紳亦可也。苟一为紳士而即可以任教育之事，吾不能知紳之有以异于官否也。以今日之某省学会之所陈議观之，余始知紳士之为万能之人也。

一、世之勇于任教育者有四途：有以为公益者焉，有以为势力

者焉，有以为名高者焉，有以为实利者焉。为公益而为之者圣贤也，为势力而为之者豪杰也，为名与利而为之者小人也；圣贤不可得，得豪杰而用之斯可矣。若夫小人，则以教育为一手段，而不以为目的；虽深明教育之人犹不可用，况乎以群盲而聚訟乎？

一、去岁之冬，我中国学界最多事之时代也：于东京则有留学生多数之停课，于南京则有苏学生与赣院学生之争额，于苏州则有苏松太学生与常镇淮扬徐海学生之争。东京之事既如上文所论矣，南京之事所争者犹省界也，苏州之事则浸而及府界县界矣；曾谓我国最有望最可爱之学生而量如是狭隘乎？人类同胞之思想，在今日固有所不可行；至于中国人之思想，则凡书左行字而说单独语者，当无不有之，乃以我国最有望、最可爱之学生，而所争者如此，此不能不为教育前途惜者也。

一、管理学堂者湘人，则湘籍之学生居其半额矣；若为閩人浙人，则閩若浙籍之学生居其半额矣。管理学堂者以同乡之谊取学生，学生以同乡之力抵抗之；十七省非同乡会之独攘苏人，则亦同乡会之一种也；故我中国无中国人也，有湘人、浙人、苏人……而已。人初相见必问贵省，省乎、府乎、县乎？此种陋劣根性，其根柢远存于千百年以前，欲一旦扫除而廓清之，吾知其难也；是在有教育之责者有以渐而化之矣。

一、以中国之大，当事及学者之众，教育之事之亟，而无一入深究教育理学及教育行政者，是可异已！以余之不知教育，且不好之也，乃不得不作教育上之论文及教育上之批评，其可悲为如何矣？使教育上之事，余辈可以无言，即欲有言而有人代为言之也，则岂独我中国教育之幸哉！亦余个人之私幸也。

（《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第十五册，《静安文集续编》，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47—51页）

第二节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

孙中山：上李鴻章书(节录)

光緒十九年(1894)

所謂人能尽其才者，在教養有道，鼓勵有方，任使得法也。

夫人不能生而知之，必待學而后知，人不能皆好學，必待教而后學，故作之君，作之師，所以教養之也。自古教養之道，莫備于中華，惜日久廢弛，庠序亦僅存其名而已。泰西諸邦崛起近世，深得三代之遺風，庠序學校遍布國中，人無貴賤皆奮于學。凡天地萬物之理，人生日用之事，皆列于學之中，使通國之人，童而習之，各就性質之所近而肆力焉。又各設有專師，津津啓導，雖理至幽微，事至奧妙，皆能有法以曉喻之，有器以窺測之。其學由淺而深，自簡及繁，故人之靈明日廓，智慧日積也。質有愚智，非學無以別其才；才有全偏，非學無以成其用。有學校以陶冶之，則智者進焉，愚者止焉，偏才者專焉，全才者普焉。蓋賢才之生，或千百里而見一，或千萬人而有一，若非隨地隨人而施教之，則賢才亦以無學而自廢，以至于湮沒而不彰。泰西人才之众多者，有此教養之道也。

且人之才志不一，其上焉者，有不徒苟生于世之心，則雖處布衣而以天下為己任，此其人必能發奮為雄，卓異自立，無待乎勉勵也，所謂“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后興也”。至中焉者，端賴乎鼓勵以方，故泰西之士，雖一才一藝之微，而國家必寵以科名，是故人能為奮，士不虛生。逮至學成名立之余，出而用世，則又有學會以資其博，學報以進其益，萃全國學者之能，日稽考于古人之所已知，推求

乎今人之所不逮，翻陈出新，开世人无限之灵机，闡天地无穷之奥理，則士处其間，豈复有孤陋寡聞者哉？又學者倘能旁一新理，創一新器，必邀國家之上賞，則其國之士，豈有不專心致志者哉？此泰西各種學問所以日新月異而歲不同，几于奪造化而疑鬼神者，有此鼓勵之方也。

今使人于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長，則虽智者无以称其職，而巧者易以飾其非。如此用人，必致野有遺賢，朝多倖進。泰西治國之規，大有唐虞之用意，其用人也，務取所長而久其職。故為文官者，其途必由仕學院，為武官者，其途必由武學堂，若其他文學淵博者為士師，農學熟悉者為農長，工程達練者為監工，商情講習者為商董，皆就少年所學而任其職。總之，凡學堂課此一業，則國家有此一官，幼而學者即壯之所行，其學而優者則能仕，且恪守一途，有升遷而無更調。夫久任則閱歷深，習慣則智巧出，加之厚其養廉，永其俸祿，則無瞻顧之心，而能專一其志。此泰西之官無苟且、吏盡勤勞者，有此任使之法也。

故教養有道，則天無枉生之才；鼓勵以方，則野無郁抑之士；任使得法，則朝無倖進之徒。斯三者不失其序，則人能盡其才矣；人既盡其才，則百事俱舉；百事俱舉矣，則富強不足謀也。秉國鈞者，盍于此留意哉。

（《孫中山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8—9 頁）

孫中山：民國教育家之任務

在北京教育界歡迎會之演辭

1912 年 9 月

兄弟今日承學界諸君厚意，歡聚一堂。兄弟于我中華民國，學

界前途，对于諸君有无穷之希望。盖学問为立国根本，东西各国之文明，皆由学問购来。我国当革命以前，专制严酷，人无自由之权。然能提倡革命，一倡百和，以至成功，皆得力于学說之鼓吹。数十年来，奔走运动，都系一般学界同志之热心苦业，始得有今日之共和。

今破坏已完，建設伊始，前日富于破坏之学問者，今当变求建設之学問，世界进化，随学問为轉移。自有人类以来，必有专门名家，发明各种专门学說，然后有各种政治、实业之天然进化。二十世紀以前，欧洲諸国发明一种生存竞争之新学說，一时影响所及，各国都以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为立国之主脑；至謂有强权无公理。此种学說，在欧洲文明进化之初，固适于用，由今視之，殆是一种野蛮之学問。今欧美之文明程度愈高，现从物理上发明一种世界和平学問，讲公理不讲强横，尚道德不尚野蛮。从前生存竞争之学說，在今日学問过渡时代，已不能适用，将次打消。何謂过渡时代，盖由野蛮学問而进于文明学問也。

諸君今日于学問一途，尚当改良宗旨，着眼于文明，使中国学問与欧美并駕，则政治实业，自有天然之进化，将来中华民国，庶可与世界各国同享和平。且专制时代，一般士子求学之心思，皆以利权为目的，及目的达到，由是用其智識，剝害民权，助桀为虐，是学問反为贼民叛国之根，由此兄弟从前之所痛恨最切者。

今国政既革，諸君求学之心思，亦宜更革。盖共和之国，首重平权；弱肉强食，优胜劣败之学說，是社会之蠹，非共和国之所宜用。我国四万万同胞，智愚不一，不能人人有参政之智能。才智者既研究各种学問，有政治之能力，政治之权势，则当用其学問，为平民謀幸福，为国家图富强。諸君須知此后求学方針，乃期为全国人民負責，非为一己攘利权。从此研究文明学問，鏟去野蛮学問，使

我国之道德日高一日，則我国之价值亦日高一日。价值日高，則有神圣不可侵犯之地位，而瓜分之說，自消灭于无形也。兄弟于諸君有厚望焉！

（《总理全集》中，《关于教育文化及宗教者》，近芬书屋 1944 年版，第 2—3 頁）

孙中山：女子教育之重要

在广东女子师范第二校講演

1912 年

今日广东女子师范第二校开会，欢迎兄弟到校；兄弟对于此校，极为贊成。惟有一言为諸君告：現在中华民国成立伊始，万种事业，皆由此时发起，由此时举办，凡为中华民国之人民，均有平等自由之权。今民国既已成立，国民之希望正大；然最要者为人格。我中国人民，受专制者已数千年，近二百六十余年，又受异种族专制，丧失人格久矣。今日欲回复其人格，第一件須从教育始。中国人数四万万，此四万万之人，皆应受教育。然欲四万万人皆得受教育，必倚重师范，此师范学校所宜急办者也；而女子师范尤为重要。今諸君发起此校，誠得要务；因中国女子虽有二万万，惟于教育一道，向来多不注意，故有学問者正少，处于今日，自应認提倡女子教育为最要之事。諸君今既成立此女子师范第二校，生徒达百七十人，将来此百数十人，各担任教育之事，希望固甚大也。

惟必有学識，方可担任教育。盖学生之学識，恒視教师以为进退，故教师之責任甚大。兄弟今日惟望諸君謹慎小心，养成国民之模范，則教育乃可振兴；教育既兴，然后男女可以望平权。女界平权，然后养成真共和民国。但今乃軍政时代，正宜上下一心，补救

政府，巩固教育。諸君能竭力維持，兄弟有厚望焉！

（《总理全集》中，《关于青年及妇女者》，近芬书屋 1944 年版，第 2—3 頁）

孙中山：‘社会主义之派別及方法’（节录）

1912 年

鄙人对于社会主义，实欢迎其为利国福民之神圣，本社会之真理，集种种生产之物产，归为公有，而收其利。实行社会主义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我中华民国之国家，一变而为社会主义之国家矣。予言至此，极抱乐观。理想一社会主义之国家，而以其种种設施，再略言之：

社会主义之国家，一真自由、平等、博爱之境域也。国家有铁路、矿业、森林、航路之收入及人民地租、地稅之完納，府庫之充，有取之不竭、用之不尽之势。社会主义学者遂可进为經理，以供国家經費之余，以謀社会种种之幸福。

（一）教育 圓顛方趾，同为社会之人，生于富貴之家，即能受教育，生于貧賤之家，即不能受教育，此不平之甚也。社会主义学者主張教育平等。凡为社会之人，無論貧賤，皆可入公共学校，不特不取学膳等費，即衣、履、书籍，公家任其費用。尽其聪明才力，各分专科。即資質不能受高等教育者，亦按其性之所近，授以农、工、商、技艺，使有独立謀生之材。卒业以后，分送各处服务，以尽所能，庶几教育之惠，不偏为富人所独受，其貧困不能造就者，亦可以免其憾矣。

（《总理全集》中，《关于三民主义者》，近芬书屋 1944 年版，第 101 頁）

孙中山：建国方略

（《心理建设——孙文学说》部分节录）

1918 年

第五章 知行总論

曠觀中國有史以來，文明發達之迹，其事昭然若揭也。唐虞三代，甫由草昧而入文明，乃至成周，則文物已臻盛軌，其時之政治制度，道德文章，學術工藝，凡與近代之歐美并駕齊驅，其進步之速，大非秦漢以後所能望塵追迹也。中國由草昧初開之世以至於今，可分為兩時期：周以前為一進步時期，周以後為一退步時期。夫人類之進化，當然踵事增華，變本加厲，而後來居上也。乃中國之歷史，適與此例相反者，其何故也？此實“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一說有以致之也。三代以前，人類混混噩噩，不識不知，行之而不知其道，是以日起有功，而卒底于成周之治化，此所謂不知而行之時期也。由周而後，人類之覺悟漸生，知識日長，于是漸進而入于欲知而後行之時期矣。適于此時也，“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之說漸中于人心，而中國人几盡忘其遠祖所得之知識，皆從冒險猛進而來，其始則不知而行之，其繼則行而後知之，其終則因已知而更進于行。古人之得其知也，初或費千百年之時間以行之，而後乃能知之；或費千萬人之苦心孤詣，經歷試驗而後知之；而後人之受之前人也，似于无意中得之。故有以知為易，而以行為難，此直不思而已矣。當此欲知而後行之時代，適中于“知易行難”之說，遂不復以行而求之，因知以進行。此三代而後，中國文化之所以有退無進也。夫以今人之眼光，以考世界人類之進化，當分為三時期：第一由草昧

进文明，为不知而行之时期；第二由文明再进文明，为行而后知之时期；第三自科学发明而后，为知而后行之时期。欧美幸而无知易行难之說，为其文明之障碍。故能由草昧而进文明，由文明而进于科学。其近代之进化也，不知固行之，而知之更乐行之，此其进行不息，所以得有今日突飞之进步也。当元代时有意大利人馬可波罗者，曾游仕中国，致仕后回国著书，述中国当时社会之文明，工商之发达，艺术之进步，欧人見之尙惊为奇絕，以为世界未必有如此文明进化之国也。是犹中国人士于三十年前見張德彝之《四述奇》一书，所志欧洲文明景象，而以为荒唐无稽者同一例也。是知欧洲六百年前之文物，尙不及中国当时远甚。而彼近一二百年来之进步，其突飞速率，有非我梦想所能及也。日本自維新以后五十年来，其社会之文明，学术之发达，工商之进步，不独超过于彼数千年前之进化，且較之欧洲为尤速，此皆科学为之也。自科学发明之后，人类乃始能有具以求其知，故始能进于知而后行之第三时期之进化也。夫科学者，系統之学也，条理之学也。凡真知特識，必从科学而来也，舍科学而外之所謂知識者，多非真知識也。如中国之习聞，有謂天圓而地方，天动而地靜者，此数千年来之思想見識，习为自然，无复有知其非者，然若以科学按之，以考其实，則有大謬不然者矣。

.....

第七章 不知亦能行

或曰：“誠如先生所言，今日文明已进于科学时代，凡有兴作，必先求知而后从事于行，則中国富强事业，非先从事于普及教育，使全国人民皆有科学知識不可。按以先生之新发明，行之非艰，知之惟艰，又按之古人之言：‘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則教育之普及，非百十年不为功，乃先生之論，有一跃而能致中国于富强隆盛之地

者，其道何由？”曰：子徒知知之而后能行，而不知不知亦能行也。当科学未发明之前，固全属不知而行，及行之而犹有不知者。故凡事无不委之于天数气运，而不敢以人力为之转移也。迨人类渐起觉悟，始有由行而后知者，乃甫有欲尽人事者矣，然亦不能不听之于天也。至今科学昌明，始知人事可以胜天，凡所谓天数气运者，皆心理之作用也。然而科学虽明，惟人类之事仍不能悉先知之而后行之也，其不知而行之事，仍较于知而后行者为尤多也。且人类之进步，皆发軔于不知而行者也，此自然之理则，而不以科学之发明为之变易者也。故人类之进化，以不知而行者为必要之門徑也。夫习練也，試驗也，探索也，冒險也，之四事者，乃文明之动机也。生徒之习練也，既行其所不知以达其欲能也；科学家之試驗也，既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也；探索家之探索也，即行其所不知以求其发見也；偉人杰士之冒險也，即行其所不知以建其功业也。由是观之，行其所不知者，于人类则促进文明，于国家则图致富强也。是故不知而行者，不独为人类所皆能，亦为人类所当行，而尤为人类之欲生存发达者之所必要也。有志国家富强者，宜亟勉力行也。夫古今来一跃而致隆盛者，不可胜数，即近代之列强，亦多有躋于强盛而后乃从事于教育者。夫以中国现在之地位，現有之知識，已良足一跃而致隆盛，比肩于今世之列强矣，所以不能者，究非在于不知不行也；而向来之积弱退化有如江流日下者，其原因实在政府官吏之腐败，倒行逆施，积极作恶也。其大者则有欲图一己之私，而至于牺牲国家而不恤；其次者，則以一督軍一师长，而年中聚斂，动至数百万数十万；又其次者，則种种之作弊，无一不为斲丧国家之元气，伤残人民之命脉。比之他国之政策务在保民而治，奖士劝农，励工惠商，以图富强者，則我无一不与之相反也。由此观之，若政府官吏能无为而治，不倒行逆施，不积极作恶以害国害民，則中国之强盛已自然可致，

而不待于发奋思为。是今日图治之道，兴利尚可緩，而除害尤宜急；倘能除害，則自然之进化，已足登中国于强盛之地矣。何以言之？夫国之貧弱，必有一定之由也，有以地小而貧者，有以地瘠而貧者，有以民少而弱者，有以民愚而弱者，此貧弱之四大原因也。乃中国之土地則四百余万方味之广，居世界之第四，尙在美国之上；而物产之丰，宝藏之富，实居世界之第一；至于人民之数，則有四万万，亦为世界之第一；而人民之聰明才智，自古无匹，承五千年之文化，为世界所未有，千百年前已尝为世界之雄矣。四大貧弱之原因，我曾无一焉。然則何为而貧弱至是也？曰：官吏貪污、政治腐敗之为害也，倘此害一除，則致中国于富强，实头头是道也。在昔异族专制之时，官吏为君主之鷹犬，高居民上，可任意为恶，民无可如何也。今經革命之后，专制已复，人民为一国之主，官吏不过为人民之仆，当受人民之监督制裁也。其循良者吾民当任用之，其酷劣者，当淘汰之而已。为人民者只知除害足矣，为此需要，不必待于普通教育科学知識，而凡人有切身利害，皆能知能行也。国害一除，則国利自兴，而富强之基于是乎立。是中国今日欲富强則富强矣，几有不待一跃之功也。……中国实业之发达，固不仅中国一国之益也，而世界亦必同沾其利。故世界之专门名家，无不乐为中国效力，如海客之欲为荒島孤人效力者一也。予近日致各国政府《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計劃》一书，已得美国大表赞同，想其他之国当必惟美国之馬首是瞻也。果尔，則此后只須中国人民之欲之而已。倘知此为兴国之要图，为救亡之急务，而能万众一心，举国一致，而欢迎列国之雄厚資本，博大規模，宿学人才，精練技术，为我筹画，为我組織，为我經營，为我訓練，則十年之內，我国之大事业必能林立于国中，我实业之人才，亦同时并起。十年之后，則外資可以陆繼偿还，人才可以陆續成就，則我可以独立經營矣。若必俟我教育之普及，知

識之完備，而后始行，則河清無日，坐失良機，殊可惜也。必也治本為先，救窮宜急，衣食足而知禮節，倉廩實而知榮辱，實業發達，民生暢遂，此時普及教育乃可實行矣。今者宜乘歐戰告終之機，利用其戰時工業之大規模，以發展我中國之實業，誠有如反掌之易也。故曰：不知亦能行者此也。

（《孫中山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
版，第 145—146，161—167 頁）

孫中山：改造中國之第一步只有革命

在上海青年會的演說

1919 年 10 月

今天承青年會干事的預約，得與諸君相見，是很愉快的事。《改造中國之第一步》這個題目，是主人事前所定，沒有同兄弟商量，所以只能就題發揮了。

十月十日，是中華民國國慶的紀念日，青年會提前兩天慶祝，兄弟得以身與盛會。但今日亦可認為國慶日，因武昌搜獲黨人名冊、窮捕黨人、拘殺三烈士之一日，正是八年前的今日。十月十日的成功，全靠有八日的犧牲。如滿清當日不竭力壓迫，革命爆發，或不能如此之速。革命成功，已經八年，何以到今日還有改造中國的名詞？因當時雖已推倒了滿清的政府，其他關於建設上種種，絕對未着手，所以今日還不能不討論改造中國的方法。

為什麼要改造呢？因為現在中國的政治非常腐敗。至於改造方法，應從何處着手？有人說，教育是立國的要素。但我們若致力於教育事業，一般官吏，非特不能提倡，且將設法摧殘。假使我們培養一個青年，費巨額金錢，俾受一種完全教育，官吏有時竟因嫉

視新人物的心理置諸死地。

又有人說，興辦實業，救多數人生計的困厄。奈官吏非特不能提倡獎勵，且對於較大之公司或開礦事業等，必先得多數賄金，才許給照開辦。辛亥以後，多數華僑，熱心回國經營實業，因官吏索賄過重，致中途灰心。從這點看，從實業上改造起，也是沒有希望的。

又有人說，立國根本，在人民先有自治能力，所以地方自治為最重要之事，現應從一鄉一區推而至於一縣一省一國，國家才有希望。但現在官僚，何嘗願意人民有自治的能力？大家只須看地方自治經費，統被他們揮霍盡淨，致自治不能舉辦。

以上三種，固是改造中國之要件，但還不能認為第一步的方法。第一步的方法是什麼？在兄弟意思，只有革命。革命兩字，有許多人听了，覺得可怕。但革命的意思，與改造是完全一樣的。先有了一種建設的計劃，然後去做破壞的事，這就是革命的意義。譬如我們要建築一所新居，須先將舊有的結構拆卸干淨，並且從地底打起地基，才能建築堅固的屋宇。不這樣辦去，便是古代建築方法，不適用於今日。八年以來的中華民國，政治不良到這個地位，實因為單破壞地面，沒有掘地底陳土的緣故。地底的陳土是什麼，便是前清遺毒的官僚。

使中國國家腐敗到極點的，這不是革命的罪惡。革命破壞清政府以後，一般人民每嘗議只有破壞的能力，沒有建設的經驗，所以一般議論，都希望官僚執政。如袁世凱時代，幾乎大家都說非袁不可。革命黨自認中華民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既輿論說非袁不可，只好相率下野，將政權交與官僚。八年來造成官僚與武人政治的原因，就在這一點。

現在國內的政治，比較滿清的政治，沒有兩樣，依兄弟看來，滿

清政治，犹稍愈于今日，一般人民，在滿清政府下，比今日尙觉自由。如現政府的濫捕濫杀良民，在滿清政治专制时代，还没有发现，如現在武人官僚的貪婪，亦較滿清时代为甚。兄弟記得清代某粵督于一年內，搜括得一百多万，人已詔为奇事；由今日看来，象督軍师长等，有一年发财到数百万的，有数年发财到千余万的，方今貪婪的风气，比前清倍蓰了。我們因滿清政治不良，所以要革命，但革命的結果，所呈的現象比滿清尤坏，这个原因，不是革命党的罪，是前清遺毒武人与官僚的罪。

我們既要改造中国，須造一灿烂庄严的中华民国。象工程师建筑偉大房屋一般，須用新的方法去建筑。新方法的建筑，便是上层越高，地基須越深，所挖出的陈土还須远远丢开。这陈土便是旧官僚。

滿清时代的武人，是受文官节制的，就是一个提督，也不敢侵犯州县官的职权；如武官有不法行为，滿清亦能照律严办。試問現在的北京政府，有这样的魄力么？依兄弟看来，要免一个师长旅长的职，还不敢呢。所以中国武人，便是陈土的一种。

前清时代的土豪，包攬詞訟，魚肉乡里，还不敢公然出头。現在的政客，居然白昼現形，挑撥武人，扰乱国政。武人所有种种的不法行为，都由政客养成，因武人的脑筋很简单，作恶的方法，还不能設想周到。試看北張南陆，他們本来是个草包，經政客教唆，才发明种种搗乱方法。所以政客便也是陈土的一种。

照这样看，要建筑灿烂庄严的民国，須先搬去这三种陈土，才能立起坚固的基础来。——这便是改造中国的第一步。兄弟很希望到会諸君，大家要怀抱这精神，去改造新中华民国。

（《孙中山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422—424 页）

鄒容：革命之教育

光緒二十九年(1903)

(上略)

革命者，國民之天職也，其根柢源于國民，因于國民，而非一二人所得而私有也。今試問吾儕何為而革命？必有障礙吾國民天賦權利之惡魔焉，吾儕得而掃除之，以復我天賦之權利。是則革命者，除禍害而求幸福者也。為除禍害而求幸福，此吾同胞所當頂禮膜拜者也。為除禍害而求幸福，則是為文明之革命，此更為吾同胞所當頂禮膜拜者也。

欲大建設、必先破壞，欲大破壞、必先建設，此千古不易之定論。吾儕今日所行之革命，為建設而破壞之革命也。雖然，欲行破壞，必先有以建設之。善乎意大利建國豪傑瑪志尼之言曰：“革命與教育并行。”吾于是鳴于我同胞前曰：“革命之教育。”更譯之曰：“革命之前，須有教育；革命之后，須有教育。”

今日之中國，實無教育之中國也。吾不忍視社會上種種可丑、可賤、可厭、可嫌之狀態，以出于筆下。吾但諡之曰“五官不具，四肢不全，人格不完。”吾聞法國未革命以前，其教育與鄰邦等。美國未革命以前，其教育與英人等。此興國之往迹，為中國所未夢見也。吾聞印度之亡也，其無教育與中國等，猶太之滅也，其無教育與中國等。此亡國之往迹，我中國擅其有也。不寧惟是，十三洲之獨立，德意志之聯邦，意大利之統一，試讀其革命時代之歷史，所以鼓舞民氣，宣戰君主，推倒母國，誅殺貴族，倡言自由，力尊自治，內修戰事，外抗強鄰。上自議院憲法，下至地方制度，往往于兵連禍結之時，舉國糜爛之日，建立宏猷，體國經野，以為人極。一時所謂革命之健兒，建國之豪傑，流血之巨子，其道德，其知識，其學術，均有

振衣崑崙頂，濯足太平洋之概焉。吾崇拜之，吾傾慕之，吾究其所以致此之原因，要不外乎教育耳。若華盛頓，若拿破崙，此地球人種所推尊為大豪傑者也。然一華盛頓，一拿破崙倡之，而無百千萬億兆華盛頓拿破崙和之，一華盛頓何如？一拿破崙何如？其有愈于華拿二人之才之識之學者又何如？有有名之英雄，有無名之英雄，華拿者，不過其時拋頭顱，濺熱血，無名無量之華拿之代表耳！今日之中國，固非一華盛頓、一拿破崙所克有事也，然必預製造無量無名之華盛頓、拿破崙，其庶乎有濟。吾見有愛國恤時之志士，平居深念自尊為華拿者若干人，其才識之愈于華拿與否，吾不敢知之，吾但以有名之英雄尊之，而此無量無名之英雄，則歸諸冥冥之中，甲以尊諸乙，乙又以尊諸丙，嗚呼！不能得其主名者也。今專標斯義，絕大斯旨，相約數事，以與我同胞共勉之。

一、當知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中國之一塊土，為我始祖黃帝所遺傳，子子孫孫，綿綿延延，生于斯，長于斯，衣食于斯，當共守其勿替。有異種賤族，染指于我中國，侵占我皇漢民族之一切權利者，吾同胞當不惜生命共逐之，以復我權利。

一、人人當知平等自由之大義。有生之初，無人不自由，即無人是不平等，初無所謂君也，所謂臣也，若堯舜，若禹稷，其能盡義務于同胞，開莫大之利益，以孝敬于同胞，故我同胞視之為代表，尊之為君，實不過一團體之頭領耳，而平等自由也自若。後世之人，不知此義，一任無數之民賊獨夫，大盜巨寇，舉眾人所有而獨有之，以為一家一姓之私產，而自尊曰君，曰皇帝，使天下之人無一平等，無一自由；甚至使成吉斯汗、覺羅福臨等，以游牧賤族，入主我中國，以羞我始祖黃帝于九泉。故我同胞今日之革命，當共逐君臨我之異種，殺盡專制我之君主，以復我天賦之人權，以立于性天智日之下，以與我同胞熙熙攘攘，游幸于平等自由城郭之中。

一、当有政治法律之观念。政治者，一国办事之总机关也，非一二人所得有之事也。譬如机器，各机之能运动，要在总枢纽，倘使余机有损，则枢纽不灵。人民之于政治，亦犹是也。然人民无政治上之观念，则灭亡随之，鉴于印度，鉴于波兰，鉴于已亡之国罔不然。法律者，所以范围我同胞，使之相无过失耳。颜岩曰：“野蛮人无自由。”野蛮人何以无自由？无法律之谓耳。我能杀人，人亦能杀我，是两不自由也。条顿人之自治力，驾于他种人者何？有法律之观念故耳。由斯三义，更生四种：

一、曰养成上天下地，惟我自尊，独立不羁之精神。

一、曰养成冒险进取，赴汤蹈火，乐死不避之气概。

一、曰养成相亲相爱，爱群敬己，尽瘁义务之公德。

一、曰养成个人自治，团体自治，以进人格之人群。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49—352页）

陈天华：警世钟(节录)

光緒三十年(1904)

須知要拒外人，須要先学外人的长处。于今的人，都说西洋各国，富强得很，却不知道他怎么样富强的，所以虽是恨他，他的长处，倒不可以不去学他。譬如与我有仇的人家，他办的事体很好，却因为仇，不肯学他，这仇怎么能报呢？他若是好，我要比他更好，然后才可以报得仇呢。日本国从前很恨西洋人，见了西洋人，就要杀他，有藏一部洋书的，就把他全家杀尽。到了明治初年，晓得空恨洋人不行，就变了从前的主意，一切都学西洋，连那衣服头

发，都学了洋人的装束(日本从前用中国古时的装束)。从外面看起来，好象是变了洋人了，却不知他恨洋人的心，比从前还要增长几倍。所有用洋人的地方，一概改用日本人，洋人从前所得日本人的权利，一概争回来，洋人到了日本国，一点不能无礼乱为，不比在中国，可以任意胡行。这是何故呢？因为洋人的长处，日本都学到了手，国势也和洋人一样，所以不怕洋人，洋人也奈何他不得。中国和日本，正是反比例，洋人的长处一点不肯学，有說洋人学問好的，便罵他想做洋鬼子；洋人的洋烟(日本一切洋人的东西都有，只有洋烟沒有)及一切沒有用的东西，倒是沒有不喜欢的。更有一稀奇的事，各国都只用本国的銀元鈔票，不用外国的銀元鈔票，就是用他的，亦只做得七折八折。只有中国倒要用外国的銀圓鈔票(日本一圓的銀圓，本国不用，通行中国)，自己的銀圓鈔票，倒难通行，这也可算保存国粹嗎？平日所吃所穿所用的东西，无一不是从洋人来的，只不肯学他的制造，这等思想，真真不可思議了。有人口口說打洋人，却不讲洋人怎么打法，只想拿空拳打他。一經事到临危，空拳也要打他几下，平时却不可預存这个心。即如他的枪能打三四里，一分时能发十余响，烏枪只能打十余丈，数分时只能发一响，不学他的枪炮，能打得他倒嗎？其余洋人的长处，数不胜数。他們最大的长处，大約是人人有学問(把沒有学問的不当人)，有公德(待同种却有公德，待外种却全无公德)，知爱国(爱自己的国，决不爱他人的国)。一切陆军、海军(各国的将官，都在学堂讀書二三十年，天文地理兵法武艺无一不精，軍人亦很有学問)政治、工艺，无不美益求美，精益求精。这些事体，中国那一項不應該学呢？俗語道：“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若有心肯学，也很容易的。越恨他，越要学他；越学他，越能报他，不学断不能报。就是这时不能学得完备，粗淺也要学他几分，形式或者可以慢些，精神一定要学

(精神指爱国、有公德、不做外种的奴隶)。要想学他，一定要开学堂，派送留学生。于今的人，多有仇恨留学生的，以为留学生多半染了洋派，喜欢說排滿革命，一定是要扶助洋人的。不知外面的洋派，不甚要紧，且看他心內如何(于日本可知)。他說排滿革命，也有不得已之苦衷(前已說過，不是故意要說这些奇話)，想得利益。(留学生若是貪图利益，明明翰林进士的出身不要，倒要做断头的事，沒有这样蠢了。至于忍耻含羞，就学仇人的国，原想学点本领，返救祖国，岂有为洋人用的理。即有此等人，也只有待他敗露，任凭同胞将他捉来，千刀万剐，比常人加十倍治罪，此时却难一笔抹杀。)同胞！同胞！现在固然不是为学的时候，但这等頑固心思，到了这个时候，尚不化去，也就不好說了。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31—133 頁)

陈天华：猛回头(节录)

光緒三十年(1904)

列位呵！莫道中国地是很大，人是很多，任从洋人怎么样狠，終不能瓜分中国。这非洲也就不小了，天下五大洲，亞細亞洲最大，第二就是非洲，人口也有二万万，只蠢如鹿豕，全不講求学問，欧洲各国，遂漸漸把他的地方瓜分了。又将人口擄回，叫他做最粗的工，好比牛馬一样。西洋人看待此处的人，如草芥一般，享福的是西洋人，受苦的是此处人。这是何故？都緣其人概不讀書，愚蠢极了，所以受制于人。你看中国的人，有本领有知識的有几个，就是号称讀書的人，除了且夫若曰几个字外，还曉得什么！那欧美各国以及日本，每人到了六岁，無論男女都要进学堂，所学的无非是

天文、輿地、倫理、化學、物理、算學、圖畫、音樂，一切有用的學問，習了十餘年。還有那陸軍、海軍、文科、農科、醫科、師範各種專門學問。他的極下等人，其學問勝過我國的翰林進士，所以他造一個輪船，我只能當他的水手；他立一個機器廠，我只能當他的粗工；他們安坐而得大利，我們勞動而難糊口。此時大家尚不送子弟講求切實學問，等到洋人瓜分了中国，一定是不要我們學他的，恐怕是求為牛馬都不可得了！

.....

第五要，興學堂，教育普及。

列位！各國的教育，前已講明過了，中国此時尚不廣興學堂，真是無從救了。

第六要，立演說，思想遍揚。

列位！演說是開通風氣第一要著，外國有了三四個人，就要演說一番，要想救國，這是萬不可不立的。

第七要，興女學，培植根本。

列位呵！那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謬說，真正害人得很。外國女子的學問與男子一樣，所以能相夫教子。中國的女子一點知識沒有，丈夫兒子不但不能得他的益，且被他阻撓不少，往往有大志的人，竟消磨于愛妻慈母。男子半生都在女子手里，女子無學，根本壞了，那里有好枝叶呢！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第二冊，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55—156、161 頁）

蔡元培：對於教育方針之意見

1912 年 4 月

近日在教育部與諸同人新草學校法令，以為征集高等教育會

議之預備，頗承同志餉以讜論。顧關於教育方針者殊寡。輒先述鄙見以為嚆引，幸海內教育家是正之。

教育有二大別：曰隸屬於政治者；曰超軼乎政治者。專制時代（兼立憲而含專制性質者言之），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針以標準教育，常為純粹之隸屬政治者。共和時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標準，乃得有超軼政治之教育。清之季世，隸屬政治之教育，騰于教育家之口者，曰軍國民教育。夫軍國民教育者，與社會主義僻馳，在他國已有道消之兆。然在我國則強鄰交逼，亟圖自衛，而歷年喪失之國權，非凭借武力，勢難恢復。且軍人革命以後，難保無軍人執政之一時期，非行舉國皆兵之制，將使軍人社會永為全國中特別之階級，而無以平均其勢力。則如所謂軍國民教育者，誠今日所不能不采者也。

雖然，今日之世界所恃以競爭者，不僅在武力，而尤在財力，且武力之半，亦由財力而孳乳。于是有第二之隸屬政治者，曰實利主義之教育，以人民生計為普通教育之中堅。其主張最力者，至以普通學術，悉寓于樹藝、烹飪、裁縫及金、木、土工之中。此其說創于美洲，而近亦盛行于歐陸。我國地寶不發，實業界之組織尚幼稚，人民失業者至多，而國甚貧。實利主義之教育，固亦當務之急者也。

是二者，所謂強兵富國之主義也。顧兵可強也，然或溢而為私斗，為侵略，則奈何？國可富也，然或不免知欺愚，強欺弱，而演貧富懸絕，資本家與勞動家血戰之慘劇，則奈何？曰教之以公民道德。何謂公民道德？曰法蘭西之革命也，所標揭者，曰自由、平等、親愛。道德之要旨，盡于是矣。孔子曰：“匹夫不可奪志。”孟子曰：“大丈夫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自由之謂也。古者蓋謂之義。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毋加諸人。”《禮·大學紀》曰：“所惡于前，毋以先后；

所惡于后，毋以從前；所惡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惡于左，毋以交于右。”平等之謂也。古者蓋謂之恕。自由者，就主觀而言之也。然我欲自由，則亦當尊人之自由，故通于客觀。平等者，就客觀而言之也。然我不以不平等遇人，則亦不容人之以不平等遇我，故通于主觀。二者相對而實相成，要皆由消極一方面言之。苟不進之以積極之道德，則夫吾同胞中，固有因生稟之不一，境遇之所迫，企自由而不遂，求與人平等而不能者。將一切恕置之，而所謂自由若平等之量，仍不能無缺陷。孟子曰：“鰥寡孤獨，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也。”張子曰：“凡天下疲癯殘疾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伊尹思天下之人，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納之溝中。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親愛之謂也。古者蓋謂之仁。三者誠一切道德之根原，而公民道德教育之所有事者也。

教育而至于公民道德，宜若可為最終之鵠的矣。曰，未也。公民道德之教育，猶未能超軼乎政治者也。世所謂最良政治者，不外乎以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為鵠的。最大多數者，積最少數之一人而成者也。一人之幸福，丰衣足食也，無災無害也，不外乎現世之幸福。積一人幸福而為最大多數，其鵠的猶是。立法部之所評議，行政部之所執行，司法部之所保護，如是而已矣。即進而達“禮運”之所謂大道為公，社會主義家所謂未來之黃金時代，人各盡其所能，而各得其所需要，要亦不外乎現世之幸福。蓋政治之鵠的，如是而已矣。一切隸屬政治之教育，充其量亦如是而已矣。

雖然，人不能有生而無死。現世之幸福，臨死而消滅。人而仅仅以臨死消滅之幸福為鵠的，則所謂人生者有何等價值乎？國不能有存而無亡，世界不能有成而無毀，全國之民，全世界之人類，

世世相傳，以此不能不消滅之幸福為鵠的，則所謂國民若人類者，有何等價值乎？且如是，則就一人而言之，殺身成仁也，舍生取義也，舍己而為群也，有何等意義乎？就一社會而言之，與我以自由乎，否則與我以死。爭一民族之自由，不至瀝全民族最後之一滴血不已，不至全國為一大塚不已，有何等意義乎？且人既無一死生破利害之觀念，則必無冒險之精神，無遠大之計劃，見小利，急近功，則又能保其不為失節墮行身敗名裂之人乎？諺曰：當局者迷，旁觀者清。非有出世間之思想者，不能善處世間事，吾人即僅僅以現世幸福為鵠的，猶不可無超軼現世之觀念，況鵠的不止于此者乎？

以現世幸福為鵠的者，政治家也；教育家則否。蓋世界有二方面，如一幣之有表里：一為現象，一為實體。現象世界之事為政治，故以造成現世幸福為鵠的；實體世界之事為宗教，故以擺脫現世幸福為作用。而教育者，則立于現象世界，而有事于實體世界者也。故以實體世界之觀念為其究竟之大目的，而以現象世界之幸福為其達于實體觀念之作用。

然則現象世界與實體世界之區別何在耶？曰，前者相對，而後者絕對。前者範圍于因果律，而後者超軼乎因果律。前者與空間時間有不可離之關係，而後者無空間時間之可言。前者可以經驗，而後者全恃直觀。故實體世界者，不可名言者也。然而既以為是為觀念之一種矣，則不得不強為之名，是以或謂之道，或謂之太極，或謂之神，或謂之黑暗之意識，或謂之無識之意志。其名可以萬殊，而觀念則一。雖哲學之流派不同，宗教家之儀式不同，而其所到達之最高觀念皆如是（最淺薄之唯物論哲學，及最幼稚之宗教祈長生求福利者，不在此例）。

然則教育家何以不結合于宗教，而必以現象世界之幸福為作用？曰，世固有厭世派之宗教若哲學，以提撕實體世界觀念之故，

而排斥現象世界。因以現象世界之文明為罪惡之源，而一切排斥之者。吾以為不然。現象實體，僅一世界之兩方面，非截然為互相衝突之兩世界。吾人之感覺，既托於現象世界，則所謂實體者，即在現象之中，而非必滅乙而后生甲。其現象世界間所以為實體世界之障礙者，不外二種意識：一、人我之差別，二、幸福之營求是也。人以自衛力不平等而生強弱，人以自存力不平等而生貧富。有強弱貧富，而彼我差別之意識起。弱者貧者，苦於幸福之不足，而營求之意識起。有人我，則於現象中有種種之界畫，而與實體違。有營求則當其未遂，為無已之苦痛。及其既遂，為過量之要索。循環於現象之中，而與實體隔。能劑其平，則肉體之享受，純任自然，而意識界之營求泯，人我之見亦化。合現象世界各別之意識為渾同，而得與實體吻合焉。故現世幸福，為不幸福之人類到達於實體世界之一種作用，蓋無可疑者。軍國民、實利兩主義，所以補自衛自存之力之不足。道德教育，則所以使之互相衛互相存，皆所以泯營求而忘人我者也。由是而進以提撕實體觀念之教育。

提撕實體觀念之方法如何？曰，消極方面，使對於現象世界，無厭弃而亦無執著；積極方面，使對於實體世界，非常渴慕而漸進於領悟。循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學一宗門之教義梏其心，而惟時時懸一無方體無始終之世界觀以為鵠。如是之教育，吾無以名之，名之曰世界觀教育。

雖然，世界觀教育，非可以旦旦而聒之也。且其與現象世界之關係，又非可以枯槁單簡之言說襲而取之也。然則何道之由？曰，由美感之教育。美感者，合美麗與尊嚴而言之，介乎現象世界與實體世界之間，而為之津梁。此為康德所創造，而嗣后哲學家未有反對之者也。在現象世界，凡人皆有愛惡驚惧喜怒悲樂之情，隨离合生死禍福利害之現象而流轉。至美術，則即以此等現象為資料，而

能使对之者，自美感以外，一无杂念。例如采莲煮豆，饮食之事也，而一入诗歌，则别成兴趣。火山赤舌，大风破舟，可骇可怖之景也，而一入图画，则转堪展玩。是则对于现象世界，无厌弃而亦无执著也。人既脱离一切现象世界相对之感情，而为浑然之美感，则即所谓与造物为友，而已接触于实体世界之观念矣。故教育家欲由现象世界而引以到达于实体世界之观念，不可不用美感之教育。

五者，皆今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者也。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德育三者，为隶属于政治之教育。（吾国古代之道德教育，则间有兼涉世界观者，当分别论之。）世界观、美育二者，为超轶政治之教育。

以中国古代之教育证之，虞之时，夔典乐而教胄子以九德，德育与美育之教育也。周官以卿三物教万民，六德六行，德育也。六艺之射御，军国民主义也。书、数，实利主义也。礼为德育，而乐为美育。以西洋之教育证之，希腊人之教育，为体操与美术，即军国民主义与美育也。欧洲近世教育家，如海尔巴脱氏，纯持美育主义。今日美洲之杜威派，则纯持实利主义者也。

以心理学各方面衡之，军国民主义毗于意志；实利主义毗于知识；德育兼意志情感二方面；美育毗于情感；而世界观则统三者而一之。

以教育界之分言三育者衡之，军国民主义为体育；实利主义为智育；公民道德及美育毗于德育；而世界观则统三者而一之。

以教育家之方法衡之，军国民主义、世界观、美育，皆为形式主义；实利主义为实质主义；德育则二者兼之。

譬之人身，军国民主义者，筋骨也，用以自卫；实利主义者，胃肠也，用以营养；公民道德者，呼吸机循环机也，周贯全体；美育者，神经系也，所以传导；世界观者，心理作用也，附丽于神经系而无迹

象之可求。此即五者不可偏廢之理也。

本此五主义而分配于各教科，則視各教科性質之不同，而各主义所占之分数，亦隨之而异。國語國文之形式，其依准文法者属于实利，而依准美詞学者属于美感。其內容則軍国民主义当占百分之十，实利主义当占其四十，德育当占其二十，美育当占其二十五，而世界观則占其五。

修身，德育也，而以美育及世界观參之。

历史、地理，实利主义也。其所叙述，得并存各主义。历史之英雄，地理之險要及战績，軍国民主义也。記美术家及美术沿革，写各地风景及所出美术品，美育也。記圣贤，述风俗，德育也。因历史之有时期，而推之于无終始，因地理之有涯涘，而推之于无方体，及夫烈士、哲人、宗教家之故事及遺迹，皆可以为世界观之导綫也。

算学，实利主义也，而数为純然抽象者。希腊哲人毕达哥拉士以数为万物之原，是亦世界观之一方面，而几何学各种綫体，可以資美育。

物理、化学，实利主义也。原子电子，小莫能破，爱耐而几（Energy），范围万物，而莫知其所由来，莫穷其所究竟，皆世界观之导綫也。視官听官之所触，可以資美感者尤多。

博物学，在应用一方面，为实利主义。而在观感一方面，多为美感。研究进化之阶段，可以养道德，体验造物之万能，可以导世界观。

图画，美育也，而其內容得包含各种主义：如实物画之于实利主义，历史画之于德育是也。其至美丽至尊严之对象，則可以得世界观。

唱歌，美育也，而其內容，亦可以包含种种主义。

手工，实利主义也，亦可以兴美感。

游戏，美育也；兵式体操，軍国民主义也；普通体操，則兼美育

与軍国民主义二者。

上之所著，仅具辜較，神而明之，在心知其意者。

滿清时代，有所謂欽定教育宗旨者，曰忠君，曰尊孔，曰尙公，曰尙武，曰尙实。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違（孔子之学术，与后世所謂儒教孔教当分別論之。嗣后教育界何以处孔子，及何以处孔教，当特別討論之，茲不贅），可以不論。尙武，即軍国民主义也。尙实，即实利主义也。尙公，与吾所謂公民道德，其范围或不免有广狹之异，而要为同意。惟世界觀及美育，则为彼所不道，而鄙人尤所注重。故特疏通而証明之，以质于当代教育家，幸教育家平心而討論焉。

（《蔡元培选集》，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8—15 頁）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說

1917 年 1 月

五年前，严几道先生为本校校长时，余方服务教育部，开学日曾有所貢獻于同校。諸君多自預科毕业而来，想必聞知。士別三日，刮目相見，况时閱数載，諸君較昔当必为长足之进步矣。予今长斯校，請更以三事为諸君告。

一曰抱定宗旨。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質。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則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問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敗，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預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祿之終南捷徑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員，則不問其学問之淺深，惟問其官

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现在我国精于政法者，多入政界，专任教授者甚少，故聘请教员，不得不聘请兼职之人，亦属不得已之举。究之外人指摘之当否，姑不具论，然诽谤莫如自修，人议我腐败，而我不腐败，问心无愧，于我何损？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分阴，孜孜求学，则其造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过，学问毫无，是自误也。且辛亥之役，吾人之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败。即在今日，吾人对于当轴多不满意，亦以其道德沦丧。今诸君苟不于此时植其基，勤其学，则将来万一因生计所迫，出而任事，担任讲席，则必貽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貽误国家，是误人也。误己误人，又岂本心所愿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一也。

二曰砥砺德行。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鲜不为流俗所染。诸君肄业大学，当能束身自爱。然国家之兴替，视风俗之厚薄，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设想。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感人。然诸君终日伏首案前，芸芸攻苦，毫无娱乐之事，必感身体上之苦痛，为诸君计，莫如以正当之娱乐，

易不正当之娱乐，庶于道德无亏，而于身体有益。諸君入分科时，曾填写願书，遵守本校規則，苟中道而違之，岂非与原始之意相反乎？故品行不可以不謹严。此余所希望于諸君者二也。

三曰敬爱师友。教員之教授，職員之任务，皆以图諸君求学便利，諸君能无动于衷乎？自应以誠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堂，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不惟开誠布公，更宜道义相勗，盖同处此校，毀誉共之。同学中苟道德有亏，行有不正，为社会所訾詈，己虽規行矩步，亦莫能辯，此所以必互相劝勉也。余在德国，每至店肆购买物品，店主殷勤款待，付价接物，互相称謝，此虽小节，然亦交际所必需，常人如此，况堂堂大学生乎？对于师友之敬爱，此余所希望于諸君者三也。

余到校視事仅数日，校事多未詳悉，茲所計劃者二事：

一曰改良讲义。諸君既研究高深學問，自与中学高等不同，不惟恃教員讲授，尤賴一己潜修。以后所印讲义，只列綱要，細微末节，以及精旨奥义，或講師口授，或自行参考，以期学有心得，能裨实用。

二曰添购书籍。本校图书馆书籍虽多，新出者甚少，苟不广为购办，必不足供学生之参考。刻拟筹集款項，多购新书，将来典籍滿架，自可旁稽博采，无虞缺乏矣。今日所与諸君陈說者只此，以后会晤日长，随时再为商榷可也。

（《蔡元培选集》，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23—25 頁）

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說 在北京神州学会演講

1917 年 8 月

兄弟于學問界未曾为系統的研究，在学会中本无可以表示之

意見，惟既承学会諸君子責以講演，則以无可如何中，擇一于我国有研究价值之問題为到会諸君一言，即“以美育代宗教”之說是也。

夫宗教之为物，在彼欧西各国已为过去問題。盖宗教之內容，現皆經学者以科学的研究解决之矣。吾人游历欧洲，虽見教堂棋布，一般人民亦多入堂礼拜，此則一种历史上之习惯。譬如前清时代之袍褂，在民国本不适用，然因其存积甚多，毀之可惜，則定为乙种礼服而沿用之，未尝不可。又如祝寿、会葬之仪，在学理上了无价值，然戚友中既以請帖、訃聞相招，势不能不循例参加，借通情愫。欧人之沿习宗教仪式，亦犹是耳。所可怪者，我中国既无欧人此种特別之习惯，乃以彼邦过去之事实作为新知，竟有多人提出討論。此則由于留学外国之学生，見彼国社会之进化，而誤听教士之言，一切归功于宗教，遂欲以基督教劝导国人。而一部分之沿习旧思想者，則承前說而稍变之，以孔子为我国之基督，遂欲組織孔教，奔走呼号，視為今日重要問題。

自兄弟觀之，宗教之原始，不外因吾人精神之作用而构成。吾人精神上之作用，普通分为三种：一曰知識；二曰意志；三曰感情。最早之宗教，常兼此三作用而有之。盖以吾人当未开化时代，腦力简单，視吾人一身与世界万物，均为一种不可思議之事。生自何来？死将何往？創造之者何人？管理之者何术？凡此种种，皆当时之人所提出之問題，以求解答者也。于是有宗教家勉强解答之。如基督教推本于上帝。印度旧教則归之梵天。我国神話則归之盤古。其他各种現象，亦皆以神道为惟一之理由。此知識作用之附丽于宗教者也。

且吾人生而有生存之欲望；由此欲望而发生一种利己之心。其初以为非損人不能利己，故恃强凌弱、掠夺攫取之事，所在多有。其

后經驗稍多，知利人之不可少，于是有宗教家提倡利他主义。此意志作用之附丽于宗教者也。

又如跳舞、唱歌，虽野蛮人亦皆乐此不疲。而对于居室、雕刻、图画等事，虽石器时代之遗迹，皆足以考見其爱美之思想。此皆人情之常，而宗教家利用之以为誘人信仰之方法。于是未开化人之美术，无一不与宗教相关联。此又情感作用之附丽于宗教者也。

天演之例，由渾而画，当时精神作用至为渾沌，遂結合而为宗教。又并无他种学术与之对，故宗教在社会上遂具有特別之势力焉。迨后社会文化日漸进步，科学发达，学者遂举古人所謂不可思議者，皆一一解釋之以科学。日星之現象，地球之緣起，动植物之分布，人种之差別，皆得以理化、博物、人种、古物諸科学証明之。而宗教家所謂吾人为上帝所創造者，从生物进化論观之，吾人最初之始祖实为一种极小之动物，后始日漸进化为人耳。此知識作用离宗教而独立之証也。

宗教家对于人群之規則，以为神之所定，可以永远不变。然希腊詭辯家，因巡游各地之故，知各民族之所謂道德，往往互相抵触，已怀疑于一成不变之原則。近世学者据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之公例，以应用于倫理，則知具体之道德不能不隨時隨地而变迁。而道德之原理則可由种种不同之具体者而歸納以得之。而宗教家之演繹法，全不适用。此意志作用离宗教而独立之証也。

知識、意志两作用，既皆脱离宗教以外，于是宗教所最有密切关系者，惟有情感作用，即所謂美感。凡宗教之建筑，多擇山水最胜之处，吾国人所謂天下名山僧占多，即其例也。其間恒有古木名花，傳播于詩人之笔，是皆利用自然之美以感人者。其建筑也，恒有峻秀之塔，崇閭幽邃之殿堂，飾以精致之造象，瑰丽之壁画，構成黯淡之光綫，佐以微妙之音乐。贊美者必有著名之歌詞，演說者必

有雄辯之素養，凡此種種皆為美術作用，故能引人入勝。苟舉以上種種設施而屏棄之，恐無能為役矣。

然而美術之進化史，實亦有脫離宗教之趨勢。例如吾國南北朝著名之建築，則伽藍耳。其雕刻，則造象耳。圖畫，則佛像及地獄變相之屬為多。文學之一部分，亦與佛教為緣。而唐以後詩文，遂多以風景人情世事為對象。宋元以後之圖畫，多寫山水花鳥等自然之美。周以前之鼎彝，皆用諸祭祀，漢唐之吉金，宋元以來之名瓷，則專供把玩。野蠻時代之跳舞，專以娛神，而今則以之自娛。歐洲中古時代留遺之建築，其最著者率為教堂。其雕刻圖畫之資料，多取諸《新、舊約》。其音樂，則附麗于贊美歌，其演劇，亦排演耶穌故事，與我國旧劇《目蓮救母》相類。及文藝復興以後，各種美術漸離宗教而尚人文。至于今日，宏麗之建築多為學校、劇院、博物院。而新設之教堂，有美學上價值者，几無可指數。其他美術，亦多取資于自然現象及社會狀態。于是以美育論，已有與宗教分合之兩派。以此兩派相較，美育之附麗于宗教者，常受宗教之累，失其陶養之作用，而轉以激刺感情。蓋無論何等宗教，無不有擴張己教、攻击異教之條件。回教之謾罵默德，左手持《可蘭經》，而右手持劍，不從其教者殺之。基督教與回教衝突，而有十字軍之戰，几及百年。基督教中又有新舊教之戰，亦亘數十年之久。至佛教之圓通，非他教所能及，而學佛者苟有拘牽教義之成見，則崇拜舍利受持經忏之陋習，虽通人亦肯為之。甚至為护法起見，不惜于共和時代，附和帝制。宗教之為累，一至于此。皆激刺感情之作用為之也。

鑒激刺感情之弊，而專尚陶養感情之術，則莫如舍宗教而易以純粹之美育。純粹之美育，所以陶養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尙純潔之習慣，而使人我之見、利己損人之思念，以漸消沮者也。蓋以美為普遍性，決無人我差別之見能參入其中。食物之入我口者，不能兼

果他人之腹；衣服之在我身者，不能兼供他人之温，以其非普遍性也。美則不然。即如北京左近之西山，我游之，人亦游之；我无損于人，人亦无損于我也。隔千里兮共明月，我与人均不得而私之。中央公園之花石，农事試驗場之草木，人人得而賞之。埃及之金字塔，希腊之神祠，羅馬之劇場，瞻望賞叹者若干人，且历若干年，而价值如故。各国之博物院，无不公开者，即私人收藏之珍品，亦时供同志之賞覽。各地方之音乐会、演劇場，均以容多数人为快。所謂“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乐，与寡乐乐不如与众乐乐”，以齐宣王之惜，尙能承認之，美之为普遍性可知矣。且美之批評，虽間亦因人而异，然不曰是于我为美，而曰是为美，是亦以普遍性为标准之一証也。

美以普遍性之故，不复有人我之关系，遂亦不能有利害之关系。馬牛，人之所利用者，而戴嵩所画之牛，韓幹所画之馬，决无对之而作服乘之想者。獅虎，人之所畏也，而芦沟桥之石獅，神虎桥之石虎，决无对之而生搏噬之恐者。植物之花，所以成实也，而吾人賞花，决非作果实可食之想。善歌之鳥，恒非食品。灿烂之蛇，多含毒液。而以审美之观念对之，其价值自若。美色，人之所好也，对希腊之裸象，决不敢作龙阳之想，对拉飞尔若魯濱司之裸体画，决不敢有周昉秘戏图之想。盖美之超絕实际也如是。

且于普通之美以外，就特別之美而观察之，則其义益显。例如崇閎之美，有至大至剛两种。至大者如吾人在大海中，惟見天水相連、茫无涯涘。又如夜中仰数恒星，知一星为一世界，而不能得其止境，頓觉吾身之小虽微尘不足以喻，而不知何者为所有。其至剛者，如疾风雷霆、复舟傾屋、洪水橫流、火山噴薄，虽拔山盖世之气力，亦无所施，而不知何者为好胜。夫所謂大也、剛也，皆对待之名也。今既自以为无大之可言，无剛之可恃，則且忽然超出乎对待之境，而与前所謂至大至剛者胥合而为一体，其愉快遂无限量。当斯时

也，又豈尙有利害得喪之見能參入其間耶！其他美育中如悲劇之美，以其能破除吾人貪戀幸福之思想。《小雅》之怨悱，屈子之离忧，均能特別感人。《西廂記》若終于崔張團圓，則平淡无奇，惟如原本之終于草橋一夢，始足发人深省。《石头記》若如《紅樓后夢》等，必使宝黛成婚，則此書可以不作。原本之所以动人者，正以宝黛之結果一死一亡，与吾人之所謂幸福全然相反也。又如滑稽之美，以不与事实相应为条件。如人物之状态，各部分互有比例。而滑稽画中之人物，則故使一部分特別長大或特別短小。作詩則故为不諧之声調，用字則取資于同音异义者。方朔割肉以遺細君，不自責而反自夸。优旃諫漆城，不言其无益，而反謂漆城蕩蕩寇來不得上。皆与实际不相容，故令人失笑耳。要之美学之中，其大別为都丽之美、崇閎之美（日本人譯言优美、壯美）。而附丽于崇閎之悲劇，附丽于都丽之滑稽，皆足以破人我之見，去利害得失之計較，則其所以陶养性灵，使之日进于高尚者，固已足矣。又何取乎侈言陰隲，攻击异派之宗教，以激刺人心，而使之漸喪其純粹之美感为耶。

（《蔡元培选集》，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53—57 頁）

蔡元培：新教育与旧教育之歧点

在天津中华书局“直隶全省
小学會議欢迎会”演說

1918 年 5 月

今日承京津中华书局代表之招，得与諸先生晤言一堂，不胜荣幸。中华书局，为供給教育資料之机关；諸君子皆有实施教育之职务；今日所相与討論者，自然为教育問題。鄙人于小学教育，既未

有經驗；又于直隸省教育情形，未有所考察，不能為切实之貢獻。謹以平日對於教育界之普通感想，質之于諸先生。

夫新教育所以異于舊教育者，有一要點焉，即教育者非以吾人教育兒童，而吾人受教于兒童之謂也。吾國之舊教育以養成科名仕宦之材為目的。科名仕宦，必經考試，考試必有詩文，欲作詩文，必不可不識古字，讀古書，記古代瑣事。于是先之以《千字文》《神童詩》《龍文鞭影》《幼學須知》等書；進之以《四書》《五經》；又次則學為八股文，五言八韻詩；其他若自然現象，社會狀況，雖為兒童所亟欲了解者，均不得闖入教科，以其于應試無關也。是教者預定一目的，而強受教者以就之；故不問其性質之動靜，資稟之銳鈍，而教之止有一法，能者獎之，不能者罰之，如吾人之處置無機物然，石之凸者平之，鉄之脆者鍛之；如花匠編松柏為鶴鹿焉；如技者教狗馬以舞蹈焉；如凶漢之割折幼童，而使為奇形怪狀焉；追想及之，令人不寒而慄。新教育則否，在深知兒童身心發達之程序，而擇種種適當之方法以助之。如農學家之于植物焉，干則灌溉之，弱則支持之，畏寒則置之溫室，需食則資以肥料，好光則復以有色之玻璃；其間種類之別，多寡之量，皆曾經實驗之結果，而后選定之；且隨時試驗，隨時改良，決不敢挾成見以從事焉。故治新教育者，必以實驗教育學為根柢。實驗教育學者，歐美最新之科學，自實驗心理學出，而尤與實驗兒童心理學相關。其所試驗者，曰感覺之閾，曰感覺之分別界，曰空間與時間之表象，曰反射，曰判斷，曰注意力，曰同化作用，曰聯想，曰意志之閱歷，曰統覺，凡一切心理上之現象皆具焉。其試驗之也，或以儀器，或以圖畫，或以言語，或以文字。其所為比較者，或以年齡，或以男女之別，或以外界一切之關係，或以祖先之遺傳性，因而得種種普通之例，亦即因而得種種差別之點。雖今日尚未達完全之域，然研究所得，視昔之純凭臆測者，已較有

把握矣。

因而知教育者，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請举新教育之合于此主义者数端。一曰托尔斯泰之自由学校，其建設也，尚在实验教育学未起以前，乃本卢梭、裴斯泰洛齐、弗罗貝尔等之自然主义而推演之者；其学生无一定之位置，或坐于凳，或登于棹，或伏于窗檻，或踞于地板，惟其所欲；其課程亦无定时，惟学生之願，常以种种对象間廁而行之；其教授之形式，惟有問答。聞近年比利时亦有此种学校，鄙人欲索其章程，适欧战起，比为德所据，不可得矣。二曰杜威之实用主义，杜威尝著《学校与普通生活》一书，力言学校教科与社会隔絕之害；附設一学校于芝加哥大学，即以人类所需之衣食住三者为工事标准，略分三部：一曰手工，如木工金工之类；二曰烹飪；三曰縫織，而描画模型等皆属之；即由此而授以学理，如因烹飪而授以化学，因裁縫而授以数学，因手工而授以物理学博物学，因原料所自出而授以地学，因各时代各民族工艺若服食之不同而授以历史学人类学等，是也。三曰蒙台梭利之儿童室，即特設各种器具以启发儿童之心理作用者，是也；吾国已有譯本，想諸君已見之。四曰某氏之以工作为操練說，此說不忆为何人所創，大約以能力說为基础。能力者，西文所謂 Energy 也，近世自然哲学，以世界一切現象，不外乎能力之轉移，如燃煤生热，热能蒸水成汽，汽能运机，机能制器；即一种能力之由煤，而热，而汽，而机，而器，递相轉移也。惟能力之轉移，有經濟与不經濟之別，如水力可以运机发电，而我国海潮瀑布之属皆置而不用，是即不經濟之一端也。近世教育，如手工图画等科，一方面为目力手力之操練，而一方面即有成績品，此能力轉移之經濟者也。其他各种运动，大率止有操練，并无出品，則为不經濟之轉移。若合个人生理及社会需要两方面而研究之，設为种种手力足力之工

作，以代拍球蹴球之戏；設为种种运输之工作，以利用竞走竞漕之役；則悉于体育之中，养成勤务之习惯，而一切过激之动作，凌人之虚荣心，亦可以免矣。其他类是之新說，为鄙人之未知者，尙不知凡几，亦足以見現代教育界之进步矣。吾国教育界，乃尙牢守几本教科书，以强迫全班之学生，其实与往日之《三字經》《四书》《五經》等；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相差。欲救其弊，第一，須設实验教育之研究所。第二，教員須有充分之知識，足以应儿童之請益与模范而不匱。第三，則供給教育品者，亦当有种种参考之图画与仪器，以供教員之取資。如此，則始足語于新教育矣。

（《蔡元培选集》，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58—60 頁）

蔡元培：劳工神圣

在北京庆祝协約国胜利大会上的演說

1918 年 11 月

諸君！此次世界大战争，协商国竟得最后胜利，可以消灭种种黑暗的主义，发展种种光明的主义。我昨日曾經說过，可見此次战争的价值了。但是我們四万万同胞，直接加入的，除了在法国的十五万华工，还有什么人！这不算怪事！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

我說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腦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轉运的工，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們都是劳工。我們要自己認識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

我們不要羨慕那凭借遺產的纨绔儿！不要羨慕那卖国营私的

官吏！不要羨慕那尅扣軍餉的軍官！不要羨慕那操縱票价的商人！不要羨慕那領干修的顧問諮議！不要羨慕那出售选举票的議員！他們虽然奢侈点，但是良心上不及我們的平安多了。我們要認清我們的价值。劳工神圣！

（《蔡元培选集》，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65 頁）

蔡元培：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詞

1918 年 12 月

北京大学之設立，既二十年于茲。向者自規程而外，別无何等印刷品流布于人間。自去年有日刊，而全校同人始有聯絡感情、交換意見之机关，且亦借以报告吾校現狀于全国教育界。顧日刊篇幅无多，且半为本校通告所占，不能載长篇学說，于是有月刊之計劃。

以吾校設備之不完全，教員之忙于授課，而且或于授課以外，兼任別种机关之职务，則夫月刊取材之难可以想見。然而吾校必发行月刊者，有三要点焉：

一曰，尽吾校同人所能尽之責任。所謂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課，造成一毕业生之資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研究也者，非徒輸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虽曰吾校實驗室、圖書館等，缺略不具；而外界学会、工場之属，无可取資，求有所新发明，其难固倍蓰于欧美学者。然十六七世紀以前，欧洲学者，其所凭借，有以逾于吾人乎？即吾国周、秦学者，其所凭借，有以逾于吾人乎？苟吾人不以此自餒，利用此簡單之設備、短少之时

間，以從事于研究，要必有几許之新義，可以貢獻于吾國之學者，若世界之學者。使無月刊以發表之，則將并此少許之貢獻，而靳而不與，吾人之愧歎當何如耶？

二曰，破學生專己守殘之陋見。吾國學子，承舉子、文人之舊習，雖有少數高才生知以科學為單純之目的，而大多數或以學校為科舉，但能教室听讲，年考及格，有取得畢業證書之資格，則他无所求；或以學校為書院，暖暖姝姝，守一先生之言，而排斥其他。于是治文學者，恒蔑視科學，而不知近世文學，全以科學為基礎；治一國文學者，恒不肯兼涉他國，不知文學之進步，亦有資于比較；治自然科學者，局守一門，而不肯稍涉哲學，而不知哲學即科學之歸宿，其中如自然哲學一部，尤為科學家所需要；治哲學者，以能讀古書為足用，不耐煩于科學之實驗，而不知哲學之基礎不外科學，即最超然之玄學，亦不能與科學全無關係。有月刊以網羅各方面之學說，庶學者讀之，而于專精之余，旁涉種種有關係之學理，庶有以祛其褊狹之意見，而且對於同校之教員及學生，皆有交換知識之機會，而不至于隔閡矣。

三曰，釋校外學者之懷疑。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學府也。《禮記·中庸》曰：“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如人身然，官體之有左右也，呼吸之有出入也，骨肉之有剛柔也，若相反而實相成。各國大學，哲學之唯心論與唯物論，文學、美術之理想派與寫實派，計學之干涉論與放任論，倫理學之動機論與功利論，宇宙論之樂天觀與厭世觀，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則，而大學之所以為大也。吾國承數千年學術專制之積習，常好以見聞所及，持一孔之論。聞吾校有近世文學一科，兼治宋、元以後之小說、曲本，則以為排斥舊文學，而不知周、秦、兩漢文學，六朝文學，唐、宋文學，其講座固在也；聞吾校之倫理

學用歐、美學說，則以為廢棄國粹，而不知哲學門中于周、秦諸子，宋、元道學，固亦為專精之研究也；聞吾校延聘講師，講佛學相宗，則以為提倡佛教，而不知此不過印度哲學之一支，借以資心理學、論理學之印証，而初無與于宗教，並不破思想自由之原則也。論者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則深以為怪。今有月刊以宣布各方面之意見，則校外讀者，當亦能知吾校兼容并收之主義，而不至以一道同風之舊見相繩矣。

以上三者，皆吾校所以發行月刊之本意也。至月刊之內容，是否能副此希望，則在吾校同人之自勉，而靜俟讀者之批評而已。

（《蔡元培選集》，中華書局 1959 年版，第 66—68 頁）

蔡元培：答林琴南書（節錄）

1919 年 3 月

至于弟在大学，則有两种主張如下：

（一）对于學說，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并包主義，与公所提出之“圓通广大”四字，頗不相背也。無論為何种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尙不达自然淘汰之運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發展。……

（二）对于教員，以學詣為主；在校講授，以无背于第一種之主張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動，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問，亦不能代負責任。例如復辟主義，民國所排斥也，本校教員中，有拖長辯而持復辟論者，以其所授為英國文學，与政治无涉，則听之。籌安會之發起人，清議所指為罪人者也，本校教員中有其人，以其所授為

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則听之。嫖、賭、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員中間有喜作侧艳之詩詞，以納妾、狎妓为韵事，以賭为消遣者，苟其功課不荒，并不誘学生而与之墮落，則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責备，則学校殆难成立。

（《蔡元培选集》，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79 頁）

蔡元培：在平民夜校开学日的演說

1920 年 1 月

今日为北京大学学生会平民夜校开学日，此事不惟关系重大，也是北京大学准許平民进去的第一日。从前这个地方，是不許旁人进去的；现在这个地方，人人都可以进去。从前馬神庙北京大学挂着一块匾，仿佛一块虎头牌一样，人家見着的，都以为这是学堂重地，不得擅入，把他看作全国最高的学府，只有大学学生同教員可以进去，旁人都是不能进去的。这种思想，在北京大学附近的人，尤其如此。现在这块匾已竟取去了。

北京大学第一步的改变，便是校役夜班之开办。于是二十多年的京师大学堂里面，听差的也可以求学。从前京师大学堂里面的听差，不过賺几个錢，喊几声大人老爷；现在北京大学替听差的开个校役夜班，他們晚上不当差的时候，也可以随便的求点學問。于是大学中無論何人，都有了受教育的权利。不过单是大学中人有受教育的权利还不够，还要全国人都能享受这种权利才好。所以先从一部分做起，开办这个平民夜校。

“平民”的意思，是“人人都是平等的”。从前只有大学生可受大学的教育，旁人都不能够，这便算不得平等。现在大学生分其权

利，开办这个平民夜校，于是平民也能到大学去受教育了。大学生为什么要办这个平民夜校呢？因为他们自己已竟有了学问，看见旁的兄弟还没有学问，自己心中很难过，好象看见一家的弟兄都饿着，许多的兄弟姊妹都还饿着没有饭吃，自己心中就很难过一样，觉得他们很苦，所以就立刻办这个平民夜校。

“一个人不但愁着肚子饿，而且怕脑子饿。”大学生看见许多弟妹妹的肚子饿，固然难过；他们看见你们脑子饿，也是很难过的。因为人没有学问，不认字，是很苦的一件事，甚至于写封信还要请人去写。要是自己会写，还受这种苦吗？我们有手而不能用，有目而不能见，我们心中一定很难过；我们的脑子饿了，看个电影也不能懂得，又何尝不是一样的苦呢？譬如大学生从小学住到中学，现在又到大学，仿佛已竟吃的很多。要是看见旁人没有学问，没有知识，常常受“脑饿”的痛苦，他们自己一定很难过，很不爽快，因为不平，所以愿为大家尽力，开办这个平民夜校。大学生一方面既有这种好意思，住在大学附近的人家，也把他的子弟送去求学，现在竟有四百多人，仿佛肚子饿了要去求食一样。这种意思，实在好极；也算不负了办平民夜校的热心。

办平民夜校的，固然要热心；我对于夜校的学生同家长，还有两层希望：

一、教职员既然拿出全副的精神教我们，我们进去一两天后，觉得没有什么新奇，于是就不去了。要是这样，仿佛也对不起教员的一番热心。

二、住在大学附近的，才有这种特别权利，那些住得较远的，不能享着这种权利的，你们应该觉得很难过，把你们所已知的传达给他们——你们的亲戚或朋友——使他们的子弟也入他们附近的平民夜校去求学。

这都是很要紧的；这也是我所望于办平民夜校的与你们的。

（《蔡元培选集》，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112—113 页）

蔡元培：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

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校的演说

1920 年 12 月

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显有分别：职业教育好象一所房屋，内分教室寝室等，有各别的用处；普通教育则象一所房屋的地基，有了地基，便可把亭台楼阁等，建筑起来。故职业教育所注重的，是专门的技能或知识，有时研究到极精微处，也许有和日常生活绝不相关的情形。例如研究卫生的，查考起微生虫来，分门别类，精益求精，有一切另外的事都完全不管的态度。这是从事专门学问的特异点。

可是我们要起盖房子时，必得先求地基坚实，若起初不留意，等到高屋将成，才发现地基不稳，才想设法补救，已经来不及了。我刚才讲过普通教育好象房屋的地基一样，所以教育者和被教育者，都要特别注意才是。现今欧美各大学中的课程，非常严重，对于各种基本的知识，差不多不很注意了。为什么呢？因为学生在中小学的时代，早已受了很重的训练，把高深学术的基础筑固了，入大学时自然不觉得困难。若在中小学内，并没有建筑好基础，等到自悟不够时，再要补习起来，那就很不容易了。

因此前年我国审查教育会，把普通教育的宗旨，定为：（一）养成健全的人格，（二）发展共和的精神。

所谓健全的人格，内分四育，即：（一）体育，（二）智育，（三）德育，（四）美育。

这四育是一样重要，不可放松一項的。先講体育，在西洋有一句成語，叫做健全的精神，宿于健全的身体。足見体育的不可輕忽。不过体育是要发达学生的身体，振作学生的精神，并不是只在賭賽跑跳、或开运动会博得名誉体面上头，其所以要比賽或开运动会，只是要引起研究体育的兴味；因恐平时提不起鍛炼身体的精神，故不妨常和人家較量較量。我們比不过人家时，便要在平常用功了。其实体育最要紧的，是合于生理。若只求个人的胜利，或一校的名誉，不管生理上有无危險，这不要說于身体上有妨害，且成一种机械的作用，便失却体育的价值了。而且只驚虛名，在心理上亦易受到恶影响。因为常常爭賽的結果，可使学生的虛荣心旺盛起来；出去服务社会，一切举动，便也脫不了虛荣心的气味，这是貽害社会不淺的。不过开运动会和競技等，在平时操練有些呆板乏味时，偶然举行一下，倒很可以調剂机械作用。因变化常态而添出兴趣，是很好的，只要在心理上使学生彻底明白体育的目的，是为鍛炼自己的身体，不是在比賽爭胜上，要使他們望正鵠做去。

次講智育，案我們教书，并不是象注水入瓶一样，注滿了就算完事。最要是引起学生讀書的兴味，做教員的，不可一句一句，或一字一字的，都講給学生听。最好使学生自己去研究，教員竟不講也可以，等到学生实在不能自己的力量了解功課时，才去帮助他。至于常用口头的講授，或恐有失落系統的毛病，故定出些书本来，而定书本也要看学生的程度，高下适宜，才对。做学生的，也不是天天到校把教科书熟讀了，就算完事。要知道书本是不过給我一个例子，我要从具体的东西内抽出公例来，好应用到别处去。譬如从书上学得菊花，看見梅花时，便知也是一种植物；从书上学得道南学校，看見端蒙学校，便也知道是什么处所；若果能象这样的应用，就是不能讀熟书本，也可說书上的东西都学得了。

再現在各學校內，每把學生分為班次，要知這是不得已的辦法，緣學生的個性不同：有的近文學，有的喜算術等；所以各人于各科進步的快慢，也不能一致，但因經濟方面，或其他的關係，一時竟沒法子想。然亦總須活用為妙。就是遇有特別的天才的，總宜施以特別的教練。在學生方面，也要自省，我于哪几科覺得很困難的，須格外用功些，哪几科覺得特別喜歡的，也不妨多學些。總之，教授求學，兩不可呆板便了。

至于德育，並不是照前人預定的格言做去就算數。有些人心目中，以為孔子或孟子所講的，總是不差，照他們聖人的話實行去，便是有道德了；其實這種見解，是不對的。什麼叫道德，並不是由前人已造成的路走去的意義，乃是在不論何時何地、照此做法、大家都能適宜的一種舉措標準。是以萬事的條件不同，原理則一。譬如人不可只愛自己，於是有些人講要愛家，這便偏于家庭，或有些人提倡愛群，又偏于群的方面了；可是他的原理，只是愛人一語罷了。故我們要一方考察現時的风俗情形，一方推求出旧道德所以釀成的緣故，拿來比較一下。若是某種旧道德成立的緣故，現在已經沒有了，也不妨把他改去，不必去死守他。我刻在中學校看見辦有圖書館童子軍等，這些事物，于許多人很適宜，于四周辦事人亦無妨害，這便不是不道德。總之，道德不是記熟几句格言，就可以了事的，要重在實行。隨時隨地，抱着試驗的態度。因為天下沒有一勞永逸的事情，若說今天這樣，便可永遠這樣，這是大誤。要隨時隨地，看事勢的情形，而改變舉措的標準。去批評人家時，也要考察他人所处的環境怎樣，而下斷語，才是。

第四美育，从前將美育包在德育里的。為什麼審查教育會，要把他分出來呢？因為挽近人士，太把美育忽略了。按我國古時的禮樂二藝、有嚴肅優美的好處。西洋教育，亦很注重美感的。為要

特別警醒社會起見，所以把美育特提出來，與體智德并為四育。

美育之在普通學校內，為圖工音樂等課。可是亦須活用，不可成為機械的作用。從前寫字的，往往描摹古人的法帖，一點一划，依樣葫蘆，還要說這是趙字哪，這是柳字哪，其實已經失却生氣，和機器差不多，美在哪里？

圖畫也是如此，從前學子，往往臨摹范本，圓的圓，三角的三角，絲毫不變，這亦不可算美。現在新嘉坡的天氣很好，故到處有自然的美，要找美育的材料，很容易。最好叫學生以己意取材，喜圖畫的，教他圖畫；喜雕刻的，就教他雕刻；引起他美的興趣。不然，學生喜歡的，不教，不喜歡的硬叫他去做。要求進步，很難說的。象兒童本喜自由遊戲，有些人却去教他們很繁難的舞蹈，兒童本喜自由嬉唱，現在的學校內，却多照日本式用 1 2 3 4 5 6 7 等，填了譜，不管有無意義，教兒童去唱。這樣完全和兒童的天真天籟相反。還有看見西洋教音樂，要用風琴的，於是也就買起風琴來，叫小孩子和著唱。實則我們中國，也有簫笛等簡單的樂器，何嘗不可用？必要事事模仿人家，終不免帶着機械性質，于美育上，就不可算是真美。

以上四育，都宜時時試驗演進，要一無偏枯，才可教練得兒童有健全的人格。

學校教育注重學生健全的人格，故處處要使学生自動。通常學校的教習，每說我要學生圓就圓，要學生方就方，這便大誤。最好使學生自學，教者不宜硬以自己的意思，壓到學生身上。不過看各人的個性，去幫助他們作業罷了。但尋常一級的学生，总有二十人左右。一位教員，斷不能知道个个学生的个性；所以在学生方面，也应自觉，教我的先生，既不能很知道我，最知我的，便是我自己了。如此，則一切均須自助才好。大概受畢普通教育，至少要获

得地平綫以上的人格，使四育平均发展。

.....

我最后还有几句关于女学校的话要说。这里的学校，固已不少，但可惜还没有女子中学。……我想男女都可教育的，况照现在的世界看来，凡男子所能做的，女子也都能做。不过我国男女的界限素严，今年内地各校要试办男女合校时，有许多人反对。若果真大众都以为非分校不可，那就另办一所女子中学也行。若经济问题上不能另办时，我看也可男女合校的。在美国的学校，大都男女兼收，虽有几校例外，也是历来习惯所致。在欧洲还有把一校划分男女二部的，这也是一种方法。总之，天下无一定不变的程式，只有原理是不差的。我们且把胆子放大了，试试男女合校也好。若家庭中父兄有所怀疑时，就可另办一所女子中学，或把男子中学划分二部，或把课堂上男女座位分开，便极易办到了。这女子中学一事，只要父兄与学生两方面，多数要求起来，我想一定可以实现的。

（《蔡元培选集》，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149—155 页）

范源廉：說新教育之弊

1914 年 5 月

清季罢科举，颁学制，兴学校，励游学，而新教育以兴。非輕事紛更也，誠鉴于世界之大势，处积弱之余，而欲为图存之計，莫要于教育之革新也。乃岁月推迁，国事益急；而多年經營之教育，迄于今日，不惟未見其盛大，且反日即于衰微。虽时局搶攘、經濟窘困有以致之，而其最要之原因，盖莫甚于向之热心学务者，已多趋于消极；而一般社会之人，又对于新教育多怀疑阻也。使若是之心

理，长此不变，吾知教育事业之終得以維持者，盖亦鮮矣！更安有发达之望乎？时人所指摘教育之弊端，至为不一。大抵以宗旨不正、学科太繁、費用过多、成績不良之四者为尤甚。茲試就此数端，說明其真相，以冀消当前之疑阻，策补救于方来，或亦有心者所乐与研究耑歟！

一、新教育之宗旨 后生小子，竟尙自由，倡言平等，于家庭主破坏，于学校起风潮，于社会为逾閑蕩檢、非道无法之举动，其禍視洪水猛兽为尤烈，是弊害之最大者也。嗚呼！言教育而生此現象，誠不幸之甚矣！然溯自由平等說之由来，其最彰明較著者，莫如法国革命之宣言；而在当时实与亲爱一語并称，为共和政体之生命。乃傳至吾国，亲爱之說无闻，独所謂自由平等云者，风靡一世，已可异已。且各国自由平等之要求，无不由政治、宗教而发，其是非利害，姑弗具論，要常緣附于政治、宗教者也。我国于宗教本无可爭，而青年学子又絕无可干預政治之理。誠使为学生者稍明内外之国情，审己身之分际，則即熟讀法国革命、美帝独立之历史，飫聞自由平等之說，亦犹是寻常之史迹耳，夫何足异？而乃眩乱迷罔，如飲狂泉，果何为者乎？是誠所謂假托名号以行罪恶者也。是誠不能不咎师长之教导无方，少年之狂愚妄作，以遺禍于新教育也。

然論者因以疑及教育之宗旨，是亦未免过已！按现行学制，于小学校教育，規定以留意儿童心身之发育，培养国民道德之基础，并授以生活所必需之知識技能为宗旨；于中学校則規定以完足普通教育，造成健全国民为宗旨；于专门学校則規定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于大学則規定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碩学閎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教育賴学校以行，謂学校之宗旨即教育之宗旨，无不可也。各种学校之宗旨，既皆有所揭櫫，昭然共見，自为我国公私各学校所当遵守勿渝者也。官府督之，群众察之，安有

能背弃其应守之宗旨，以鼓吹自由平等为事者乎？此事理之了无可疑者也。且观各国之往迹，自由平等之說，其得势力也，常因施政之失宜；其失势力也，亦常因施政之改善。吾人誠欲去此危禍之媒，固亦宜于教育有所注意；然其最要之关键，要仍視施政之何如耳。若因疑自由平等之說，为即緣新教育而起，并認新教育之宗旨当不外是，遂以恶弃其說之故，而并摧抑教育焉，則亦惑之甚者也。是必当辨别者也。

二、新教育之普通学科 今之学校，必由普通而进习专门。初等小学必修之教科凡四，高等小学必修之教科凡八，中学之学科凡十有三。幼年为学博鹜不专，将必茫无所得，且即至中学毕业，仍无一艺之成；故往往有宁令子弟就学家塾，专习国文或兼及英文、算学，而自信其課程为簡要得宜者矣。又或以为經營生計，端賴专长；今曠日持久学习普通，劳而寡获；故更有宁令子弟为工厂商店之学徒，操习一艺而自詡为得計者矣。青年之不入学校也，比比皆是。大抵其父兄多怀此疑慮者也。然其疑慮之所在，果即为新教育之弊耶，毋亦昧于普通学之性質及其功用，而未釋然于习与不习之利害耳？茲試說明其当习之故如下：

（甲）人之心身，具有諸种之能力；不事启发，則亦无由自著，如璞玉之必待雕琢，嘉种之必待播植也。人之幼时，其心身又最适于修練。普通学之为用，即从多种方面以活动其各部之机能，而助成其全体之健全发达者也。故其外观虽似嫌于泛涉，而察其內蘊，实足以統合学子之心身，而付与以調和均齐之效益。此启发个人之能力，普通学为必要也。

（乙）今者世界大通，文化日进，人生必要之知能，因以益多。人苟于日用寻常之事理，茫乎莫悉其要，斯涉身处世，鮮不动輒得咎者矣。普通学之程度，虽至淺近，然差足应此种之需求。故文明

各国，莫不定普通教育之一部为国民义务教育。其年限愈长者，則其国势之发展亦愈强大。誠以普通学之力，足以推举后辈之国民，同躋于当世进化之域；更能齐一其根本思想，而成举国一致之远謨。此最为强固民志、伸張国力之要图也。我国今处存亡危急之秋，使为国民者而长此缺乏知己知彼之常識，不克尽其公私之責务焉，几何而不自速于淪喪耶？是欲培养国民适于生存之力，又非普通学不为功也。

上述二者，已可見普通学之性質与功用矣。故普通教育可为职业教育、专门教育之基础，而大有别于职业教育、专门教育者也。論者乃以所习非专门之学术，而直接与职业无关，遂疑其学科为繁杂而无实益，至目为新教育之弊焉。斯不亦过矣乎！虽然，論者之說，誠未当矣。若施行普通教育者而不加意于学科之内容，求适合于国家社会之情形与学者身心发达之程度，是又背戾普通学之性質，而丧失其功用者也。

三、新教育之費用 学校之經營，子弟之就学，各須多种費用，公帑竭于应付，私力困于支持；值茲財政艰难，民生雕敝之际，何以堪此！故教育費常被認為不急之需，置諸可省之列也。第察全国之情形，因中小学校近多停办之故，而子弟之改入私塾或教会学堂者，驟然加多，此就各人計之，容有較為省費者，若合多数人之支出而并計之，則其总额要未必遂減于学校之所費也。又以缺乏高等专门学校之故，凡已习普通学者，无地可以升学。于是負笈海外者，遂至絡繹于途。計其支出，必远过于求学国内者，更無論矣。夫留学于外，非不善也；然苟非程度已至，势必徒耗多金，而卒鮮实益。其学于私塾或教会学堂者，固亦愈于廢学也；然曷若合全国之力，因地制宜，筹設各級之学校，使学者各得从其材力境遇之所至，而受整齐統一之教育乎？至从来学校用款，率多浮濫，誠足为病，

是在准諸适度之标准，以力求撙节而已。若徒持省費之見，而不顧教育之何如，吾恐于国于家，其为利于今日者甚微，而損失于他日者将无限耳。

四、新教育之成績 各等学校之毕业者，其实力每多未足，不克胜相当之責任，此最为人所詬病者也。其原因虽甚繁，要可以三者概括之。

(甲)原于設学与就学之躡等：清代学制，自小学以毕业于大学，須时二十一、二年。毕业专门学科(高等专门学堂)，須时十七、八年，即仅修完普通学科(中小学堂)，亦須时十有四年，此修学年限之定則也。民国改訂学制，短縮年限，然自小学以毕业于大学，仍須时十有八年。誠以學問之道，非穷年矻矻，历久漸摩，不能有成也。然溯自定制之始(光緒二十九年)，以迄于今，才十有二年耳。使学制甫頒，即奮迅以进，是在今日，仍当不踰研习普通学之范围，此理之至显者也。顧事实乃大异乎是，北京大学則成立已久矣；高等学堂尝遍設于各省矣。其間兴廢变迁，尤难悉数。此設学之凌踏为何如耶？更从就学者觀之，則毕业于内外之大学或专门高等学校者，久已后先相望，其毕业于低級之学校者更无論已。夫学制之規定如彼，而設学与就学之情形乃如此，岂不甚可异哉？虽在学制頒布以前，国内已有学校，并早有留学他国者。此少数之人，其根柢本自深厚，不当以凌踏拟之。然多数之称为学成而毕业者，其未追循序漸进，以充实其学力，殆无可諱言者也。此种变則之教育，在曩者迫于时勢之需求，亦属事非得已。然迁流至于今日，則教者学者更安可不以养成实力为的，而力矯欲速不达之失耶？

(乙)原于管理教授之未善：学生成績之优劣，恒視学校管理与教授之良否以为衡。我国兴学之始，有最大之闕失焉，即未能致全力以儲备師資是也。从来当教育之任者，其性行学誼，不愧为师者

虽不乏其人，然合全国以計之，要必居于少数。而学校之管理无法，教授失宜，則几于随在遇之。誤有为之青年，阻国家之进步，斯其为害，何可胜言！故为今日之教育計，首重师范之养成，以正本清源，急謀現状之改进，以补偏救弊，皆事之不容或緩者。

(丙)原于社会之习尚：凡物有需求，則有供給。学术知能之于社会国家也亦然。自来社会之分业，为士农工商四者，学問之事，几专属之于士。近时内外交通，漸知凡百事物，莫不有学；而振兴实业、提倡教育之声，亦常聞于远邇。然按諸社会之实际，則似学术知能之需要，仍未見其殷切也。中小学校之毕业者，其受工場商店之信任，常遜于寻常之学徒。专门学科之毕业者，即学行优长，而在社会中每苦无可就之职业。其足以容納群材，而又为世俗欣慕者，厥惟官吏之一途。以是学子之志于为官，几同于流水之归壑。此在他种专门学校荒寂无闻之会，而法政一科所为独盛于一时也。夫法政为經国处世之要端，詎不宜学，然世之視為終南捷徑者，固知其所學将在彼而不在此边。且即学法政者，亦未必皆得为官。而若农、若工、若商，則虽学有专长，更甚鮮效用之望。举世滔滔，苟非别有怀抱者，安肯不自暇逸而致力于学問？又安能不淺尝輒止而更乐于深造耶？教育之力固足以轉移社会；然方其未至也，則常为社会之力所轉移。今我国社会之风习，其力量固至深厚而莫与易也。

以上四端，仅就时論所指摘为新教育之弊者解說之。是所謂弊，有本于事实者，亦有生于誤解者。其为誤解，吾望国人洞察其实情，而自祛其惶惑；其为事实，吾尤望躬与其責者，尽其心力之所能，以漸达于改良进步之域。更进而言之，所謂新教育者，盖以新之别于旧也。此实为甚大之謬誤。盖一国之教育，凡以进民德、开民智、增民力而已。保存国粹与适应时勢，凡独立国之教育主义，

必舍此二者而靳合为一焉，初无彼此之可分也。語云：“行歧路者不至，怀二心者无成。”吾国人而念今日之教育为存亡之所属乎，庶几无怀二心，无行歧路，同心协力，以求其必至，以要其必成；慎毋徒虑其有弊而漠然置之，更毋听任其終弊而苟焉处之，以阻害教育者阻害国家也！

（《中华教育界》，民国三年〔1914〕五月第十七号）

范源廉：今日世界大战中之我国教育

1914年11月

奥以皇儲被戕，与塞开衅。禍机一发，全欧諸国，大半复于战云之下。勢且瀾漫四溢，及于青島，吾国乃实受其殃。夫如此疾激猛厉震动全球之大战，果示吾人以何种之意味乎？凡我国人不当徒作壁上观，而漫然不一思其故也。說者謂此次战禍之动机，有起于爭霸之雄心者，有本于复仇之宿志者，有迫于图存而为苦斗者，有出于乘便而逞狡謀者。夫論各国之决战，固各有其用心，若求其共通之意志，則一言足以蔽之，曰：凡以示人以立国之实力而已。此立国之实力者，質言之，即能战之实力也。同为人民，同为国家，何以数十年来，吾国在国际上之地位，竟如江河之日下，今且益陷于危辱而未有已，其故果安在哉？亦曰：我无能战之实力，人遂不以国視我耳。向者国际間盛倡武装和平之說，謂必能战乃能不战。其言委曲，其旨隱晦，吾国人或犹昧之。今則彰明較著，示人以国家之强弱存亡，一視其能战之力之为大、为小、为有、为无耳，吾人烏可熟視而无睹耶？虽然，一国之实力，非可苟焉而得者也。必养蓄于平时，始伸張于一旦。其相关之事至繁，而教育实其最要者

焉！越勾踐之沼吳也，十年教訓；普之戰法也，歸功于小學教師；日本之謀我及其對外也，常寓其意向于教育。此皆信而有征者也。吾國教育之為要，不待言已。特值世界大戰之今日，于吾所期養成國力之教育，實為最良之時機。此則凡在學校或家庭負教育之責者，所特宜注意者也。試擇其要者言之，曰：明世界之大勢，示科學之重要，振尚武之精神，闡愛國之真義是也。之是數者，平時固當教之，而在今日為尤不容緩。教于平時固有其效，而在今日則其效更大焉者矣。

何以言明世界之大勢也？我國獨立東亞，數千年來，固閉自安。自汽機發明，遠人驟至，以昧于外情之故，公私措置，往往不得其宜，而權利乃喪失無算。往車已復，來軫方遘，故審察彼此之情勢，而籌對立之方，誠未可忽者也。歷史、地理之教科，原足以應此需要。獨惜學者多視若疏遠無關，或病其干燥无味，習之而仍忽之，遂鮮睹其效耳。然今日正可矯此失矣。蓋此次戰役之興，其在歐洲，若普法戰後，兩國敵對之計劃；若英德爭雄，到處角逐之情形；若巴爾干半島之狀況與奧國之并吞波赫；又若日耳曼、斯拉夫兩民族之互爭發展；其在東亞，則若西力東漸之徑路；若中東戰後列強對我之政策；若日本退還遼東及其聯英敗俄之事實：凡此著要之史迹，无不交相映帶，而有脈絡可尋。至于各國疆土之廣袤，氣候之和烈，人口之盛衰，產物之豐賡以及交通產業之優絀，其與戰局關係綦切更無論矣。任教育者使就歷史、地理之學科，勤加考求，善為指點，將不难使已往之陳迹復現于當前，遠方風物宛若在親睹，興趣无虑其不厚，理解无虑其不明，記憶无虑其不固。且其获益不限于教授之事項已也，更因此以養成其觀察世界大勢之遠識，引起其研究世界大勢之熱心，以挽救從來固陋隔閡之失，而策知己知彼之效者，皆可于是焉期之矣。

何以言示科学之重要也？工欲善事，必先利器。是說也，証于战事为尤显。列强之船坚炮利，吾人夙已知之。然今日之坚利，又迥非昔者之所能比矣。夫枪炮彈藥之改良也，軍艦之进步也，飞行机之翱翔大空，潜航艇之横行海底也，他如医药精良而創病立起，电学昌明而应用无穷。凡以建海陆之声威，助攻守之势力者，何一非本于物质之科学哉？况行軍用兵，需費至巨，必其国实业兴盛，始有雄富之财力，以供其需要，而武力乃得以持久。然实业之兴，又必有賴于科学，无待言矣。是科学之功用，無論直接間接，皆足以增进国力者也。乃吾国人之为学，安常习故，鹜于空泛，能致力于实用之科学者甚鮮。坐是之故，遂至全国之大，万民之众，凡生活所需之物品，国命所托之武器，无一不仰求于外国。年复一年，愈演愈甚，陷經濟于破产，危国家之独立，亦几成无可逃之数矣。夫科学之发达者，其利如彼；反之者其害如此。則就今日之战局，反复指陈，使知求学与經国之关系，而轉移其研学之趋向，鼓舞其篤学之兴趣，非切要之教訓歟？

何以言振尚武之精神也？吾国人以爱和平著称于世界。和平固甚可爱也，然独惜光荣之和平，非不武之国民所得而爱之者耳。欧战未起以前，倡导和平之言論，維持和平之方策，亦盛行于世矣。彼发生于国际信义之公法，发生于教理之人道主义，发生于貿易交通之經濟关系，皆具有效力者也。而今者顧何如乎？风云乍起，天地变色，杀人惟患其不多，制敌惟患其不甚，非即向者以和平相要約而今日仍以和平为口实者之所为乎？吾人受此痛切之刺激，烏可苟安旦夕，以坐待人之宰割耶？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今日之天下，安乎？否乎？故振起学者尚武之精神，又当务之急也。惟在吾国而言尚武，苟不先除文弱之积习，則亦空言无效。故必当使学者知人而文弱，即为不幸，安于文弱，尤为可耻。故已而不武也，务

思所以改之；人而能武也，匪惟不当輕之，更当有以愛之重之。誠以充實国力之最良制度，莫如全國皆兵。今我國雖未能遽行，他日要當行之。果爾，則執干戈以衛社稷，正吾輩人人之義務也。思夫不武者不足以為國民，不武者不足以為男子，則尚武之念，自油然而生矣。雖然，既知武之足貴，更當使知用武務得其地，閭閻為最可傷；用武自有其時，召衅在所必戒。養勇勵志，磨厲以須，正今日之所當有事者也。

何以云關愛國之真義也？世俗之說曰，保國即所以保身家。以吾國人對於國家之觀念，素弱於其對身家之觀念，斯言也，固足為一時之藥石矣。然此實不過引人愛國之一說，而未當於愛國之真義也。夫國之為物屬於公，而身家之為物則屬於私，信如前說，則所謂愛國者，其究竟之目的，將終在於身家，而不必在於國矣。豈非大惑之道乎？善夫今日之交戰國人民之從軍也，一聞召集之令，無論其職為官吏、為農工、為商賈，其居或遠或近，皆立棄其一切私事，以爭先入伍。其踴躍奮興之情形，即就居留我國者觀之，亦可以想見其大凡矣。嗚呼！為國而先自棄其家，自危其身，試按諸保國以保身家之說，其果無所出入耶？從可知人之能愛國者，其一己之心境，必當超然於一切物質及尋常利害得失之外，而惟主于高潔純一至公無我之精神，故能蹈萬險而不辭，經重創而猶奮。個人而有此精神也，則弱者強，怯者勇。眾人而有此精神也，則散者聚，歧者一。明乎此，則各國之不習軍旅，從事文事與實業之輩，而能荷戈從戎，與夫婦人孺子之亦能補助軍事之行動，舉無足奇；且即政黨之互泯政爭，一致對外，殖民地之擁護母國，爭先恐後，勢若不可能而能，事有不期然而然者，當得曉然於其故矣。吾人果欲詔學者以愛國乎，竊願無取乎保身家之俗說；請即今日之役，示以各國人民忘身舍家、急公赴難之實例。庶足以興其觀感，資其則效，

而立其國而忘家、公而忘私之志氣矣。

上述四者，固不足以盡今日教育之要；然為養成立國之實力計，則斷未可視為緩圖者也。抑吾盱衡內外，而更有所感焉，即冀我國民曉然於我國固有之地位，實有超越於他國者在也。世界之強國多在歐洲，而歐洲之情勢，實至紛雜，自拿破侖大戰之後，甫及百年，又成今日之局，以後之變遷雖不可知，終未易言安定也。孰若我建國東亞，茫茫禹域，若政治、種族、習俗、語言諸大端，皆已早歸統一，而成不拔之基者乎。雖邊遠各地，不免參差，然以視歐西之諸國分立，要有別矣。更即交戰各國分別觀之，或則壤地偏小，或則氣候酷烈，或則丁壯無多，或則食物不足，皆不免有所缺陷，雖力竭人事，未易彌補；孰若我疆土廣大，氣候溫和，人口眾多，物產豐富，享天惠之獨優，兼眾長而一無缺乎。乃今者遭遇世變，國步愈艱，進不能奮發有為，退不能安全自保，舉國之人，愕然相顧，莫不曰國力不足，無能為已。雖然，國力之不足，非天之扼我，實人事有未盡耳；使養之而得其道，則吾國之實力，斷不當有遜於人者。教育為培養國力之要務，今之從事於此者，果能於前述四端，及時努力，則救至危之時局，發無限之國光，其尙有一日之望歟。

（《中華教育界》，民國三年〔1914〕十一月
第二十三號）

第三节 封建复古的教育思想

袁世凱：注重德育整飭学风令

1913年6月

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治乱之原、文野之判，视国者一视乎教育程度以别等差。环球各国，各有所以立国之故；国体有专制共和之分，而教育本原、首重道德，古今中外殆有同规。前清末造，学风之衰，论者多归咎于以利禄为诱，无异科举，以故奖励争优，学年求短，恶习濡染、人不自知。民国建造，百度维新，本大总统深维治国大纲，必以教育全国人民合于共和资格，为凡百建设之本，视之至重，故责之弥严。乃考察京外各学校，其管理认真日有起色者实不多见；大都敷衍荒嬉，日趋放任，甚至托于自由平等之说，侮慢师长，蔑弃学规，准诸东西各国学校取服从主义，绝不相同。倘再事因循、不加整飭，恐学风日坏，污俗随之，关系于世道人心者至大。爰特割切申明：凡各学校教职员学生，须知共和国体必养成人民优美高尚之风，而后自由平等方能以法律为范围；况学生在校最重服从，詎可任其嚣张败坏规则？著教育部行知京师各学校校长，并督飭各省教育司长，凡关于教育行政，一以整齐严肃为主。学生有不守学规情事，应随时斥退，以免害群而示惩戒。

（《教育杂志》第五卷第四号，1913年7月）

湯化龍：上大總統言教育書

1914 年

竊維立國之道，必有其本，斷非剽取他邦文物所能為功。舉國數千年積成之風習，與其足以支配國民之心理者，有最深之關係，道在探索原本，發明而光大之，用以範圍人心而示之鵠，此教育所有事也。比年以來，吾國教育界所最滋物議者，靡不曰：道德墮落；少年徒逞意氣，無以為之准繩。忱時之士，思而不得其故，爰倡二說，以圖補救：一中、小學校課讀全經，俾聖賢之微言大義，浸漬漸深，少成若性，此厚根柢之說也。一以孔子為國教，一切均以宗教儀式行之，俾國民居于教徒之列，守孔子之言行如守教誡，此崇信仰之說也。茲二說者，似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要不免得其偏而遺其全。欲融會而貫通之，道固別有在也。夫學校讀經、誦經，自前清迄今，聚訟嘖嘖，考其沿革，約分四期。其始也以《孝經》《四書》《禮記》為初等小學必讀之經，以《詩》《書》《易》及《儀禮》為高等小學必讀之經。既而知其卷帙繁多，理解高深，未足為教，遂改訂章程，減少經本。前清宣統三年，中央教育會議以經學義旨淵微，非學齡兒童所能領會，決議採取經訓為修身科之格言，小學校內不另設讀經一科，民國仍之。誠以教授兒童，重在启发；記誦之學，不足以為人師，古有明訓。經書固宜課讀，然一經之中，深淺互見；設非節取為教，強以難知，貽誤學童，良非淺鮮。孔子為人倫師表，歷代均致尊崇。顧必謂推孔子為教主而道始尊；微論孔聖未可附會宗教之說以相比倫，而按之國情及泰西宗教之歷史，均難強為移植，致失孔道之真，而启教爭之漸。化龍洞觀世變，默察民情，知非明定教育指針，昌明道德，不足以正人心而扶國本。深維孔子之

道，最切于倫常日用，为举国所敬仰，其言行多散見于群經。历代本其訓詁、詞章、性理、制艺之說以詮孔学，名为尊孔，而实則乖。茲拟宣明宗旨于中、小学校修身或国文課程中采取經訓，一以孔子之言为旨归；其有不足者，兼采与孔子同源之說以为之輔。一面厘定教授要目，自初等小学以迄中学，其間教材之分配，条目之編列，均按儿童程度，循序引伸。揆之教育原理，既获以善誘之法，树厥初基，按之全国人心，亦克衷于至圣之言，范其趋步，崇經学孔，两利俱存。庶以救經学設科之偏，复不蹈以孔为教之隘。国民教育，精神攸系，化龙以为此实目前切要之图，謹陈管見，是否有当，伏乞大总统鉴核飭遵；如蒙采纳，当謹本斯旨，詳細拟定，以便施行。再从前坊間所編教科书亦当由部明示宗旨，飭令修訂，以端趋向，合并声明。

（《庸言》第二卷第五号，1914年5月）

教育部飭京内外各学校中小学修身及 国文教科书采取經訓务以 孔子之言为指归文

1914年6月

为飭知事：案照本总长呈請注重道德教育，拟于中小学校修身及国文教科书内采取經訓务以孔子之言为指归，并审訂各教科书教授要目等办法。奉大总统批：卓識偉論，由部即本斯旨詳审修訂等因。查編訂教授要目、审查教科书編纂綱要，业經本部另定規程設会研究。至坊間所发行之修身国文教科书以及各学校現編教程、私人所纂課本，节目不无参差，取材未必悉合。自应由本部遵照大

總統批行原案宣示要旨，飭令改訂，以免家自爲教、人自爲學之弊。惟是本部所標尊孔要義與時流所論者，微有不同，非慎思明辨，無以折百家聚訟之紛；非確定涂程，無以收統一教育之效。茲事體大，本總長不能不爲我全國學子一揭櫫之。凡一國之成立，能維持永久而無失者，必其國民有特殊之風俗歷史。地理爲造成其特性之主因，涵濡孕育篤生聖哲發揮此特性，以立人倫之極者是謂國民模範人物。被之爲道德施之于庠序保存光大此特性，並不戾乎世界人類之公性者是謂國民教育。國民教育以國民道德爲本根，國民道德之淵源肇于國民特性而集其成于出類拔萃之模範人物也。故夫一國教育，必探其質干所在標舉之以立人心之准，斯能範圍不過曲成不遺。泰西各國之以聖經列爲教科，日本之以萬世一系天皇神聖等語刊之教本，一基于宗教上之信仰，一基于政治上之信仰。其用意固原有在，要皆導源于國民精神上之所固有，未可以牽強附會剽取形似致失國性之真，而貽無窮之患。我國立國數千年，其間凡經動搖簸蕩，而此泱泱雄大之國民性卒能卓然不可磨滅，歷史已有明征。惟求之歷史人物，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足以赅我國性之全，表示于世界各國而爲我國教育上之模範者，莫大于孔子。歷代之崇孔子，多從事于訓詁詞章性理制藝之末，求能本孔子之言行身體力行蓋寡。本總長以爲國民不自知其特性之所在，則必漸失以至於亡國。民不知尊崇其特性所寄之模範人物，則必渙如散沙終并失其國民性。孔子之道，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其微言大義亦多散見群經之內，則于學校教科中採取其言行之切于倫常日用者，發揚吾國民固有之秉彝而示以懿德，庶國民教育對於國民模範人物，本良知之信仰乃益顯其效能。時賢有見于此，盛倡尊孔之義，以維教育，用意之深，至堪敬佩。惟其中不可不辨者，一則尊孔與國教不能并爲一談；一則讀經與尊孔不能率爲

一事。以立教为尊孔，于史无征，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也。以讀經为尊孔，經籍浩繁，义旨渊博，儿童脑力有限，与其全經課讀，諸多扞格之虞；孰若折衷圣言較得会通之益。本总长深維国民教育与国民特性之关系，不能不以数千年所奉为人倫师表者为道德之准繩。嗣后各书坊各学校教員等編纂修身及国文教科书，采取經訓务以孔子之言为旨归，即或兼及他家亦必擇与孔子同源之說。从前业經审定发行之本，如有違背斯义或漏未列入者，并即妥慎改訂呈部审查，以重教育。各該中小学校教員讲解修身或国文时，間有征引孔子言行之处并各依于生徒年齡程度循序演进，更端指导，务令淺深各有所得。信仰积于无形，率此以往，甄陶熏育，迪其所固有，补其所不及。模范人物既为国民精神之所寄，国民道德自緣模范人物而日新，斯国民教育必有最良之效果，发見于全国，以竟美于世界。較之以国教尊孔設专科讀經，其远近广狭为何如，斯又不待辨而明者也。所有本部宣示尊孔要义以定教育指針暨飭行审訂教科书編纂教授要目，审查教科书編纂綱要各办法，除飭行教授要目編纂会教科书編纂綱要审查会編审处各員外，合行特飭遵照，此飭。

（《教育公报》第一册，1914年6月）

林紓：答大学堂校长蔡鶴卿太史书(节录)

1919年3月

大学为全国师表，五常之所系属，近者外間謠誑紛集，我公必有所聞，即弟亦不无疑信。……

方今人心丧敝，已在无可救挽之时，更侈奇創之談，用以嘩众，少年多半失学，利其便己，未有不靡沸靡至而附和之者，而中国之

命如屬絲矣。晚清之末造，慨世之論者恒曰：“去科舉，停資格，廢八股，斬豚尾，復天足，逐滿人，扑专制，整軍備，則中國必強。”今百凡皆遂矣，強又安在？于是更進一解，必復孔、孟，鍾倫常為快。嗚呼！因童子之羸困，不求良醫，乃追責其二親之有隱療，逐之，而童子可以日就肥澤，有是理耶？外國不知孔、孟，然崇仁，仗義，失信，尚智，守禮，五常之道，未嘗悖也；而又濟之以勇。弟不解西文，積十九年之筆述，成譯著一百三十三種，都一千二百万言，實未見中有違忤五常之語。何時賢乃有此叛親蔑倫之論？此其得諸西人乎，抑別有所授耶？

……若云死文字有碍生學術，則科學不用古文，古文亦无碍科學……

……若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有文法，不類閩廣人為无文法之啁啾。据此，則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為教授矣。若云《水滸》《紅樓》，皆白話之聖，并足為教科之書，不知《水滸》中辭吻多采岳珂之金陀萃篇，《紅樓》亦不止為一人手筆，作者均博極群書之人。總之，非讀破万卷，不能為古文，亦并不能為白話。……且使人讀古學者，須讀其原書耶，抑凭講師之一二語即算為古學？若讀原書，則又不能全廢古文矣。矧于古學之外，尚以《說文》講授。……蓋存國粹而授《說文》，可也，以《說文》為客，以白話為主，不可也。

（林紓：《畏廬三集》，商務印書館 1924 年版，第 26—28 頁）

第八章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侵略

第一节 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开办 学校进行文化侵略

〔日〕哈拉达：論日本在华之教育势力(节录)

光緒三十一年(1905)

《万国公报》按：一九〇五年五月十七日在上海集第五次中国教育大会，除本会諸同人外，各国各会名人咸至；或讲論，或演說，此篇为日本哈拉达君在聚会时当众演說詞

照亚东时局而論，莫不知中日之权力地位有变更之象矣；自古以来直至去今廿年之前，日人皆仰望中华，視為上国而奉为师承，日本之大儒咸讀中华之书經以是为学問智慧之源，日文各书不屑閱之；除格致制造之外，咸謂中华之在亚洲可与欧洲各国抗衡矣。

充日人之梦想，实欲取孔子所傳之道德与西国所傳之工艺新法而为一；当一八六七年日本变法維新之时，有一維新党之首領尝言：“我日人无一能真知中华者，但震惊中华之为大国而已；甲午中日之役，惟在事之海陆将弁已于数年前窥破中华之实情，莫不跃跃欲試以揚武功，此外諸人实皆未能操必胜之权。迨后日本大获全胜，而远东二大国之地位于以互易矣。”故論日人在华之势力，不过

為新有之象；如謂日人能于中華之智學界心靈界結成有益之效果，則尙未能臻此境也。余今試述日人于學界所有在華之勢力，厥有三大端：一、為中華各學堂所用之日本教習，二、為中華所派往日本之留學生，三、為譯成華文之東文各書。

論中華學堂所用之日本教習，現無名冊可以核其定數；若日本人所設之書院學堂專課華人者，則尙未設立也。惟在上海有一同文書院開辦已歷四年，此院專以華文課授日人，造就官商人才，卒業者已有一百五十人；現有學生二百二十人，綜計卒業人中雖大半在日本官場效力，但散居于中國各省，或經商，或充教習，頗不乏人。近數年來中國書院學堂所聘之日本教習其數大增，現計中朝所聘日本教習共有十五員：北京大學院教習三員，天津學務處顧問官一員，北京師範院教習一員，南京師範院教習一員，此外則在湖北、山東、直隸諸省，大概以師範院為多。據一九〇四年六月清單，中國各省學堂所用之日本教習共有一百五十九人，迄今當又大增矣。其所課之學問，為師範、武備、農學、工學、醫學等，皆薪水優厚，較本國恒數倍之，此可知日人在華所施之教育，其于中國智學倫理之前途非可途量矣。

論中國男女留學生之在日本者年增一年，據本年東京支那使館所刊之名單，以二月截止，共有留學生二千三百九十九人；此外未列學堂名冊或私費生之未列使署名冊者亦必不少，總之不下于三千人。其中官費者多，私費者少；按照使署刊單共分卅七學堂，以東京官學為最多，在京外各城者不過居其少數而已。此等學生皆從十八省派來，以甘肅為最少，以湖南、湖北、四川為最多。所惜者留學生中多有未卒業而歸國者耳。或居一年，或居二年，用費過度，學問不見長進，習染已成，敗壞不堪，徒耗官助之經費而已，有何益哉？由鄙人論之，此後在華所派出洋學生，務選普通學卒業之

人，庶为有效也。

論日人之在华不但充当教习，亦多取东文之书翻成中文；近数年来由东文译成华文之教科书，从蒙学课本至格致、历史、理学等书为止，皆在上海日人所设之书店出售。目录甚繁，最著者为新民译印书局，又有日人所设报馆不可殫述。

（《万国公报》第二百零一卷，光緒三十一年九月〔1905年10月〕）

学部咨各省督撫为外人設学无庸立案文

光緒三十二年(1906)

为咨行事。普通司兼办专门、实业两司案呈：照得教育为富强之基，一国有一国之国民，即一国有一国之教育；匪惟民情国俗各有不同，即教育宗旨亦实有不能强同之处。现今振兴学务，各省地方筹建学堂，责无旁贷；亟应及时增設，俾国民得有向学之所。至外国人在内地設立学堂，奏定章程并无允许之文；除已設各学堂暂听設立，无庸立案外，嗣后如有外国人呈請在内地开设学堂者，亦均无庸立案，所有学生，概不给与奖励。

（两江学务处編：《学务杂志》第六期，光緒三十二年〔1906〕八月）

〔日〕大阪《每日新聞》：論日本宜設 大学于中国东北各省

光緒三十三年(1907)

通我官民上下，苟有言經營南滿者，不曰矿山，即曰采伐森林；

不曰谷类，即曰振兴渔业；一言以蔽之，亦惟欲于开拓利源之事略无遗义耳。自我国人观之，所谓经营满洲者，终不外乎开拓满洲利源，此固百喙无可置辩者。然回念我邦以开发满洲而与俄战，更撤兵以交还中国情形，则可知我之经营满洲，必非仅止于开拓利源，谓苟获是而已足者。如采伐森林、开掘矿山以辟富源，建筑铁路以便交通，助土民殖产之力；必又同时设学校于各处，以闡兴满洲文教，是非我邦启发中国之素志、而又文明国临治未开化地方之大道耶？何以我国語战后之满洲者，惟偏重于物质、而疏于精神根本之計？此識者之所为扼腕而痛心者也。

观列国对华政策，既銳意从事于整理财政，而又努力闡发华人之精神，其于傳教兴学等事，有可表見者不少。长江一带教士，率有人所深恶痛恨者；使其精神心力不能直赴，又何至为世人所具道？观彼之教士，恒有亘数十年而委身于一地之教化者：如山西法国教士之势力，孰不欽佩而贊叹之耶？至于近时，教务以外复兴学校，直欲各以已国文教傳授华人；而我国人犹瞠然罔覺，忽然于极好模范而不顧，何愼恩乃若是耶？按英人所建之山西大学堂，在山西太原，以中国拳乱得賠款銀五十万两，遂以是款兴学。課程分中西二科，盖专欲以英派文教敷布于中国者也。湖南长沙之美国爱路大学分校，客岁美人所建，博士秀姆为监督，而欲以美派文教植种于其地。湖南向为排外中心之点，今美于是地而設大学，其志不在小矣。即以我国論，数年以来，男女教員之至中国者殊不乏人：南自广东，北迄满洲，虽僻至蒙古，莫不有吾人之足迹，成績亦頗可觀。虽然，其所就也皆中国自建之学校，不然亦縉紳家庭之教师，从未有以我国金資創兴大学、謀普及我国学风教化者。噫！当仁不让，其謂之何？环顧邦人，其亦有侈言雄圖而聞风兴起者乎！

满洲为我国以爭战相博而始得之地，我国官民同心协力，欲从

事經營开拓，且为我对华政策根据之区也；而奉天者为其中央都会，不独全滿政令文教之泉源，又适当我南滿鐵路沿岸之左。我国人居者最多，而关系亦最深且切。今若兴日本大学于此，专納华人，授以高等学术，使我国学风流播于东三省一带，暨直隶山东青年俊秀之間，非我經營滿洲絕妙之紀念耶？为今之計，宜先設大学于奉天，而示以日本学风之模范；乃漸次分設中学、小学于滿洲各处，使不越其軌涂。夫如是，其明效大驗，岂少数学生留学于我邦內地所可比拟者耶？我大和民族欲施声聞于战后之新地，而垂国光于永久，其亦一計及此乎！

《外交报》編者按：外人之欲謀握我教育权者久矣；即以已成者論，何地无之？何国无之，及今而言抵御，已嫌其晚。我国当局，可不亟自振兴，謀教育普及之策耶！

（譯自日本明治四十年〔1907〕五月二十一日大阪《每日新聞》；《外交报》第一百八十三期，光緒三十一年〔1907〕）

甘作霖譯：英德在中国兴学之比較

1914 年

观近日所傳种种消息，而目前英德二国之对华态度，殊不能令人无挈长度短之思。英爵臣威廉·西哲尔氏尝于数年前游历来华，旅居六閱月，归而著一书，名曰《变迁中之支那》。英人之热心于教会而足迹未尝蒞中国者，莫不奉此书若圭臬，以为論中国之时局、策对华之方針，胥当以西哲尔氏之說为根据也。頃者西哲尔投函于倫敦《太晤士报》，备述英人汉口大学計畫之失敗，而以德国之近事为反比例。据称德人已創設德华学会，借以研究經濟机会，互市前途，与夫中国工商业之普通发展情形；而将来似并拟建一大学校或

专修学校于中国云云。西氏所称該学会拟办学校一层，記者殊未有所聞，即使其果以兴学为全部計畫之一节，則亦与西哲尔氏之計畫意想不同，徑涂各別，要未可以同日而語。所謂西氏之計畫者，即英人拟設汉口大学之举，盖此議本創自西氏也。西氏所規画者，其設想及命意純乎偏于傳教一方面，故与商界初无关系，亦殊不足以邀商人之一顧。試取其校董之名单而一觀之，非傳教之牧师，即大学之教授，至近日乃稍稍参以他种人物。且吾所謂教会性質者尚属寬假之辞，細按之，直当謂为狭义之教会性質。盖西氏对于各教会，虽尝分別邀致，期其加入，实則該大学仅系盎格罗教派所組織而已。西氏当发起之初，尝明定該大学为純粹之奥克斯福及康李烈治計畫（犹言大学計劃，盖奥克斯福与康李烈治乃英国两大学之名也），故其所号召者范围至狭。彼既自定此限制，則响应者自寥寥无几，捐款所入数至微細，固万不足以集事。西氏至此始恍然于化除畛域之宜急，乃并以此款动美国人，而以英美合办为言。美人許之，是誠可謂一誤再誤，其为計殆莫有拙于此者。盖英美既有成約，該校发起諸人复归而謀諸英商界，告以斯校既立，則英人在华之势力将愈广，而英貨之消場自必以此而收間接扩充之效。英商嗤之以鼻，謂此半英半美之組織，其大利恐未必尽归于英人。西氏等至此乃又恍然于崖岸固不可过峻，然藩籬亦不宜尽撤，因急与美人毀約。一言以蔽之，汉口大学之計畫已归失敗，即在西氏亦既自認之矣。夫西氏始則挾一褊隘之傳教思想，而姑托于純粹之大学計劃，此已不足以动英国公众之心矣；及既知多数国人之助力，不可以不謀招致，則又曷为而推爰及于美人？是大学計畫之失敗，实发起諸人有以自致之，于商界乎何尤！或乃謂英商之識見，不足以窺大学校功效之宏远，則記者殊未敢以为信；試觀香港大学之呼吁甫出，而英商界或为个人，或为团体，爭以將伯自命，多有一擲千金

而絕无吝色者。此足見教育机关之組織完善者，其关系之巨，价值之重，在英商夙有真知灼見，惟非所語于汉口大学之类耳。英人欲于远东組織一最完美之教育机关，而香港大学实即其胚胎；試一審其全校學員之資格，則置諸大不列顛本国之大学校中，固足以拥皋比而无愧；即以視中国無論何种学校之教授，其品学声誉要亦莫有能与頡頏也。若此者謂之大不列顛之穩健計畫，故大不列顛人民之捐金相助者可以如响斯应，岂独商界一部分而已！抑若此者方可謂之純粹之国民計畫，即在他国国民，遇其国有此等計畫时，要无不踴跃輸将而乐观其成，又岂独大不列顛为具有斯情而已！不观夫德国乎？彼固洞明此等計畫之关系、与夫此等学校之势力者也。于上海則有德文医学校，其組織及办理之方，可謂至完美者也；于青島則有有統系之德国教育，而更推展于济南府，以补青島之不足，其用力之勤与擘画之周，又为他国所不易几及者也。盖德人性質，每举一事，必具有周詳之思慮，貫徹之精神，不始勤而終惰，不挂一而漏万。其在中国，即始終本此特性以行事，故对华貿易虽无銳进之势，而实有从容增长、方兴未艾之象。凡德人利益所关之事，从未尝乞灵于非德国之人，至令旁观者得以染指其間。例如德文医学校，則純乎其为德国人之医学校，而絕未參杂以其他之分子也。至如威廉·西哲尔氏之限制政策，則尤为德国所未尝采用；德既欲在中国兴学，以行其教育侵略之主义，則凡在德人，其助力皆在吸收之例，初不问其为社会中之何界或教会中之何派，此誠向所謂之穩健政策也。英之香港大学以之，而成效已昭然可睹矣。教育团体如学校之类，其足为一国势力之中心，已絕无疑义；彼莘莘学子一入德国人在华所設之学校，即耳濡目染于德国所产之物品；医学器具，德制也；工程机械，德造也；教授方法，德国之所定也。童时所习者既如此，及长成之后，或官或商，或居政府之要津，或为社

會之聞人，其所欲規摹采訪乃至援引而購辦者，果為德國之法之俗之人之物乎，抑將舍德而謀諸其他各國乎？此不待智者而決矣。況夫童年就學之日，既與德相接，則其思慮之間，起居之際，必含有幾分德國之氣息，此固不其然而然，莫之致而致者也。惟然，而一旦長成問世，終覺德人之性情臭味與己為較近，於是而氣誼日投，交情日密；苟有緩急相需之處，自必舍他國而求助於德人。凡此皆足使德國之商業、財政、威望三者得直接及間接之利益者也。至于言語一端，雖亦為互通情愫之具，然若僅恃言語，則其影響必不能若斯之巨，此不特德國為然，即法英美日以及其餘各國莫不皆然。吾人于此，即可知一國有擬興學于中華，而其國之商家與資本家能竭力贊助以促其成功者，其深識遠見殊未可輕量也。然提倡興學之人，尤宜破其拘墟之見，而務為遠大之謀，否則規畫雖勤，成功無望，威廉·西哲爾氏之漢口大學，其龜鑒也。嗚呼！德人于教育侵略之事既猛着先鞭，英人繼之，而不意貌合神離，旋舉即輟，是已無比例可言矣。今幸香港大學急起直追，他日功效所呈，或足與德爭一日之短長，未可知耳。

（譯自《文匯報》；《東方雜誌》第十卷第十號，1914年4月）

日人在南滿之教育事業

1914年

近數年來，日人對於南滿之經營布置，幾于書不勝書。舉教育一端言之，當日俄戰事結局後，日人曾開全國會議，研究勝俄之理由，僉謂非教育家之功不至此，全國几無異議；故日人對於教育愈推廣不遺余力。其在南滿諸地所辦學校中之學生人數，為之列表如下：

校 址	尋常科生	高等科生	合 計
長春	235	35	270
公主嶺	146	27	173
昌圖	33	4	37
四平街	32	—	32
開原	42	—	42
鉄嶺	184	46	230
奉天	338	63	401
遼陽	260	66	335
海城	38	—	38
大石橋	114	32	146
熊岳	21	—	21
瓦房店	136	32	168
本溪湖	122	32	154
橋頭	51	—	51
鷄冠山	48	—	48
草河口	20	—	20
撫順	355	101	456
共 計	2,184	438	2,622

上表所載者，為南滿鐵路沿綫各地之教育，大連一埠尚不在內。蓋大連尤為日人攫得教育權之根據地也。

(《教育雜誌》第五卷第十二號，1914年3月)

陳俶達譯：歐美人在中國之教育的設施

1921 年

甲 歐美人在華之教育事業概說

一、新教 新教於西曆一八〇七年，設傳道所於廣東，是為新

教來華之嚆矢。至一九一六年末，計有六百十八所中心教會，與五千五百十七所教堂。合常設禮拜堂，恰達七千〇八十八所，而征之過去十年間發達之狀況，則中心教會年增十所。以宗派別之如下：（一）China Inland Mission，以四川、山西、江西為根據地，約有教堂一千所；（二）Presbyterian，以廣東、江蘇、山東、滿洲為中心，約有教堂九百所；（三）Methodist，以江蘇、四川、福建為中心，約有教堂七百六十所。其他 Anglican, Rotatian, Congregational 等各派，約有教堂三百乃至六百有餘所；再合其他小宗派之教堂一千左右，恰達前記之五千五百所左右。合計確實之教徒，約五十一萬人，在日曜學校求學者約十六萬人，而聘用華人牧師、醫生、教師約二萬人。此即歐美人對於華人教化之源也。

此等教會，每年約醫治三百万之中國病人，收入醫院者約十萬人。又對於十萬左右華人施普通教育，一萬左右華人施高等教育及專門教育。故自統計上而論，則此等教會所以與教徒以慰安滿足者，反屬於附屬事業，而主力則傾注於醫業與教育的方面也。

又以社會教育之目的，發行一千一百二十六種書籍（一九一七年末），借以養成宗教衛生及其他之常識，更公開博物館以廣識見，勵行講演以廣聽聞；而依此等教會之力，中國幾無地不通英語。于此可見英美人在華經營事業，實得無上之便利也。

二、旧教 羅馬克特力(Catholic)教無統計報告，故詳細情形不明。然在中華全土教徒，約有八百十萬人。其最有勢力者如 Lazarist, Jesuit 等約有五萬人以上之信徒者，計分十一派。其事業大概與新教略同，但其活動劣於新教，寧注重於信仰也。

三、結語 新舊兩教會中，與教育有關係者約有四十八教會。此等教會，皆因交通之開拓，而傳道之中心亦因之而進；用華人為媒介，故彼等表面上不當其沖，暗里操縱華人，失敗則責歸華人，成

功則彼等實收其效也。

.....

乙 医学教育及医业

一 中国之医学校

(一)数目及位置 一九一六年末，医学校約达二十六校。以地方別之，則浙江二校，直隶五校，福建湖南湖北各一校，江苏五校，广东六校，奉天二校，山东、四川、香港各一校。由此观之，医学校多集中于海岸地方，至内部則仅湖南、湖北、四川各一校。此盖因内部文化不及海岸地方，对于西洋医术不甚理会，而迷信祈禱之习俗尚未衰也。故医学教育之普及与否，可以卜中国文化之普及与否也。

(二)創办者 二十六医校之中，十四校全部或大部分，属于基督教会之經營。更詳言之，則此十四校中，七校为联合教会之合办(即奉天、济南、汉口、福州、北京、成都)，四校純粹为单独一教会之經營(即杭州、上海、苏州)，长沙之医学校則为华人与教会之合办。广东之医校，形式上虽属于华人之經營，实权則操于西人也。

除以上十四校外，其余十二校中，四校全部或大部分属外国政府之經營。奉天之南满医学堂則为日本政府之南满铁道会社所經營者，上海之同济德文医工科学堂則为德政府之經營(但现已閉校)也。香港大学医学部，則为英国政府之經營，广东之中华医学校則为法政府之經營。其他八校則全属中国政府及私人之經營，而天津之陆海軍二医校及北京教育部医学校，属于中央政府之經營；省立者則杭州、苏州、广州各一，私立者則广东有二校焉。

更就前述十四校之教会分別之，英国教会十，美国教会八，和

兰教会一；或联合而成，或单独經營者也。

(三)学生数 据一九一六年之調查，中国全土医学生人数約在一千九百四十人左右，其中百二十九人为女学生。女医校有三校(即北京、苏州、广东)，男女共学者則惟广东一医学校耳。医学生最多之地方为广东，約有三百三十人；浙江次之，約有二百八十人；最少者为江西、贵州、云南三省，贵州仅五人左右，他二省亦不过四人；此可以見地方开化程度之不齐也。又可注意者，此等学生，多就本省内求学，鮮有出外就优良之学校者。例如广东医学生三百三十人中，二百七十人全在本省内之医校求学也。

(四)医学制度 中国医学校，无一定之制度，然其基础，則由倫敦教会麦康济(John Mackenzie)博士而定。各学校皆各有多少特別制度，中国政府所設立之医校，較諸外国人或外国政府所設立者程度較低，設備亦不完全，然学生人数，在国立者約百分之五十二，在外国立者約百分之四十八。此盖国立学校于学费宿膳費及书籍衣服等皆有特典，故其学生反較諸設備完全、学科整齐之外国立学校为多也。

(五)学科程度 大多数医校入学規則，皆以高等学校卒业者为限，然此規定，全属空文，且难于实行。何則？中国中等教育程度不一，同一学級内且有程度不均者也。更有一困难者，即修业年限长短不同：英国所經營者，修业年限五年，最初一年为预备教育，以生物学、化学及物理学等之基础学科为科目；而美国所經營者，修业年限多为四年，不施预备教育。故彼模仿設立医校，或准予英者，或准予美者，程度至不相同，此实将来中国医学教育統一上之大問題也。

(六)各教会共同經營之倾向 从来各教会各以独力經營医校，因而規模甚小；自从受外国政府之刺激，如德英日等皆有国立

或准国立医校，及中国政府对于医学觉醒之结果，前之小规模医校不足引起中国人之注意，且学校设备及学科程度，较诸外邦大有逊色。各教会有鉴于此，乃渐舍小异而就大同，以促进各教会联合经营之倾向。如齐鲁大学（在山东济南府）之医学部，即合南京、武昌、上海之医校而立，资本充足，设备完全是也。

（七）医术与传道 基督教传道，多借医术之援助；盖鼓吹中国人崇拜基督教，必以广施外国医术之利益，为引入教门之妙策，因而欲为将来之牧师或传道师者，不可不身兼医生；故对于中国青年传播基督教，同时授之医术，即以之充将来传道之任；而教会对于医学教育所以不惜投巨资植势力者，实以此也。

二 教会及中国政府之合办

（一）合办之由来 现在教会与中国政府或中国人合办之医校，日见增加；此盖因中国财政困难，既不能投多数之国币于医学教育，而教会亦不能以有限之经费广立医校，双方合办，势所必然。据古利逊（Grisons）博士调查，合英格兰与爱尔兰所有之医生以配置于四川一省，尚见不足；可知由教会或中国政府之独力经营将求普及全土，势诚不易；而各据一城一乡以施医术，则又减少养成医生之能率，此合办事业所以涌起也。

（二）合办之实例 湖南长沙，在一九〇六年已有合办医校之计划，一方由美国得巨额之捐款，一方由湖南绅士及大多数官吏联名请湖南总督向政府请愿，设立耶路（Yale）病院。至一九一三年，中美合办之协定成，遂创立耶路医学校。自此模范的合办事业成立以后，广东亦有模仿者，现此种计划渐见加多矣。

（三）合办之利益 一九一五年二月，上海开医学会时，埃福诗衍（Eveshan）博士对于合办之利益，条举于下：

1. 可利用中国人。即从来中国人对于外国人事業，常持有反抗力，借此可变为协同。2. 可一扫猜疑心。即外国人与中国人得互通意志，理解傳道之宗旨，对于外国人益加信用。3. 得适合中国人之要求。即中国人之心理，非中国人莫能确实了解，今听中国人之言，借中国人之力，事业咸得适用。4. 事业可垂于永久。即外国人单定基础，余事则由中国人建設。相待相需，基础以固。5. 中国人依合办办法，可得学經營学校最良之法，而外国人可得監督財政用途之当否。6. 得政府之認可，中国人益信賴此等事业。

以上所述，皆为外国人对于合办之利益。惟事有利亦有不利，若利多于不利，而所謂不利者又易于趋避，則事易見发达，此合办之风所以日盛也。

三 乐克費拉^①氏基金委員之調查与报告

(一)乐克費拉氏基金委員部之組織 乐克費拉氏基金，专为补助各种医学机关，現北京城内王府井大街所建筑之病院，即由該項基金撥出美金五百万元，充設立之費，委員部本部設在紐育(61, Broad way, New york)，称为乐克費拉氏基金之中国医学部(China Medical Board of the Pockfeller Foundation)，而于中国設常駐委員一名。該委員設事務所于北京，管理該基金所施設之事務，并作定期报告书及推荐人物事。又美国本部設有諮議委員會，由医生組織之，規定医生之資格及关于教科課程各种設備，以至施行方針等問題，并援助該項基金在中国之事业。

(二)乐克費拉氏基金委員會之大方針 上述諮議委員會調查中国医术事业之結果，認此項事业非常紧要，且感缺少傳播机关

① 現在通用譯名为洛克菲勒。——編者

之苦，乃決定方針如下：本會既以現在宗教團體所經營之醫學教育，誠有成績可觀，則當盡力與之合同經營；對於合同經營之醫學學校，務當抬高程度，凡入學者受中等教育之後，更當以二年專研英語、漢文、物理、化學及生理學等補助科學。教授主用英語，一部分許用華語（特于說明時許用華語）。其次關於公共衛生之大規模事業，一時缺乏適當人材，固難着手，惟對於地方病院當與補助，以備作大事業之基礎。但此種地方病院，須在監督之下，方得與以補助。

（三）具體的事業 案諮議委員會所已決定之重要具體的事業如下：

1. 在北京、上海、廣東、長沙各地，依本會之補助，設立大規模醫學校，為醫學教育之中心機關。
2. 設立模範結核病院二所：一在北京附近，一在長江沿岸，此蓋因結核病蔓延中國各地也。但現北京所設立之大規模病院，是否含此種病院之目的，尚未分明。
3. 派遣留學。即由畢業生中選出六名，每名年給美金一千元使留學外國（但此種留學費額目下或有變更）。
4. 擴張基金會所補助之病院津貼，或發給其醫生薪俸。
5. 僱聘外國看護婦，使從事病院之事。
6. 設中央研究所，以研究病理為目的，如研究細菌血清等病理，由各病院送來標本，以備鑑定，猶外國之衛生試驗所也（目下在北京所建設之病院，或即含此種目的）。
7. 設一、二醫學大圖書館，由該圖書館分送書籍於中國各地，以便研究。
8. 設看護婦學校，以養成看護婦，并使留學外國。
9. 對於地方病院，供給醫術上器具及職員之薪俸。

.....

丙 学校及社会教育事业

一 概 况

(一)中国学校学生人数与外国人所設学校学生人数如下:

	中国学校	外国学校	外国学校学生占 中国学校学生%	备 考
初等教育	3,500,000	130,000	4%	
中等教育	120,000	12,500	11%	若只就中學校而論則占 52%
高等教育	15,000	12,000	80%	加医科學生，除專門學校別科生
平 均			32%	以种类分別比例 为平均数

据上表，由初等教育起，逐漸增加，比例至高等教育，則外国学校学生数約合中国学校学生数百分之八十，其势力已在伯仲間也。

.....

(三)欧美人在华之教育成績概况 据一九一七年《中国宗教年鉴》欧美所經營之教育成績如下，但高等教育俟后說明，茲祇揭普通教育耳。

依据下表^①（見第 1091 頁）則幼儿数二千六百人，小学生約十三万人，中学生約一万二千人，共計約有十四万人为普通教育学生。更加高等程度学生約一万人，即由欧美人所教育之学生数，約在十五万人左右也。

二 欧美人經營之高等教育

(一)欧美人經營計劃之变迁 前清时代，外人所經營之教育，

^① 本表各栏数字的总和同“共計”“合計”两栏的数字有些不符，都照原书排印。——編者。

省名	外人男教授类	外人女教授类	中国男教授类	中国女教授类	幼儿类	初等小学学生类	高等小学学生类	中学学生类	小中学生合计
滿洲	10	15	217	106	15	2,891	2,595	404	5,860
直隶	44	44	332	147	236	5,539	2,396	1,233	9,168
山东	27	40	817	241	67	13,550	691	2,003	16,244
河南	12	14	184	53	30	3,308	295	174	3,877
山西	4	8	179	59	115	2,994	612	104	3,710
陝西	1	2	60	17	—	946	79	—	1,025
江苏	56	39	67	201	265	8,188	1,107	3,179	12,384
浙江	18	29	393	160	43	6,651	1,455	1,058	9,160
安徽	10	11	145	50	20	2,774	661	165	3,600
江西	5	13	160	51	84	2,544	524	154	3,212
湖北	38	29	338	109	164	5,858	717	601	7,176
湖南	31	56	284	56	7	3,977	1,076	465	5,518
福建	47	28	833	605	833	20,872	3,557	972	25,401
广东	59	—	953	304	360	13,783	2,401	1,062	25,401
广西	—	4	20	25	73	335	100	52	487
甘肃	—	—	13	3	—	258	45	—	303
四川	59	29	416	49	85	2,991	1,075	493	13,559
貴州	—	—	36	—	—	705	120	—	825
云南	1	1	51	4	21	1,807	155	181	2,143
共計	424	563	5,358	2,241	2,638	108,941	19,671	12,300	140,912

不脫宗教主义，故中国中流社会以上之子弟不喜入学。此盖因其宗教主义与中国礼教相差颇远，恐祖国之倫理道德或因此淪亡故也。前清当局者有慮及其事，乃于光緒三十二年(1906)由学部部令宣示，凡外人經營之学校，一切不能公認，因而其毕业生无登仕之資格；于是欧美人联络中国紳士，力排猜忌，縱非基督教徒亦許入学受业，遂得教育部之許可矣。

(二)欧美人經營之高等教育机关 茲將欧美人所經營高等学

校數及學生數列示于下：

經 營 者	高等學校	大 學	學 生 數
美 國 人	11	3	3,776
英 國 人	18	1	3,767
英美人合辦	5	4	1,949
法 國 人	5	1	180
計	39	9	9,672
備 考	法國人所經營五高等學校系中等學校，故僅舉其數，不列入統計中(1916年)		

三 英國人經營之學校現狀

(一)概說 歐美人在中國經營教育，以英國人為最早，其根據地在香港。據一九〇九年調查，凡屬於香港政府設立及由他處補助金設立之學校，計有九校，至一九一六年增至十五校。其中最有力者為 Queen's College，其在一九〇九年時，學生數約五百名，現有六百名。其卒業生有得受牛津大學之地方試驗之資格，直可入社會任事，或為書記生，或登仕途。此等學生，在中國頗占重要地步，此于英國對華政策上實不少利益，故思更立大學以拓其勢力焉。

(二)香港大學 此大學系由香港太守魯噶爾特氏之斡旋而成。該氏于一九〇七年，鑒時勢之所趨，發表設立大學之計劃。計校舍建築費須十萬元；乃得摩賓氏之贊襄，捐私財十萬元以建築校舍。然英人皆以為偌大大學，非此小額之經費可成，僉謂校舍須用百萬元，校內設備須十萬元；而魯噶爾特太守深然其說，大行募捐。由巴他菲爾德斯外野商會及其合辦商會捐四十萬元，英國本

国之中国协会亦热心贊助。中国方面，时两广总督張人駿以公文劝捐，而广东、厦門、牛庄、西貢、粵南、濠州之华人加入者亦多，計得捐金一百二十八万元。一九一〇年举行建筑，任察尔斯、埃利呵特为大学总长兼学监，直續任至今。至一九一二年认为法团組織，于是公然告成；当时所添設之学科为医、工、文三科也。

該大学之教育綱領，詳釋之如下：

1. 借科学工艺及医学之进步，以医治疾病，开发鉄道矿产之富源，补助飢饉，防止洪水之患等。2. 借文科理化学、英汉学历史及法制經濟之进步，以养成官吏及从事商业之人。3. 授与学位，其学位与英国諸大学同等。（丁）不拘人种国籍及宗教派，总以发展子弟之性格为目的。

今将此大学較之印度大学，則印度大学为完全政府所設立者；此大学則官民合办，厚遇毕业生，以期有裨于英国之商业，其性質有不同也。某美国人曾提示：愿捐一切机械及其他設備于此校；英国工业家一得此消息，亦提議同样捐助；此足以窺其用意別有在也。

（三）博学书院（Griffith John College）此校設在汉口郊外韓家墩，創立于一八九五年，初設在汉口市內，仅一小規模之学校。嗣因入学者增加，乃于 Griffith John（孤利菲約翰）氏留华五十年紀念时，由世界各国捐助多金，遂于韓家墩新筑校舍，校名以孤利菲約翰氏得名。該学院共分四部，即中学部、华英部（高等学校程度）、高等师范部、神学大学部。現学生人数約一百六十人。該学院系英国倫敦教会所設立，其职务在养成該地方初等及中等学校之教員，并以养成中国中部之傳教师，故与其附近之英国教会及教会所設之学校皆有联络，而与香港政府及香港大学亦有密接之关系。校长为邦霍氏。……

（四）新学大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此书院設在天津

英租界，創立于一九〇〇年二月，系倫敦教會所設立。當時學生僅中學科七十名，現在合預備科及大學科約達四百名。博物館、體育場、實習工場、物理及化學實驗室略見完成，在北洋為有數之大書院；前總統袁世凱曾贊助其成也。該書院教育要旨為對中國學生施英國式教育，開展中國國民，以促進新時代也。其學科非全然根據中國政府所定之法令，乃參酌該項法令，照應時勢辦理之也。即所謂道德為體、藝術為用之主旨固屬不變，而東西歷史、地理、言語、文學、哲學、法制、經濟、科學、宗教學等科，亦無一不授。彼之聖經，以修身齊家為本，又以富國強兵為要旨。且重視體育，總期與德育智育並進，獎勵運動競技，特列於課程中，為升學條件之一。

學科計分預備科、中學科、大學科三科。由初級至大學畢業共十二年。預備科雖定四年，但優秀者三年亦得畢業，劣者或五年方能畢業。中學科亦規定四年，其升學之遲速，亦與預備科同。大學科四年，分文學部與理學部二部，前二年授各基礎科學，後二年為分科。分科科目在文學部為文學、哲學、法學各科，在理學部為工學及化學各科。該書院與博學書院同為英國倫敦教會之經營，但不若博學書院之專以養成教員及牧師為目的，此特置重於養成政治方面、實業方面之人材；故前者努力於精神方面之開發，後者努力於政治實業方面之開發。……

四 美國人經營之學校現狀

(一)概說 近來美國人對中國之教育施設，其計劃最有系統，亦最有生氣，中國上下人士均甚信賴之，其所立學校之畢業生前途亦最有望。

.....

(三)中美親善之意義 美國何故親近中國人乎？不外欲掌握

經濟的權利，而拓其出品之販路于中國耳。因此之故，必以保全中國之獨立與領土為前提。何則？若中國失獨立，則列國必互傾軋一方，勢將阻止美國之貿易也。然則美國欲發售若干出品于中國乎？按大戰前，美國貿易額約達美金四十三億元，其中半額為輸出額，約美金二十五億元。出品愈增多，販路愈難得，故舍中國末由。又按日本貿易發達之狀況，其目下貿易額約十四倍于其二十五年前，今以之擬中國，則中國二十五年後，即一九四一年，當有八十億元之貿易額；假以其半額為輸入額，當有四十億元之輸入額，而目下美國對華貿易僅占百分之八，是今後至少亦須占百分之二十或三十也。

(四)美國人設立之大學 美國為欲增進中美兩國間之感情，銳意設立大學，今舉其二三如下：

1. 清華學校。此校原系美國將庚子賠款內未償還額之全部計美金一千零七十八萬五千二百六十八元退還中國，以充派遣學生留學美國之用，特設此校作為預備學校；屬外交部之直轄，而美國官憲監督其資金也。校址在北京西郊清華園。今略記其概況。

(1)目的 培植國內優秀青年，施德育智育體育，以養成兼具此三育之人物為目的。

(2)編制 參酌中美學制設中等高等兩科，修業年限各為四年。中等學生，須由各省招考，更經該校復試；高等科學生系將中等科畢業生加口試及體格檢查，及格者升學。

(3)科目 兩科科目如下 中等科：修身、讀文、作文、習字、歷史、地理、英文、數學、博物、圖畫、體育、兵式體操（惟童子軍隊員得省之）、童子軍操演。高等科：讀文、文學史、閱書、作文、英文、英文修辭學、數學、倫理學史、化學、法制史、手工、體育（以上為必修科目）、物理、美國史、地理、法文、德文、拉丁文（以上為隨意科目）。

(4) 職員及教員 校長一、副校長一，皆為中國人；職員十七名，多為留美國畢業生。教員除國文部教員之外，西文部教員多為美國人或留美畢業生或美人所立學校之畢業生。

(5) 畢業生及在學學生、本年派畢業生留學美國者。計七十餘名，有時亦派女學生留美。

(6) 學費 學生不出學費，祇收寄宿舍費及運動費耳。

(7) 教育狀況 重視體育，力仿英國學校之施設，体操場、竞走場、游泳場以及各種運動器械，靡不設備。求學方法力崇自學自習之風，凡校內出版及立會等，皆主自治組織之精神，以期發揮天賦本能，更借以習熟美國之風尚也。

2. 文華大學。校址在武昌，當一八七一年，由 American Church Mission (美國教會傳道會) 初創。開校當初，學生僅六名；教授用華語，課程簡易。至一八八一年，漸增設備，課程中加英語及英文學。庚子事起，一時閉校，旋即開學，課程更加改正，學生漸次加多。至捷克遜為校長時增建校舍，一九〇三年設高等科 (College)，一九〇九年綜合神學、文理科、漢學等之高等科為大學。一九一一年始行授畢業生以 A. A. 之學位。自茲以來，該校日益發達。校名因紀念 Boone 氏 (上海第一代之僧正) 而得名也。

(1) 教育要旨 注重泰西教育，兼顧中國固有之國粹及文學，而借基督教主義增進人格 (此據該校一覽)。

(2) 學科 ① 中學科：為大學之預備科，修業年限六年，入學者以十二歲以上之未婚者為合格。② 大學科：以中學科畢業生入學者居多。共分三科：甲、文理科：設法科、理科兩部，修業年限四年；乙、漢文科：科目以古代文學、歷史、漢文為主，修業年限四年。丙、神學科：入學者為大學分科之畢業生，修業年限二年或三年。

各科畢業生均授 B. A. 或 Dr. 之學位。

(3)教員及學生 校長給爾孟博士之外，教員美人二十二人，華人十四人。學生，中學科三百十人，大學科五十六人。

(4)該大學之事業 設公開圖書館，藏有一萬六千部之中西書籍，市民隨意閱覽。又有巡迴文庫，更借大學講演會、博物館、音樂會以宣講基督教主義；又組織益智會、健身會等以普及常識，鍛煉身體。

要之，該校可算為上海聖約翰大學之分身，一九〇九年美國哥倫比亞州之法律，特許認為大學，得授與學位之特權。

3. 聖約翰大學。校址在上海，約在蘇州河上流五英里，於一八四五年由上海第一代牧師蒲恩(Boone)氏始創，自開創以來，約經七十五年矣；惟該校之作學校計劃者，實在一八七九年以後也。開校當時學生僅十人，教授全用華語，課業亦用中國書籍；至一八八二年始加英文，至一八九二年遂由上海市中移於現在地方，至一八九五年該校始有高等科(College)畢業生；一九〇六年設備稍全，遂依據美國哥倫比亞州法律特許認為大學，得有授與學位之特權(其學位與美國大學同等)。

(1)教育要旨 與文華大學同屬於新教監督教會(Protestant Bishopric Church)，故其教育要旨與文華大學同。

(2)學科 設中學校，年限四年，為大學之預備科，而大學分科為六。①文科：修業年限四年，入學者以中學畢業生為合格。②理科：修業年限四年，入學者以中學畢業生為合格。③神學科：入學者以文科修業二年以上者為合格，修業年限三年以上。④醫學科：入學者限文理科學畢業生及與文理科學畢業生有相當之學力者。⑤漢文學歷史科：由他科學生兼修，一周約十時間。⑥研究科：入學者以有學士之學位為合格，年限二年。提出論文，及第者得碩士之學位。

(3)教員及學生 校長為朴特博士，在校約有十數年，深通中

国情形，施設得宜，所以能致今日之盛。教員則以美国人为各学科之主任，余則兼聘華人，总数約有五十人。至于薪俸，則美国人数員由各自所属教会支取，華人教員則由該校經常費內撥給。学生人数，則文科約有百五十人，理科約有九十二人，医科約有二十九人，神学科約有四人，研究科約有二人，合計約达二百七十七人。中学生約有二百二十二人，总数約合四百八十五人左右。

(4)該大学之事业 图书馆、博物館、运动場、出版物等，大概与文华大学同，惟标本书籍多由外人捐助者，或教員学生所采集者，或由毕业生及其他热心教育之人所贈为紀念者也。要之，該大学位于中国中部之中樞，历史甚长，毕业生之势力甚厚，校长之名望又甚大，故該校日見发达也。

五 英美人合办之学校

概說 英美在华之基督教会众多，若分力經營教育，則財力各形单薄，故勢必須联合。此等兄弟教会共同合办以对抗他国。盖彼等于欧洲大战前，視德國在青島教育之勃兴，为竞争势力計，知非联合共营不足以抗德國，此齐鲁大学所由創也。茲將此等合办之学校略記概要如下。

(一)北京汇文大学。校址在北京东城。該大学起源甚古，前清同治十年(1861)由美以美教会始作教堂，教圣教經傳，漸次附設蒙养学校，設寄宿舍，漸达普通教育之地步，此即現今該大学附設初高两等小学校之基础也。至光緒十一年(1885)始創中学校及高等学校，改称校名为怀理书院；次設医学館，为分科之基础。校运逐渐兴盛，乃更行扩张。至光緒十四年(1888)又改称北京汇文书院，設印字館，定翻譯出版之計劃，遂得翻譯界之先鞭。故有日之为新学涵养所。光緒十六年(1890)以后，英美合同出資之契約成立，光

緒十九年(1893)現校長羅利博士(H. H. Lowry, D. D.)就職，遂舉行合辦大學之實，基礎益固。庚子事起，校舍被焚，重建新舍，稱為北京匯文大學堂。革命後又改為北京匯文大學校，即 The Peking-University 也。其合辦之教會，為美以美基督教會，美國長老教會，美國傳道局，倫敦傳教會之四教會；前三者各派代表，膺經理之任，最後之倫敦傳道師教會，不派代表，故該校之勢力，實美國九分，英國一分也。

1. 教育要旨 不問基督教徒與否，廣集中國之人材而教育之。

2. 學生之種類 因欲網羅各方面之學生，故無論何科均分正班、特班、專門部三種，專門部學生，因得有美國明干州學校及紐約州之哥倫比亞大學之公認，畢業後得免試驗，直入彼地之大學。

3. 學科 計分六科：(1)蒙養館(初等小學)，修業年限四年，科目除國文聖經之外，另具一種總括的教科書，不分科目。(2)成美館(高等小學)，修業年限三年，科目為國文、地理、數學、聖經、音樂、生理、英語。(3)各學館(大學預科)，中學程度，修業年限三年，科目為漢文、英語、歷史、聖經、數學、理科。(4)博學館(大學文科)，修業年限三年，科目為作文、中國文學、英語、植物、理科、數學、歷史、哲學、財政學、國際法。(5)偉烈聖道學館(大學神學科)，修業年限三年，科目為基督教注疏、歷史、理論研究、實踐及英文。(6)協和醫學堂(大學醫科)，修業年限五年，科目為普通醫學、內外科、產科、眼科、小兒科、皮膚科、精神科等。

4. 教員及學生 外國人教授十人，華人教師三十人；學生則中學生約七百人，大學生人數不明。

5. 訓練法 該校備有寄宿舍，學生皆為寄宿生，訓練規則頗整，今錄其一二如下：

(1)寢室 一、每朝六時搖鈴起床，決不得遲起。一、本校設有盥浴所，學生宜赴該所盥洗，不得在寢室盥洗，及污臥床書桌椅子等事。一、不得詬語誣人，舉止須鄭重，並不得看淫書壞品行。一、大小便須赴廁所，不得在室內各處隨意便溺。一、學生之衣服物件，須各自整理，不得隨處拋置；除學校應用之書籍物件外，不得攜帶貴重物件；如有遺失，本校不能代為尋查。

(2)教室 一、教室為授業之所，學生入室宜安靜；教員入室時，室內學生，皆須起立行禮；教員就席後，學生方得就席受業。一、教員有考問時，學生不得竊閱教科書，或希圖欺詐。教員述講義時，不得開閱他書，或為他事。

(3)食堂 一、飲食須由廚役備辦，如廚役有不是時，學生可訴監督，不得直接與廚役口角，致亂秩序。一、學生為求學而來，故不得置重飲食；現時物價騰貴，食品只求清潔適口，不得苛求。以上不過舉其一斑。其他各管理指導之規則，大部亦如上例，茲略之。

(二)金陵大學。校址在南京，該大學為南京之外国基督教布教會、北長老會、北美以美會所合辦者。於一九一二年二月開校。此三教會在二十年前，皆各單獨經營學校，至是始行合辦，設中學科、大學預科、文科大学。同年四月，依據紐約州之法律被認為大學。自合辦之後，以上三教會之外再加南美以美會、南長老會、南浸禮會、北浸理會四教會，更立東華協和醫學校，至一九一二年遂併入金陵大學，作為該大學之一分科。然至一九一七年，除醫院外，將該醫科歸于中國醫學局及濟南之齊魯大學承辦。一九一二年該大學承辦上海二十七教會所合辦之華言學校，同年九月設師範科，一九一四年設農業科，一九一五年設森林科，學校規模于是大備矣。

1. 教育主義 依基督教主義教育青年，俾基督教之子弟皆被

教育之澤，更对中国各階級之青年授最良之教育。

2. 学科 計分六科：(1)模範小学科(初等科四年，高等科三年)，科目为国文、修身、历史、地理、手工、算术、聖經、理科、英文。(2)中学科四年，入学者以高等小学毕业生为合格，科目为汉文、英文、地理、数理、修身、理科、动植物、生理、經濟等。(3)师范科①初級师范科二年，入学者以中学三年生为合格，科目为国文、英文、宗教、教育、手工、历史、地理、理科、生理、經濟、市政。②优級师范科二年，入学者以中学毕业生为合格，科目为国文、科学、英文三科。(4)大学預科二年，入学者以中学毕业生为合格。①文預科，科目为生物学、化学、汉文、經濟、英文、历史、数学、物理、宗教。②农預科，科目与文預科同，但除經濟及历史外，另加地質。③医預科科目，則于文預科科目中除經濟历史数学是也。其毕业生送齐魯大学。(5)大学科(三年)①文科②农林科(6)华言科(一名傳道預备科)，期限八个月，以养成傳道师为目的。专学华語。

3. 教員 校长为包文博士(A. J. Booven, L. L. D.)，大学教授三十四人(預科教員在內)，师范科教員十三人，中学科教員二十二，及其他十五名，合計应为八十四名。但除兼任者，則实为五十三人。

4. 学生及毕业生人数 大学科約百二十七人，大学預科約百四十八人，中学科約百三十三人。合其他学生約五百二十一人。大学毕业生約二十二人。各学科毕业生約百九十三人。凡該大学毕业生，皆得学士之学位。

(三)齐魯大学。校址在济南，該大学設文科、神学科、医科三科，为山东省基督教諸教会所合办者。山东省本多教会，一九零四年，英美为对抗德国势力計，由美国长老会及英国浸礼会联合經營，拟廢青州及濰县之学校，設山东基督教大学。同时英国山东基

督教会、坎拿大长老会、美国传道局教会、南长老会四教会請求加入，遂設立大学，命名为齐鲁大学。其医科非常发达。一九一六年合并北京协和医学校。翌年合并金陵大学之医科，副更合并武昌上海等之大学医学部，故医科日見兴盛，文科亦頗发达。

1. 教育要旨 依基督教主义教育中国青年，俾皆被基督教之澤。

2. 学科 (1)医学科(预科二年，本科五年)，预科入学者，以中学毕业生为合格，与文科同用英文教授。科目为英文、心灵、物理、化学、动物、植物等。本科以预科毕业生为合格，第五学年为实习，全用英文教授。(2)文学科(3)神学科，大体与金陵大学同。

3. 教員及学生 医科学长为尼尔博士(J. B. Neal, W. D.)，系英国人，該科教員外人十名，华人二名。文科学长为达腓斯(L. G Davies)，系美国人，該科教員外人五名，华人十二名。神学科学长由文科学长兼任，教員亦共同兼任，学生人数则医科約百二十人，文科約百人，神学科約三十人，合計約二百五十人。学生全部皆入寄宿舍。寄宿毕业生医科約有七人(据民国八年調查)。

4. 寄宿舍現可寄宿二百五十人，将来拟更扩充，預定可容八百人。对于寄宿生采自治方針，每人一室，华人舍監亦住宿舍內。

5. 附属医院自一九一六年至其翌年六月，一年有半間，計約診治五万八千病人。

(附驗)广智院(齐鲁大学附属部) 該院系美国长老会于一八七一年移其青州之博物館于济南，改归齐鲁大学之管轄，专供社会教育之用。其目的即对一般人民施教育的宗教的感化，而借以示基督教之眞质也。其重要陈列品，为博物标本、地球仪、历史图、地文、地質、天文、海运、交通、科学上应用之图书标本，及模型、工場模型、卫生上之具体的标本或說明书及世界人类之模型等等。每

日參觀人約六百乃至一千。凡入院參觀者，皆請入大講堂听講演，或入小講堂听說教。講演材料則取其有关于卫生及西洋情形，或童子軍赤十字等事业，又或为科学实录。更設书肆，出售道德书、产业书、卫生书，价目甚廉。要之該院于社会教育上极博美誉，与普通博物館自有不同也。

六 法人經營之学校

概說 法人在华之教育的施設，較之英美二国頗有逊色，其高等教育，厥惟上海之震旦大学一枝，其他皆中等程度，而又甚有限也。今将中等程度之学校列举于下。

- (一) College Saint Joseph 浙江省宁波；
- (二) College Saint Daminique 福建省福州；
- (三) College Saint Paul 福建省厦門；
- (四) College Saint Paul 四川省重庆；
- (五) College Francais 直隶省大名府；
- (六) Ecole du Sacrecoeur 广东省广州；
- (七) Ecole Franco Chinoise 湖北省汉口；
- (八) Ecole Franco Chinoise 河南省卫輝府；
- (九) Ecole Franco Chinoise 直隶省天津；
- (十) Ecole Franco Chinoise 直隶省北京。

以上各校，皆为教会經營者，专以傳道为目的也。

震旦大学堂校址在上海法租界。

1. 教育要旨 該大学創立于一九〇三年，其目的为对中学毕业生授高等之学科，以期完成其智識，及預备将来从事于行政或文艺是也。

2. 学科 設預科(三年)正科(三年)两科，正科更分为三分

科：文学法政科；路矿、电机、土木工学科；博物医学科。

3. 教員及学生 校长为安利氏 Y. Heney S. G.；教員則法人十九名，华人二名。学生总数約百八十名，其中約百五十名为寄宿生。民国七年(1918)三月，博物医学科始出毕业生三名。論該大学之程度与設備，实不值称为大学，且較专门学校为劣，以之比上海圣約翰大学，犹彼之中学也。(下略)

(譯自日本《帝国教育杂志》；《教育公报》
第八年第一、二期，1921年1、2月)

第二节 帝国主义者利用庚子 賠款进行文化侵略

岑春煊：奏請將晉省賠款五十万兩 交英人設學折^①

光緒二十八年(1902)

(上略)臣上年調任之始，迭准全权大臣来电，令速結教案，以紓兵禍。当查耶穌教被杀教士一百五十余命，被毀教堂医院七十余座，而教士无一在晉省者无从商办。素聞駐沪耶穌教总教士英人李提摩太办事和平，在华最久，平日极以愛助華人自命，因電約前來，旋接全权大臣電稱該总教士到京即派总理內地各会教士來晉商办教案。該总教士又呈拟办山西教案章程七条，內第三条略云：晉省釀禍之重，系民智不开所致，拟由晉省籌給賠款銀五十万兩，建立学堂。亦經全权大臣核飭晉省商酌。嗣各会教士到晉商办一切，均极和平。統計七会被毀教堂及教民所失財物，应賠銀八十一万九千余兩。除減訖銀四十六万四千余兩撥归大案賠款，抵付銀十一万六千兩，实共銀二十三万八千余兩，陸續清結。惟建立学堂一事，未与定議。該总教士迭次催促，函電往復，隔閡殊多。

复于光緒二十七年八月，派洋务局提調候補知县周之驥前赴

① 标题是編者加的。

上海，与之面議。据周之驤電呈合同草底八條，大致令晉省籌銀五十萬兩，分期交付該總教士開辦中西學堂。十年以內，學堂課程及延聘教習及考選學生，均歸該總教士主政。十年以外，學堂房屋及一切書籍儀器概交晉省，並不估價。臣等以其捐已得之資為晉省育才，足見誠心愛晉。惟訂課程聘教習選學生，均由彼主政，未免侵我教育之權。一再電飭周之驤極力磋磨，据復稱該總教士并非有心侵權，特慮不如此，即不能竟其志，是以持之甚堅。不允，慮有決裂。臣彼時以和議甫成，時局尚未大定，晉省耶穌教案極巨，若與決裂，必致收束為難。且查約章并無禁止教會設立學堂明文，東南各省教會所設學堂甚伙，地方官均不能過問。此次該總教士擬設之中西學堂就使未肯听我主持，不過輸出之賠款，未能收回復為晉用耳。按之約章，衡之各省，似尚無他大害。與司道等再四籌商，僉以宜委曲求全。因與定議，復于合同內聲明此中西大學堂與晉省大學堂一樣看待，顯示以畛域之判，即隱杜干預教育之權。彼時實以迅了巨案為心，并非真冀收育才之效也。正拟俟教案全結，匯案具奏。

茲于本年三月間該總教士帶同所荐总分教習來晉，議開辦中西學堂。適晉省正在遵旨開辦大學堂，該總教士迭次函商，請將中西學堂并入晉省大學堂，作為西學專齋，并送到擬改合同底稿。臣以事關創舉，未敢率允。當飭署布政使吳廷斌、署按察使胡湘林、署冀寧道沈敦和，會同大學堂總理在籍戶部主事谷如墉、暨省城紳士，籌議歸并辦理，有無流弊，并就該教士送到擬定之合同，詳細察酌，权限是否分明去后。嗣据會詳稱歸并辦理，是有數利：晉地偏僻，士習拘囿，每于外人多所歧視；若歸并辦理，西士晉士，日相涵濡，畛域以除，偏倚以化，仇教之端，不禁自竭，利一。學術之弊，在分門戶，另設學堂，紕紛必甚，入主出奴，其禍無限；若歸并辦理，我

課中學，彼課西學，各盡所能，同臻純粹，渾融新旧，貫串中西，既无分党之处，易收达材之效，利二。今日开办学堂，自以讲求西学为亟，而各省所延之西教习，恒苦上駟无多，此皆由中外隔膜，难知底蕴也；若归并办理，则以西人延西人，教习必能胜任，所授西学，可得真传，利三。晋省现办学堂，因经费难筹，未能多聘洋员，故西学多从闕略；若归并办理，则每年顿增数万金之经费，所闕学科可以增补，利四。今日译篇新出者，尚属寥寥，旧出者已成陈迹，虽设学堂读西学，苦无课本；若归并办理，则西学专斋所译之新书，皆系大学堂之课本，利五。如虑以教士为教习或非所宜，则从前同文馆所延之丁隲良何莫非教士；如虑西学专斋归西人经理或有未善，则各省方派学生出洋游学，岂有远游海外者不虑其见异思迁，近在域中者转恐真知之汨。况订课程、聘教习、选学生、皆商陈于我，更不致侵我主权，此又不足虑者也。

詳称定議归并，并呈与李教士會議合同底稿前来，臣詳加审酌，該官紳等所称归并之利，尚为可信；并将所呈會議合同底稿，逐条核閱。如訂明西学专斋总分教习进退去留，及平日課程卒業考校，均由巡撫或大学堂总理核定各节，其无主权旁落之嫌可知。如訂明并入后，即系中国国家学堂只讲求各种有益之新学，并訂明于指定各学科稍有違背，或增立別項名目，立将合同作廢各节，可无牽涉傳教之嫌。又如訂明学生由中学专斋挑选及学生年岁約在三十以下各节，可无学生根柢不深逐末忘本之嫌。又如訂明概不函电公使等官与聞，及限滿或款尽即交由晋省自行經理各节，可无致成交涉久假不归之嫌。且上海所訂合同有損亏我，彼則已允注銷，此次則反复声明合同以外概不牽涉，該总教士宅心公溥，兴学爱晋之意，似非尙虛。复发策遍詢大学堂士子，亦系主不归并者少，主归并者多。臣因究系各省創举，更令添入“倘具奏后不蒙朝廷俞允

卽作廢”一条，遂飭司道及紳士等于五月初二日暫与李提摩太暨拟聘之西学专斋总教习敦崇礼签字成，由臣盖印立案。

特是如斯創举，何敢自晋而开，惟有將所訂合同繕呈清单，伏候欽定。

（《政艺丛书·政书通輯》卷五第五）

外务部、学部：会奏派遣学生赴美謹拟办法折

宣統元年(1909)

窃查光緒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外务部奏称美国减收賠款，經与駐京美使商定，自撥还賠款之年_起，初四年每年遣派学生約一百名赴美游学，自第五年起，每年至少續派五十名。其挑选学生及到美安插送学等事，俟商定章程另行知照美政府贊襄一切，彼此互換照会，声明以为議定之据等語。此項賠款，业于宣統元年正月起，按照議定减收数目，逐月摊还。在彼既已实行，則选派学生一事，在我自应举办以昭大信。惟是此次遣派游学，非第酬答与国之情，实兼推广育材之計；造端必期宏大，始足动寰宇之觀瞻，規画必极精詳，庶可收树人之功效。臣等公同商酌：拟在京师設立游美学务处，由外务部学部派員管理，綜司考选学生遣送出洋調查稽核一切事宜；并附設肄业館一所，选取学生入館試驗。擇其学行优美、資性純篤者随时送往美国肄业，以十分之八习农、工、商、矿等科，以十分之二习法政、理財、师范諸学。所有在美收支学费、稽察功課、約束生徒、照料起居事务极为繁重，拟专派監督办理。至于学生名額，自应按照各省賠款数目分匀摊給以示平允。其滿洲、蒙古、汉軍、旗籍，以及东三省、内外蒙古、西藏，亦应酌給名額以昭公溥。謹將籌拟办法大綱，开列清单，进呈御覽，恭俟命下，卽由臣等遵照分

別辦理。其餘詳細章程，應督同學務處人員隨時核擬施行。

宣統元年五月二十三日奉硃批：“依議。”欽此。

謹擬遣派游學學生辦法大綱開列清單恭陳御覽。

一、設游美學務處，由外務部學部會派辦事人員，專司考選學生管理肄業館遣送學生，及與駐美監督通信等事，並與美國公使所派人員商榷一切。

一、設肄業館。在京城外擇清曠地方建肄業館一所（約容學生三百名，其中辦事室、講舍、書庫、操場、教習學生居室均備）。延用美國高等初級各科教習。所有辦法，均照美國學堂，以便學生熟悉課程到美入學，可無扞格。此館專為已經選取各省學生暫留學習，以便考察品學而設（詳細章程另擬）。

一、考選學生各條所取學生擬分兩格。第一格年在二十以下，國文通达，英文及科學程度可入美國大學或專門學。第二格年在十五以下，國文通达，姿稟特異。以上二項，均須身體強壯，性情純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始為合格。每年擬取第一格學生一百名，除由外務部學部在京招考外，並分咨各省提學使在各該省招考，錄取合格學生不拘額數，咨送外務部學部復考，選取實在合格者送入肄業館學習，或數月，或一年，再行由館甄別。擬取第二格學生二百名，凡二十二行省民籍滿、蒙、旗人，及內外蒙古、西藏等處參照省分大小，賠款多寡，以及有無賠款斟酌裒益，定為額數。由學部行知各省提學使，各按單開定額選取送京入肄業館學習，或數月，或一年，再行由館甄別。甄別辦法，系將考試分數及平日分數合計甄別之，後于兩格學生內各選五十名送赴美國留學。其不入選之生，仍留館肄業。所有各省提學使咨送入館之第二格學生，如查有年歲不符及學行不純者，咨回本省。其往來川費，責令該提學使賠繳，本年應派學生為時已迫，擬電行各省選取合格學生各若干

名，尅期送部考試，擇尤送往美國，仍一面在京招考派送。

一、津貼在美自費生經費，如有盈餘，每年酌撥若干為獎賞自費學生之用，至多者每年約五百美金，至少者一百美金。此項學生須由駐美出使大臣或部派駐美留學監督查照，確系在學正班肄習，實業已入第二年班以上，功課實有成績，景況實在困苦者方為合格。至於獎金多少，亦按照景況功課酌定。

一、專設駐美監督，在美學生人數眾多，安置學校、照料起居、稽察功課、收支學費等事，自必異常繁重，應設監督管理。選品學才望、足資矜式之員，派充駐美學生監督；准其調用漢洋文書記、支應員各一人，幫同辦理。

（《江寧學務雜誌》第五期，宣統元年〔1909〕六月）

許先甲：遣派賠款留美學生辦法管見

1914 年

（上略）吾國不幸而失學，不幸喪師辱國而有賠款，又不幸而財力竭蹶，借資于退還之賠款以遣派學生而丐學于人：事之可痛，孰有过于此者？外有生存競爭之迫，內抱失學困窮之痛；吾人于遣派留學生之法，宜如何迴翔審顧，使于生計學理吻合無間乎？鄙人不敏，妄廁賠款學生之列；竊有所見，不敢自文其陋，願借季报余白，與當世君子共討論之。

一、宜增高學生之程度 英國大學大抵四年畢業，其入學之資格，以曾在其 High School 畢業為度，略與吾國之中學校等；故大學前二年之課程為一高等普通，略與日本所謂高等學校者相似。擬專門文法商政諸科者，于此二年中習歷史、英文、外國語等；擬專

門理工科者，則習數學、理化、图画、手工等；至后二年始各習所專之學科。故前二年之課程，無論何科，其程度非甚深、其設備非甚難，留美學生盡可于國內預備。現在北京之清華學校，系撥此賠款之一部辦理，經費由海關支提，視其他各校為裕；設備一切，以教授英國大學第一二年之課程，想亦力所能及。美國學校功課較速，或為國內學生所不習，則此預備之科或延長至二年半或三年，亦無不可。要之，使來美者皆有入三年級之程度，至美后天資高者二年，其次者亦不過三年，即可畢業于大學，而得其學士學位。現在定費至多六年，此等學生既畢業后，尚有四年或三年之時間，以之入大學中之研究科；既可深造詣而蔚為博學，以之入工廠實習，亦可廣閱歷而征諸實用：此事理之至明，無待詞費者也。今也不然：派出學生，須先靡此二年光陰以學大學第一二年之課程，其畢業當在來美四年或五年之后，此時僅余一二年之費用，無迴旋之余地；深造既不能、實習復不久，即使主事者酌量情形加增年限，然狐死首丘、代馬依風，在外至六年之久未有不眷懷故鄉者，縱年限展長，恐本人亦不願久留也。前四次派來學生之程度，有遠在考試資格之上者，到美后即入大學第三年級以上者有之；此等學生在此六年，所得者迥在來此入第一年級者之上；其利亦既明著矣，今更何憚而不增高全體之程度乎？夫使中國不能自辦大學第一二年之課程，而靡巨款以求之于海外，于生計學理猶為不悖；若能辦而猶因循不辦，則真不可解矣！有人于此，持錢十千就近市貿易則僅得布十匹，若就市之遠者則可得十余匹；如其人憚勞而不遠行，則未有不責其愚且惰者。今以六年之費，不設法使學生得其更精且深者，謂之合于生計學理，得乎？尚有一義不可不辨者：鄙人之為此說，非謂畢業后復在此研究或實習一二年之學生，歸國后其學皆無用也；中國人材缺乏，求畢業大學名一藝者已不可多得，況更加以研究實

习乎？所以犹思改良者，欲使此六年之費得其至广至溥之用耳。

一、学生国文宜稍深 往者考試学生，泛言学习实业，故国文一科資格至寬：有仅能識之无者。然至美后，学生多有改习他科者；学科本应擇性之所近，而中国所需求亦正不止实业一端，改科誠計之得者；然考試之时，宜先定期趋向，而于国文一科稍加区别：学实业者但取通順已足，若学文、法諸科，則非国文較深不为功。盖派生求学，凡以为国内之群众也；若国文不足自达其意，虽学問高尚，亦等于怀宝迷邦，于群众无所裨补。然达意亦自难言：实科文理平易近人，文从字順，即能索解，故国文通順已足；若文、法諸科，則非稍讀古书、明字义、瞻詞华者，不能曲达其意。同学中尝見有习外邦文史掌故，而于国文国故反茫然不知者；归国后，所謂資章甫而适越，苟以自詡而已，然此岂遣派留学生之本意乎？其戾于生計学理，更无論矣。

一、宜許清华学校以外学生应考 第一、二次賠款学生考試，无论何人皆可应考；至第三次考时清华学校已設立，主事者拟不問清华学校学生与否，皆可应考，意至美也。繼以清华学校学生之反对，此議遂罢。自此以后，惟該校学生有应最后考試之資格；其他无论程度如何，举不得与：此事理之最不公者也。夫选派学生，惟視其程度之及格否耳，奚問其預备之学校哉？文明社会，各种事业，悉取机会均等主义；机会均等者，社会各种执业特权，无论何人，苟有其才力，皆可取而得之；不立特法以为限制：使賢者不得施展、不肖者濫竽非分之謂也。惟机会均等，故人尽其才、事得其人，无冠履倒置、遺才廢事之弊，而后社会事物乃可得而合于生計学理以竟立爭存于世界也。遣派学生，为社会重要事业之一，他日人材之盛衰，胥視今日选择方法之当否；而願使机会之不均等若此，窃願主事者与清华学校学生諸君一深思之也。且也，清华学校一切

課程，既特爲留美之預備，其與試時與校外投考者競，自必優勝；是考試雖公開，而入选者清华學校學生必仍居多數，縱爲清华學校學生計，亦無毫厘之損。又況機會均等之義至精，慎擇人才之事至重，遣派辦法，有不當爲一部分人計其利害者乎？如曰清华學校學生皆自招考來者，是機會均等之道既得，而最後考試無須復爾；則不知吾國除清华學校外，尙有三數學校以英文講授課業，其畢業于此等學校者，程度或在清华學校所授課業之上；此等學生使之應最後考試，則中選後即得外出，若使之應清华學校考試，則考取後至少尙須留校一二年以學所已學之功課；光陰虛擲，已非人所願爲；又況此等學生大都年齡較長，應清华入校考試且在必擯之列乎？要之，清华學校者，所以培植合格之留美學生，其事本至善；然不得謂以有清华學校故，中國全國遂無合格之留美學生，而留美之費，遂不使外校之人有取之之機會。明乎此，則最後考試之不宜加以特別限制之理，不待辯而自明矣。

嗟乎！吾國承數千年專制之余，道喪學絕，民德窳敗，群治國政之大乎此，而與生計學理背馳者衆矣；滄海方橫流、溝洫何足齒？區區遣派學生之舉，雖未盡善，抑亦其末；似可存而不論。雖然，大者小之積也；涓涓不塞，則泛濫者更無可救之日。且聞主其事者皆洞達中外、熱誠愛國之君子，經曰：“可以言而不與之言、失人；”韓子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苟循斯義者，鄙人願可以默爾而息乎哉？

（《留美學生季報》民國三年〔1914〕夏季第二號，上海中華書局發行）

[美]賓德(Silas Bent)：美國退還賠款記詳

1918年

美國署外部長普克嘗曰：“中國因美國加入戰團故，遂向德宣

战。”聞者因此而思三万里外之国，何以随我美之后尘？而我美亦何以得中国情誼若是之忠摯者甚罕？盖国际上之交誼，国人留意者常寡，然中国人則固未尝以此事一刻去諸怀也。今日推源两国友誼，当以前外部长海約翰(John Hay)之开放門戶政策为前茅，而以还贈庚子賠款为后勁。主开放門戶政策者之言曰：“列强不得向中国要索利权，致碍別国商务之利。”此語势力所被，可以保存中国領土。中国人虽聞壯言，必求佐証；及庚子賠款退还，方信我美度量深宏，非徒以虛言市惠，感我之情弥久弥深。今者中国岁岁派遣生徒来美就学，核其数已过四百；而在本国預备科誦习者咸受此賠款之賜；友誼日篤，推誠相与，至今日遂随我美同呼邪許，振臂而討世界之公敌。

退还賠款之策，論者皆謂海約翰发之；盖海氏发列强商利同沾之言，引起世界之注意，而造中国之幸福也。然海氏卒于一九〇五年七月一日，距賠款退还之議早二年；当庚子媾和时，駐北京美公使柔克义陈言：賠款太重，宜体物情，略减担負。海氏聞其言，虽臆之，然无施設；其发还賠款兴教育之議者，实为公理会牧师施密士(Arthur Henderson Smith)。施牧师尝深入中国，越国过都，傳教三十年；义和团起，严守使署北閤，以勤劳著。尝著：《中国人之品性》(Chinese Characteristic)《中国乡人生活》(Village Life in China)等书，盖于中国内情研究极深者。比經事变，复著《中国暴痢》(China in Convulsion)以穷此变之情实；书未及成，即倡还贈賠款之議。义和团起事于一九〇〇年，比事定，列强索賠款美金三万万元，美国应得五千万元。一九〇一年九月七日条約签定；一九〇六年，施牧师始以退款兴学之議陈之华盛顿政府。

施至美，以其意商之阿拔拉文(Lywan Abbott)。阿拔者罗斯福总统信友也，为之先容于总统，罗氏許之。其子阿拔罗連(Law-

rence Abbott)乃导施謁总统于华盛顿(阿拔罗連現任紐約奧洛榮志 Outlook 总理)。罗总统与施当时商榷之事,阿拔罗連載之記室,詞曰:“施牧师行抵祖国,飞函余父,請以部署中国賠款之法陈之元首。未几亲謁余父,詳陈节目,請政府还贈二千五百萬元,以此款或息金岁派中国高才生就学美国,又拔有志之士入中国美立学堂广受教育。考其所陈,非复傳道人之意見,而实政治家之策略矣。施謂初至中国,凡通商大港无不美旗飞颺,揚我国光;及今日則寥落若晨星,政府允宜再振工业商务之联属,以固海氏深謀远慮之国交。法官罗得中国学生若干人游美弦誦,历时无多。中国人明我美之法而感我美之情者,自必成一大团,而两国之經濟政治亦必日益亲密,同受其利。余父聞之大动,立移书元首請示施牧进止;元首复諭,約于一九〇六年三月六日入覲,并邀余同行,有所咨詢。余挈施如旨抵华盛顿,覲总统于白宮之紅客室。元首請膳,并約夜間詳議;是夕討論至夜分,施条陈退款之法,綱举目張。翌年其策遂見于事实,还款游学之举遍傳世界。

施教士此举,足为一生事业之华表;設中国美教士未尝有所設施,則此一節已足为牧师团之大功。

論者多疑政府常不能具兼愛利他之性質;不知求之历史,曾有两事足証政治而可以談道德者:中国賠款美金五千万,乃据最公允之核算索取,今竟举一半还贈中国;古巴之役,我国据国际法占膏腴之地,欧洲大国放言抨击者有如午蠱,德人尤甚,直以为我政府冒利而战,貪取至富之島屿;然时机一熟,我国即举而还之古巴。行仁成义,勿謂政治不能也。此二事宜长存史籍,貽厥孙謀,使讀者知个人之道德实能施之国际,則造福靡涯矣。”(以上乃阿拔罗連記載之詞)

白宮會議之后十年,一日,布連士頓(Princeton)大学教习会

宴，阿拔与焉，位列教員麦加来 (McElroy) 博士之右。博士时有中国讲学之行，二人谈赔款事，阿拔罄詞以告。麦加来悦其事，拟讲学时詳举以告中国人；惟阿拔必欲此事得有确証，方成信史，乃移书罗斯福复驗当时事实。一九一六年一月二十四日，罗斯福复书曰：“施牧师条陈还款事宜，据记忆力所及，悉如尊記，余只忘其人之姓氏耳。尊父介绍，而余亦是时始以还赔款奖教育为乐利主义，当日情节一如所言，余即据之請外部长律德 (Root) 执行。”

律德当麦坚利总统时任外部总长，其后罗斯福繼位，仍守前职；一九〇七年六月十五日，移文华盛顿中国使署，言总统拟移文国会，提議还赠赔款之半，盖美国国民久欲还赠应得之款，以証友交之誠意云。是岁十二月三日，罗总统宣布一年大政方針政书，請国会施行。一九〇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国会通过，此事遂見諸事实。罗氏国书曰：“我国宜实力援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亘数之国民能以漸融洽于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导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他高等学社，使修业成器，偉然成材，亮我国教育界必能体此美意，同力合德，贊助国家成斯盛举。”

一九〇八年七月十一日，美使柔克义 (Rockhill) 移牒清尙书袁世凱庆王外部尙书等，告以美总统承国会命，乐以赔款之半还赠中国，核美金一一，六五五，四九二·六九元 (息金百分四合算)，原定赔款为二四，四四〇，七七八·八一元，分年偿还，罗总统乃重算核减。一九〇九年定还四八三，〇九四·九〇元，以后每年递增，至一九四〇年还一，三八三，七八五·三六元，全数勾結。袁世凱陈議：初四年岁遣学生一百人，以后年五十人，学資悉取之賠款。議既定，中国政府奉行唯謹，中更战事，絕未停輟。虽財政常多竭蹶，偿款或不应付，然教育費則未尝中断。清政府以条約所限，虽事涉教育，仍不敢妄用还款。罗总统用施氏言，明示中国可用余款

力扩教育，中国聞之大悅。

义和团起，杀外人，危使署，举世皆知，无庸贅陈；施博士之《中国暴病》，叙述至为詳尽，穷源竟委，索隱入微。大抵施据中国人之目光地位立言，以为中国人暴动之总因，实由忠义；以此故，遂发退还赔款之想。施为人謙下，不自居功，与阿拔书論此事之成，直等諸平常細事；然其人本以政治为无味，而竟与人家国事，我政府宜謝之，并宜謝罗斯福英姿豪略、发展不自私利之外交政策。（下略）

（《新教育》第一卷第一期，1919年2月）

清华大学^{經濟系二年級 銀行专修科}团支部：美帝退还 庚款的阴謀

众所周知，我們过去旧的清华学校是美国退还庚款兴办的。美国这种以文化教育方式侵华的手段之毒辣阴險，远非大炮軍艦所能比拟；攻心为上，美帝就是企图借此在精神上来支配我們，影响我們，培养出一批批的“人才”，来为美国侵略事业忠誠服务，并且借以表現虛伪的友好姿态，来广泛地收买中国人心，来迷惑与麻醉中国人民，使我們中国人民在不知不觉中对它发生好感，心甘情愿的受其統治与奴役。这就是美帝国主义深謀远慮、一箭双鵰的“杰作”。当时北京一家德国报纸就曾說：“美国注重文化活动，打的是永久算盘！”这话真是一針見血！

退还庚款是这样一个恶毒的阴謀。无怪到了一九二三年，各帝国主义者也都群起效尤，紛紛自动退还庚款，大力兴办大中学校、小学、甚至幼稚园等等。希望将帝国主义奴役殖民地的道德、思想、文化尽量广泛而深入地装入中国人民的头脑中。

去年艾奇遜致杜魯門的信中，追溯到中美近百年的“友誼”历史，他口口声声地說：“这种友誼是可以有許多年来种种事实予以証明，諸如利用庚子賠款……”显然还想以这种“友誼”来欺騙与麻醉中国人民——尤其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們，或是他們心目中的所謂民主个人自由主义者們。美帝这种“苦心”，今天的中国人民是不难理解的。在美国資產階級，一切都可还原为“錢”，还原为會計帳目上的借方与貸方：“教育”是如此，“友誼”也不能例外。

所謂“退还庚子賠款”，原是起議于一九〇四年，一九〇八年由美国会通过，而于一九〇九年开始实行。要明白美帝这番“友誼”的举动，不能不說到一九〇五年中国各地抵制美貨运动。在十九世紀末叶，美帝正厉行排斥华工政策，进行大规模有計劃的对华侨迫害与虐杀。一九〇一年，旅美华侨司徒芳、崔子肩等五万六千人曾呈文当时的北京政府，內說：“苛例百出，令人駭絕，……凡埠中华人輒遇痛毆……幽囚常百人，华人以常病致死，亦須戮尸……。”

美帝的这种深摯“友誼”，当时引起中国国内人民普遍的憤怒；一九〇五年，中国沿海各地商人就广泛地展开了抵制美貨运动。大家記住，这是中国人民第一次对帝国主义使用了經濟絕交武器，也即是帝国主义第一次認識了中国人民的群众力量！美帝是十分乖巧的。經此迎面一击，就不得不改弦更張，伪装起友善的姿态，来收买中国的人心。“退还庚款”就是从这个意义上产生的。当时提倡最力的是斯密斯(Arthur H. Smith)。这是一位在中国有四十年工作經驗的商人兼教士。他在一九〇六年曾面謁美总统罗斯福，力陈以庚款来培植中国留学生的益处。

斯密斯于一九〇七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做《今日的中国与美国》，首一章是“美国在中国的机会与責任”，說明中国留学生到美

国是当务之急，不可忽略。美国伊里諾大学校长詹姆士 (E. J. S. James) 給美国总統一个备忘录，全文引录在书里。这里抄譯一段：

“如果美国在三十年以前已經做到把中国留学生潮流引向这一个国家来，并使这潮流扩大，那么，我們現在一定能够使用最圓滿与最巧妙的方式而控制中国的发展，使用从知識与精神上支配中国領袖的方式。”

这位校长在备忘录中特別指出：不仅在日本，而且在欧洲，都已有许多中国留学生的事实，而表示十分焦急。他說：“这就意味着，这些中国人从欧洲回去后，将要使中国效法欧洲，效法英、德、法諸国，而不效法美国。这就意味着，他們将推荐英国、法国与德国的商品，中国人民将大量购买欧洲諸国的貨物，而不买美国的商品；各样工业上的特权，將給予欧洲而不是給予美国。”看呀，說的多明白！照帝国主义的想法，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有这么多的“好处”，于是这位大学校长向他的总統先生作了如此的結論：

“为了擴張精神上的影响而化些錢，即使只从物質意义上說，也能够比用別的方法收获得更多，商业追随精神上支配，是比軍旗更为可靠。”

这实在把美国“退还庚款”的动机与本質說得非常透彻，而美帝对中国人民“友誼”背后的毒辣阴險面目，也全部暴露出来了。

然而美帝这番“苦心”与阴谋，結果如何呢？正如世青代表团美国代表魏斯同志在清华的欢迎会上所說：“美帝国主义企图从精神上影响你們，可是完全失败了！”是的，清华学校过去虽也曾出过少数象吳国楨、蔣廷黻一类的买办奴才，但是更多的清华校友却是站在反帝反蔣的最前哨，成千成百的清华校友們献身于祖国解放革命斗争的事业，象我們的民主战士聞一多先生就是。同学们，現在清华已是属于人民的大学了，我們應該痛定思痛的記住这笔“血

债”，以实际行动来洗雪这番“耻辱”，打死这最后的一条疯狗——美帝。

（《新华月报》第三卷第二期，1950年12月）

中国近代教育史資料

舒新城編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字第2号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北京景山东街)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京华印书局印装

統一书号：11012·8 字数：823千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35 $\frac{9}{16}$ 插頁：6

1961年10月第一版

1962年3月第一次印刷

北京：1—13,000册

上中下三册

定价 3.70 元

統一書號：11012·8

定 价 3.70 元